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晋书

(第三册)

晋 书

(第 三 册)

晋 书 目 录

卷五十九 列传第二十九

汝南文成王亮	1152
子粹 矩	1155
矩子祐	1155
羨	1156
宗	1157
熙	1157
楚隐王玮	1157
赵王伦	1159
齐王冏	1166
郑方	1171
长沙王乂	1172
成都王颖	1174
河间王颙	1178
东海孝献王越	1180

卷六十 列传第三十

解系	1186
弟结	1187

结弟育	1187
孙旂	1187
孟观	1188
牵秀	1189
缪播	1190
从弟胤	1190
皇甫重	1191
张辅	1192
李含	1193
张方	1196
阎鼎	1198
索靖	1199
子綝	1200
贾疋	1203
卷六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周浚	1204
子嵩 谟	1208
从父弟馥	1208
成公简	1211
荀晞	1211
华轶	1216
刘乔	1217
孙耽	1220
耽子柳	1220
卷六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刘琨	1221
子群	1232
琨兄輿	1232
輿子演	1232
祖逖	1234
兄纳	1237
卷六十三 列传第三十三	
邵续	1240
李矩	1242
段匹磾	1246
魏浚	1248
族子该	1249
郭默	1249
卷六十四 列传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1252
元四王	1257
简文三子	1262
卷六十五 列传第三十五	
王导	1271
子悦 恬 洽 协 劭 荟	1279
洽子珣 珉	1280
劭子谧	1282
卷六十六 列传第三十六	
刘弘	1285
陶侃	1289

子洪 瞻 夏 琦 旗 斌 称 范 岱	1299
兄子臻	1300
臻弟與	1300
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温峤	1302
郗鉴	1312
子愔	1316
愔子超	1317
愔弟昙	1319
昙子恢	1320
鉴叔父隆	1321
卷六十八 列传第三十八	
顾荣	1322
纪瞻	1333
贺循	1334
杨方	1340
薛兼	1340
卷六十九 列传第三十九	
刘隗	1342
孙波	1345
刁协	1348
子彝	1351
彝子逵	1351
戴若思	1351
弟邈	1353

周顗	1355
子闵	1358
卷七十 列传第四十	
应詹	1359
甘卓	1363
邓骞	1367
卞壺	1367
从父兄敦	1373
刘超	1374
钟雅	1376
卷七十一 列传第四十一	
孙惠	1378
熊远	1381
王鉴	1385
陈颙	1387
高崧	1390
卷七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郭璞	1392
葛洪	1402
卷七十三 列传第四十三	
庾亮	1405
子彬 羲 穌	1414
弟悛 冰 条 翼	1415
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	
桓彝	1424

子云	1426
云弟豁	1426
豁子石虔	1427
虔子振	1428
虔弟石秀等	1429
豁弟秘	1431
秘弟冲	1431
冲子嗣	1433
嗣子胤	1435
嗣弟谦	1436
谦弟修	1436
徐宁	1437
卷七十五 列传第四十五	
王湛	1438
子承	1440
承子述	1440
述子坦之 祎之	1442
坦之子恺 愉 国宝 忱	1443
愉子绥	1448
承族子峤	1451
袁悦之	1452
祖台之	1452
荀崧	1452
子蕤 羨	1456
范汪	1457

子宁	1459
叔坚	1464
刘惔	1465
张凭	1466
韩伯	1467
卷七十六 列传第四十六	
王舒	1469
子允之	1472
王廙	1472
弟彬	1474
彬子彪之	1476
王棱	1480
虞潭	1481
孙啸父	1482
兄子驎	1483
顾众	1483
张闾	1485
卷七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陆晔	1487
弟玩	1488
玩子纳	1489
何充	1491
褚翼	1494
蔡谟	1495
诸葛恢	1502

殷浩	1504
顾悦之	1509
蔡裔	1509
卷七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孔愉	1509
子汪 安国	1511
弟祗	1512
从子坦 严	1512
从弟群	1518
群子沉	1519
丁潭	1519
张茂	1521
陶回	1521
卷七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谢尚	1523
谢安	1525
子琰	1530
琰子混	1531
安兄奕	1532
奕子玄	1532
安弟万	1537
万弟石	1538
石兄子朗	1539
朗弟子邈	1540
卷八十 列传第五十	

王羲之	1541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1550
徽之子桢之	1551
徽之弟操之 献之	1551
许迈	1553
卷八十一 列传第五十一	
王逊	1555
蔡豹	1556
羊鉴	1557
刘胤	1558
桓宣	1559
族子伊	1562
朱伺	1563
毛宝	1565
子穆之 安之	1567
孙璩	1569
宗人德祖	1572
刘遐	1572
邓嶽	1573
子遐	1573
朱序	1574
卷八十二 列传第五十二	
陈寿	1576
王长文	1577
虞溥	1578

司马彪	1579
王隐	1580
虞预	1581
孙盛	1585
干宝	1586
邓粲	1588
谢沈	1588
习凿齿	1589
徐广	1594

卷八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

顾和	1595
袁瑰	1598
子乔	1599
乔孙崧	1601
瑰弟猷	1601
从祖准	1601
准孙耽	1601
耽子质	1602
质子湛 豹	1602
江逌	1602
从弟灌	1606
灌子绩	1606
车胤	1607
殷颢	1608
王雅	1608

卷八十四 列传第五十四

王恭	1610
庾楷	1614
刘牢之	1614
子敬宣	1618
殷仲堪	1618
杨佺期	1624

卷八十五 列传第五十五

刘毅	1627
兄迈	1632
诸葛长民	1633
何无忌	1634
檀凭之	1637
魏咏之	1638

卷八十六 列传第五十六

张轨	1639
子寔	1644
寔弟茂	1647
寔于骏	1649
骏子重华	1656
华子耀灵	1660
灵伯父祚	1661
灵弟玄靓	1662
靓叔天锡	1666

卷八十七 列传第五十七

凉武昭王李玄盛 1667

子士业 1677

卷八十八 列传第五十八

孝友

李密 1681

盛彦 1683

夏方 1684

王裒 1684

许孜 1685

庾袞 1686

孙晷 1689

颜含 1691

刘殷 1693

王延 1695

王谈 1695

桑虞 1696

何琦 1697

吴逵 1697

卷八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忠义

嵇绍 1699

从子含 1702

王豹 1704

刘沈 1706

麴允 1707

焦嵩	1708
贾浑	1708
王育	1708
韦忠	1709
辛勉	1710
刘敏元	1710
周该	1711
桓雄	1711
韩阶	1712
周崎	1712
易雄	1712
乐道融	1713
虞悝	1714
沈劲	1714
吉挹	1715
王谅	1716
宋矩	1717
车济	1717
丁穆	1717
辛恭靖	1718
罗企生	1718
张祎	1719
卷九十 列传第六十	
良吏	
鲁芝	1721

胡威	1722
杜轸	1723
窦允	1724
王宏	1725
曹掾	1725
潘京	1727
范晷	1727
丁绍	1728
乔智明	1728
邓攸	1729
吴隐之	1731

卷九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儒林

范平	1735
文立	1735
陈邵	1736
虞喜	1736
刘兆	1737
汜毓	1738
徐苗	1739
崔游	1739
范隆	1739
杜夷	1740
董景道	1741
续咸	1742

徐邈	1742
孔衍	1744
范宣	1745
韦謏	1746
范弘之	1747
王欢	1751

卷九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文苑

应贞	1753
成分绥	1754
左思	1758
赵至	1759
邹湛	1761
枣据	1762
褚陶	1762
王沉	1762
张翰	1764
庾阐	1765
曹毗	1767
李充	1769
袁宏	1771
伏滔	1777
罗含	1780
顾恺之	1781
郭澄之	1783

卷九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外戚

羊琇	1785
王恂	1786
弟虔 恺	1787
杨文宗	1787
羊玄之	1787
虞豫	1787
子胤	1788
庾琛	1788
杜乂	1788
褚裒	1789
何准	1791
子澄	1791
王濛	1792
子修	1793
王遐	1793
王蕴	1793
褚爽	1794

卷九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隐逸

孙登	1796
董京	1797
夏统	1798
朱冲	1800

范粲	1800
子乔	1801
鲁胜	1802
董养	1803
霍原	1804
郭琦	1804
伍朝	1804
鲁褒	1805
汜腾	1806
任旭	1806
郭文	1807
龚壮	1809
孟陋	1809
韩绩	1810
谯秀	1810
翟汤	1811
子庄	1811
郭翻	1812
辛谧	1812
刘麟之	1813
索袭	1814
杨轲	1814
公孙凤	1815
公孙永	1815
张忠	1816

石垣	1817
宋纤	1817
郭荷	1818
郭瑀	1818
祈嘉	1819
瞿硎先生	1820
谢敷	1820
戴逵	1820
龚玄之	1822
陶淡	1822
陶潜	1823

卷五十九

列传第二十九

汝南文成王亮 子粹 矩 子祐 兼宗 熙

楚隐王玮 赵王伦 齐王冏 郑方 长沙王乂

成都王颖 河间 王颙 东海孝献王越

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蕃屏，崇固维城。唐、虞以前，宪章盖阙，夏、殷以后，遗迹可知。然而玉帛会于涂山，虽云万国，至于分疆胙土，犹或未详。洎乎周室，粲焉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当其兴也，周、召赞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辅其危乱。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祚已终，虚位无主，三十余载。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业之远图，谓王室之陵迟，由诸侯之强大。于是罢侯置守，独尊诸己，至乎子弟，并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顾谋孙翼子。枝叶微弱，宗祐孤危，内无社稷之臣，外阙藩维之助。陈、项一呼，海内沸腾，陨身于望夷，系颈于轵道。事不师古，二世而灭。汉祖勃兴，爰革斯弊。于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锡之山川，誓以带砺。然而矫枉过直，惩羹吹齏，土地封疆，逾越往古。始则韩、彭蒞醢，次乃吴、楚称乱。然虽克灭权偪，犹足维翰王畿。洎成、哀之后，戚藩陵替，君臣乘兹间隙，窃位偷安。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遂能除凶静乱，复禹配天，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宗支继绝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经国

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入，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

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盘石，或出拥旄节，蒞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赏罚斯滥。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朝为伊、周，夕为莽、卓。机权失于上，祸乱作于下。楚、赵诸王，相仍构衅，徒兴晋阳之甲，竟匪勤王之师。始则为身择利，利未加而害及；初乃无心忧国，国非忧而奚拯！遂使昭阳兴废，有甚弈棋；乘舆幽絷，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庙丘墟，良可悲也。

夫为国之有藩屏，犹济川之有舟楫，安危成败，义实相资。舟楫且完，波涛不足称其险；藩屏式固，祸乱何以成其阶！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赖，如梁王之御大故，若朱虚之除大憝，则外寇焉敢凭陵，内难奚由窃发！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马济江，奄有吴会，存重宗社，百有余年。虽曰天时，抑亦人事。岂如赵伦、齐罔之辈，河间、东海之徒，家国俱亡，身名并灭。善恶之数，此非其效欤！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为散骑侍郎、万岁亭侯，拜东中郎将，进封广阳乡侯。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顷之，拜左将军，加散骑常侍、假节，出监豫州诸军事。五等建，改封祁阳伯，转镇西将军。武帝践阼，封扶风郡王，邑万户，置骑司马，增参军掾属，持

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虜所害，亮遣将军刘旂、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坐是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与军司曹冏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诏曰：“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诏惟免官。顷之，拜抚军将军。是岁，吴将步阐来降，假亮节都督诸军事以纳之。寻加侍中之服。

咸宁初，以扶风池阳四千一百户为太妃伏氏汤沐邑，置家令丞仆，后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尝有小疾，祓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从，并持节鼓吹，震耀洛滨。武帝登陵云台望见，曰：“伏妃可谓富贵矣。”其年进号卫将军，加侍中。时宗室殷盛，无相统摄，乃以亮为宗师，本官如故，使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

三年，徙封汝南，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军事，开府、假节，之国，给追锋车、皂轮犊车，钱五十万。顷之，征亮为侍中、抚军大将军，领后军将军，统冠军、步兵、射声、长水等营，给兵五百人，骑百匹。迁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及武帝寝疾，为杨骏所排，乃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加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封子斐为西阳公。未发，帝大渐，诏留亮委以后事。杨骏闻之，从中书监华廙索诏视，遂不还。帝崩，亮惧骏疑己，辞疾不入，于大司马门外叙哀而已，表求过葬。骏欲讨亮，亮知之，问计于廷尉何劭。劭曰：“今朝廷皆归心于公，

公何不讨人而惧为人所讨！”或说亮率所领入废骏，亮不能用，夜驰赴许昌，故得免。及骏诛，诏曰：“大司马、汝南王亮体道冲粹，通识政理，宣翼之绩，显于本朝，《二南》之风，流于方夏，将凭远猷，以康王化。其以亮为太宰、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与太保卫瓘对掌朝政。”亮论赏诛杨骏之功过差，欲以苟悦众心，由是失望。

楚王玮有勋而好立威，亮惮之，欲夺其兵权。玮甚憾，乃承贾后旨，诬亮与瓘有废立之谋，矫诏遣其长史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夜以兵围之。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请距之，亮不听。俄然楚兵登墙而呼，亮惊曰：“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宏等不许，促兵攻之。长史刘准谓亮曰：“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父如林，犹可尽力距战。”又弗听，遂为肇所执，而叹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是时大热，兵人坐亮于车下，时人怜之，为之交扇。将及日中，无敢害者。玮出令曰：“能斩亮者，赏布千匹。”遂为乱兵所害，投于北门之壁，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及玮诛，追复亮爵位，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袭，钱三百万，布绢三百匹，丧葬之礼如安平献王孚故事，庙设轩悬之乐。有五子：粹、矩、叡、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为屯骑校尉，与父亮同被害。追赠典军将军，谥怀王。子祐立，是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从惠帝北征。帝迁长安，祐反国。及

帝还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给之，特置四部牙门。永兴初，率众依东海王越，讨刘乔有功，拜扬武将军，以江夏云杜益封，并前二万五千户。越征汲桑，表留祐领兵三千守许昌，加鼓吹、麾旗。越还，祐归国。永嘉末，以寇贼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为军谘祭酒。建武初，为镇军将军。太兴末，领左军将军，太宁中，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咸和元年，薨，赠侍中、特进。

子恭王统立，以南顿王宗谋反，被废。其后成帝哀亮一门殄绝，诏统复封，累迁秘书监、侍中。薨，追赠光禄勋。子义立，官至散骑常侍。薨，子遵之立。义熙初，梁州刺史刘稚谋反，推遵之为主，事泄，伏诛。弟楷之子莲扶立。宋受禅，国除。

羗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阳县公，拜散骑常侍。亮之被害也，羗时年八岁，镇南将军裴楷与之亲姻，窃之以逃，一夜八迁，故得免。及玮诛，进爵为王，历步兵校尉、左军骁骑将军。元康初，进封郡王。永兴初，拜侍中。以长沙王乂党，废为庶人。惠帝还洛，复羗封，为抚军将军，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国。永嘉初，拜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复以郗、靳春益之，并前三万五千户。随东海王越东出鄆城，遂南渡江。

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及元帝践阼，进位侍中、太保。以隄属尊，元会特为设床。太兴初，录尚书事，寻领大宗师，加羽葆、斧钺，班剑六十人，进位太宰。及

王敦平，领太尉。明帝即位，以羗宗室元老，特为之拜。羗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羗官，诏不问。及帝寝疾，羗与王导同受顾命辅成帝。时帝幼冲，诏羗依安平献王孚故事，设床帐于殿上，帝亲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顿王宗免官，降为弋阳县王。及苏峻作乱，羗诣峻称述其勋，峻大悦，矫诏复羗爵位。峻平，赐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并伏诛，国除。咸康初，复其属籍，以羗孙珉为奉车都尉、奉朝请。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顿县侯，寻进爵为公。讨刘乔有功，进封王，增邑五千，并前万户，为征虏将军。与兄羗俱过江。元帝承制，拜散骑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为平东将军。元帝即位，拜抚军将军，领左将军。明帝践阼，加长水校尉，转左卫将军。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

宗与王导、庾亮志趣不同，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闥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转为骠骑将军。胤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于辞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距战，为胤所杀，贬其族为马氏，徙妻子于晋安，既而原之。三子：绰、超、演，废为庶人。咸康中，复其属籍。绰为奉车都尉、奉朝请。

熙初封汝阳公，讨刘乔有功，进爵为王。永嘉末，没于石勒。

楚隐王玮，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历屯骑校尉。太康末，徙封于楚，出之国，都督荊州诸军事、平

南将军，转镇南将军。武帝崩，入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

杨骏之诛也，玮屯司马门。玮少年果锐，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卫瓘以玮性很戾，不可大任，建议使与诸王之国，玮甚忿之。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并薄于行，为玮所昵。瓘等恶其为人，虑致祸乱，将收盛。盛知之，遂与宏谋，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为诏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欲覆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玮乃止。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手令告诸军曰：“天祸晋室，凶乱相仍。间者杨骏之难，实赖诸君克平祸乱。而二公潜图不轨，欲废陛下以绝武帝之祀。今辄奉诏，免二公官。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天所福也。悬赏开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又矫诏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官属皆罢遣之。又矫诏赦亮、瓘官属曰：“二公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杀之。

岐盛说玮，可因兵势诛贾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帝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驒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惟一奴年十四，驾牛车将赴秦王柬。帝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武贲署，遂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

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谋图不轨，遂斩之，时年二十一。其日大风，雷雨霹雳。诏曰：“周公决二叔之诛，汉武断昭平之狱，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玮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当发哀。”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受诏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见申列。”颂亦歔歔不能仰视。公孙宏、岐盛并夷三族。

玮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及此莫不陨泪，百姓为之立祠。贾后先恶瓘、亮，又忌玮，故以计相次诛之。永宁元年，追赠骠骑将军，封其子范为襄阳王，拜散骑常侍，后为石勒所害。

赵王伦，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乐亭侯。五等建，改封东安子，拜谏议大夫。武帝受禅，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骑将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廷尉杜友正缉弃市，伦当与缉同罪。有司奏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曰：“王法赏罚，不阿贵贱，然后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伦知裘非常，蔽不语吏，与缉同罪。当以亲贵议减，不得阙而不论。宜自于一时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驳，然以伦亲亲故，下诏赦之。及之国，行东中郎将、宣威将军。咸宁中，改封于赵，迁平北将军、督邺城守事，进安北将军。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寻拜车骑将军、太子太傅。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求录尚书，张华、裴頠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华、頠郤复不许。

愍怀太子废，使伦领右军将军。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

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二人伤太子无罪，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华、颙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曰：“中宫凶妒无道，与贾谧等共废太子。今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宫，与贾、郭亲善，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祸必相及。何不先谋之乎？”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使为内应。事将起，而秀知太子聪明，若还东宫，将与贤人图政，量己必不得志，乃更说伦曰：“太子为人刚猛，不可私请。明公素事贾后，时议皆以公为贾氏之党。今虽欲建大功于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赏于明公矣。当谓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祸也。今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后，为太子报仇，亦足以立功，岂徒免祸而已。”伦从之。秀乃微泄其谋，使谧党颇闻之。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

太子既遇害，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秀复告右卫饮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于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闥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吴太妃、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诏尚书以废后事，仍收捕贾谧等，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坐，皆夜入殿，执张华、裴颙、解结、杜斌等，于殿

前杀之。尚书始疑诏有诈，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伦等以为沮众，斩之以徇。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辅魏故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萑领冗从仆射；子馥前将军，封济阳王；虔黄门郎，封汝阴王；羽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封皆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已听于伦。

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浑诱颢奴晋兴，伪告颢有异志。秀不详察，即收颢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厚待晋兴，以为己部曲督。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皆与秀有嫌，并见诛。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矣。

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镇许，夺允护军。允发愤，起兵讨伦。允既败灭，伦加九锡，增封五万户。伦伪为饰让，诏遣百官诣府敦劝，侍中宣诏，然后受之。加萑抚军将军、领军将军，馥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虔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诒为侍中。又以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櫓，断宫东西道为外徼。或谓秀

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彤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彤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

伦无学，不知书；秀亦以狡黠小才，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萑浅薄鄙陋，馥、虔暗很强戾，诿愚瞽轻沙，而各乖异，互相憎毁。秀子会，年二十，为射声校尉，尚帝女河东公主。公主母丧未期，便纳聘礼。会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初与富室儿于城西贩马，百姓忽闻其尚主，莫不骇愕。

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谓逆谋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军将军卞粹等二十人为从事中郎，掾属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诸军，分布腹心，使散骑常侍、义阳王威兼侍中，出纳诏命，矫作禅让之诏，使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奉皇帝玺绶以禅位于伦。伦伪让不受。于是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伦乃许之。左卫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其夜，使张林等屯守诸门。义阳王威及骆休等逼夺天子玺绶。夜漏未尽，内外百官以乘舆法驾迎伦。惠帝乘云母车，卤簿数百人，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尚书和郁，兼侍中、散骑常侍、琅邪王睿，中书侍郎陆机从，到城下而反。使张衡卫帝，实幽之也。

伦从兵五千人，入自端门，登太极殿，满奋、崔随、乐广进玺绶于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计吏及四方使命之

在京邑者，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郡县二千石令长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史。以世子萇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颜曰：“貂不足，狗尾续。”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

伦亲祠太庙，还，遇大风，飘折麾盖。孙秀既立非常之事，伦敬重焉。秀住文帝为相国时所居内府，事无巨细，必谘而后行。伦之诏令，秀辄改革，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者数四，百官转易如流矣。时有雉入殿中，自太极东阶上殿，驱之，更飞西钟下，有顷，飞去。又伦于殿上得异鸟，问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儿言是服刘鸟。伦使录小儿并鸟闭置牢室，明旦开视，户如故，并失人鸟所在。伦目上有瘤，时以为妖焉。

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秀知冏等必有异图，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

秀本与张林有隙，里外相推崇，内实忌之。及林为卫将军，深怨不得开府，潜与萇笈，具说秀专权，动违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挠乱朝廷，要一时诛之。萇以书白伦，伦以示秀。秀劝伦诛林，伦从之。于是伦请宗室会于华林园，召林、秀及王舆入，因收林，杀之，诛三族。

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罾坂关出，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召东平王楙为使持节、卫将军，都督诸军以距义师。使杨珍昼夜诣宣帝别庙祈请，辄言宣帝谢陛下，某日当破贼。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以招福祐。秀家日为淫祀，作厌胜之文，使巫祝选择战日。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神仙书，述伦祚长久以惑众。秀欲遣馥、虔领兵助诸军战，馥、虔不肯。虔素亲爱刘舆，秀乃使舆说虔，虔然后率众八千为三军继援。而泓、雅等连战虽胜，义军散而辄合，雅等不得前。许超等与成都王颖军战于黄桥，杀伤万余人。泓径造阳翟，又于城南破齐王冏輜重，杀数千人，遂据城保邸阁。而冏军已在颍阴，去阳翟四十里。冏分军渡颍，攻泓等不利。泓乘胜至于颍上，夜临颍而阵。冏纵轻兵击之，诸军不动，而孙辅、徐建军夜乱，径归洛自首。辅、建之走也，不知诸军督尚存，乃云：“齐王兵盛，不可当，泓等已没。”伦大震，秘之，而召虔及超还。会泓败冏露布至，伦大喜，及复遣超，而虔还已至庾仓。超还济河，将士疑阻，锐气内挫。泓等悉其诸军济颍，进攻冏营，冏出兵击其别率孙髦、司马谭、孙辅，皆破之，士卒散归洛阳，泓等收众还营。秀等知三方日急，诈传破冏营，执得冏，以诳惑其众，令百官皆贺，而士猗、伏胤、孙会皆杖节各不相从。伦复授太子詹事刘琨节，督河北将军，率步骑千人催诸军战。会等与义军战于激水，大败，退保河上，刘琨烧断河桥。

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秀知众怒难犯，不敢出省。及闻河北军悉败，忧懣不知所为。义阳王威劝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诣司隶，从伦出战。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闕走还下舍。许超、士猗、孙会等军既并还，乃与秀谋，或欲收余卒出战，或欲焚烧宫室，诛杀不附己者，挟伦南就孙旂、孟观等，或欲乘船东走入海，许未决。王舆反之，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舆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舆放兵登墙烧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付廷尉诛之。执前将军谢慊、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于殿中斩之。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闕中斩孙弼以徇，时司马馥在秀坐，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以大戟守省闕。八坐皆入殿中，坐东除树下。王舆屯云龙门，使伦为诏曰：“吾为孙秀等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复位，吾归老于农田。”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及芩皆还汶阳里第。于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伦及芩等付金墉城。

初，秀惧西军至，复召虔还。是日宿九曲，诏遣使者免虔官，虔惧，弃军将数十人归于汶阳里。

梁王彤表伦父子凶逆，宜伏诛。百官会议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书袁敞持节赐伦死，饮以金屑苦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孙秀误我！”于是收芩、馥、虔、诩付廷尉狱，考竟。馥临死谓虔曰：“坐尔破家也！”百官是伦

所用者，皆斥免之，台省府卫仅有存者，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

凡与伦为逆豫谋大事者：张林为秀所杀；许超、士猗、孙弼、谢悛、殷浑与秀为王舆所诛；张衡、阎和、孙髦、高越自阳翟还，伏胤战败还洛阳，皆斩于东市；蔡璜自阳翟降齐王冏，还洛自杀；王舆以功免诛，后与东莱王蕤谋杀冏，又伏法。

齐武闵王冏，字景治，献王攸之子也。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医诊候，皆言无病。及攸薨，帝往临丧，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由是见称，遂得为嗣。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以功转游击将军。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伦篡，迁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欲以宠安之。

冏因众心怨望，潜与离狐王盛、颍川王处穆谋起兵诛伦。伦遣腹心张乌鹄之，乌反，曰：“齐无异志。”冏既有成谋未发，恐或泄，乃与军司管袭杀处穆，送首于伦，以安其意。谋定，乃收袭杀之。遂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军，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镇、州郡县国，咸使闻知。扬州刺史郗隆承檄，犹豫未决，参军王邃斩之，送首于冏。冏屯军阳翟，伦遣其将阎和、张泓、孙辅出堦坂，与冏交战。冏军失利，坚垒自守。会成都军破伦众于黄桥，冏乃出军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

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冏于是辅政，居攸故宫，置掾属四十人。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封葛旂为牟平公，路秀小黄公，卫毅阴平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号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考竟之。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主簿王豹屡有箴规，冏并不能用，遂奏豹杀之。有白头公入大司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杀之。

冏骄恣日甚，终无悛志。前贼曹属孙惠复上谏曰：

惠闻天下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庙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贯甲冑，犯冒锋刃，此一难也。奋三百之卒，决全胜之策，集四方之众，致英豪之士，此二难也。舍殿堂之尊，居单幕之陋，安嚣尘之惨，同将士之劳，此三难也。驱乌合之众，当凶强之敌，任神武之略，无疑阻之惧，此四难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复皇祚之业，此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难而不以为难，遗其不可而谓之为可。惠窃所不安也。

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

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泉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书过，后嗣何观！天下所以不去于晋，符命长存于世者，主无严虐之暴，朝无酷烈之政，武帝余恩，献王遗爱，圣慈惠和，尚经人心。四海所系，实在于兹。

今明公建不世之义，而未为不世之让，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长沙、成都，鲁、卫之密，国之亲亲，与明公计功受赏，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勋，迈臧、札之风，刍狗万物，不仁其化，崇亲推近，功遂身退，委万机于二王，命方岳于群后，耀义让之旗，鸣思归之銮，宅大齐之墟，振泱泱之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营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铭高，八音不足以赞美，姬文不得专圣于前，太伯不得独贤于后。今明公忘亢板之悔，忽穷高之凶，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权势受疑，内以百揆损神。虽处高台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忧，过于颖、翟之虑。群下竦战，莫之敢言。

惠以衰亡之余，遭阳九之运，甘矢石之祸，赴大王之义，脱褐冠胄，从戎于许。契阔战阵，功无可记，当随风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乐毅适赵，志恋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识养，虽复暂违，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诚，冒昧干连。言入身戮，义让功举，退就铁钺，此惠之死贤于生也。

罔不纳，亦不加罪。

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颙诛罔，

因导以利谋。颺从之，上表曰：

王室多故，祸难罔已。大司马冏虽唱义有兴复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宁社稷，实成都王勋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节，实协异望。在许昌营有东西掖门，官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仪。京城大清，篡逆诛夷，而率百万之众来绕洛城。阻兵经年，不一朝觐，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坏乐官市署，用自增广。辄取武库秘杖，严列不解。故东莱王蕤知其逆节，表陈事状，而见诬陷，加罪黜徙。以树私党，僭立官属。幸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沈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纵，无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张伟恇恇，拥停诏可，葛旂小竖，维持国命。操弄王爵，货赂公行。群奸聚党，擅断杀生。密署腹心，实为货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

臣受重任，蕃卫方岳，见冏所行，实怀激愤。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宣腾诏旨。臣伏读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冏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同奋忠诚，废冏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冏阿衡之任。

颺表既至，冏大惧，会百僚曰：“昔孙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倾覆，莫能御难。孤纠合义众，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今日听信谗言，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

耳。”司徒王戎、司空东海王越说冏委权崇让。冏从事中郎葛旂怒曰：“赵庶人听任孙秀，移天易日，当时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贯甲冑，攻围陷阵，得济今日。计功行封，事殷未遍。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僭逆，当共诛讨，虚承伪书，令公就第。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无不失色。

长沙王乂径入宫，发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陈兵宫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烧诸观阁及千秋、神武门。冏令黄门令王湖悉盗驸虞幡，唱云：“长沙王矫诏。”乂又称：“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帝幸上东门，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败，乂擒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牵出，冏犹再顾，遂斩于阊阖门外，徇首六军。诸党属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乐安王冰、济阳王英于金墉。暴冏尸于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敛。冏故掾属荀闾等表乞殡葬，许之。

初，冏之盛也，有一妇人诣大司马府求寄产。吏诘之，妇人曰：“我截齐便去耳。”识者闻而恶之。时又谣曰：“著布襦腹，为齐持服。”俄而冏诛。

永兴初，诏以冏轻陷重刑，前勋不宜湮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还第，封超为县王，以继冏祀，历员外散骑常侍。光熙初，追册冏曰：“咨故大司马、齐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绍世，绪于东国，作翰许京，允镇静我王室。诞率义徒，同盟触泽，克成元勋，大济颖东。朕用应嘉茂绩，谓笃尔劳，俾式先典，以畴兹显懿。廓土殊分，跨兼吴楚，崇礼备物，宠

侁萧、霍，庶凭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过举，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犹思其人。’况王功济朕身，勋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于厥心哉！今复王本封，命嗣子还绍厥绪，礼秩典度，一如旧制。使使持节、大鸿胪即墓赐策，祠以太牢。魂而有灵，祇服朕命，肆宁尔心，嘉兹宠荣。”子超嗣爵。

永嘉中，怀帝下诏，重述冏唱义元勋，还赠大司马，加侍中、假节，追谥。及洛阳倾覆，超兄弟皆没于刘聪，冏遂无后。太元中，诏以故南顿王宗子柔之袭封齐王，绍攸、冏之祀，历散骑常待。元兴初，会稽王道子将讨桓玄，诏柔之兼侍中，以驸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为玄前锋所害。赠光禄勋。子建之立。宋受禅，国除。

郑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节，博涉史传，卓犖不常，乡闾有识者叹其奇，而未能荐达。及冏辅政专恣，方发愤步诣洛阳，自称荆楚逸民，献书于冏曰：“方闻圣明辅世，夙夜祇惧，泰而不骄，所以长守贵也。今大王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当使天下穆如清风，宗室骨肉永无纤介，今则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边境不静，大王自以功业兴隆，不以为念，其失三也。大王兴义，群庶竞赴，天下虽宁，人劳穷苦，不闻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与义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自清泰以来，论功未分，此则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谤声盈涂，人怀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陈诚。”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阙，若无子，则不闻其过矣。”未几而败

焉。

长沙厉王父，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员外散骑常侍。及武帝崩，父时年十五，孺慕过礼。会楚王玮奔丧，诸王皆近路迎之，父独至陵所，号恸以俟玮。拜步兵校尉。及玮之诛二公也，父守东掖门。会驸虞幡出，父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诏，是以从之，安知其非！”玮既诛，父以同母，贬为常山王，之国。

父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三王之举义也，父率国兵应之，过赵国，房子令距守，父杀之，进军为成都后系。常山内史程恢将贰于父，父到邺，斩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

父见齐王冏渐专权，尝与成都王颖俱拜陵，因谓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时闻其言者皆惮之。及河间王颙将诛冏，传檄以父为内主。冏遣其将董艾袭父，父将左右百余人，手斫车幌，露乘驰赴宫，闭诸门，奉天子与冏相攻，起火烧冏府，连战三日，冏败，斩之，并诛诸党与二千余人。

颙本以父弱冏强，冀父为冏所擒，然后以父为辞，宣告四方共讨之，因废帝立成都王，己为宰相，专制天下。即而父杀冏，其计不果，乃潜使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袭父。父并诛之。颙遂与颖同伐京都。颖遣刺客图父，时长沙国左常侍王矩侍直，见客色动，遂杀之。诏以父为大都督以距颙。连战自八月至十月，朝议以父、颖兄弟，可以

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行太尉，光禄勋石陋行司徒，使说颖，令与父分陕而居，颖不从。父因致书于颖曰：“先帝应乾抚运，统摄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业，六合清泰，庆流子孙。孙秀作逆，反易天常，卿兴义众，还复帝位。齐王恃功，肆行非法，上无宰相之心，下无忠臣之行，遂其谗恶，离遯骨肉，主上怨伤，寻已荡除。吾之与卿，友于十人，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今卿复与太尉共起大众，阻兵百万，重围宫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将，示宣国威，未拟摧殄。自投沟涧，荡平山谷，死者日万，酷痛无罪。岂国恩之不慈，则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陆机不乐受卿节钺，将其所领，私通国家。想来逆者，当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还镇，以宁四海，令宗族无羞，子孙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复遣书。”

颖复书曰：“文、景受图，武皇乘运，庶几尧、舜，共康政道，恩隆洪业，本枝百世。岂期骨肉豫祸，后族专权，杨、贾纵毒，齐、赵内篡。幸以诛夷，而未静息。每忧王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宠作祸，能不兴慨！于是征西羽檄，四海云应。本谓仁兄同其所怀，便当内擒商等，收级远送。如何迷惑，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推移辇毂，妄动兵威，还任豺狼，弃戮亲善。行恶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陆机董督节钺，虽黄桥之退，而温南收胜，一彼一此，未足增庆也。今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要当与兄整顿海内。若能从太尉之命，斩商等首，投戈退让，自求多福，颖亦自归邺都，与兄同之。奉览来告，缅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进退也！”

父前后破颖军，斩获六七万人。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而父奉上之礼未有亏失，张方以为未可克，欲还长安。而东海王越虑事不济，潜与殿中将军收父送金墉城。父表曰：“陛下笃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承谬，率众见责，朝臣无正，各虑私困，收臣别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躯命，但念大晋衰微，枝党欲尽，陛下孤危。若臣死国宁，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无益于陛下耳。”

殿中左右恨父功垂成而败，谋劫出之，更以距颖。越惧难作，欲遂诛父。黄门郎潘滔劝越密告张方，方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就金墉收父，至营，炙而杀之。父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时年二十八。

父将殡于城东，官属莫敢往，故掾刘佑独送之，步持丧车，悲号断绝，哀感路人。张方以其义士，不之问也。初，父执权之始，洛下谣曰：“草木萌牙杀长沙。”父以正月二十五日废，二十七日死，如谣言焉。永嘉中，怀帝以父子硕嗣，拜散骑常侍，后没于刘聪。

成都王颖，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万户。后拜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贾谧尝与皇太子博，争道。颖在坐，厉声呵谧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谧惧，由此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邺。转镇北大将军。

赵王伦之篡也，进征北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及齐王冏举义，颖发兵应冏，以邺令卢志为左长史，顿丘太守郑

琰为右长史，黄门郎程牧为左司马，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使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羽檄所及，莫不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赵骧至黄桥，为伦将士猗、许超所败，死者八千余人，士众震骇。颖欲退保朝歌，用卢志、王彦策，又使赵骧率众八万，与王彦俱进。伦复遣孙会、刘琨等率三万人，与猗、超合兵距骧等，精甲耀日，铁骑前驱。猗既战胜，有轻骧之心。未及温十余里，复大战，猗等奔溃。颖遂过河，乘胜长驱。左将军王舆杀孙秀，幽赵王伦，迎天子反正。及颖入京都，诛伦。使赵骧、石超等助齐王冏攻张泓于阳翟，泓等遂降。冏始率众入洛，自以首建大谋，遂擅威权。颖营于太学，及入朝，天子亲劳焉。颖拜谢曰：“此大司马臣冏之勋，臣无豫焉。”见讫，即辞出，不复还营，便谒太庙，出自东阳城门，遂归邺。遣信与冏别，冏大惊，驰出送颖，至七里涧及之。颖驻车言别，流涕，不及时事，惟以太妃疾苦形于颜色，百姓观者莫不倾心。

至邺，诏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锡殊礼，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颖拜受徽号，让殊礼九锡，表论兴义功臣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等五人，皆封开国公侯。又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既久，百姓创痍，饥饿冻馁，宜急振救。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卢志言于颖曰：“黄桥战亡者有八千余人，既经夏暑，露骨中野，可为伤恻。昔周王葬枯骨，故《诗》云‘行有死人，尚或殓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颖乃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敛祭，葬于黄桥北，树枳篱为之茔域。又立都

祭堂，刊石立碑，纪其赴义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时祭祀有所。仍表其门闾，加常战亡二等。又命河内温县埋藏赵伦战死士卒万四千余人。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

及齐王冏骄侈无礼，于是众望归之。诏遣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喻颖入辅政，并使受九锡。颖犹让不拜。寻加太子太保。颖嬖人孟玖不欲还洛，又程太妃爱恋邲都，以此议久不决。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邲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败，颖悬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邲谘之。后张昌扰乱荆土，颖拜表南征，所在响赴。既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

颖方恣其欲，而惮长沙王乂在内，遂与河间王颙表请诛后父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与颙将张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锋都督、前将军、假节。颖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垒井中皆有龙象。进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造浮桥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系桥，名曰石鳖。陆机战败，死者甚众，机又为孟玖所谮，颖收机斩之，夷其三族，语在《机传》。于是进攻京城。时常山人王舆合众万余，欲袭颖，会乂被执，其党斩舆降。颖既入京师，复旋镇于邲，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间王颙表颖宜为储副，遂废太子覃，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邲。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众望。

永兴初，左卫将军陈旌，殿中中郎遂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奉大驾讨颖，驰檄四方，赴者云集。军次安阳，众十余万，邺中震惧。颖欲走，其掾步熊有道术，曰：“勿动！南军必败。”颖会其众问计，东安王繇乃曰：“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司马王混、参军崔旷劝颖距战，颖从之，乃遣奋武将军石超率众五万，次于荡阴。旌二弟匡、规自邺赴王师，云：“邺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超众奄至，王师败绩，矢及乘舆，侍中嵇绍死于帝侧，左右皆奔散，乃弃天子于藁中。超遂奉帝幸邺。颖改元建武，害东安王繇，署置百官，杀生自己，立郊于邺南。

安北将军王浚、宁北将军东嬴公腾杀颖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颖征浚，浚屯冀州不进，与腾及乌丸、羯朱袭颖。候骑至邺，颖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为羯朱等所败。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颖惧，将帐下数十骑，拥天子，与中书监虑志单车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还。河间王颙遣张方率甲卒二万救颖，至洛，方乃挟帝，拥颖及豫章王并高光、虑志等归于长安。颙废颖归藩，以豫章王为皇太弟。

颖既废，河北思之。邺中故将公师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颖，众情翕然。颙复拜颖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给兵千人，镇邺。颖至洛，而东海王越率众迎大驾，所在锋起。颖以北方盛强，惧不可进，自洛阳奔关中。值大驾还洛，颖自华阴趋武关，出新野。帝诏镇南将军刘弘、南中郎将刘陶收捕颖，于是弃母妻，单车与二子庐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将士数百人，欲就公师藩。顿丘太守冯嵩执

颖及普、廓送邺，范阳王虓幽之，而无他意。属虓暴薨，虓长史刘舆见颖为邺都所服，虑为后患，秘不发丧，伪令人为台使，称诏夜赐颖死。颖谓守者田徽曰：“范阳王亡乎？”徽曰：“不知。”颖曰：“卿年几？”徽曰：“五十。”颖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颖曰：“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三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其二子号泣，颖敕人将去。乃散发东首卧，命徽缢之，时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邺中哀之。

颖之败也，官属并奔散，惟卢志随从不怠，论者称之。其后汲桑害东嬴公腾，称为颖报仇，遂出颖棺，载之于军中，每事启灵，以行军令。桑败，度棺于故井中。颖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阳，怀帝加以县王礼。

颖死后数年，开封间有传颖子年十余岁，流离百姓家，东海王越遣人杀之。永嘉中，立东莱王蕤子遵为颖嗣，封华容县王。后没于贼，国除。

河间王颙，字文载，安平献王孚孙，太原烈王瑰之子也。初袭父爵，咸宁二年就国。三年，改封河间。少有清名，轻财爱士。与诸王俱来朝，武帝叹颙可以为诸国仪表。元康初，为北中郎将，监邺城。九年，代梁王彤为平西将军，镇关中。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

及赵王伦篡位，齐王冏谋讨之。前安西参军夏侯爽自称侍御史，在始平合众，得数千人，以应冏，遣信要颙。颙遣主簿房阳、河间国人张方讨擒爽，及其党十数人，于长安市腰斩之。及冏檄至，颙执冏使，送之于伦。伦征兵于颙，颙

遣方率关右健将赴之。方至华阴，颺闻二王兵盛，乃加长史李含龙骧将军，领督护席莛等追方军回，以应二王。义兵至潼关，而伦、秀已诛，天子反正，含、方各率众还。及问论功，虽怒颺初不同，而终能济义，进位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

后含为翊军校尉，与问参军皇甫商、司马赵骧等有憾，遂奔颺，诡称受密诏伐问，因说利害。颺纳之，便发兵，遣使邀成都王颖。以含为都督，率诸军屯阴盘，前锋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长沙王乂讨问。及问败，颺以含为河南尹，使与冯荪、卞粹等潜图害乂。商知含前矫妄及与颺阴谋，具以告乂。乂乃诛含等。颺闻含死，即起兵以讨商为名，使张方为都督，领精卒七万向洛。方攻商，商距战而溃，方遂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方初于馱水桥西为营，于是筑垒数重，外引廩谷，以足军资。乂复从天子出攻方，战辄不利。及乂死，方还长安。诏以颺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颺废皇太子覃，立成都王颖为太弟，改年，大赦。

左卫将军陈旌奉天子伐颖，颺又遣方率兵二万救邺。天子已幸邺。方屯兵洛阳。及王浚等伐颖，颖挟天子归洛阳。方将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垒，掠府库，将焚宫庙以绝众心。卢志谏，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长安。颺及选置百官，改秦州为定州。及东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驾，关中大惧，方谓颺曰：“方所领犹有十余万众，奉送大驾还洛宫，使成都王反邺，公自留镇关中，方北讨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无复举手者。”颺虑事大难济，不许。乃假刘乔节，进位镇东大将军，

遣成都王颖总统楼褒、王阐等诸军，据河桥以距越。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胜数。

初，越以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唱义与山东诸侯克期奉迎，先遣说颙，令送帝还都，与颙分陕而居。颙欲从之，而方不同。及东军大捷，成都等败，颙乃令方亲信将郢辅夜斩方，送首以示东军。寻变计，更遣刁默守潼关，乃咎辅杀方，又斩辅。颙先遣将吕朗等据荥阳，范阳王虓司马刘琨以方首示朗，于是朗降。时东军既盛，破刁默以入关，颙惧，又遣马瞻、郭传于霸水御之，瞻等战败散走。颙乘单马，逃于太白山。东军入长安，大驾旋，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马瞻等出诣柳，因共杀柳于城内。瞻等与始平太守梁迈合从，迎颙于南山。颙初不肯入府，长安令苏众、记室督朱永劝颙表称柳病卒，辄知方事。弘农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起义讨颙，斩马瞻、梁迈等。东海王越遣督护麋晃率国兵伐颙。至郑，颙将牵秀距晃，晃斩秀，并其二子。义军据有关中，颙保城而已。

永嘉祖，诏书以颙为司徒，乃就征。南阳王模遣将梁臣于新安雍谷车上扼杀之，并其三子。诏以彭城元王植子融为颙嗣，改封乐成县王。薨，无子。建兴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释子钦为融嗣。

东海孝献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为骑都尉，与驸马

都尉杨邈及琅邪王仙子繇俱侍讲东宫，拜散骑侍郎，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迁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领游击将军。复为侍中，加奉车都尉，给温信五十人，别封东海王，食六县。永康初，为中书令，徙侍中，迁司空，领中书监。

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称疾逊位。帝不许，加守尚书令。太安初，帝北征邺，以越为大都督。六军败，越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楙不纳，越径还东海。成都王颖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宽令招之，越不应命。帝西幸，以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朝政，让不受。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越以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既起兵，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以楙领兖州刺史。越三弟并据方任征伐，辄选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间王颙挟天子，发诏罢越等，皆令就国。越唱义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军败。范阳王虓遣督护田徽以突骑八百迎越，遇祐于谯，祐众溃，越进屯阳武。山东兵盛，关中大惧，颙斩送张方首求和，寻变计距越。越率诸侯及鲜卑许扶历、驹次宿归等步骑迎惠帝反洛阳。诏越以太傅录尚书，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

及怀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与其妹夫诸葛玫共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为群凶所废。先帝暴崩，多疑东宫。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岂宜言

邪！”遂叱左右斩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亲万机，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藩，帝不许。越遂出镇许昌。

永嘉初，自许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讨汲桑，破之。越还于许，长史潘滔说之曰：“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及转苟晞为青州刺史，由是与晞有隙。

寻诏越为丞相，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辞丞相不受，自许迁于鄆城。越恐清河王覃终为储副，矫诏收付金墉城，寻害之。

王弥入许，越遣左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卫京都。鄆城自坏，越恶之，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嬴公腾之镇邲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恇、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邲，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大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恇、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越自诛王延等，大失众望，而多有猜嫌。散骑侍郎高韬有忧国之言，越诬以讪谤时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见，

诸讨石勒，且镇集兖、豫以援京师。帝曰：“今逆虏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对曰：“臣今率众邀贼，势必灭之。贼灭则不逞消殄，已东诸州职贡流通。此所以宣畅国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辇以失机会，则衅弊日滋，所忧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镇军将军毗，及龙骧将军李恇并何伦等守卫京都。表以行台随军，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诏加九锡。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纲失御，社稷多难，孤以弱才，备当大任。自顷胡寇内逼，偏裨失利，帝乡便为戎州，冠带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为忧惧。皆由诸侯蹉跎，遂及此难。投袂忘履，讨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义奋。当须合会之众，以俟战守之备。宗庙主上，相赖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风奋发，忠臣战士效诚之秋也。”所征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讨越，语在《晞传》。越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

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项。秘不发丧。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天下归罪于越。帝发诏贬越为县王。

何伦、李恇闻越之死，秘不发丧，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从者倾城，所经暴掠。至洧仓，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

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李恠杀妻子奔广宗，何伦走下邳。裴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庙祔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改葬丹徒。

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数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后。薨，无子，成帝以少子奕继之。哀帝徙奕为琅邪王，而东海无嗣。隆安初，安帝更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继冲为曾孙。为桓玄所害，国除。

史臣曰：昔高辛抚运，衅起参商；宗周嗣历，祸缠管、蔡。祥观曩册，逖听前古，乱臣贼子，昭鉴在焉。有晋郁兴，载崇藩翰，分茅锡瑞，道光恒典；仪台饰衮，礼备彝章。汝南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习果锐之性，遂成凶很。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伦实庸琐，见欺孙秀，潜构异图，煽成奸慝。乃使元良遭怨酷，上宰陷诛夷，乾耀以之暂倾，皇纲于焉中圯。遂裂冠毁冕，幸百六之会；绾玺扬纛，窥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鸿名岂容妄假！而欲托兹淫祀，享彼天年，凶暗之极，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义勤王，摧伪业于既成，拯皇舆于已坠，策勋考绩，良足可称。然而临祸忘忧，逞心纵

欲，曾不知乐不可极，盈难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采王豹之奇策，纳孙惠之嘉谋，高谢袞章，永表东海，虽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长沙材力绝人，忠概迈俗，投弓掖门，落落标壮夫之气；驰车魏阙，懔懔怀烈士之风。虽复阳九数屯，在三之情无夺。抚其遗节，终始可观。颖既入总大权，出居重镇，中台藉以成务，东夏资其宅心，乃协契河间，共图进取。而颺任李含之狙诈，杖张方之陵虐，遂使武闵丧元，长沙授首，逞其无君之志，矜其不义之强。銮驾北巡，异乎有征无战；乘舆西幸，非由望秩观风。若火燎原，犹可扑灭，矧兹安忍，能无及乎！东海纠合同盟，创为义举，匡复之功未立，陵暴之衅已彰，罄彼车徒，固求出镇。既而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虽及焚如，犹为幸也。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宫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诗》所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八王之谓矣。

赞曰：亮总朝政，玮怀职竞。谗巧乘间，艳妻过听。构怨连祸，递遭非命。伦实下愚，敢窃龙图，乱常奸位，遄及严诛。伟哉武闵！首创宏谟。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长沙奉国，始终靡慝；功亏一篑，奄罹残贼。章度勤王，效立名扬；合从关右，犯顺争强，事穷势蹙，俱为乱亡。元超作辅，出征入抚，败国丧师，无君震主。焚如之变，抑惟自取。

卷六十

列传第三十

解系 弟结 结弟育 孙旂 孟观 牵秀
 繆播 从弟胤 皇甫重 张辅 李含 张方
 阎鼎 索靖 子琳 贾疋

解系，字少连，济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绩为天下第一。武帝受禅，封梁邹侯。系及二弟结、育并清身洁己，甚得声誉。时荀勖门宗强盛，朝野畏惮之。勖诸子谓系等曰：“我与卿为友，应向我公拜。”勖又曰：“我与尊先使君亲厚。”系曰：“不奉先君遗教。公若与先君厚，往日哀顿，当垂书问。亲厚之诲，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惭，当世壮之。后辟公府掾，历中书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豫州刺史，迁尚书，出为雍州刺史、扬烈将军、西戎校尉、假节。会氏羌叛，与征西将军赵王伦讨之。伦信用佞人孙秀，与系争军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挠，而召伦还。系表杀秀以谢氏羌，不从。伦、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还第，阖门自守。及张华、裴頠之被诛也，伦、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伦怒曰：“我于水中见蟹且恶之，况此人兄弟轻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争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

后齐王冏起义时，以裴、解为冤首。伦、秀既诛，冏乃

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主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谈。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鯁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至如张华、裴邵，各以见惮取诛于时，系、结同以羔羊被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皂隶，而《春秋》传其人；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右职，思竭股肱，献纳愚诚。若合圣意，可群官通议。”八坐议以“系等清公正直，为奸邪所疾，无罪横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马所启，彰明枉直，显宣当否，使冤魂无愧无恨，为恩大矣。”永宁二年，追赠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焉。

结字叔连，少与系齐名。辟公府掾，累迁黄门侍郎，历散骑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时孙秀乱关中，结在都，坐议秀罪应诛，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结亦同戮。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朝廷遂议革旧制，女不从坐，由结女始也。后赠结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

结弟育，字稚连，名亚二兄。历公府掾、太子洗马、尚书郎、卫军长史、弘农太守，与二兄俱被害，妻子徙边。

孙旂，字伯旗，乐安人也。父历，魏晋际为幽州刺史、右将军。旂洁静，少自修立。察孝廉，累迁黄门侍郎，出为荊州刺史，名位与二解相亚。永熙中，征拜太子詹事，转卫尉，坐武库火，免官。岁余，出为兖州刺史，迁平南将军、假节。

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并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夜从秀开神武门下观阅器械。兄弟旬月相次为公府掾、尚书郎。弼又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转为上将军，领射声校尉。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琰为武威将军，领太子左率。皆赐爵开国郡侯。推崇旂为车骑将军、开府。初，旂以弼等受署伪朝，遣小息回责让弼等，以过差之事，必为家祸。弼等终不从，旂制之不可，但恸哭而已。及齐王冏起义，四子皆伏诛。襄阳太守宗岱承冏檄斩旂，夷三族。

弟尹，字文旗，历陈留、阳平太守，早卒。

孟观，字叔时，渤海东光人也。少好读书，解天文。惠帝即位，稍迁殿中中郎。贾后悖妇姑之礼，阴欲诛杨骏而废太后，因骏专权，数言之于帝，又使人讽观。会楚王玮将讨骏，观受贾后旨宣诏，颇加诬其事。及骏诛，以观为黄门侍郎，特给亲信四十人。迁积弩将军，封上谷郡公。氏帅齐万年反于关中，众数十万，诸将覆败相继。中书令陈准、监张华，以赵、梁诸王在关中，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周处丧败，职此之由，上下离心，难以胜敌。以观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启观讨之。观所领宿卫兵，皆趯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万年，威慑氏羌。转东羌校尉，征拜右将军。

赵王伦篡位，以观所在著绩，署为安南将军、监河北诸军事、假节，屯宛。观子平为淮南王允前锋将军，讨伦，战死。孙秀以观杖兵在外，假言平为允兵所害，赠积弩将军以

安观。义军既起，多劝观应齐王冏，观以紫宫帝坐无他变，谓伦应之，遂不从众议而为伦守。及帝反正，永饶冶令空桐机斩观首，传于洛阳，遂夷三族。

牵秀，字成叔，武邑观津人也。祖招，魏雁门太守。秀博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得美名，为太保卫瓘、尚书崔洪所知。太康中，调补新安令，累迁司空从事中郎。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以讥抵外戚。于时朝臣虽多证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誉由是而损，遂坐免官。后司空张华请为长史。

秀任气，好为将帅。张昌作乱，长沙王乂遣秀讨昌，秀出关，因奔成都王颖。颖伐乂，以秀为冠军将军，与陆机、王粹等共为河桥之役。机战败，秀证成其罪，又谄事黄门孟玖，故见亲于颖。惠帝西幸长安，以秀为尚书。秀少在京辇，见司隶刘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谓居司直之任，当能激浊扬清；处鼓鞀之间，必建将帅之勋。及在常伯纳言，亦未曾有规献弼违之奇也。

河间王颙甚亲任之。关东诸军奉迎大驾，以秀为平北将军，镇冯翊。秀与颙将马瞻等将辅颙以守关中，颙密遣使就东海王越求迎，越遣将麋晃等迎颙。时秀拥众在冯翊，晃不敢进。颙长史杨腾前不应越军，惧越讨之，欲取秀以自效，与冯翊大姓诸严诈称颙命，使秀罢兵，秀信之，腾遂杀秀于万年。

繆播，字宣则，兰陵人也。父悦，光禄大夫。播才思清辩，有意义。高密王泰为司空，以播为祭酒，累迁太弟中庶子。

惠帝幸长安，河间王颙欲挟天子令诸侯。东海王越将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时故吏，委以心膂。播从弟右卫率胤，颙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播、胤素为颙所敬信，既相见，虚怀从之。颙将张方自以罪重，惧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颙惑方所谋，犹豫不决。方恶播、胤为越游说，阴欲杀之。播等亦虑方为难，不敢复言。时越兵锋甚盛，颙深忧之，播、胤乃复说颙，急斩方以谢，可不劳而安。颙从之，于是斩方以谢山东诸侯。颙后悔之，又以兵距越，屡为越所败。帝反旧都，播亦从太弟还洛，契阔艰难，深相亲狎。

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为怀帝，以播为给事黄门侍郎。俄转侍中，徙中书令，任遇日隆，专管诏命。时越威权自己，帝力不能讨，心甚恶之。以播、胤等有公辅之量，又尽忠于国，故委以心膂。越惧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宫，执播等于帝侧。帝叹曰：“奸臣贼子无世无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哀哉！”起执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愤惋，咸曰：“善人，国之纪也，而加虐焉，其能终乎！”及越薨，帝赠播卫尉，祠以少牢。

胤字体祖，安平献王外孙也，与播名誉略齐。初为尚书郎，后迁太弟左卫率，转魏郡太守。及王浚军逼邕，石超等大败，胤奔东海王越于徐州，越使胤与播俱入关，而所说得

行，大驾东还。越以胤为冠军将军、南阳太守。胤从蓝田出武关，之南阳，前守卫展距胤不受，胤乃还洛。怀帝即位，拜胤左卫将军，转散骑常侍、太仆卿。既而与播及帝舅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为东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伦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为司空张华所知，稍迁新平太守。元康中，华版为秦州刺史。齐王冏辅政，以重弟商为参军。冏诛，长沙王乂又以为参军。时河间王颙镇关中，其将李含先与商、重有隙，每衔之，及此，说颙曰：“商为乂所任，重终不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迁重为内职，因其经长安，乃执之。”重知其谋，乃露檄上尚书，以颙信任李含，将欲为乱，召集陇上士众，以讨含为名。乂以兵革累兴，今始宁息，表请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尹。含既就征，重不奉诏，颙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四郡兵攻之。

顷之，成都王颖与颙起兵共攻乂，以讨后父尚书仆射羊玄之及商为名。乂以商为左将军、河东太守，领万余人于关门距张方，为方所破，颙军遂进。乂既屡败，乃使商间行赍帝手诏，使游楷尽罢兵，令重进军讨颙。商行过长安，至新平，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颙，颙捕得商，杀之。乂既败，重犹坚守，闭塞外门，城内莫知，而四郡兵筑土山攻城，重辄以连弩射之。所在为地窟以防外攻，权变百端，外军不得近城，将士为之死战。颙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诏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诏。获御史骆人问曰：“我弟将兵来，欲至未？”骆云：“已为河间王所害。”重失色，

立杀骆。于是城内知无外救，遂共杀重。

先是，重被围急，遣养子昌求救于东海王越，越以颺新废成都王颖，与山东连和，不肯出兵。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以后令发兵讨张方，奉迎大驾。事起仓卒，百官初皆从之，俄而又共诛昌。

张辅，字世伟，南阳西鄂人，汉河间相衡之后也。少有干局，与从母兄刘乔齐名。初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屈。时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也，故僮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一县称之。转山阳令，太尉陈准家僮亦暴横，辅复击杀之。累迁尚书郎，封宜昌亭侯。

转御史中丞。时积弩将军孟观与明威将军郝彦不协，而观因军事害彦，又贾谧、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乃义阳王威有诈冒事，辅并纠劾之。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论者称之。用孙秀执权，威构辅于秀，秀惑之，将绳辅以法。辅与秀笺曰：“辅徒知希慕古人，当官而行，不复自知小为身计。今义阳王诚弘恕，不以介意。然辅母年七十六，常见忧虑，恐辅将以怨疾获罪。愿明公留神省察辅前后行事，是国之愚臣而已。”秀虽凶狡，知辅雅正，为威所诬，乃止。

后迁冯翊太守。是时长沙王义以河间王颺专制关中，有不臣之迹，言于惠帝，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讨颺。于是沈等与颺战于长安，辅遂将兵救颺，沈等败绩。颺德之，乃以辅代重为秦州刺史。当赴颺之难，金城太守游

楷亦皆有功，转梁州刺史，不之官。楷闻辅之还，不时迎辅，阴图之。又杀天水太守封尚，欲扬威西土。召陇西太守韩稚会议，未决。稚子朴有武干，斩异议者，即收兵伐辅。辅与稚战于遮多谷口，辅军败绩，为天水故帐下督富整所杀。

初，辅尝著论云：“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词多不载。

李含，字世容，陇西狄道人也。侨居始平。少有才干，两郡并举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会州刺史郭奕素闻其贤，下车擢含为别驾，遂处群僚之右。寻举秀才，荐之公府，自太保掾转秦国郎中令。司徒迁含领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台仪，葬讫除丧。尚书赵浚有内宠，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应除丧。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义贬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

臣州秦国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经世务，实

有史鱼秉直之风。虽以此不能协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厉，不可得掩，二郡并举孝廉异行。尚书郭奕临州，含寒门少年，而奕超为别驾。太保卫瓘辟含为掾，每语臣曰：“李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

秦王之薨，悲恻感人，百僚会丧，皆所目见。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谓之背戚居荣，夺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国之丧，既葬而除。藩国欲同不除，乃当责引尊准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国服于下，此为藩国之义隆，而天朝之礼薄也。又云诸王公皆终丧，礼宁尽乃叙，明以丧制宜隆，务在敦重也。夫宁尽乃叙，明以哀其病耳。异于天朝，制使终丧，未见斯文。国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汉魏迄于圣晋，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过哀，陛下毁顿，衔疚谅闇，以终三年，率土臣妾岂无攀慕遂服之心，实以国制不可而逾，故于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丧，释除于上，藩国之臣，独遂于下，此不可安。复以秦王无后，含应为丧主，而王丧既除而附，则应吉祭。因曰王未有庙，主不应除服。秦王始封，无所连祔，灵主所居，即便为庙。不问国制云何，而以无庙为贬。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礼文，必也放勋之殂，遏密三载，世祖之崩，数旬即吉，引古绳今，阖世有贬，何但李含不应除服。今也无贬，王制故也。圣上谅闇，哀声不辍，股肱近侍，犹宜心丧，不宜便行婚娶欢乐之事，而莫云者，岂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丧，上为差代。尚书敕王葬日在近，葬讫，含应摄职，不听差代。葬讫，含犹踌躇，

司徒屡罚访问，蹶含摄职，而随击之，此为台敕府符陷含于恶。若谓台府为伤教义，则当据正，不正符敕，唯含是贬，含之困蹶尚足惜乎！国制不可偏耳。

又含自以陇西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自初见使为中正，反复言辞，说非始平国人，不宜为中正。后为郎中令，又自以选官引台府为比，以让常山太守苏韶，辞意恳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让，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后踌躇，穷于对罚而摄职耳。臣从弟祗为州都，意在欲隆风教，议含已过，不良之人遂相扇动，冀挟名义，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庞腾便割含品。臣虽无祁大夫之德，见含为腾所侮，谨表以闻，乞朝廷以时博议，无令腾得妄弄刀尺。

帝不从，含遂被贬，退割为五品。归长安，岁余，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诏停。后为始平令。

及赵王伦篡位，或谓孙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无以资人。”秀以为东武阳令。河间王颙表请含为征西司马，甚见信任。顷之，转为长史。颙诛夏侯奭，送齐王冏使与赵王伦，遣张方率众赴伦，皆含谋也。后颙闻三王兵盛，乃加含龙骧将军，统席萇等铁骑，回遣张方军以应义师。天子反正，含至潼关而还。

初，梁州刺史皇甫商为赵王伦所任，伦败，去职诣颙，颙慰抚之甚厚。含谏颙曰：“商，伦之信臣，惧罪至此，不宜数与相见。”商知而恨之。及商当还都，颙置酒饯行，商因与含忿争，颙和释之。后含被征为翊军校尉。时商参齐王冏军事，

而夏侯爽兄在冏府，称爽立义，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马赵骧又与含有隙，冏将阅武，含惧骧因兵讨之，乃单马出奔于颺，矫称受密诏。颺即夜见之，乃说颺曰：“成都王至亲，有大功，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执威权，朝廷侧目。今檄长沙王令讨齐，使先闻于齐，齐必诛长沙，因传檄以加齐罪，则冏可擒也。既去齐，立成都，除逼建亲，以安社稷，大勋也。”颺从之，遂表请讨冏，拜含为都督，统张方等率诸军以向洛阳。含屯阴盘，而长沙王父诛冏，含等旋师。

初，含之本谋欲并去父、冏，使权归于颺，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长沙胜齐，颺、颖犹各守藩，志望未允。颺表含为河南尹。时商复被父任遇，商兄重时为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复与重构隙。颺自含奔还之后，委以心膂，复虑重袭己，乃使兵围之，更相表罪。侍中冯荪党颺，请召重还。商说父曰：“河间之奏，皆李含所交构也。若不早图，祸将至矣。且河间前举，由含之谋。”父乃杀含。

张方，河间人也。世贫贱，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颺，累迁兼振武将军。永宁中，颺表讨齐王冏，遣方领兵二万为前锋。及冏被长沙王父所杀，颺及成都王颖复表讨父，遣方率众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将军皇甫商距之，方以潜军破商之众，遂入城。父奉帝讨方于城内，方军望见乘舆，于是小退，方止之不得，众遂大败，杀伤满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桥，人情挫衄，无复固志，多劝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钝是常，贵因败以为成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

之奇也。”乃夜潜进逼洛城七里。父既新捷，不以为意，忽闻方垒成，乃出战，败绩。东海王越等执父，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辅取父还营，炙杀之。于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颙加方右将军、冯翊太守。

荡阴之役，颙又遣方镇洛阳，上官巳、苗愿等距之，大败而退。清河王覃夜袭巳、愿，巳、愿出奔，方乃入洛阳。覃于广阳门迎方而拜，方驰下车扶止之。于是复废皇后羊氏。及帝自邺还洛，方遣息黑以三千骑奉迎。将渡河桥，方又以所乘阳燧车、青盖素升三百人为小卤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帅万余骑奉云母舆及旌旗之饰，卫帝而进。初，方见帝将拜，帝下车自止之。

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发哀献皇女墓。军人喧喧，无复留意，议欲西迁，尚匿其迹，欲须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请帝谒庙，帝不许。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见兵至，避之于竹林中，军人引帝出，方于马上稽首曰：“胡贼纵逸，宿卫单少，陛下今日幸臣垒，臣当捍御寇难，致死无二。”于是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帐。方奉帝至弘农，颙遣司马周弼报方，欲废太弟，方以为不可。

帝至长安，以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时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颍川太守刘舆迫胁范阳王虓距逆诏命，及东海王越等起兵于山东，乃遣方率步骑十万往讨之。方屯兵霸上，而刘乔为虓等所破。颙闻乔败，大惧，将罢兵，恐方不从，迟疑未决。

初，方从山东来，甚微贱，长安富人郅辅厚相供给。及贵，以辅为帐下督，甚昵之。颙参军毕垣，河间冠族，为方

所侮，忿而说颺曰：“张方久屯霸上，闻山东贼盛，盘桓不进，宜防其未萌。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矣。”而缪播等先亦构之，颺因使召辅，垣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何辞以对？”辅惊曰：“实不闻方反，为之若何？”垣曰：“王若问卿，但言尔尔。不然，必不免祸。”辅既入，颺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颺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颺于是使辅送书于方，因令杀之。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因火下发函，便斩方头。颺以辅为安定太守。初缪播等议斩方，送首与越，冀东军可罢。及闻方死，更争入关，颺颇恨之，又使人杀辅。

史臣曰：晋氏之祸难荐臻，实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时之用，处危乱之辰，并托迹府朝，参谋王室。或抗忠尽节，或饰诈怀奸。虽邪正殊途，而咸至诛戮，岂非时艰政紊，利深祸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戒惧于此也。

阎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为太傅东海王越参军，转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遭母丧，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值京师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隶校尉组，及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以密近贼，南趣许颖。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暉、太傅参军驍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皆来赴畴。玟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参佐。

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归，欲立功乡里，乃与抚军长史王毗、司马传逊怀翼戴秦王之计，谓畴、捷等曰：“山东非

霸王处，不如关中。”河阳令傅畅遗鼎书，劝奉秦王过洛阳，谒拜山陵，径据长安，绥合夷晋，兴起义众，克复宗庙，雪社稷之耻。鼎得书，便欲诣洛，流人谓北道近河，惧有抄截，欲南自武关向长安。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见杀，唯颢、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为山贼所袭，杀百余人，率余众西至蓝田。时刘聪向长安，为雍州刺史贾疋所逐，走还平阳。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长安，而与大司马南阳王保、卫将军梁芬、京兆尹梁综等并同心推戴，立王为皇太子，登坛告天，立社稷宗庙，以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

梁综与鼎争权，鼎杀综，以王毗为京兆尹。鼎首建大谋，立功天下。始平太守曲允、抚夷护军索琳并害其功，且欲专权，冯翊太守梁纬、北地太守梁肃，并综母弟，琳之姻也，谋欲除鼎，乃证其有无君之心，专戮大臣，请讨之，遂攻鼎。鼎出奔雍，为氏奚首所杀，传首长安。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泛衷、张翹、索紞、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傅玄、张华与靖一面，皆厚与之相结。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太子仆同郡张勃特表，以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靖与尚书令卫瓘俱以善草书知名，帝爱之。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

靖在台积年，除雁门太守，迁鲁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爵关内侯。

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及赵王伦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时年六十五。后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

靖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又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其辞曰：

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盖草书之为状也，宛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螭，或往或还。类阿那以羸形，欵奋衅而桓桓。及其逸游舛向，乍正乍邪。骐驎暴怒逼其辔，海水穴隆扬其波。芝草蒲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苦，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蛟兽嬉其间，腾猿飞猿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俶傥而不群，或若自检

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灿烂。体礫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粲粲。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

先时，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

靖有五子：鯁、缙、璆、聿、琳，皆举秀才。聿，安昌乡侯，卒。少子琳最知名。

琳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琳廊庙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几也。”举秀才，除郎中。尝报兄仇，手杀三十七人，时人壮之。俄转太宰参军，除好畤令，人为黄门侍郎，出参征西军事，转长安令，在官有称。

及成都王颖劫迁惠帝幸邺，颖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间王颙使张方及琳东迎乘輿，以功拜鹰杨将军，转南阳王模从事中郎。刘聪侵掠关东，以琳为奋威将军以御之，斩聪将吕逸，又破聪党刘丰，迁新平太守。聪将苏铁、刘五斗等劫掠三辅，除琳安西将军、冯翊太守。琳有威恩，华夷向服，贼不敢犯。

及怀帝蒙尘，长安又陷，模被害，琳泣曰：“与其俱死，宁为伍子胥。”乃赴安定，与雍州刺史贾疋、扶风太守梁综、安夷护军麴允等纠合义众，频破贼党，修复旧馆，迁定宗庙。进救新平，小大百战，琳手擒贼帅李羌，与阎鼎立秦王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为愍帝。琳迁侍中、太仆，以首迎大驾、

升坛授玺之功，封弋居伯。又迁前将军、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加平东将军，进号征东。寻又诏曰：“朕昔遇厄运，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旧京。幸宗庙宠灵，百辟宣力，得从藩卫，托乎群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实公是赖，宜赞百揆，傅弼朕躬。其授卫将军，领太尉，位特进，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及刘曜侵逼王城，以琳为都督征东大将军，持节讨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万户，拜夫人荀氏为新丰君，子石元为世子，赐子弟二人乡亭侯。刘曜入关芟麦苗，琳又击破之。自长安伐刘聪，聪将赵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帅精骑数百与琳战，大败之，染单马而走。转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承制行事。

刘曜复率众人冯翊，帝累征兵于南阳王保，保左右议曰：“蝮蛇在手，壮士解其腕。且断陇道，以观其变。”从事中郎裴洗曰：“蛇已螫头，头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锋都督，须诸军集，乃当发。麴允欲挟天子趣保，琳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长安以西，不复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租自存。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飡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

后刘曜又率众围京城、琳与麴允固守长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灵台。崧虑国家威举，则麴、索功盛，乃案

兵渭北，遂还槐里。城中饥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笺降于曜。琳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今城中食犹足支一岁，未易可克也。若许琳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帝王之师，以义行也。孤将军十五年，未尝以谄谀败人，必穷兵极势，然后取之。今索琳所说如是，天下之恶一也，辄相为戮之。若审兵食未尽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粮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琳随帝至平阳，刘聪以其不忠于本朝，戮之于东市。

贾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诩之曾孙也。少有志略，器望甚伟，见之者莫不悦附，特为武夫之所瞻仰，愿为致命。初辟公府，遂历显职，迁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绰，贪横失百姓心，乃谮疋于南阳王模，模以军司谢班伐之。疋奔沪水，与胡彭荡仲及氐奚首结为兄弟，聚众攻班。绰奔武都，疋复入安定，杀班。愍帝以疋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时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疋帅戎晋二万余人，将伐长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刘粲闻之，使刘曜、刘雅及赵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击，大败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桥袭荡仲，杀之。遂迎秦王，奉为皇太子。后荡仲子夫保持帅群胡攻之，疋败走，夜墮于涧，为夫护所害。疋勇略有志节，以匡复晋室为己任，不幸颠墮，时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荡覆，宇内横流，亿兆靡依，人神乏主。

于时武皇之胤，惟有建兴，众望攸归，曾无与二。阎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经纶，乃契阔艰难，扶持幼孺，遂得纂尧承绪，祀夏配天，校绩论功，有足称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凋弊之余基，威略未申，寻至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东徙，有晋违狄狄而西迁，彼既灵庆悠长，此则祸难遘及，岂愍皇地非奥主，将琳允材谢辅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败之异数者也？

赞曰：怀惠不竞，戚藩力争。狙诈参谋，凭凶乱政。为恶不已，并罗非命。解缪忠肃，无闻余庆。愍皇纂戎，实赖群公。鼎图福始，琳遂凶终。

卷六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周浚子嵩 谡 从父弟馥 成公简 荀晞

华轶 刘乔孙耽 耽子柳

周浚，字开林，汝南宏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见知，有人伦鉴识。乡人史曜素微贱，众所未知，浚独引之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于世。浚初不应州郡之辟，后仕魏为尚书郎。累迁御史中丞，拜折冲将军、扬州刺史，封射阳侯。

随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戍，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进军屯于横江。时闻龙骧将

军王濬既破上方，别驾何恇说浚曰：“张悌率精锐之卒，悉吴国之众，殄灭于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慑。今王龙骧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顺流而下，所向辄克，土崩之势见矣。窃谓宜速渡江，直指建邺，大军卒至，夺其胆气，可不战而擒。”浚善其谋，便使白浑。恇曰：“浑暗于事机，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从。”浚固使白之，浑果曰：“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恇曰：“龙骧克万里之寇，以既济之功来受节度，未之闻也。且握兵之要，可则夺之，所谓受命不受辞也。今渡江必全克获，将有何虑？若疑于不济，不可谓智；知而不行，不可谓忠，实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浑执不听。居无何而濬至，浑召之不来，乃直指三山，孙皓遂降于浚。深深恨之，而欲与浚争功。恇笺与浚曰：“《书》贵克让，《易》大谦光，斯古文所咏，道家所崇。前破张悌，吴人失气，龙骧因之，陷其区宇。论其前后，我实缓师，动则为伤，事则不及。而今方竞其功。彼既不吞声，将亏雍穆之弘，兴矜争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笺，即谏止浑，浑不能纳，遂相表奏。

浚既济江，与浑共行吴城垒，绥抚新附，以功进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明年，移镇秣陵。时吴初平，屡有逃亡者，频讨平之。宾礼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吴人悦服。

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

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问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戏之曰：“吾固疑吴无君子，而卿果吾乡人。”

迁侍中。武帝问浚：“卿宗后生，称谁为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称重臣宗；从父子馥，称清臣宗。”帝并召用。浚转少府，以本官领将作大匠。改营宗庙讫，增邑五百户。后代王浑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卒于位。三子：颢、嵩、谡。颢嗣爵，别有传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侠，每以才气陵物。元帝作相，引为参军。及帝为晋王，又拜奉朝请。嵩上疏曰：“臣闻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应天顺时，义全而后取，让成而后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今议者以殿下化流江汉，泽被六州，功济苍生，欲推崇尊号。臣谓今梓宫未反，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震动；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尽忠言嘉谋之助，以时济弘仁之功，崇谦谦之美，推后己之诚；然后揖让以谢天下，谁敢不应，谁敢不从！”由是忤旨，出为新安太守。

嵩快快不悦，临发，与散骑郎张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贬朝士，又诋毁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责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轻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谢曰：“昔唐虞至圣，四凶在朝。陛下虽圣明御世，亦安能无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华恒以嵩大不敬弃市论，嶷以扇和减罪除名。时颢方贵重，帝隐忍。久之，补庐陵太守，不之职，更

拜御史中丞。

是时帝以王敦势盛，渐疏忌王导等。嵩上疏曰：

臣闻明君思隆其道，故贤智之士乐在其朝；忠臣将明其节，故量时而后仕。乐在其朝，故无过任之讥；将明其节，故无过宠之谤。是以君臣并隆，功格天地。近代以来，德废道衰，君怀术以御臣，臣挟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祸乱相寻，故得失之迹难可详言。臣请较而明之。

夫传说之相高宗，申召之辅宣王，管仲之佐齐桓，袁范之翼晋文，或宗师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权重，终至匡主，未有忧其逼己，还为国蠹者也。始田氏擅齐，王莽篡汉，皆藉封土之强，假累世之宠，因暗弱之主，资母后之权，树比周之党，阶绝灭之势，然后乃能行其私谋，以成篡夺之祸耳。岂遇立功之主，为天人所相，而能运其奸计，以济其不轨者哉！光武以王族奋于闾阎，因时之望，收揽英奇，遂续汉业，以美中兴之功。及天下既定，颇废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达国体，以立一时之功，不可久假以权势，其兴废之事，亦可见矣。近者三国鼎峙，并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赖俊哲，终成功业，貽之后嗣，未有愆失遗方来之恨者也。

今王导、王广等，方之前贤，犹有所后。至于忠素竭诚，义以辅上，共隆洪基，翼成大业，亦昔之亮也。虽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会，割据江东，奄有南极，龙飞海颿，兴复旧物，此亦群才之明，岂独陛下之力也。今王业虽建，羯寇未梟，天下荡荡，不宾者众，公私匱竭，

仓庾未充，梓宫沈沦，妃后不反，正委贤任能推轂之日也。功业垂就，晋祚方隆，而一旦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乃更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伍贤，远亏既往之明，顾伤伊管之交，倾巍巍之望，丧如山的功，将令贤智杜心，义士丧志，近招当时之患，远遗来世之笑。夫安危在号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岂可不寒心而哀叹哉！

臣兄弟受遇，无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时讳，触忤龙鳞者何？诚念社稷之忧，欲报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思闻其过，悟逆旅之言，以明成败之由，故采纳愚言，以考虚实，上为宗庙无穷之计，下收亿兆元元之命。臣不胜忧愤，竭愚以闻。

疏奏，帝感悟，故导等获全。

王敦既害颢而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为天下人所杀，复何所吊！”敦甚衔之，惧失人情，故未加害，用为从事中郎。嵩，王应嫂父也，以颢横遇祸，意恒愤愤，尝众中云：“应不宜统兵。”敦密使妖人李脱诬嵩及周筵潜相署置，遂害之。嵩精于事佛，临刑犹于市诵经云。

谡以颢故，频居显职。王敦死后，诏赠戴若思、谯王承等，而未及颢。时谡为后军将军，上疏曰：

臣亡兄颢，昔蒙先帝顾眄之施，特垂表启，以参戎佐，显居上列，遂管朝政，并与群后共隆中兴，仍典选曹，重蒙宠授，忝位师傅，得与陛下揖让抗礼，恩结特隆。加以鄙族结婚帝室，义深任重，庶竭股肱，以报所受。凶逆所忌，恶直丑正。身陷极祸，忠不忘君，守死

善道，有陨无二。颙之云亡，谁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结！

王敦无君，由来实久，元恶之甚，古今无二。幸赖陛下圣聪神武，故能摧破凶强，拨乱反正，以宁区宇。前军事之际，圣恩不遗，取颙息闵，得充近侍。臣时面启，欲令闵还袭臣亡父侯爵。时卞壺、庾亮并侍御坐，壺云：“事了当论显赠。”时未淹久，言犹在耳。至于谯王承、甘卓，已蒙清复，王澄久远，犹在论议。况颙忠以卫主，身死王事，虽嵇绍之不违难，何以过之！至今不闻复封加赠褒显之言。不知颙有余责，独负殊恩，为朝廷急于时务，不暇论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叹者也。不胜辛酸，冒陈愚款。

疏奏，不报。谖复重表，然后追赠颙官。

谖历少府、丹阳尹、侍中、中护军，封西平侯。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

馥字祖宣，浚从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与友人成公简齐名，俱起家为诸王文学，累迁司徒左西属。司徒王浑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许之。稍迁司徒左长史、吏部郎，选举精密，论望益美。转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军将军、假节。征为廷尉。

惠帝幸邺，成都王颖以馥守河南尹。陈胗、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为太子，加馥卫将军、录尚书，馥辞不受。覃令馥与上官已合军，馥认已小人纵暴，终为国贼，乃共司隶满奋等谋共除之，谋泄，为已所袭，奋被害，馥走得免。及已为

张方所败，召馥还摄河南尹。暨东海王越迎大驾，以馥为中领军，未就，迁司隶校尉，加散骑常侍、假节，都督诸军事于浞池。帝还宫，出为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刘淮为镇东将军，与周玘等讨陈敏，灭之，以功封永宁伯。

馥自经世故，每欲维正朝迁，忠情恳至。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馥睹群贼孔炽，洛阳孤危，乃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永嘉四年，与长史吴思、司马殷识上书曰：“不图厄运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辄与祖纳、裴宪、华谭、孙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计，金以殷人有屡迁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虽圣上神聪，元辅贤明，居俭守约，用保宗庙，未若相土迁宅，以享永祚。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辄檄前北中郎将裴宪行使持节、监豫州诸军事、东中郎将，风驰即路。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令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启南路。迁都弭寇，其计并得。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以恢王略。知无不为，古人所务，敢竭忠诚，庶报万分。朝遂夕陨，犹生之愿。”

越与荀晞不协，馥不先白于越，而直上书，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而令硕率兵先进。硕贰于馥，乃举兵称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图馥，遂袭之，为馥所败。硕退保东城，求救于元帝。帝遣扬威将军甘卓、建威

将军郭逸攻馥于寿春。安丰太守孙惠帅众应之，使谢摛为檄。摛，馥之故将也。馥见檄，流涕曰：“必谢摛之辞。”摛闻之，遂毁草。旬日而馥众溃，奔于项，为新蔡王确所拘，忧愤发病卒。

初，华谭之失庐江也，往寿春依馥，及馥军败，归于元帝。帝问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谭封曰：“周馥虽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见寇贼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纾国难。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逾时，而京都沦没。若使从馥之谋，或可后亡也。原情求实，何得为反！”帝曰：“馥位为征镇，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谭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彦之称；出据方岳，实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举，往往失和，危而不持，当与天下共受其责。然谓之反，不亦诬乎！”帝意始解。

馥有二子：密、矫。密字泰玄，性虚简，时人称为清士，位至尚书郎，矫字正玄，亦有才干。

成公简，字宗舒，东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识过人。张茂先每言：“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后为中书郎。时馥已为司隶校尉，迁镇东将军。简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谓馥曰：“扬雄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贤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惭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永嘉末，奔苟晞，与晞同没。

苟晞，字道将，河内山阳人也。少为司隶部从事，校尉

石鉴深器之。东海王越为侍中，引为通事令史，累迁阳平太守。齐王冏辅政，晞参冏军事，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廉察诸曹，八坐以下皆侧目惮之。及冏诛，晞亦坐免。长沙王乂为骠骑将军，以晞为从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颖，以为北军中候。及帝还洛阳，晞奔范阳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

汲桑之破邺也，东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讨之，命晞为前锋。桑素惮之，于城外为栅以自守。晞将至，顿军休士，先遣单骑示以祸福。桑众大震，弃栅宵遁，婴城固守。晞陷其九垒，遂定邺而还。西讨吕朗等，灭之。后高密王泰讨青州贼刘根，破汲桑故将公师藩，败石勒于河北，威名甚盛，时人拟之韩白。进位抚军将军、假节、都督青兖诸军事，封东平郡侯，邑万户。

晞练于官事，文簿盈积，断决如流，人不敢欺。其从母依之，奉养甚厚。从母子求为将，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固欲之，晞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杖节斩之，从母叩头请教，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其杖法如此。

晞见朝政日乱，惧祸及己，而多所交结，每得珍物，即贻都下亲贵。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鲜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发暮还。

初，东海王越以晞复其仇耻，甚德之，引升堂，结为兄弟。越司马潘滔等说曰：“兖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晞必悦，公自牧兖州，经纬诸夏，藩卫本朝，此所谓谋之于未有，为之于未乱也。”越以为然，乃迁晞征东大

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进为郡公。晞乃多置参佐，转易守令，以严刻立功，日加斩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号曰“屠伯”。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晞出屯无盐，以弟纯领青州，刑杀更甚于晞，百姓号“小苟酷于大苟”。晞寻破植。

时潘滔及尚书刘望等共诬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请越从事中郎刘洽为军司，越皆不许。晞于是昌言曰：“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乱，苟道将岂可以不义使之？韩信不忍衣食之惠，死于妇人之手。今将诛国贼，尊王室，桓文岂远哉！”乃移告诸州，称己功伐，陈越罪状。

时怀帝恶越专权，乃诏晞曰：“朕以不德，戎车屡兴，上惧宗庙之累，下愍兆庶之困，当赖方岳，为国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斩藩、桑，走降乔、朗，魏植之徒复以诛除，岂非高识明断，朕用委成。加王弥、石勒为社稷之忧，故有诏委统六州。而公谦分小节，稽违大命，非所谓与国同忧也。今复遣诏，便施檄六州，协同大举，翦除国难，称朕意焉。”晞复移诸征镇州郡曰：“天步艰险，祸难殷流，刘元海造逆于汾阴，石世龙阶乱于三魏，荐食畿甸，覆丧邺都，结垒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杀二都督，郡守官长，湮没数十，百姓流离，肝脑涂地。晞以虚薄，负荷国重，是以弭节海隅，援枹曹卫。猥被中诏，委以关东，督统诸军，钦承诏命。克今月二日，当西经济黎阳，即日得荣阳太守丁疑白事，李恇、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怀城已陷，河内太守裴整为贼所执。宿卫阙乏，天子蒙难，宗庙之危，甚于累卵。承

问之日，忧叹累息。晞以为先王选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无俾城坏。是以舟楫不固，齐桓责楚；襄王逼狄，晋文致讨。夫翼奖皇家，宣力本朝，虽陷汤火，大义所甘。加诸方牧，俱受荣宠，义同毕力，以报国恩。晞虽不武，首启戎行，秣马裹粮，以俟方镇。凡我同盟，宜同赴救。显立名节，在此行矣。”

会王弥遣曹窳破琅邪，北攻齐地。苟纯城守，窳众转盛，连营数十里。晞还，登城望之，有惧色，与贼连战，辄破之。后简精锐，与贼大战，会大风扬尘，遂败绩，弃城夜走。窳追至东山，部众皆降窳。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

帝又密诏晞讨越，晞复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诏，肝心若裂。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至使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尚书何绥、中书令缪播、太仆缪胤、黄门侍郎应绍，皆是圣诏亲所抽拔，而滔等妄构，陷以重戮。带甲临宫，诛讨后弟，翦除宿卫，私树国人。崇奖魏植，招诱逋亡，覆丧州郡。王途圯隔，方贡乖绝，宗庙阙蒸尝之飧，圣上有约食之匮。镇东将军周馥、豫州刺史冯嵩、前北中郎将裴宪，并以天朝空旷，权臣专制，事难之兴，虑在旦夕，各率士马，奉迎皇舆，思隆王室，以尽臣礼。而滔、邈等劫越出关，矫立行台，逼徙公卿，擅为诏令，纵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镇失职，城邑萧条，淮豫之萌，陷离涂炭。臣虽愤懣，守局东颍，自奉明诏，三军奋厉，卷甲长驱，次于仓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书，称殿

中中郎刘权赍诏，敕浚与臣共克大举。辄遣前锋征虏将军王赞径至项城，使越稽首归政，斩送滔等。伏愿陛下宽宥宗臣，听越还国。其余逼迫，宜蒙旷荡。辄写诏宣示征镇，显明义举。遣扬烈将军阎弘步骑五千，镇卫宗庙。”

五年，帝复诏晞曰：“太傅信用奸佞，阻兵专权，内不遵奉皇宪，外不协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军何伦抄掠宫寺，劫剥公主，杀害贤士，悖乱天下，不可忍闻。虽惟亲亲，宜明九伐。诏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齐大举，桓文之绩，一以委公。其思尽诸宜，善建弘略。道涩，故练写副，手笔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诏，委臣征讨，喻以桓文，纸练兼备，伏读跪叹，五情惶怛。自顷宰臣专制，委杖佞邪，内擅朝威，外残兆庶，矫诏专征，遂图不轨，纵兵寇掠，陵践宫寺。前司隶校尉刘劭、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广平、武安公主，先帝遗体，咸被逼辱。逆节虐乱，莫此之甚。辄祇奉前诏，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

初，越疑晞与帝有谋，使游骑于成阜间，获晞使，果得诏令及朝廷书，遂大构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讨晞，复下檄说晞罪恶，遣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晞使骑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及执尚书刘会、侍中程延，斩之。会越薨，盾败，诏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增邑二万户，加黄钺，先官如故。

晞以京邑荒谨日甚，寇难交至，表请迁都，遣从事中郎刘会领船数十艘，宿卫五百人，献谷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异同。俄而京师陷，晞与王赞屯仓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东

奔晞，晞群官尊端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自仓垣徙屯蒙城，赞屯阳夏。

晞出于孤微，位至上将，志颇盈满，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刑政苛虐，纵情肆欲。辽西阎亨以书固谏，晞怒，杀之。晞从事中郎明预有疾居家，闻之，乃举病谏晞曰：“皇晋遭百六之数，当危难之机，明公亲稟庙算，将为国家除暴。阎亨美士，奈何无罪一旦杀之！”晞怒白：“我自杀阎亨，何关人事，而举病来骂我！”左右为之战栗，预曰：“以明公以礼见进，预欲以礼自尽。今明公怒预，其若远近怒明公何！昔尧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兴；桀纣之在上也，以恶逆而灭。天子且犹如此，况人臣乎！愿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预之言。”晞有惭色。由是众心稍离，莫为致用，加以疾疫饥谨，其将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阳夏，灭王赞，驰袭蒙城，执晞，署为司马，月余乃杀之。晞无子，弟纯亦遇害。

华轶，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孙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轶少有才气，闻于当世，泛爱博纳，众论美之。初为博士，累迁散骑常侍。东海王越牧兖州，引为留府长史。永嘉中，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虽逢丧乱，每崇典礼，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训，乃下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议，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军谘祭酒杜夷，栖情玄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讨诸贼，轶遣前江夏太守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以为声援。轶在州其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

赴之如归。

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轺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轺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县多谏之，轺不纳，曰：“吾欲见诏书耳。”时帝遣扬烈将军周访率众屯彭泽以备轺，访过姑孰，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访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泽，彭泽，江州西门也。华彦夏有忧天下之诚，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顷来纷纭，粗有嫌隙。今又无故以兵守其门，将成其衅。吾当屯寻阳故县，既在江西，可以捍御北方，又无嫌于相逼也。”寻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长吏，轺又不从命，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讨之。轺遣别驾陈雄屯彭泽以距敦，自为舟军以为外援。武昌太守冯逸次于湓口，访击逸，破之。前江州刺史卫展不为轺所礼，心常快快。至是，与豫章太守周广为内应，潜军袭轺，轺众溃，奔于安城，追斩之，及其五子，传首建邺。

初，广陵高惺寓居江州，轺避为西曹掾，寻而轺败，惺藏匿轺二子及妻，崎岖经年。既而遇赦，惺携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刘乔，字仲彦，南阳人也。其先汉宗室，封安众侯，传袭历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陈留相。乔少为秘书郎，建威将军王戎引为参军。伐吴之役，戎使乔与参军罗尚济江，破武昌，还授荥阳令，迁太子洗马。以诛杨骏功，赐爵关中侯，

拜尚书右丞。豫诛贾谧，封安众男，累迁散骑常侍。

齐王冏为大司马，初，嵇绍为冏所重，每下阶迎之。乔言于冏曰：“裴、张之诛，朝臣畏惮孙秀，故不敢不受财物。嵇绍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车牛、张家奴婢邪？乐彦辅来，公未尝下床，何独加敬于绍？”冏乃止。绍谓乔曰：“大司马何故不复迎客？”乔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绍曰：“正人为谁？”乔曰：“其则不远。”绍默然。顷之，迁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势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乔二旬之中，奏劾艾罪衅者六。艾讽尚书右丞荀晞免乔官，复为屯骑校尉。张昌之乱，乔出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与荆州刺史刘弘共讨昌，进左将军。

惠帝西幸长安，乔与诸州郡举兵迎大驾。东海王越承制转乔安北将军、冀州刺史，以范阳王虓领豫州刺史。乔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发兵距之。颍川太守刘舆昵于虓，乔上尚书列舆罪恶。河间王颙得乔所上，乃宣诏使镇南将军刘弘、征东大将军刘准、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与乔并力攻虓于许昌。舆弟琨率众救虓，未至而虓败，虓乃与琨俱奔河北。未几，琨率突骑五千济河攻乔，乔劫琨父蕃，以槛车载之，据考城以距虓，众不敌而溃。

乔复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间王颙进乔镇东将军、假节，以其长子祐为东郡太守，又遣刘弘、刘准、彭城王释等率兵援乔。弘与乔笺曰：“适承范阳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当官而行，同奖王室，横见迁代，诚为不允。然古人有言，牵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为戒首，窃以为过。何者？

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犹宜俯就，况于换代之嫌，纤介之衅哉！范阳国属，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间亲，曲直既均，责有所在。廉蔺区区战国之将，犹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纷纭，主上播越，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弘实暗劣，过蒙国恩，愿与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风，扫除凶寇，救苍生之倒悬，反北辰于太极。此功未立，不宜乖离。备蒙顾遇，情隆于常，披露丹诚，不敢不尽。春秋之时，诸侯相伐，复为和亲者多矣。愿明使君回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踪，解连环之结，修如初之好。范阳亦将悔前之失，思崇后信矣。

东海王越将讨乔，弘又与越书曰：“适闻以吾州将擅举兵逐范阳，当讨之，诚明同异、惩祸乱之宜。然吾窃谓不可。何者？今北辰迁居，元首移幸，群后抗义以谋王室，吾州将荷国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阳代之，吾州将不从，由代之不允，但矫枉过正，更以为罪耳。昔齐桓赦射钩之仇而相管仲，晋文忘斩祛之怨而亲勃鞞，方之于今，当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今奸臣弄权，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惧，宜释私嫌，共存公义，含垢匿瑕，忍所难忍，以大逆为先，奉迎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连旗推锋，各致臣节，吾州将必输写肝胆，以报所蒙，实不足计一朝之谬，发赫然之怒，使韩卢东郭相困而为豺狼之擒也。吾虽庶姓，负乘过分，实愿足下率齐内外，以康王室，窃耻同侪自为蠹害。贪猷所怀，惟足下图之。”又上表曰：“范阳王虓欲代豫州刺史乔，乔举兵逐虓，司空、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臣以为乔忝受殊恩，

显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时，以徇国难，无他罪阙，而范阳代之以，代之为非。然乔亦不得以虢之非，专威辄讨，诚应显戮以惩不恪。然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恐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痛心疾首。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若诚濯之，必无灼烂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时河间王颙方距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东海王越移檄天下，帅甲士三万，将入关迎大驾，军次于萧，乔惧，遣子祐距越于萧县之灵壁。刘琨分兵向许昌，许昌人纳之。琨自荥阳率兵迎越，遇祐，众溃见杀。乔众遂散，与五百骑奔平氏。帝还洛阳，大赦，越复表乔为太傅军谘祭酒。越薨，复以乔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东将军、豫州刺史。卒于官，时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赠司空。子挺，颍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博学，明习《诗》、《礼》、三史。历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在职公平廉慎，所莅著绩。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誉。少登清官，历尚书左右仆射。时

右丞傅迪好广读书而不解其义，柳唯读《老子》而已，迪每轻之。柳云：“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时人重其言。出为徐、兖、江三州刺史。卒，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乔弟父，始安太守。父子成，丹阳尹。

史臣曰：周浚人伦鉴悟，周馥理识精详，华轶动顾礼经，刘乔志存谅直，用能历官内外，咸著勋庸。而祖宣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彦夏系心宸极，获罪于琅邪，乃被以恶名，加其显戮，岂不哀哉！向若违左衽于伊川，建右社于淮服，据方城之险，藉全楚之资，简练吴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纵未能祈天永命，犹足以纾难缓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谓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将，释位之功未立，贪暴之衅已彰，假手世龙，以至屠戮，斯所谓“杀人多矣，能无及此乎”！

赞曰：开林才理，爰登贵仕，绩著折冲，化行江汜。轶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时获戾，违天不祥。乔为戎首，未识行藏。道将鞠旅，威名克举，领虐有闻，忠勤未取。

卷六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刘琨 子群 琨兄 與 與子演 祖逖 兄 纳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汉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祖

迈，有经国之才，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蕃，清高冲俭，位至光禄大夫。琨少得俊朗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为掾，频迁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

赵王伦执政，以琨为记室督，转从事中郎。伦子萼，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并为伦所委任。及篡，萼为皇太子，琨为萼詹事。三王之讨伦也，以琨为冠军、假节，与孙秀子会率宿卫兵三万距成都王颖，战于黄桥，琨大败而还，焚河桥以自固。及齐王冏辅政，以其父兄皆有当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舆为中书郎，琨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冏败，范阳王虓镇许昌，引为司马。

及惠帝幸长安，东海王越谋迎大驾，以琨父蕃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舆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败，琨舆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为刘乔所执。琨乃说冀州刺史温羡，使让位于虓。及虓领冀州，遗琨诣幽州，乞师于王浚，得突骑八百人，与虓济河，共破东平王懋于廩丘，南走刘乔，始得其父母。又斩石超，降吕朗，因统诸军奉迎大驾于长安。以动封广武侯，邑二千户。

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顽蔽，志望有限，因缘际会，遂忝过任。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

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唯有壶关，可得告余。而此二道，九州之阴，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臣伏思此州虽去边朔，实迓皇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强虏，是劲弓良马勇士精锐之所出也。当须委输，乃全其命。今上尚书，请此州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愿陛下时出臣表，速见听处。”朝廷许之。

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继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鞭而耨。琨抚循劳徠，甚得物情。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

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护军令狐盛性亢直，数以此为谏，并劝琨除润，琨不纳。初，单于猗柁以救东嬴公

腾之功，琨表其弟猗卢为代郡公，与刘希合众于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数来击琨，琨不能抗，由是声实稍损。徐润又谮令狐盛于琨曰：“盛将劝公称帝矣。”琨不之察，便杀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得济！如是，祸必及我。”不从。盛子泥奔于刘聪，具言虚实。聪大喜，以泥为乡导。属上党太守袭醇降于聪，雁门乌丸复反，琨亲率精兵出御之。聪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以郡降聪，琨父母并遇害。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死者十五六。琨乘胜追之，更不能克。猗卢以为聪未可灭，遗琨牛羊车马而去，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琨志在复仇，而屈于力弱，泣血尸立，抚慰伤痍，移居阳邑城，以招集亡散。

愍帝即位，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琨上疏谢曰：

陛下略臣大愆，录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宠，显以蝉冕之荣，崇以上将之位。伏省诏书，五情飞越。

臣闻晋文以郤縠为元帅而定霸功，高祖以韩信为大将而成王业，咸有敦诗阅礼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丰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况臣凡陋，拟踪前哲，俯惧折鼎，虑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冯异垂翅，而奋翼于渑池，皆能因败为成，以功补过。陛下宥过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虽不逮，预闻前训，恭让之节，臣犹庶几。所以冒承宠命者，实欲没身报国，辄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场，尽其臣节。至于宠荣之施，非言辞所谢。又谒者史兰、殿中中郎王春等继至，

奉诏，臣俯寻圣旨，伏纸饮泪。

臣闻夷险流行，古今代有，灵厌皇德，曾未悔祸。蚁狄续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国，七庙阙禋祀之飨，百官丧彝伦之序，梓宫沦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龙姿日茂，睿质弥光，升区宇于既颓，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复睹典制。伏惟陛下蒙尘于外，越在秦郊，蒸尝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备位历年，才质弩下，丘山之衅已彰，毫厘之效未著。顷以时宜，权假位号，竟无殄戎之绩，而有负乘之累，当肆刑书，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闻，敢缘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师之职，赦其三败之愆，必其一功之用，得骋志虏场，快意大逆，虽身膏野草，无恨黄墟。陛下偏恩过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将，位兼常伯，征讨之务，得从事宜。拜命惊惶，五情战悸，惧于陨越，以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举，而成公壻之勋；伍员不从城父，而济入郢之庸。臣虽顽凶，无凯古人，其于被坚执锐，致身寇仇，所谓天地之施，群生莫谢不胜。受恩至深，谨拜表陈闻。

及麴允败，刘曜斩赵冉，琨又表曰：

逆胡刘聪，敢率犬羊，冯陵鞶鞶，人神发愤，遐迩奋怒。伏省诏书，相国、南阳王保，太尉、凉州刺史轨，纠合二州，同恤王室，冠军将军允、护军将军琳，总齐六军，戮力国难，王旅大捷，俘馘千计，旌旗首于晋路，金鼓振于河曲，崤函无虞刘之警，汧陇有安业之庆，斯诚宗庙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气之类，莫不引领，况

臣之心，能无踊跃。

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都会平阳，会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径掩蓟城，大司马、博陵公浚受其伪和，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城坞骇惧，志在自守。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遂使南北顾虑，用愆成举，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长叹者也。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子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颡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驰寇庭。秋谷既登，胡马已肥，前锋诸军并有至者，臣当首启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臬，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后陨首谢国，没而无恨。

三年，帝遣兼大鸿胪赵廉持节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琨上表让司空，受都督，克期与猗卢讨刘聪。寻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质于卢，众皆附之。及是，遵与箕澹等帅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率数百骑自平城抚纳之。属石勒攻乐平，太守韩据求救于琨，而琨自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箕澹谏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

从，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琨自为后继。勒先据险要，设伏以击澹，大败之，一军皆没，并土震骇。寻又炎旱，琨穷蹙不能复守。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数遣信要琨，欲与同奖王室。琨由是率众赴之，从飞狐入蓟。匹磾见之，甚相崇重，与琨结婚，约为兄弟。

是时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语在《元纪》。令报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亿兆颙颙，延首罔系。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复圣主，扫荡讎耻，岂可猥当隆极，此孤之至诚著于遐迩者也。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动静以闻。”

建武元年，琨与匹磾期讨石勒，匹磾推琨为大都督，啗血载书，檄诸方守，俱集襄国。琨、匹磾进屯固安，以俟众军。匹磾从弟末波纳勒厚赂，独不进，乃沮其计。琨、匹磾以势弱而退。是岁，元帝转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如故，并赠名刀。琨答曰：“谨当躬自执佩，馘截二虏。”

匹磾奔其兄丧，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众要击匹磾而败走之，群为末波所得。末波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共结盟而袭匹磾，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而为匹磾逻骑所得。时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来见匹磾，匹磾以群书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与公同盟，志奖王室，仰凭威力，庶雪国家之耻。若儿书密达，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忘义也。”匹磾雅重琨，初无害琨志，将听还屯。其中弟叔军好学有智谋，为匹磾所信，谓匹磾曰：

“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构祸，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长子遵惧诛，与琨左长史杨桥、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匹磾谕之不得，因纵兵攻之。琨将龙季猛迫于乏食，遂斩桥、绥而降。

初，琨之去晋阳也，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难以义伏，冀输写至诚，侥幸万一。每见将佐，发言慷慨，悲其道穷，欲率部曲列于贼垒。斯谋未果，竟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为五言诗赠其别驾卢谡曰：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颂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谡。谡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诗赠之，乃谓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琨既忠于晋室，素有重望，被拘经月，远近愤叹。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闾嵩，与琨所署雁门太守王据、后将军韩据连谋，密作攻具，欲以袭匹磾。而韩据女为匹磾儿妾，闻其谋而告之匹磾，于是执王据、辟闾嵩及其徒党悉诛之。会王敦密使匹磾杀琨，匹磾又惧众反己，遂称有诏收琨。初，琨

闻敦使到，谓其子曰：“处仲使来而不我告，是杀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因歔歔不能自胜。匹磾遂缢之，时年四十八。子侄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强，当为国讨石勒，不举琨哀。

三年，琨故从事中郎卢谡、崔悦等上表理琨曰：

臣闻经国之体，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务，在于固慎关塞。况方岳之臣，杀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窃见故司空、广武侯琨，在惠帝扰攘之际，值群后鼎沸之难，戮力皇家，义诚弥厉，躬统华夷，亲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缚，社稷克宁，銮舆反驾，奉迎之勋，琨实为隆，此琨效忠之一验也。其后并州刺史、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匱，移镇临漳，太原、西河尽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土，鸠集伤痍，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振。会京都失守，群逆纵逸，边萌顿仆，苟怀宴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困，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沈辱而不陨身死节，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东西征讨。屠各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使引衍告逊，前

后章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磾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磾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迎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磾闻此，私怀顾望，留停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惧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磾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囊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骘、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匹磾亲信密告骘、波，骘、波乃遣人距之，匹磾仅以身免。百姓谓匹磾已没，皆凭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磾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营于人力。自此之后，上下并离，匹磾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南凭朝廷。匹磾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琨免述器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崎岖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

匹磾之害琨，称陛下密诏。琨信有罪，陛下加诛，自当肆诸市朝，与众弃之，不令殊俗之竖戮台辅之臣，亦已明矣。然则擅诏有罪，虽小必诛；矫制有功，虽大不论，正以兴替之根咸在于此，开塞之由不可不闭故也。而匹磾无所顾忌，怙乱专杀，虚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诸夏之望，败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圣朝犹加隐忍，未明大体，则不逞之人袭匹磾之迹，杀生自由，好恶任意，陛下将何以诛之哉！折冲厌难，唯存战胜之将；除暴讨乱，必须知略之臣。故古语云“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非虚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丑类有所顾惮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后，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无纤介，此又华夷小大所以长叹者也。

伏惟陛下睿圣之隆，中兴之绪，方将平章典刑，以经序万国。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闻朝廷有以甄论。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谷永、刘向辨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圣主之怀。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人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负荷，播越遐荒，与琨周旋，接事终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义，谨陈本末，冒以上闻，仰希圣朝曲赐哀察。

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诏曰：“故太尉、广武侯刘琨忠亮开济，乃诚王家，不幸遭难，志节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旧吊祭。”赠侍中、太尉，谥曰愍。

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

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歔，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子群嗣。

群字公度，少拜广武侯世子。随父在晋阳，遭逢寇乱，数领偏军征讨。性清慎，有裁断，得士类欢心。及琨为匹磾所害，琨从事中郎卢谡等率余众奉群依末波。温峤前后表称：“姨弟刘群，内弟崔悦、卢谡等，皆在末波中，翘首南望。愚谓此等并有文思，于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录召，继绝兴亡，则陛下更生之恩，望古无二。”咸康二年，成帝诏征群等，为末波兄弟爱其才，托以道险不遣。

石季龙灭辽西，群及谡、悦同没胡中，季龙皆优礼之，以群为中书令。至冉闵败后，群遇害。时勒及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之，其见擢用，终至大官者，唯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及群、悦、谡等十余人而已。

輿字庆孙。隽朗有才局，与琨并尚书郭奕之甥，名著当时。京都为之语曰：“洛中奕奕，庆孙，越石。”辟宰府尚书郎。兄弟素侮孙秀，及赵王伦辅政，孙秀执权，并免其官。妹适伦世子萇，萇与秀不协，复以輿为散骑侍郎。齐王冏辅政，以輿为中书侍郎。东海王越、范阳王虓之举兵也，以輿为颍川太守。及河间王颙檄刘乔讨虓于许昌，矫诏曰：“颍川太守刘輿迫协范王虓，距逆诏命，多树私党，擅劫郡县，合聚兵众。輿兄弟昔因赵王婚亲，擅弄权势，凶狡无道，久应诛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领。小人不忌，为恶日滋，辄用荀晞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征东

大将军准，各勒所领，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这张方为大都督，督建威将军吕朗、阳平太守刁默，率步骑十万，同会许昌，以除輿兄弟。敢有举兵距违王命，诛及五族。能杀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虓之败，輿与之俱奔河北。虓既镇邺，以輿为征虏将军、魏郡太守。

虓薨，东海王越将召之，或曰：“輿犹臑也，近则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对。輿既见越，应机辩画，越倾膝酬接，即以为左长史。越既总录，以輿为上佐，宾客满筵，文案盈机，远近书记日有数千，终日不倦，或以夜继之，皆人人欢畅，莫不悦附。命议如流，酬对款备，时人服其能，比之陈遵。时称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輿长才，裴邈清才。越诛繆播、王延等，皆輿谋也。延爱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殁，輿便娉之。未及迎，又为太傅从事中郎王俊所争夺。御史中取丞傅宣劾奏，越不问輿，而免俊官。輿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洛阳未败，病指疽卒，时年四十七。追赠骠骑将军。先有功封定襄侯，谥曰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书郎，以父忧去职。服阕，袭爵，太傅、东海王越引为主簿。迁太子中庶子，出为阳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为辅国将军、魏郡太守。琨将讨石勒，以演领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将、兖州刺史，镇廩丘。演斩王桑，走赵固，得众七千人。为石勒所攻，演距战，勒退。元帝拜为都督、后将军，假节。后为石季龙所围，求救于邵续、段鸯，鸯骑救之，季龙走，随鸯屯厌次，被害。

弟胤为琨引兵，路逢乌桓贼，战没。胤弟挹初为太傅、东海王越掾，与琨俱被害。挹弟启，启弟还，与琨子群俱在末波中，后并入石季龙。启为季龙尚书仆射，后归国，穆帝拜为前将军，加给事中。永和九年，随中军将军殷浩北伐，为姚襄所败，启战没。述为季龙侍中，随启归国，拜骁骑将军。

祖逖，字士稚，范阳道人。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父武，晋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该、纳等并开爽有才干。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侨居阳平。年二十四，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皆不行。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辟齐王冏大司马掾、长沙王乂骠骑祭酒，转主簿，累迁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从惠帝北伐，王师败绩于荡阴，遂退还洛。大驾西幸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竞召之，皆不就。东海王越以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之官。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弱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初，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逖诱浮使取平，浮谲平与会，遂斩以献逖。帝嘉逖勋，使运粮给之，而道远不至，军中大饥。进据太丘。樊雅遣众夜袭逖，遂入垒，拔戟大呼，直趣逖幕，军士大乱。逖命左右距之，督护董昭与贼战，走之。逖率众追讨，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

初，樊雅之据谯也，逖以力弱，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含遣桓宣领兵助逖。逖既克谯，宣等乃去。石季龙闻而引众围谯，含又遣宣救逖，季龙闻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讨诸屯

坞未附者。

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川益怒，遣将魏硕掠豫州诸郡，大获子女车马。逖遣将军卫策邀击于谷水，尽获所掠者，皆令归本，军无私焉。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戎饥久，益惧，无复胆气。石勒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逖遣韩潜、冯铁等追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退据东燕城，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数遣军要截石勒，勒屯戍渐蹙。候骑常获濮阳人，逖厚待遣归。咸感逖恩德，率乡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骑万人距逖，复为逖所破，勒镇戍归附者甚多。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击，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醢，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

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刘琨与亲故书，盛赞逖威德。诏进逖为镇西将军。

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方当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快快。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时中原士庶咸谓逖当进据武牢，而反置家险厄，或谏之，不纳。逖虽内怀忧愤，而图进取不辍，营缮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逖恐南无坚垒，必为贼所袭，乃使从子汝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率众筑垒。未成，而逖病甚。先是，华谭、庾阐问术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当死。”初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历阳陈训又谓人曰：“今年西北大将当死。”逖亦见星，曰：“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俄卒于雍丘，时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册赠车骑将军。王敦久怀逆乱，畏逖不敢发，至是始得肆意焉。寻以逖弟约代领其众。约别有传。逖兄纳。

纳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性至孝，少孤贫，常自炊衅以养母，平北将军王敦闻之，遗其二婢，辟为从事中郎。有戏之曰：“奴价倍婢。”纳曰：“百里奚何必轻于五羖皮邪！”转尚书三公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历官多所驳

正，有补于时。

齐王冏建义，越王伦收冏弟北海王实及前前黄门郎弘农董祚弟艾，与冏俱起，皆将害之，纳上疏救焉，并见宥。后为中护军、太子詹事，封晋昌公。以洛下将乱，乃避地东南。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奕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奕忘忧耳。”隐曰：“盖闻古人遭逢，则以功达其道，若其不遇，则以言达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当晋未有书，而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五都，游臣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勤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行于世，便成没而不朽。仆虽无才，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悉，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于帝曰：“自古小国犹有史官，况于大府，安可不置。”因举隐，称“清纯亮直，学思沈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俊也。”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纳始也。

初，弟约与逖同母，偏相亲爱，纳与约异母，颇有不平，乃密以启帝，称：“约怀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显侍左右，假其权势，将为乱阶”。人谓纳与约异母，忌其宠贵，乃露其表以示约，约憎纳如仇，朝廷因此弃纳。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及约为逆，朝野叹纳有鉴裁焉。温峤以纳州里父党，敬而拜之。峤既为时用，盛言纳有名理，除

光禄大夫。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颖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卒于家。

史臣曰：刘琨弱龄，本无异操，飞纓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当于是日，实佻巧之徒欤！祖逖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及金行中毁，乾维失统，三后流亡，递萦居彘之祸，六戎横噬，交肆长蛇之毒，于是素丝改色，趺弛易情，各运奇才，并腾英气，遇时屯而感激，因世乱以驱驰，陈力危邦，犯疾风而表劲，励其贞操，契寒松而立节，咸能自致三铉，成名一时。古人有言曰：“世乱识忠良。”益斯之谓矣。天不祚晋，方启戎心，越石区区，独御鲸鲵之锐，推心异类，竟终幽圉，痛哉！士稚叶迹中兴，克复九州之半，而灾星告衅，笠韞徒招，惜矣！

赞曰：越石才雄，临危效忠，枕戈长息，投袂徼功，崎岖汾晋，契阔獯戎。见欺段氏，于嗟道穷！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邻丑景附，遗萌载悦。天妖是征，国耻奚雪！

卷六十三

列传第三十三

邵续 李矩 段匹磾 魏浚_族

子该 郭默

邵续，字嗣祖，魏郡安阳人也。父乘，散骑侍郎。续朴素有志烈，博览经史，善谈理义，妙解天文。初为成都王颖参军，颖将讨长沙王乂，续谏曰：“续闻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当天下之敌，而欲去一手乎？续窃惑之。”颖不纳。后为荀晞参军，除沁水令。

时天下渐乱，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王浚假续绥集将军、乐陵太守，屯厌次，以续子为督护。续绥怀流散，多归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还招续，续以孤危无援，权附于勒，勒亦以乂为督护。既而段匹磾在蓟，遗书要续俱归元帝，续从之。其下谏曰：“今弃勒归匹磾，任子危矣。”续垂泣曰：“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遂绝于勒，勒乃害乂。续惧勒攻，先求救于匹磾，匹磾遣弟文鸯救续。文鸯未至，勒已率八千骑围续。勒素畏鲜卑，又闻文鸯至，乃

弃攻具东走。续与文鸯追勒至安陵，不及，虏勒所署官，并驱三千余家，又遣骑入抄勒北边，掠常山，亦二千家而还。

匹磎既杀刘琨，夷晋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续。勒南和令赵领等率广川、渤海千余家背勒归续。而帝以续为平原乐安太守、右将军、冀州刺史，进平北将军、假节，封祝阿子。续遣兄子武邑内史存与文鸯率匹磎众就食平原，为石季龙所破。续先与曹嶷互相侵掠，嶷因存等败，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续首尾相救，疲于奔命。太兴初，续遣存及文鸯屯济南黄巾固，因以逼嶷，嶷惧，求和。俄而匹磎率众攻段末杯，石勒知续孤危，遣季龙乘虚围续。季龙骑至城下，掠其居人，续率众出救，季龙伏骑断其后，遂为季龙所得，使续降其城。续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国难，以报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磎为主，勿有二心。”

时帝既闻续没，下诏曰：“邵续忠烈在公，义诚慷慨，绥集荒余，忧国亡身。功勋未遂，不幸陷没，朕用悼恨于怀。所统任重，宜时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缉为营主。续之忠诚，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众，一以续本位即授缉，使总率所统，效节国难，雪其家仇。”

季龙遣使送续于勒，勒使使徐光让之曰：“国家应符拨乱，八表宅心，遗晋怖威，远窜扬越。而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邪？何无上之甚也！国有常刑，于分甘乎？”续对曰：“晋末饥乱，奔控无所，保合乡宗，庶全老幼。属大王龙飞之始，委命纳质，精诚无感，不蒙慈恕。言归遗晋，仍荷宠授，誓尽忠节，实无二心。且受彼厚荣，而复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

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而况囚乎！使囚去真即伪，不得早叩天门者，大王负囚，囚不负大王也。衅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张宝延之于馆，厚抚之，寻以为从事中郎。今自后诸克敌擒俊，皆送之，不得辄害，冀获如续之流。

初，季龙之攻续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续既为勒所执，身灌园鬻菜，以供衣食。勒屡遣察之，叹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贵乎！”嘉其清苦，数赐谷帛。每临朝嗟叹，以励群官。

续被获之后，存及竺、缉等与匹磾婴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扬武将军、武邑太守。勒屡遣季龙攻之，战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鸯与竺、缉等悉见获，惟存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续竟亦遇害。

李矩，字世回，平阳人也。童龀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画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征西将军梁王彤以为牙门。伐氏齐万年有殊功，封东明亭侯。还为本郡督护。太守宋胄欲以所亲吴畿代之，矩谢病去。畿恐矩复还，阴使人刺矩，会有人救之，故得免。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茌阳，后移新郑。

矩勇毅多权略，志在立功，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永嘉初，使矩与汝南太守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碣，以利运漕。及

洛阳不守，太尉荀藩奔阳城，卫将军华荟奔成皋。时大饥，贼帅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荟部曲多为所啖。矩讨都等灭之，乃营护藩、荟，各为立屋宇，输谷以给之。及藩承制，建行台，假矩荥阳太守。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

石勒亲率大众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军将军，轺车幢盖，进封阳武县侯，领河东、平阳太守。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病，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会长安群盗东下，所在多虏掠，矩遣部将击破之，尽得贼所略妇女千余人。诸将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国家臣妾，焉有此彼此！”乃一时遣之。

时刘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为刘元海所逼，乞归于矩，矩将使其甥郭诵迎致之，而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率鲜卑范胜等五百余骑往长安，属默被围，道路不通，将还依邵续，行至矩营，矩谓肇曰：“默是刘公所授，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屠各旧畏鲜卑，遂邀肇为声援，肇许之。贼望见鲜卑，不战而走。诵潜遣轻舟济河，使勇士夜袭怀城，掩贼留营，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属归于矩。后刘聪遣从弟畅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见其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飧渠帅，人皆醉饱。矩谋夜袭之，兵士以贼众，皆有惧色。矩令郭诵祷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使巫扬言：“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将士闻之，皆踊跃争进。乃使诵至督选杨璋等选勇敢千人，夜

掩畅营，获铠马甚多，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先是，郭默闻矩被攻，遣弟芝率众援之。既而闻破畅，芝复驰来赴矩。矩乃与芝马五百匹，分军为三道，夜追贼，复大获而旋。

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振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过洛阳，收固斩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遂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后数月，聪遣其太子粲率刘雅生等步骑十万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赵固于洛。固奔阳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诵屯洛口以救之。诵使将张皮简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众，不以为虞。既而诵等奄至，十道俱攻，粲众惊扰，一时奔溃，杀伤太半，因据其营，获其器械军资不可胜数。及旦，粲见皮等人少，更与雅生悉余众攻之，苦战二十余日不能下。矩进救之，使壮士三千泛舟迎皮。贼临河列阵，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将格增潜济入皮垒，与皮选精骑千余，而杀所获牛马，焚烧器械，夜穴围而出，奔武牢。聪追之，不及而退。聪因愤恚，发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军事、安西将军、荥阳太守，封修武县侯。

及刘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将靳准乃起兵杀粲，并其宗族，发聪冢，斩其尸，遣使归矩，称“刘元海屠各小丑，因大晋事故之际，作乱幽并，矫称天命，至令二帝幽没虏庭。辄率众扶侍梓宫，因请上闻”。矩驰表于帝，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未至而准已为石勒、刘曜所没。矩以众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愤叹。及帝践阼，以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改

封平阳县侯，将军如故。时弘农太守尹安、振威将军宋始等四军并屯洛阳，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骑至洛以镇之。安等乃同谋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骑五千至洛阳，矩、默军皆退还。俄而四将复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将相谋，不能自安，乃虏宋始一军，渡河而南。百姓相率归矩，于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诵为扬武将军、阳翟令，阻水筑垒，且耕且守，为灭贼之计。属赵固死，石生遣骑袭诵，诵多计略，贼至，辄设伏破之，虏掠无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余骑暴掠诸县，因攻诵垒，接战须臾，退军堦坂。诵率劲勇五百追及生于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诵功多，表加赤幢曲盖，封吉阳亭侯。

郭默欲侵祖约，矩禁之不可，遂为约所破。石勒遣其养子勿袭默，默惧后患未已，将降于刘曜，遣参军郑雄诣矩谋之，矩距而不许。后勒遣其将石良率精兵五千袭矩，矩逆击不利。郭诵弟元复为贼所执，贼遣元以书说矩曰：“去年东平曹嶷，西宾猗卢，矩如牛角，何不归命？”矩以示诵，诵曰：“昔王陵母在贼，犹不改意，弟当何论！”勒复遗诵麈尾马鞭，以示殷勤，诵不答。勒将石生屯洛阳，大掠河南，矩、默大饥，默因复说矩降曜。矩既为石良所破遂，从默计，遣使于曜。曜遣从弟岳军于河阴，欲与矩谋攻石生。勒遣将围岳，岳闭门不敢出。默后为石勿所败，自密南奔建康。矩闻之大怒，遣其将郭诵等赍书与默，又敕诵曰：“汝识唇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诵追及襄城，默自知负矩，弃妻子而遁。诵拥其余众而归，矩待其妻子如初。刘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季龙。

矩所统将士有阴欲归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讨，乃率众南走，将归朝廷，众皆道亡，惟郭诵及参军郭方，功曹张景，主簿苟远，将军騫韬、江霸、梁志、司马尚、季弘、李瑰、段秀等百余人弃家送矩。至于鲁阳县，矩坠马卒，葬襄阳之岷山。

段匹磾，东部鲜卑人也。种类劲健，世为大人。父务勿尘，遣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王浚表为亲晋王，封辽西公，嫁女与务勿尘，以结邻援。怀帝即位，以务勿尘为大单于，匹磾为左贤王，率众助国征讨，假抚军大将军。务勿尘死，弟涉复辰以务勿尘子疾陆眷袭号。

刘曜逼洛阳，王浚遣督护王昌等率疾陆眷及弟文鸯、从弟末杯攻石勒于襄国。勒败还垒，末杯追入垒门，为勒所获。勒质末杯，遣使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将许之，文鸯谏曰：“受命讨勒，宁以末杯一人，故纵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后忧，必不可许。”疾陆眷不听，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赠末杯。勒归之，又厚以金宝采绢报疾陆眷。疾陆眷令文鸯与石季龙同盟，约为兄弟，遂引骑还。昌等不能独守，亦还。

建武初，匹磾推刘琨为大都督，结盟讨勒，并檄涉复辰、疾陆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国，琨、匹磾进屯固安，以候众军。勒惧，遣间使厚赂末杯。然末杯既思报其旧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袭夺其国，乃间匹磾于涉复辰、疾陆眷曰：“以父兄而从子弟邪？虽一旦有功，匹磾独收之矣。”涉复辰等以为然，引军而还。匹磾亦止。会疾陆眷病死，匹磾自蓟奔丧，至

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将篡，出军击败之。末杯遂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与二百余人，自立为单于。

及王浚败，匹磾领幽州刺史，刘琨自并州依之，复与匹磾结盟，俱讨石勒。匹磾复为末杯所败，士众离散，惧琨图己，遂害之，于是晋人离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续，末杯又攻败之。匹磾被疮，谓续曰：“吾夷狄慕义，以至破家，君若不忘旧要，与吾进讨，君之惠也。”续曰：“赖公威德，续得效节。今公有难，岂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斩获略尽。又令文鸯北讨末杯弟于蓟城，及还，去城八十里，闻续已没，众惧而散，复为石季龙所遮，文鸯以其亲兵数百人力战破之，始得入城。季龙复抄城下，文鸯登城临见，欲出击之，匹磾不许。文鸯曰：“我以勇闻，故百姓杖我。见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众失望，谁复为我致死乎！”遂将壮士数十骑出战，杀胡甚多。遇马乏，伏不能起。季龙呼曰：“大兄与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违愿，今日相见，何故复战？请释杖。”文鸯骂曰：“汝为寇虐，久应合死，吾兄不用吾计，故令汝得至此，吾宁死，不为汝擒。”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城内大惧。

匹磾欲单骑归朝，续弟乐安内史洎协兵，不许，洎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季龙，匹磾正色责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归朝，亦以甚矣，复欲执天子使者，我虽胡素，所未闻也。”因谓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归罪朝廷，而见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黄河南。匹磾著朝服，持节，宾从出见季龙曰：

“我受国恩，志在灭汝。不幸吾国自乱，以至于此。既不能死，又不能为汝敬也。”勒及季龙素与匹碑结为兄弟，季龙起而拜之。匹碑到襄国，又不为勒礼，常著朝服，持晋节。经年，国中谋推匹碑为主，事露，被害。文鸯亦遇鸩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后从祖就陆眷之孙辽立。

自务勿尘已后，值晋丧乱，自称位号，据有辽西之地，而臣御晋人。其地西尽幽州，东界辽水。然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而与石季龙递相侵掠，连兵不息，竟为季龙所破，徙其遗黎数万家于司雍之地。其子兰复聚兵，与季龙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鸢集胡羯得万余人，保枉人山，自称赵王，附于慕容俊。俄为冉闵所败，徙于绎幕，僭即尊号。俊遣慕容恪击之，勤惧而降。

魏浚，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初为雍州小吏，河间王颙败乱之际，以为武威将军。后为度支校尉，有干用。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以乱不之官。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其有恃远不从命者，遣将讨之，服从而已，不加侵暴。于是远近感悦，襁负至者渐众。刘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时太尉荀藩建行台在密县，浚诣藩谘谋军事，藩甚悦，要李矩同会。矩将夜赴之，矩官属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将何疑乎！”及会，客主尽叹，浚因与矩相结而去。刘曜忌浚得众，率众军围之。刘演、郭默遣军来救，

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隐处，以邀演、默军，大破之，尽虏演等骑。浚夜遁走，为曜所得，遂死之。追赠平西将军。族子该领其众。

该一名亥，本侨居京兆阴磐。河间王颙之伐赵王伦，以该为将兵都尉。及刘曜攻洛阳，随浚赴难，先领兵守金墉城，故得无他。曜引去，余众依之。

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知其无备，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使讨刘曜。元帝承制，加冠军将军、河东太守。督护河东、河南、平阳三郡。

曜尝攻李矩，该破之。及矩将迎郭默，该遣军助之，又与河南尹任愔相连结。后渐饥弊，曜寇日至，欲率众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帝又以为前锋都督、平北将军、雍州刺史。马瞻率该余众降曜。曜征发既苦，瞻又骄虐，部曲遣使呼该，该密往赴之，其众杀瞻而纳该。该迁于新野，率众助周访讨平杜曾，诏以该为顺阳太守。

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从，欲观该去就，试以敦旨动之。该曰：“我本去贼，惟忠于国。今王公举兵向天子，非吾所宜与也。”遂距而不应。及苏峻反，率众救台，军次石头，受陶侃节度。峻未平，该病笃还屯，卒于道，葬于武陵。从子雄统其众。

郭默，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

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默妇兄同郡陆嘉取官米数石饷妹，默以为违制，将杀嘉，嘉惧，奔石勒。默乃自射杀妇，以明无私。遣使谒刘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刘元海遣从子曜讨默，曜列三屯围之，欲使饿死。默送妻子为质，并请余焉，余毕，设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刘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缓其救。默更遣人告急。会芝出城浴马，使强与俱归。默乃遣芝质于石勒，勒以默多诈，封默书与刘曜。默使人伺得勒书，便突围投李矩。后与矩并力距刘、石，事见矩传。

太兴初，除颍川太守。默与石匆战败，矩转蹙弱，默深忧惧，解印授其参军殷峤，谓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弃去，无颜谢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阳翟。矩闻之，大怒，遣其将郭诵追默，至襄城，及之。默弃家人，单马驰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虏将军。刘遐卒，以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军事、假节。遐故部曲李龙等谋反，诏默与右卫将军赵胤讨平之。

朝廷将征苏峻，惧其为乱，召默拜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初战有功，及六军败绩，南奔。郗鉴议于曲阿北大业里作垒，以分贼势，使默守之。峻遣韩晃等攻默甚急，垒中颇乏水，默惧，分人马出外，乃潜从南门荡出，留人坚守。会峻死，围解，征为右军将军。

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时

当为官择才，若人臣自择官，安得不乱乎”胤曰：“所论事虽然，非小人所及也。”当发，求资于胤。时胤被诏免官，不即归罪，方自申理，而骄侈更甚，远近怪之。

初，默之被征距苏峻也，下次寻阳，见胤，胤参佐张满等轻默，保露视之，默常切齿。至是，胤腊日饷默酒一器，肫一头，默对信投之水中，忿愤益甚。又侨人盖肫先略取祖焕所杀孔炜女为妻，炜家求之，张满等使还其家，肫不与，因与胤、满有隙。至是，肫谓默曰：“刘江州不受免，密有异图，与长史司马张满、荀楷等日夜计谋，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当先除郭侯而后起事。祸将至矣，宜深备之。”默既怀恨，便率其徒候旦门开袭胤。胤将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诏有所讨，动者诛及三族。”遂入至内寝。胤尚与妾卧，默牵下斩之。出取胤僚佐张满、荀楷等，诬以大逆。传胤首于京师，诈作诏书，宜视内外。掠胤女及诸妾，并金宝还船。初云下都，俄而还，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惧逼，劝默为平南、江州，默从之。愆期因逃庐山，桓宣固守不应。

司徒王导惧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枭胤首于大航，以默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邓岳驰白太尉陶侃，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日率众讨默，上疏陈默罪恶。导闻之，乃收胤首，诏庾亮助侃讨默。默欲南据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筑土山以临之。诸军大集，围之数重。侃惜默骁勇，欲活之，遣郭诵见默，默许降，而默将张丑、宋侯等恐为侃所杀，故致进退，不时得出。攻之转急，宋侯遂缚默求降，即斩于军门，同党死者四十人，传首京师。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诸将，契阔丧乱之辰，驱驰戎马之际，威怀足以容众，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据危城，折冲千里，招集义勇，抗御仇讎，虽艰阻备尝，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击众，战胜获多，遂使玄明愤恚，世龙挫衄。惜其寡弱，功亏一篑。方之数子，其最优乎！默既拔迹危亡，参陪朝伍，忿因眦睚，祸及诛夷，非夫狂悖，岂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系心朝廷，始则尽忠国难，终乃抗节虏廷，自苏子卿以来，一人而已。越石之见诛段氏，实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龙，亦由众望：祸福之应，何其速哉！《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赞曰：邵李诸将，实惟忠壮。蒙犯艰危，驱驰亭鄣。力小任重，功亏身丧。匹磾劲烈，陨身全节。默实凶残，自贻罪戾。

卷六十四

列传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简文三子

武帝二十六男：杨元后生毗陵悼王轨、惠帝、秦献王柬。审美人生城阳怀王景、楚隐王玮、长沙厉王乂。徐才人生城阳殇王宪。匱才人生东海冲王祗。赵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赵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壮王允、吴孝王晏。庄保林生新都怀王该。陈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诸姬生汝阴哀王谔。

程才人生成都王颖。王才人生孝怀帝。杨悼后生渤海殇王恢。余八子不显母氏，并早夭，又无封国及追谥，今并略之。其玮、父、颖自有传。

毗陵悼王轨，字正则，初拜骑都尉，年二岁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谥，以楚王玮子义嗣。

秦献王柬，字弘度，沈敏有识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宁初，徙封南阳王，拜左将军、领右军将军、散骑常侍。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不料校之，东一省便撝脱谬，帝异之，于诸子中尤见宠爱。以左将军居齐献王故府，甚贵宠，为天下所属目。性仁讷，无机辩之誉。太康十年，徙封于秦，邑八万户。于时诸王封中土者皆五万户，以柬与太子同产，故特加之。转镇西将军、西戎校尉、假节，与楚、淮南王俱之国。

及惠帝即位，来朝，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录尚书事，进位大将军。时杨骏伏诛，柬既痛舅氏覆灭，甚有忧危之虑，屡述武帝旨，请还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辅政。及亮与楚王玮被诛，时人谓柬有先识。

元康元年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庙设轩悬之乐。无子，以淮南王允子郁为嗣，与允俱被害。永宁二年，追谥曰悼。又以吴王晏子邺嗣。怀帝崩，邺入篡帝位，国绝。

城阳怀王景，字景度，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兆后。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东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殇王薨，复以祗继兆，其年薨，时年三岁。

始平哀王裕，字潜度，咸宁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岁。无子，以淮南王允子迪为嗣。太康十年，改封汉王，为赵王伦所害。

淮南忠壮王允，字钦度，咸宁三年，封濮阳王，拜越骑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国，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假节。元康九年入朝。

初，愍怀之废，议者将立允为太弟。会赵王伦废贾后，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领中护军。允性沈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

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也。允称疾不拜。伦遣御史逼允，收官属以下，劾以太逆。允恚，视诏，乃孙秀手书也。大怒，便收御史，将斩之，御史走而获免，斩其令史二人。厉色谓左右曰：“赵王欲破我家！”遂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赵王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于是归之者甚众。允将赴宫，尚书左丞舆闭东掖门，允不得入，遂围相府。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与战，频败之，伦兵死者千余人。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允结陈于承华门前，弓弩齐发，射伦，飞矢雨下。主书司马畦秘以身蔽伦，箭中其背而死。伦官属皆隐树而立，每树辄中数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时为中书令，遣麾骑虞以解斗。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觉，开陈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时年二十九。初，伦兵败，皆相传：“已擒伦矣。”百

姓大悦。既而闻允死，莫不叹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

及伦诛，齐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笃诚，忧国忘身，讨乱奋发，几于克捷。遭天凶运，奄至陨没，逆党进恶，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兴义兵，淮南国人自相率领，众过万人，人怀慷慨，愍国统灭绝，发言流涕。臣辄以息超继允后，以尉存亡。”有诏改葬，赐以殊礼，追赠司徒。冏败，超被幽金墉城。后更以吴王晏子祥为嗣，拜散骑常侍洛京倾覆，为刘聪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废疾，不之国，演常止于宫中。薨，无子，以成都王颖子廓为嗣，改封中都王，后与颖俱死。

新都王该，字玄度，咸宁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时年十二。无子，国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仪，有精彩，武帝爱之。既受封，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兆。太康十年，封渤海郡，历右将军、散骑常侍、前将军。元康初，进抚军将军，加侍中，遐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玮之举兵也，使遐收卫瓘，而瓘故吏荣晦遂尽杀瓘子孙，遐不能禁，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时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铨、端。覃嗣立。

及冲太孙薨，齐王冏表曰：“东宫旷然，冢嗣莫继。天下大业，帝王神器，必建储副，以固洪基。今者后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将来而虚天绪，非祖宗之遗志，社稷之长计也。礼，兄弟之子犹子，故汉成无嗣，继由定陶；孝和之绝，安以绍

兴。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众孙之中，于今为嫡。昔薄姬贤明，文则承位。覃外祖恢世载名德，覃宜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以宁四海颺颺之望。覃兄弟虽并出绍，可简令淑还为国胤，不替其嗣。辄谕大将军颖及群公卿士，咸同大愿。请具礼仪，择日迎拜。”遂立覃为皇太子。既而河间王颺协迁大驾，表成都王颖为皇太弟，废覃复为清河王。初，覃为清河世子，所佩金铃欵生隐起如麻粟，祖母陈太妃以为不祥，毁而卖之。占者以金是晋行大兴之祥，覃为皇胤，是其瑞也。毁而卖之，象覃见废不终之验也。永嘉初，前北军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覃为太子，事觉，幽于金墉城。未几，被害，时年十四，葬以庶人礼。

籥初封新蔡王，覃薨，还封清河王。

铨初封上庸王，怀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为皇太子。洛京倾覆，没于刘聪。

端初封广川王，铨之为皇太子也，转封豫章，礼秩如皇子，拜散骑常侍、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假节。当之国，会洛阳陷没，端东奔苟晞于蒙。晞立为皇太子，七十日，为石勒所没。

汝阴哀王谖，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时年十一。无后，国除。

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阳、吴兴并吴三郡，历射声校尉、后军将军。与兄淮南王允共攻赵王伦，允败，收晏付廷尉，欲杀之。傅祗于朝堂正色而争，于是群官并谏，伦乃贬为宾徒县王。后徙封代王。伦诛，诏复晏本封，

拜上军大将军、开府，加侍中。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之相攻也，乂以晏为前锋都督，数交战。永嘉中，为太尉、太将军。晏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又少有风疾，视瞻不端，后转增剧，不堪朝覲。及洛京倾覆，晏亦遇害，时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赠太保。五子，长子不显名，与晏同没。余四子：祥、邺、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邺即愍帝。固初封汉王，改封济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济阴，为散骑常侍。皆没于贼。

渤海殇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时年二岁，追加封谥。

元帝六男：宫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昺。石婕妤生东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郑夫人生琅邪悼王焕及简文帝。

琅邪孝王昺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贱入宫，元帝命虞妃养之。昺初继叔父长乐亭侯浑，后徙封宣城郡公，拜后将军。及帝为晋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昺有成人之量，过于明帝，从容谓王导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导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隽之目，固当以年。”于是太子位遂定。更封昺琅邪，嗣恭王后，改食会稽、宣城邑五万二千户，拜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征还京师。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赠车骑大将军，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赠昺太保。子昺王安国立，未逾年薨。

东海哀王冲，字道让。元帝以东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继毗后，称东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

万户，又改食下邳、兰陵，以越妃裴氏为太妃，拜长水校尉。高选僚佐，以沛国刘耽为司马，颍川庾恽为功曹，吴郡顾和为主簿。永昌初，迁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及东海太妃薨，因发毗丧。冲即王位，以荥阳益东海国，转车骑将军，徙骠骑将军。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无子。

成帝临崩，诏曰：“哀王无嗣，国统将绝，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继哀王为东海王。”以道远，罢荥阳，更以临川郡益东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为琅邪王，东海国阙，无嗣。奕后入纂大业，桓温废之，复为东海王，既而贬为海西公，东海国又阙嗣。隆安三年，安帝诏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继哀王为曾孙，改食吴兴郡。为桓玄所害，国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继武陵王喆后，太兴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骑常侍。后以湘东增武陵国，除左将军，迁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进。建元初，领秘书监。穆帝即位，转镇军大将军，迁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固让。

晞无学术而有武干，为桓温所忌。及简文帝即位，温乃表晞曰：“晞体自皇极，故宠灵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纳轻剽，苞藏亡命。又息综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连染。顷自猜惧，将成乱阶。请免晞官，以王归藩，免其世子综官，解子璲散骑常侍。”璲以梁王随晞，晞既见黜，送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归温。温又逼新蔡王晁使自诬与晞、综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曹秀、舍人

刘疆等谋逆，遂收付廷尉，请诛之。简文帝不许，温于是奏徙新安郡，家属悉从之，而族诛殷涓等，废晃徙冲阳郡。

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时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临于西堂，诏曰：“感惟摧恻，便奉迎灵柩，并改移妃应氏及故世子梁王诸丧，家属悉还。”复下诏曰：“故前武陵王体自皇极，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岂可情礼靡寄！其追封新宁郡王，邑千户。”晞三子：综、璿、遵。以遵嗣。追赠综给事中，璿散骑郎。十二年，追复晞武陵国，综、璿各复先官，璿还继梁国。

梁王璿，字贤明，出继梁王翹，官至永安太仆，与父晞俱废。薨，子和嗣。太元中复国。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国人孔朴奉珍之奔于寿阳。桓玄败，珍之归朝廷。太将军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贞立，蒙险违难，抚义怀顺，载奔阙庭。值寿阳扰乱，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骑郎。”累迁游击将军、左卫、太常。刘裕伐姚泓，请为谏议参军。裕将弱王室，诬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远。初袭封新宁，时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将军桓伊尝诣遵，遵曰：“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慧。及晞追复封武陵王，以遵嗣，历位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常、中领军。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禄大夫。玄篡，贬为彭泽侯，遣之国。行次石头，夜涛水入淮，船破，未得发。会义旗兴，复还国第。朝廷称受密诏，使遵总摄万机，加侍中、大将军，移入东宫，内外毕敬。迁转百官，称制书；又教称令书。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加班剑二十人。义熙四年薨，时年三十五，诏赐东园温明神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百万，布千匹，策赠太傅，葬加殊礼。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骑侍郎。薨，子球之立。宋兴，国除。

琅邪悼王焕，字耀祖。母有宠，元帝特所钟爱。初继帝弟长乐亭侯浑，后封显义亭侯。尚书令刁协奏：“昔魏临淄侯以邢颙为家丞，刘楨为庶子。今侯幼弱，宜选明德。”帝令曰：“临淄万户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苏者。今晚生矇弱，何论于此！间封此儿，不以宠稚子也。亡弟当应继嗣，不获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摄祠祭而已，岂宜屈贤才以受无用乎！”及焕疾笃，帝为之撤膳，乃下诏封为琅邪王，嗣恭王后，俄而薨，年二岁。

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谏曰：

臣闻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礼，事贵不过。是以世丰不使奢放，凶荒必务约杀。朝聘嘉会，足以展庠序之仪；殡葬送终，务以称哀荣之情。上无奢泰之谬，下无匱竭之困。故华元厚葬，君子谓之不臣；嬴博至俭，仲尼称其合。礼明伤财害时，古人之所讥；节省简约，圣贤之所嘉也。语曰，上之化下，如风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则，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龙飞践阼，兴微济弊，圣怀劳谦，务从简俭，宪章旧制，犹欲节省，礼典所无，而反尚饰，此臣愚情窃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之属，礼典旧制，不可废阙。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

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直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

又案《礼记》，国君之葬，棺槨之间容柩，大夫容壶，士容瓶。以晞瓶为差，则瓶财大于壶明矣，槨周于棺，槨不甚大也。语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则难为坚固，无益于送终，而有损于财力。凶荒杀礼，经国常典，既减杀而犹过旧，此为国之所厚惜也。又礼，将葬，迁柩于庙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则柩不宿于墓上也。圣人非不哀亲之在土而无情于丘墓，盖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殡宫。始则营草宫于山陵，迁神柩于墓侧，又非典也。非礼之事，不可以训万国。

臣至愚至贱，忽求革前之非，可谓狂瞽不知忌讳。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庙社稷，远托江表半州之地，凋残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惧。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忧之至重也。正是匡矫末俗，改张易调之时，而犹当竭已罢之人，营无益之事，殫已困之财，修无用之费，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于天下，国之最大，若割损非礼之事，务遵古典，上以彰圣朝简易之至化，下以表万世无穷之规则，此刍蕘之言有补万一，尘露之微有增山海。

表寝不报。

永昌元年，立焕母弟昱为琅邪王，即简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会稽，以康帝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为琅邪王。哀帝即位，废帝为琅邪王。废帝即位，又以简文帝摄行琅邪王国祀。简文登阼，国遂无嗣。帝临崩，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为会稽王，更以恭帝为琅邪王。恭帝即位，于是琅邪国除。

简文帝七子：王皇后生会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仪生临川献王郁、皇子朱生。王淑仪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会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并早夭，今并略之。

会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长。帝为会稽王，立道生为世子，拜散骑侍郎、给事中。性疏躁，不修行业，多失礼度，竟以幽废而卒，时年二十四，无后。及孝武帝即位，尝昼日见道生及临川献王郁，郁曰：“大郎饥乏辛苦。”言竟不见。帝伤感，因以西阳王录玄孙琣之为后。琣之历吴兴太守。刘裕之伐关中，以为谘议参军。时帝道方谢，琣之为宗室之美，与梁王珍之俱被害。

临川献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无礼失旨，郁数劝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纳，郁为之流涕，简文帝深器异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谥献世子。宁康初，赠左将军，加散骑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孙宝为嗣，追尊其母胡淑仪为临川太妃。

宝字弘文，历秘书监、太常、左将军、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宋兴，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降为西丰侯，食邑千户。

会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后琅邪孝王，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年十岁，封琅邪王，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摄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太元初，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进骠骑将军。后公卿奏：“道子亲贤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让不拜。使隶尚书六条事，寻加开府，领司徒。及谢安薨，诏曰：“新丧哲辅，华戎未一，自非明贤懋德，莫能绥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体道自然，神识颖远，实当旦奭之重，宜总二南之任，可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府文武，一以配骠骑府。”让不受。数年，领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进位丞相、扬州牧、假黄钺，羽葆鼓吹。”并让不受。

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姁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桓玄尝候道子，正遇其醉，宾客满坐，道子张目谓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长史谢重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道子颌曰：“依知依知。”因举酒属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齿于道子。

于时朝政既紊，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无

卫霍之才，而比方古人，为患一也。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其违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滥无罪，必夭天命，其违三矣。盗者未必躬窃人财，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盗公行，其违四矣。在上化下，必信为本。昔年下书，敕使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其违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感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陈“太子宜出临东宫，克奖德业”。疏奏，并不省。中书郎范宁亦深陈得失，帝由是渐不平于道子，然外每优崇之。国宝即宁之甥，以谄事道子，宁奏请黜之。国宝惧，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因发怒，斩悦之。国宝甚惧，复潜宁于帝。帝不获已，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专恣。

嬖人赵牙出自优倡，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因赂谄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骠骑谘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道子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还宫，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尔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营造弥甚。千秋卖官贩爵，聚资货累亿。

又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博平令吴兴闻人爽上疏曰：“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协辅宰相，起自微

贱，窃弄威权，衔卖天官。其子寿龄为乐安令，赃私狼藉，畏法奔逃，竟无罪罚，傲然还县。又尼姁属类，倾动乱时。谷贱人饥，流殍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又振武将军庾恒鸣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谏被囚，殆至没命。而恒以醉酒见怒，良夫以执忠废弃。又权宠之臣，各开小府，施置吏佐，无益于官，有损于国。”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乃出王恭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传，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道子复委任王绪，由是朋党竞扇，友爱道尽。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

中书郎徐邈以国之至亲，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从容言于帝曰：“昔汉文明主，犹悔淮南；世祖聪达，负愧齐王。兄弟之际，实宜深慎。”帝纳之，复委任道子如初。

时有人为《云中诗》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轻出教命。捕贼千秋，于豫朝政。王恺守常，国宝驰竞。荆州大度，散诞难名；盛德之流，法护、王宁；仲堪、仙民，特有言咏，东山安道，执操高抗，何不征之，以为朝匠？”荆州，谓王忱也；法护，即王珣；宁，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

及恭帝为琅邪王，道子受封会稽国，并宣城为五万九千户。安帝践阼，有司奏：“道子宜进位太傅、扬州牧、中书监，假黄钺，备殊礼。”固辞不拜，又解徐州。诏内外众事，动静谘之。帝既冠，道子稽首归政，王国宝始总国权，势倾朝廷。王恭乃举兵讨之。道子惧，收国实付廷尉，并其徒弟琅邪内史绪悉斩之，以谢于恭，恭即罢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录尚书以谢方岳，诏不许。

道子世子元显，时年十六，为侍中，心恶恭，请道子讨之。乃拜元显为征虏将军，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属道子妃薨，帝下诏曰：“会稽王妃尊贤莫二，朕义同所亲。今葬加殊礼，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显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诚孝性蒸蒸，至痛难夺。然不以家事辞王事，《阳秋》之明义；不以私限违公制，中代之变礼。故闵子腰经，山王逼屈。良以至戚由中，轨容著外，有礼无时，贤哲斯顺。须妃葬毕，可居职如故。”

于时王恭威振内外，道子甚惧，复引譙王尚之以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深以为然，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以备恭，与尚之等日夜谋议，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复举兵，以讨尚之为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广州刺史桓玄并应之。道子使人说楷曰：“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卿今弃旧交，结新援，忘王恭畴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体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贵可保，祸败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奋。我事相王，无相负者。既不能距恭，反杀国宝。自尔已来，谁复敢攘袂于君之事乎！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当与天下同举，诛锄奸臣，何忧府不开，爵不至乎！”时楷已应恭檄，正征士马。信反，朝廷忧惧，于是内外戒严。元显攘袂慷慨谓道子曰：“去年不讨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道子日饮醇酒，而委事于元显。元显虽年少，而聪明多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尚之

为之羽翼。时相傅会者，皆谓元显有明帝神武之风。于是以为征讨都督、假节，统前将军王珣、左将军谢琰及将军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灭之。

既而杨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复至石头，元显于竹里驰还京师，遣丹阳尹王恺、鄱阳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颍川太守温详、新安太守孙泰等，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距之。道子将出顿中堂，忽有惊马蹂藉军中，因而扰乱，赴江而死者甚众。仲堪既知王恭败死，狼狈西走，与桓玄屯于寻阳。朝廷严兵相距，内外骚然。诏元显甲杖百人入殿，寻加散骑常侍、中书令，又领中领军，持节、都督如故。

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元显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以刀笔之才，为元显谋主，交结朋援，多树亲党，自桓谦以下，诸贵游皆敛衽请交。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法顺屡谏，不纳。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加道子黄钺，元显为中军以讨之。又加元显录尚书事。然道子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元显无良师友，正言弗闻，谄誉日至，或以为一时英杰，或谓为风流名士，由是自谓无敌天下，故骄侈日增。帝又以元显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刘氏为会稽王夫人，金章紫绶。会洛阳覆没，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绶，请归藩，

不许。及太皇太后崩，诏道子乘輿入殿。元显因讽礼官下议，称己德隆望重，既录百揆，内外群僚皆应尽敬。于是公卿皆拜。于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过帝室。及谢琰为孙恩所害，元显求领徐州刺史，加侍中、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诸军事，封其子彦璋为东海王。寻以星变，元显解录，复加尚书令。

会孙恩至京口，元显栅断石头，率兵距战，频不利。道子无他谋略，唯日祷蒋侯庙为厌胜之术。既而孙恩遁于北海，桓玄复据上流，致笺于道子曰：“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国宝卒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后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元显览而大惧。张法顺谓之曰：“桓玄承籍门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杨，专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孙恩为乱，东土涂地，编户饥馑，公私不赡，玄必乘此纵其奸凶，窃用忧之。”元显曰：“为之奈何？”法顺曰：“玄始据荆州，人情未辑，方就绥抚，未遑他计。及其如此，发兵诛之，使刘牢之为前锋，而第下以大军继进，桓玄之首必悬于麾下矣。”元显以为然，遣法顺至京口，谋于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顺还，说元显曰：“观牢之颜色，必贰于我，

未若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元显不从。

道子寻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崇异之仪，备尽盛典。其骠骑将军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显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征讨大都督、十八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加黄钺，班剑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为前锋。法顺又言于元显曰：“自举大事，未有威断，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斩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济不，继在前军，而牢之反覆，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不贰。若不受命，当逆为其所。”元显曰：“非牢之无以当桓玄。且始事而诛大将，人情必动，二三不可。”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麸橡。

大军将发，玄从兄骠骑长史石生驰使告玄。玄进次寻阳，传檄京师，罪状元显。俄而玄至西阳，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显弃船退屯国子学堂。明日，列阵于宣阳门外，元显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刘牢之遂降于玄。元显回入宣阳门，牢之参军张畅之率众逐之，众溃。元显奔入相府，唯张法顺随之。问计于道子，道子对之泣。玄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收元显送于新亭，缚于舫前而数之。元显答曰：“为王诞、张法顺所误。”于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卫，竟承玄旨酖杀之，时年三十九。帝三日哭于西堂。

及玄败，大将军、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阔皇家，亲贤之重，地无与二。骠骑大将军内总朝

维，外宣威略，志荡世难，以宁国祚。天未静乱，祸酷备钟，悲动区宇，痛贯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陨。今皇祚反正，幽显式叙，宜崇明国体，以述旧典。便可追崇太傅为丞相，加殊礼，一依安平献王故事。追赠骠骑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填茔翳然，飘薄非所，须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枢。太尉宜便迁改。可下太史祥吉日，定宅兆。”于是遣通直常侍司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时寇贼未平，丧不时达。义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谥元显曰忠。以临川王宝子修之为道子嗣，尊妃王氏为太妃。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太妃请以为嗣，于是修之归于别第。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果散骑郎滕羨奴勾药也，竟坐弃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恻。修之复为嗣。薨，谥悼王，无子，国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终也，乃宪章往昔，稽古前王，广誓山河，大开藩屏，文昭武穆，方驾于鲁、卫、应、韩；磐石犬牙，连衡于吴、楚、齐、代。然而作法于乱，付托非才，何曾叹经国之无谋，郭钦识危亡之有兆。及宫车晏驾，填土未干，国难荐臻，朝章弛废。重以八王继乱，九服沸腾，戎羯交驰，乘輿幽逼，瑶枝琼萼，锋镝而消亡；朱芾绿车，与波尘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于豺狼；喋喋周余，竟沈沦于涂炭。呜呼！运极数穷，一至于此！详观载籍，未或前闻。道子地则亲贤，任惟元辅，耽荒曲蘖，信惑谗谀。遂使尼媪窃朝权，奸邪制国命，始则彝伦攸斁，终则宗社沦亡。元显以童丱之年，受栋梁之寄，专制朝廷，陵蔑君亲，奋庸琐之常材，抗奸凶之臣寇，丧师殄国。不亦宜乎！斯则元显为

安帝之孙强，道子实晋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维城，用藩王室；有晋之分封子弟，实树乱阶。《诗》云：“怀德惟宁，宗子维成。无俾城坏，无独期畏。”城既坏矣，畏也宜哉！典午之丧乱弘多，实此之由矣。

赞曰：帝子分封，婴此鞠凶。札瘥继及，祸难仍钟。秦献聪悟，清河内顾。淮南忠勇，宣城识度。道子昏凶，遂倾国祚。

卷六十五

列传第三十五

王导 子悦 恬 洽 协 劭 荟 洽子珣 珉 劭子谧

王导，字茂弘，光禄大夫览之孙也。父裁，镇军司马。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初袭祖爵即丘子。司空刘实寻引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并不行。后参东海王越军事。

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

亲观楔，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覩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对曰：“昔秦为无道，百姓厌乱，巨猾陵暴，人怀汉德，革命反正，易以为功。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奢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履于安息，遂使人乘衅，有亏至道。然否终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勋，一匡九合，管仲、乐毅，于是乎在，岂区区国臣所可拟议！愿深弘神虑，广择良能。顾荣、贺循、纪瞻、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

永嘉末，迁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导上笺曰：“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过亭侯。仓舒，爱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以此格万物，得不局迹乎！今者临郡，不问贤愚豪贱，皆加重号，辄有鼓盖，动见相准。时有不得者，或为耻辱。天官混杂，朝望颓毁。导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开导乱源，饕窃名位，取紊彝典，谨送鼓盖

加崇之物，请从导始。庶令雅俗区别，群望无惑。”帝下令曰：“导德重勋高，孤所深倚，诚宜表彰殊礼。而更约己冲心，进思尽诚，以身率众，宜顺其雅志，式允开塞之机。”拜宁远将军，寻加振威将军。愍帝即位，征吏部郎，不拜。

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俄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后坐事除节。

于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导上书曰：

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世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

竞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方今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礼仪胶固，淳风渐著，则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阙而复补，皇纲弛而更张，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揖让而服四夷，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

帝甚纳之。

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以讨华轺功，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会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访可以镇抚河南者，导举太子左卫率羊鉴。既而鉴败，抵罪。导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诛，臣创议征讨，调举羊鉴。鉴暗懦覆师，有司极法。圣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领。然臣受

重任，总录机衡，使三军挫衄，臣之责也。乞自贬黜，以穆朝伦。”诏不许。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时孝怀太子为胡所害，始奉讳，有司奏天子三朝举哀，群臣一哭而已。导以为皇太子副贰宸极，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从之。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

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及敦得志，加导守尚书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及此役也，敦谓导曰：“不从吾言，几致覆族。”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

自汉魏已来，赐谥多由封爵，虽位通德重，先无爵者，例不加谥。导乃上疏，称“武官有爵必谥，卿校常伯无爵不谥，甚失制度之本意也”。从之。自后公卿无爵而谥，导所议也。

初，帝爱琅邪王衷，将有夺嫡之议，以问导。导曰：“夫立子以长，且绍又贤，不宜改革。”帝犹疑之。导日夕陈谏，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导受遗诏辅政，解扬州，迁司徒，一依陈群辅魏故事。王敦又举兵内向。时敦始寝疾，导便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及帝伐敦，假导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敦平，进封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司徒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

拜不名。固让。帝崩，导复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辅幼主，是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诏加导大司马、假黄钺，出讨之。军次江宁，帝亲饯于郊。俄而贼退，解大司马。

庾亮将征苏峻，访之于导。导曰：“峻猜阻，必不奉诏。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争不从，亮遂召峻。既而难作，六军败绩，导入宫侍帝。峻以导德望，不敢加害，犹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舆幸石头，导争之不得。峻日来帝前肆丑言，导深惧有不测之祸。时路永、匡术、贾宁并说峻，令杀导，尽诛大臣，更树腹心。峻敬导，不纳，故永等贰于峻。导使参军袁耽潜讽诱永等，谋奉帝出奔义军。而峻衙御甚严，事遂不果。导乃携二子随永奔于白石。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

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慕如此

六年冬，烝，诏归胙于导，曰：“无下拜。”导辞疾不敢当。初，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

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自后元正，导入，帝犹为之兴焉。

时大旱，导上疏逊位。诏曰：“夫圣王御世，动合至道，运无不周，故能人伦攸叙，万物获宜。朕荷祖宗之重，托于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风，俯洽宇宙，亢阳逾时，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体道明哲，弘犹深远，勋格四海，翼亮三世，国典之不坠，实仲山甫补之。而猥崇谦光，引咎克让，元道之愆，寄责宰辅，只增其阙。博综万机，不可一日有旷。公宜遗履谦之近节，遵经国之远略。门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导固让。诏累逼之，然后视事。

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帝知之，给布万匹，以供私费。导有羸疾，不堪朝会，帝幸其府，纵酒作乐，后令舆车入殿，其见敬如此。

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给布万匹。俄而贼退，解大司马，复转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汉制罢司徒官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难，祸乱旁兴。公文贯九功，武经七德，外辑四海，内齐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业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义，申命群官，允釐庶绩。朕思凭高谟，弘济远猷，维稽古建尔于上公，永为晋辅。往践厥职，敬敷道训，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是岁，妻曹氏卒，赠金章紫绶。初，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謨闻

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怒，谓人曰：“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儿也。”

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遂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导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戚。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

咸康五年薨，时年六十四。帝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赠襚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轺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册曰：“盖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勋；至乎阖棺标迹，莫尚号谥，风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迈达冲虚，玄鉴劭邈；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栖迟务外，则名隳中夏，应期濯纓，则潜算独运。昔我中宗、肃祖之基中兴也，下帷委诚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樗机易质；调阴阳之和，通彝伦之纪，辽陇承风，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旧物不失，公协其猷。若乃荷负顾命，保朕冲人，遭遇艰圯，夷险委顺；拯其沦坠而济之以道，扶其颓倾而弘之

以仁，经纬三朝而蕴道弥旷。方赖高谟，以穆四海，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恟于心。虽有殷之殒保衡，有周之丧二南，曷谕兹怀！今遣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锡谥曰文献，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荣宠！”

二弟：颖、敞，少与导俱知名，时人以颖方温太真，以敞比邓伯道，并早卒。导六子：悦、恬、洽、协、邵、荟。

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导尝共悦奕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为尔邪！”导性俭节，帐下甘果烂败，令弃之，云：“勿使大郎知。”悦少侍讲东宫，历吴王友、中书侍郎，先导卒，谥贞世子。先是，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特至，不食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导问：“君是何人？”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公勿复忧。”因求食，遂啖数升。食毕，勃然谓导曰：“中书患，非可救者。”言讫不见，悦亦殒绝。悦与导语，恒以慎密为端。导还台，及行，悦未尝不送至车后，又恒为母曹氏褰敛箱篋中物。悦亡后，导还台，自悦常所送处哭至台门，其母长封作篋，不忍复开。

悦无子，以弟恬子琨为嗣，袭导爵丹阳尹，卒，赠太常。子嘏嗣，尚鄱阳公主，历中领军、尚书。卒，子恢嗣，义熙末，为游击将军。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州辟别驾，不行，袭爵即丘子。性傲诞，不拘礼法。谢万尝造恬，既坐，少顷，恬便入内。万以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

气傲迈，竟无宾主之礼。万怅然而归。晚节更好士，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迁中书郎。帝欲以为中书令，导固让，从之。除后将军、魏郡太守，加给事中，领兵镇石头。导薨，去官。俄起为后将军，复镇石头。转吴国、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卒，赠中军将军，谥曰宪。

洽字敬和，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羨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中军长史、司徒左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征拜领军，寻加中书令，固让，表疏十上。穆帝诏曰：“敬和清裁贵令，昔为中书郎，吾时尚小，数呼见，意甚亲之。今所以用为令，既机任须才，且欲时时相见，共讲文章，待以友臣之义。而累表固让，甚违本怀。其催洽令拜。”苦让，遂不受。升平二年卒于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珣转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邪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

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时希安旨，乃出珣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骑常侍，不拜。迁秘书监。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

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及王国宝自媚于会稽王道子，而与珣等

不协，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隆安初，国宝用事，谋黜旧臣，迁珣尚书令。王恭赴山陵，欲杀国宝，珣止之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发，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拥强兵，窃发于京辇，谁谓非逆！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时望除之，亦无尤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珣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旬曰：“王陵廷争，陈平慎默，但问岁终何如耳。”恭寻起兵，国宝将杀珣等，仅而得免，语在国宝传。二年，恭复举兵，假珣节，进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事平，上所假节，加散骑常侍。

四年，以疾解职。岁余，卒，时年五十二。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桓玄与会稽王道子书曰：“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嫌谤，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时事艰难，忽尔丧失，叹恨之深，岂但风流相悼而已！其崎岖九折，风霜备经，虽赖明公神鉴，亦识会居之故也。卒以寿终，殆无所哀。但情发去来，置之未易耳。”玄辅政，改赠司徒。

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恸。法护，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昙首，宋世并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僧弥，珉小字也。时有外

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珣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举秀才，不行。后历著作、散骑郎、国子博士、黄门侍郎、侍中，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二人素齐名，世谓献之为“大令”，珣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时年三十八，追赠太常。二子：朗、练。义熙中，并历侍中。

协字敬祖，元帝抚军参军，袭爵武冈侯，早卒，无子，以弟劭子谧为嗣。

谧字稚远。少有美誉，与谯国桓胤、太原王绥齐名。拜秘书郎，袭父爵，迁秘书丞，历中军长史、黄门郎、侍中。及桓玄举兵，诏谧衔命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未至郡，玄以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吏部尚书，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领司徒。及玄将篡，以谧兼太保，奉玺册诣玄。玄篡，封武昌县开国公，加班剑二十人。

初，刘裕为布衣，众未之识也，惟谧独奇贵之，尝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谧以本官加侍中，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既受宠桓氏，常不自安。护军将军刘毅尝问谧曰：“玺绶何在？”谧益惧。会王绥以桓氏甥自疑，谋反，父子兄弟皆伏诛。谧从弟谋，少骁果轻侠，欲诱谧还吴，起兵为乱，乃说谧曰：“王绥无罪，而义旗诛之，是除时望也。兄少立名誉，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谧惧而出奔。刘裕笺诣大将军、武陵王遵，遣人追蹙，谧既还，委任如先，加班剑二十人。义熙三年卒，时年四十八。追赠侍中、司徒，谧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伦，历东阳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丹阳尹。劭美姿容，有风操，虽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坠替之容。桓温甚器之。迁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领中领军，出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赠车骑将军，谥曰简。三子：穆、默、恢。穆，临海太守。默，吴国内史，加二千石。恢，右卫将军。穆三子：简、智、超。默二子：鉴、惠。义熙中，并历显职。

荟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竞荣利，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时年饥粟贵，人多饿死，荟以私米作饘粥，以饴饿者，所济活甚众。征补中领军，不拜。徙尚书，领中护军，复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顷之，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转督浙江东五郡、左将军、会稽内史，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卒于官，赠卫将军。

子廞，历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以母丧，居于吴。王恭举兵，假廞建武将军、吴国内史，令起军，助为声援。廞即墨经合众，诛杀异己，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聚兵，轻侠赴者万计。廞自谓义兵一动，势必未宁，可乘间而取富贵。而曾不旬日，国宝赐死，恭罢兵符，廞去职。廞大怒，回众讨恭。恭遣司马刘牢之距战于曲阿，廞众溃奔走，遂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少子华以不知廞存亡，忧毁布衣蔬食。后从兄谥言其死所，华始发丧，入仕。

初，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其后子孙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飞龙御天，故资云雨之势；帝王兴运，必俟股肱之力。轩辕，圣人也，杖师臣而授图；商汤，哲后也，托

负鼎而成业。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发踪，本于陵寡，金行抚运，无德在时。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荡覆，江左嗣兴，兆著玄石之图，乖少康之祀夏；时无思晋之士，异文叔之兴刘；辅佐中宗，艰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负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复之功，用成翌宣之道。于是王敦内侮，凭天邑而狼顾；苏峻连兵，指宸居而隼击。实赖元宰，固怀匪石之心；潜运忠谏，竟翦吞沙之寇。乃诚贯日，主垂饵以终全；贞志陵霜，国缀旒而不灭。观其开设学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栴风之际；虽则世道多故，而规模弘远矣。比夫萧曹弼汉，六合为家；奭望匡周，万方同轨，功未半古，不足为俦。至若夷吾体仁，能相小国；孔明践义，善翊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终始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吕虔之赠刀；谧乃聒声，惭刘毅之征玺。语曰：“深山大泽，有龙有蛇。”实斯之谓也。

赞曰：虎啸猋驰，龙升云映。武冈矫矫，匡时辑政。懿绩克宣，忠规靡竞。契叶三主，荣逾九命。貽刀表祥，巫水流庆。赫矣门族，重光斯盛。

卷六十六

列传第三十六

刘弘 陶侃

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人也。祖馥，魏扬州刺史。父靖，镇北将军。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旧恩起家太子门大夫，累迁率更令，转太宰长史。张华甚重之。由是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以勋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骘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败也，以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荊州诸军事，余官如故。弘遣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骘军，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战破昌，前后斩首数万级。及到官，昌惧而逃，其众悉降，荆土平。

初，弘之退也，范阳王虓遣长水校尉张奕领荊州。弘至，奕不受代，与兵距弘。弘遣军讨奕，斩之，表曰：“臣以凡才，谬荷国恩，作司方州，奉辞伐罪，不能奋扬雷霆，折冲万里，军退于宛，分受显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职，即进达所镇。而范阳王虓先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荊州，臣至，不受节度，擅举兵距臣。今张昌奸党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萧条猥集，

无赖之徒易相扇动，飙风骇荡，则沧海横波，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比须表上，虑失事机，辄遣军讨奕，即梟其首。奕虽贪乱，欲为荼毒，由臣劣弱，不胜其任，令奕肆心，以劳资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专辄之罪。”诏曰：“将军文武兼资，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赵骧。将军所遣诸军，克灭群寇，张奕贪祸，距违诏命。将军致讨，传首阙庭，虽有不请之嫌，古人有专之之义。其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张昌窜于下隼山，弘遣军讨昌，斩之，悉降其众。

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弘乃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乃表曰：“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夫庆赏刑威，非臣所专，且知人则哲，圣帝所难，非臣暗蔽所能斟酌。然万事有机，豪厘宜慎，谨奉诏书，差所应用。盖崇化莫若贵德，则所以济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顷者多难，淳朴弥凋，臣辄以征士伍朝补零陵太守，庶以惩波荡之弊，养退让之操。臣以不武，前退于宛，长史陶侃、参军蒯恒、牙门皮初，戮力致讨，荡灭奸凶，侃恒各以始终军事，初为都战帅，忠勇冠军，汉沔清肃，实初等之勋也。《司马法》‘赏不逾时’，欲人知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报，无以劝徇功之士，慰熊罴之志。臣以初补襄阳太守，侃为府行司马，使典论功事，恒为山都令。诏惟令臣以散补空缺，然沔乡令虞潭忠诚烈正，首唱义举，举善以教，不能者劝，臣辄特转潭补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贼至守卫不移，以致拷掠，几至陨命。尚书令史郭贞，张昌以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遁逃不出，昌质其妻子，避之弥远。勃孝笃著于临危，贞忠厉于强暴，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

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皆功行相参，循名校实，条列行状，公文具上。”朝廷以初虽有功，襄阳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余并从之。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

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弘尝夜起，闻城上持更者叹声甚苦，遂呼省之。兵年过六十，羸疾无襦。弘愍之，乃谪罚主者，遂给韦袍复帽，转以相付。旧制，岷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与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齐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曲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遣使告急，请粮。弘移书贍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尚。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固。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乃给其田种粮食，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弘曰：“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命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夔曰：‘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恐非将军本意。’吾常为之叹息。今主上蒙尘，吾未能展效臣节，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乃下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廷旋返，送还本署。论平张昌功，应封次子一人县侯，弘

上疏固让，许之。进拜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惠帝幸长安，河间王颺挟天子，诏弘为刘乔继援。弘以张方残暴，知颺必败，遣使受东海王越节度。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从横之事，弘大怒，斩之。河间王颺使张光为顺阳太守，南阳太守卫展说弘曰：“彭城王前东奔，有不善之言。张光，太宰腹心，宜斩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辅得失，岂张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为也。”展深恨之。

陈敏寇扬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蛮，以授前北军中候蒋超，统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众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继。又加南平太守应詹宁远将军，督三郡水军，继蒋超。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或有间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为前锋督护，委以讨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为质，弘遣之曰：“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何况大丈夫乎！”陈敏竟不敢窥境。永兴三年，诏进号车骑将军，开府及余官如故。

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及东海王越奉迎大驾，弘遣参军刘盘为督护，率诸军会之。盘既旋，弘自以老疾，将解州及校尉，适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初，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马郭劭欲推颖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于是墨经率府兵计劭，战于浊水，斩之，襄沔肃清，初，东海王越疑弘与刘乔贰于

己，虽下节度，心未能安。及弘距颖，璠又斩勑，朝廷嘉之。越手书与璠赞美之，表赠弘新城郡公，谥曰元。

以高密王略代镇，寇盗不禁，诏起璠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翕然归心。及略薨，山简代之。简至，知璠得众心，恐百姓逼以为主，表陈之，由是征璠为越骑校尉。璠亦深虑逼迫，被书，便轻至洛阳，然后遣迎家累。侨人侯脱、路难等相率卫送至都，然后辞去。南夏遂乱。父老追思弘，虽《甘棠》之咏召伯，无以过也。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鬓，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会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究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侃，虚心敬悦，曰：“君终当有大名。”命其子与之结友而去。

夔察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晔，侃州里也，为乡论

所归。侃诣之，暉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暉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庆后为吏部令史，举侃补武冈令。与太守吕岳有嫌，弃官归，为郡小中正。

会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后以军功封东乡侯，邑千户。

陈敏之乱，弘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敏遣其弟恢来寇武昌，侃出兵御之。随郡内史扈瑰间侃于弘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侃潜闻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为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侃乃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击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

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江州刺史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又以臻为参军。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

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顷之，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羨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而帝使侃击杜弢，令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侃节度。侃令二将为前锋，兄子舆为左甄，击贼，破之。时周顗为荆州刺史，先镇浔水城，贼掠其良口。侃使部将朱伺救之，贼退保泠口。侃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增兵来攻，侃使朱伺等逆击，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众。遣参军王贡告捷于王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贡对曰：“鄱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讨江夏贼，杀之。贼王冲自称荆州刺史，据江陵。王贡还，至竟陵，矫侃命，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冲，悉降其众。侃召曾不到，贡又恐矫命获罪，遂与曾举兵反，击侃督护郑攀于沌阳，破之，又败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涪中，部将张奕将贰于侃，诡说曰：“贼至而动，众必不可。”侃惑之而不进。无何，贼至，果为所败。贼钩侃所乘舰，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战，仅而获免。张奕竟奔于贼。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

侃复率周访等进军人湘，使都尉杨举为先驱，击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辞诣王敦曰：“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弼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纊。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茆，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岵不守，唇亡齿寒，侵逼无限也。”敦于是奏复侃官。

韬将王贡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诱五溪夷，以舟师断官运，径向武昌。侃使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夜趣巴陵，潜师掩其不备，大破之，斩千余级，降万余口。贡遁还湘城。贼中离阻，杜弼遂疑张奕而杀之，众情益惧，降者滋多。王贡复

挑战，侃遥谓之曰：“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贡初横脚马上，侃言讫，贡敛容下脚，辞色甚顺。侃知其可动，复令谕之，截发为信，贡遂来降。而韬败走。进克长沙，获其将毛宝、高宝、梁堪而还。

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广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诣敦请留侃。敦怒，不许。侃将郑攀、苏温、马俊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廩。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饌以饯之。侃便夜发。敦引其子瞻参军。侃既达豫章，见周访，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进至始兴。

先是，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长沙人王机为刺史。机复遣使诣王敦，乞为交州。敦从之，而机未发。会杜弘据临贺，因机乞降，劝弘取广州，弘遂与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俱谋反。或劝侃且住始兴，观察形势。侃不听，直至广州。弘遣使伪降。侃知其诈，先于封口起发石车。俄而弘率轻兵而至，知侃有备，乃退。侃追击破之，执刘沈于小桂。又遣部将许高讨机，斩之，传首京都。诸将皆请乘胜击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于是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

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太兴初，进号平南将军，寻加都督交州军事。及王敦举兵反，诏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寻转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复本职，加散骑常侍。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侃遣将高宝进击平之。以侃领交州刺史。录前后功，封次子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迈，瞻丧至不临。五月，与温峤、庾亮等俱会石头。诸军即欲决战，侃以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累战无功，诸将请于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侃不从，曰：“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侃笑曰：“卿良将也。”乃从根谋，夜修晓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业垒，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侃又从羡言。峻果弃大业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陈陵东，侃督护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斩峻于阵，贼众大溃。峻弟逸复聚众。侃与诸军斩逸于石头。

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顾命之重，苏峻之祸，职亮是由。及石头平，惧侃致讨，亮用温峤谋，诣侃拜谢。侃遽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寻以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遣谘议参军张诞讨五溪夷，降之。

属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辄领江州。侃闻

之曰：“此必诈也。”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侃以大军继进。默遣使送奴婢绢百匹，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发使上表讨默。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答曰：“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侃既至，默将宗侯缚默父子五人及默将张丑诣侃降，侃斩默等。默在中原，数与石勒等战，贼畏其勇，闻侃讨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苏峻将冯铁杀侃子，奔于石勒，勒以为戎将。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杀之。诏侃都督江州，领刺史，增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镇武昌。侃命张夔子隐为参军，范达子珧为湘东太守，辟刘弘曾孙安为掾属，表论梅陶，凡微时所荷，一餐咸报。

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阳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阳。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上表固让，曰：“臣非贪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身而已。若臣杖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笃，又上表逊位曰：

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

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忤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藩。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俊。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谘，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

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加督护，统领文武。

侃舆车出临津就船，明日，薨于樊溪，时年七十六。成帝下诏曰：“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

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又策谥曰桓，祠以太牢。侃遗令葬国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

侃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苏峻之役，庾亮轻进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未亡一年，欲逊位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笃，将归长沙，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愨期，然后登舟，朝野以为美谈。将出府门，顾谓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数

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阖者以杖击之，因隧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并不显。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卒，子绰之嗣。绰之卒，子延寿嗣。宋受禅，降为吴昌侯，五百户。

琦，司空掾。

旗，历位散骑常侍、郴县开国伯。咸和末，为散骑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袭之嗣。卒，子谦之嗣。宋受禅，国除。

斌，尚书郎。

称，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蛮校尉、假节。性虓勇不伦，与诸弟不协。后加建威将军。咸康五年，庾亮以称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到夏口，轻将二百人下见亮。亮大会吏佐，责称前后罪恶，称拜谢，因罢出。亮使人于阁外收之，弃市，亮上疏曰：“案称，大司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丧位，荒耽于酒，昧利偷荣，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故车骑将军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及将杨恭、赵韶，并以言色有忤，称放声当杀，安、恭惧，自赴水而死，韶于狱自尽。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称疑开附其兄弟，乃反缚悬头于帆樯，仰而弹之，鼓棹渡江二十余里，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又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臣犹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马。称肆纵丑言，无所顾忌，要结诸将，欲阻兵构难。诸将惶惧，莫敢酬答，由是奸谋未即发露。臣以侃勋劳王室，是以依违容掩，故表为南中郎将，与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称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义有专断，辄收称伏法。”

范，最知名，太元初，为光禄勋。

岱，散骑侍郎。

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谋，赐爵当阳亭侯。咸和中，为南郡太守、领南蛮校尉、假节。卒官，追赠平南将军，谥曰肃。

臻弟舆，果烈善战，以功累迁武威将军。初，贼张奕本

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乱，遂留蜀。至是，率三百余家欲就杜弢，为侃所获。诸将请杀其丁壮，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数经战阵，可赦之以为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与杜弢战败，贼以桔槔打没官军船舰，军中失色。輿率轻舸出其上流以击之，所向辄克。贼又率众将焚侃輜重，輿又击破之。自是每战辄克，贼望见輿军，相谓曰：“避陶武威。”无敢当者。后与杜弢战，輿被重创，卒。侃哭之恸，曰：“丧吾家宝！”三军皆为之垂泣。诏赠长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国也，下料疆宇，列为九州，辅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齐政，俯寄宣风。备连率之仪，威腾阃外；总颁条之务，礼缚区中。委称其才，《甘棠》以之流咏；据非其德，仇饷以是兴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节，并紊天纲。和季以同里之情，申卢绾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吴起之风。自幽徂荆，亟敛豺狼之迹；举贤登善，穷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毕力，华夷顺命，一州清晏，恬波于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静寝于稽天之际。犹独称善政，何其寡欤！《易》云“贞固足以干事”，于征南见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陋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无求备”，斯言之信，于是有征。

赞曰：和季承恩，建旂南服。威静荆塞，化扬江澳。戮

力天朝，匪忘忠肃。长沙勤王，拥旆戎场。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繫赖之重，匪伊舟航。

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温峤 郗鉴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昱 鉴叔父隆

温峤，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愔，河东太守。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后举秀才、灼然。司徒辟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

平北大将军刘琨妻，峤之从母也。琨深礼之，请为参军。琨迁大将军，峤为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督护前锋军事。将兵讨石勒，屡有战功。琨迁司空，以峤为右司马。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

属二都倾覆，社稷绝祀，元帝初镇江左，琨诚系王室，谓峤曰：“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对曰：“峤虽无管张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岂敢辞命。”乃以为左长史，檄告华夷，奉表劝进。峤既至，

引见，具陈琨忠诚，志在效节，因说社稷无主，天人系望，辞旨慷慨。举朝属目，帝器而喜焉。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亲善。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屡求反命，不许。会琨为段匹磾所害，峤表琨忠诚，虽勋业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

除散骑侍郎。初，峤欲将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峤绝裾而去。其后母亡，峤阻乱不获归葬，由是固让不拜，苦请北归。诏三司、八坐议其事，皆曰：“昔伍员志复私仇，先假诸侯之力，东奔阖闾，位为上将，然后鞭荆王之尸。若峤以母未葬没在胡虏者，乃应竭其智谋，仰凭皇灵，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岂可稍以乖嫌，废其远图哉！”峤不得已，乃受命。

后历骠骑王导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及在东宫，深见宠遇，太子与为布衣之交。数陈规讽，又献《侍臣箴》，甚有弘益。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鞶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

明帝即位，拜侍中，机密大谋皆所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转中书令。峤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甚为王敦所忌，因请为左司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纵，峤谏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劳谦吐握，岂好勤而恶逸哉！诚由处大任者不可不尔。而公自还辇毂，入辅朝政，阙拜觐之礼，简人臣之仪，不达圣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尧，伯禹竭身虞庭，文王虽盛，臣节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

小心，俾方烈奋乎百世，休风流乎万祀。至圣遗轨，所不宜忽。愿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则天下幸甚。”敦不纳。峤知其终不悟，于是谬为设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每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峤素有知人之称，凤闻而悦之，深结好于峤。会丹阳尹缺，峤说敦曰：“京尹辇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选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尽理。”敦然之，问峤谁可作者。峤曰：“愚谓钱凤可用。”凤亦推峤，峤伪辞之。敦不从，表补丹阳尹。峤犹惧钱凤为之奸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前，凤未及饮，峤因伪醉，以手版击凤帙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敦以为醉，两释之。临去言别，涕泗横流，出阁复入，如是再三，然后即路。及发后，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而与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貳。”由是凤谋不行，而峤得还都，乃具奏敦之逆谋，请先为之备。

及敦构逆，加峤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敦与王导书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表诛奸臣，以峤为首。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及王含、钱凤奄至都下，峤烧朱雀桁以挫其锋，帝怒之，峤曰：“今宿卫寡弱，征兵未至，若贼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桥。”贼果不得渡。峤自率众与贼夹水战，击王含，败之，复督刘遐追钱凤于江宁。事平，封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

时制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固，峤上疏曰：“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亲任小人，疏远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间。处其朝者恒惧危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

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且敦为大逆之日，拘录人士，自免无路，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奸党，宜施之以宽。加以玩等之诚，闻于圣听，当受同贼之责，实负其心。陛下仁圣含弘，思求允中；臣阶缘博纳，干非其事，诚在爱才，不忘忠益。”帝从之。

是时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峤因奏军国要务。其一曰：“祖约退舍寿阳，有将来之难。今二方守御，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资之。选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择一偏将，将二千兵，以益寿阳，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不耕之夫，动有万计。春废劝课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见施，惟赋是闻。赋不可以已，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劝课农桑，察吏能否，今宜依旧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则所益实弘矣。”其三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且军人累重者在外，有樵采蔬食之人，于事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则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时，入作卿辅，出将三军。后代建官渐多，诚由事有烦简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残，方之平日，数十分之一耳。三省军校无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领者，可有省半者，粗计闲剧，随事减之。荒残之县，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选既可精，禄俸可优，令

足代耕，然后可责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亲耕藉田以供粢盛，旧置藉田、廩牺之官。今临时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费生灵，非所以虔奉宗庙蒸尝之旨。宜如旧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远，益宜得才，宣扬王化，延誉四方。人情不乐，遂取卑品之人，亏辱国命，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议奏，多纳之。

帝疾笃，峤与王导、郗鉴、庾亮、陆晔、卞壺等同受顾命。时历阳太守苏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将军陶侃有威名于荆楚，又以西夏为虞，故使峤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应詹为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甚有惠政，甄异行能，亲祭徐孺子之墓。又陈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寻阳滨江，都督应镇其地。今以州贴府，进退不便。且古镇将多不领州，皆以文武形势不同故也。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诏不许。在镇见王敦画像，曰：“敦大逆，宜加斫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阖棺而定谥，《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图形于群下。”命削去之。

峤闻苏峻之征也，虑必有变，求还朝以备不虞，不听。未几而苏峻果反。峤屯寻阳，遣督护王愨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等率舟师赴难。及京师倾覆，峤闻之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俄而庾亮来奔，宣太后诏，进峤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峤曰：“今日之急，殄寇为先，未效勋庸而逆受荣宠，非所闻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辞不受。时亮虽

奔败，峤每推崇之，分兵给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侃恨不受顾命，不许。峤初从之，后用其部将毛宝说，复固请侃行，语在宝传。初，峤与庾亮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言于峤曰：“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峤于是遣王愨期奉侃为盟主。侃许之，遣督护裴登率兵诣峤。峤于是列上尚书，陈峻罪状，有众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镇曰：

贼臣祖约、苏峻同恶相济，用生邪心。天夺其魄，死期将至。谴负天地，自绝人伦。寇不可纵，宜增军讨扑，辄屯次湓口。即日护军庾亮至，宣太后诏，寇逼宫城，王旅挠败，出告藩臣，谋宁社稷。后将军郭默、冠军将军赵胤、奋宗将军裴保与峤督护王愨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率其所领，相寻而至。逆贼肆凶，陵蹈宗庙，火延宫掖，矢流太极，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残虐朝士，劫辱子女。承问悲惶，精魂飞散。峤暗弱不武，不能徇难，哀恨自咎，五情摧陨，惭负先帝托寄之重，义在毕力，死而后已。今躬率所统，为士卒先，催进诸军，一时电击。西阳太守邓岳、寻阳太守褚诞等连旗相继，宣城内史桓彝已勒所属屯滨江之要，江夏相周抚乃心求征，军已向路。

昔包胥楚国之微臣，重趼致诚，义感诸侯。蔺相如赵邦之陪隶，耻君之辱，按剑秦庭。皇汉之季，董卓作乱，劫迁献帝，虐害忠良，兰东州郡相率同盟。广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坛啗血，涕泪横流，慷慨之节，实厉群后。况今居台鼎，据方州，列名邦，受国恩者哉！不期而啗会，不谋而同，不亦宜乎！

二贼合众，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坡内饥乏，后将军郭默即于战阵俘杀贼千人。贼今虽残破都邑，其宿卫兵人即时出散，不为贼用。且祖约情性褊厄，忌克不仁，苏峻小子，惟利是视，残酷骄猜，权相假合。江表兴义，以抗其前，强胡外寇，以蹙其后，运漕隔绝，资食空悬，内乏外孤，势何得久！

群公征镇，职在御侮。征西陶公，国之耆德，忠肃义正，勋庸弘著。诸方镇州郡咸齐断金，同稟规略，以雪国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峤虽怯劣，忝据一方，赖忠贤之规，文武之助，君子竭诚，小人尽力，高操之士被褐而从戎，负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仆，致其私杖，人士之诚，竹帛不能载也。岂峤无德而致之哉？士稟义风，人感皇泽。且护军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后军、赵、龚三将，与峤戮力，得有资凭，且悲且庆，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统，无后事机。赏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斩约峻者，封五等侯，赏布万匹。夫忠为令德，为仁由己，万里一契，义不在言也。

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发，复追其督护龚登。峤重与侃书曰：

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克后月半大举。南康、建安、晋安三郡军并在路次，同赴此会，惟须仁公所统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

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稟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当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卫，又

唇齿之喻也。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

惟仆偏当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谨，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

约峻凶逆无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来者，不可忍见。骨肉生离，痛感天地，人心齐一，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副三军之望。峻时杀侃子瞻，由是侃激励，遂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戎卒六万，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直指石头，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峤屯沙门浦。时祖约据历阳，与峻为首尾，见峤等军盛，谓其党曰：“吾本知峤能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

峻闻峤将至，逼大驾幸石头。时峻军多马，南军杖舟楫，不敢轻与交锋。用将军李根计，据白石筑垒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贼步骑万余来攻，不下而退，追斩二百余级。峤又于四望矶筑垒以逼贼，曰：“贼必争之，设伏以逸待劳，是制贼之一奇也。”是时义军屡战失利，峤军食尽，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将士，惟得老仆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仓廩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

归，更思良算。但今岁计，殄贼不为晚也。”峤曰：“不然。自古成监，师克在和。光武之济昆阳，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敌众，杖义故也。峻、约小竖，为海内所患，今日之举，决在一战。峻勇而无谋，藉骄胜之势，自谓无前，今挑之战，可一鼓则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设进退之计！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脑涂地，峤等与公并受国恩，是臻命之日，事若克济，则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虽灰灭，不足以谢责于先帝。今之事势，义无旋踵，骑猛兽，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侃无以对，遂留不去。

峤于是创建行庙，广设坛场，告皇天后土祖宗之灵，亲读祝文，声气激扬，流涕覆面，三军莫能仰视。其日侃督水军向石头，亮、峤等率精勇一万从白石以挑战。时峻劳其将士，因醉，突阵马蹶，为侃将所斩，峻弟逸及子硕婴城自固。峤乃立行台，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台郎御史以下，皆令赴台。于是至者云集。司徒王导因奏峤、侃录尚书，遣间使宣旨，并让不受。贼将匡术以台城来降，为逸所击，求救于峤。江州别驾罗洞曰：“今水暴长，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军若败，术围自解。”峤从之，遂破贼石头军。奋威长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峤船。时陶侃虽为盟主，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峤，及贼灭，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

初，峻党路永、匡术、贾宁中途悉以众归顺，王导将褒显之，峤曰：“术辈首乱，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补前失。全其首领，为幸已过，何可复宠授哉！”导无以夺。

朝议将留辅政，峤以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复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峤借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帝下册书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绪，不能光阐大道，化洽时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鉴特达，识心经远，惧皇纲之不维，忿凶寇之纵暴，唱率群后，五州响应，首启戎行，元恶授馘。王室危而复安，三光幽而复明，功格宇宙，勋著八表。方赖大猷以拯区夏，天不憖遗，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铭动，先王之明典，今追赠公侍中、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公如故，赐钱百万，布千匹，谥曰忠武，祠以太牢。”

初葬于豫章，后朝廷追峤勋德，将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将军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非臣笔墨所能称陈。临卒之际，与臣书别，臣藏之篋笥，时时省视，每一思述，未尝不中夜抚膺，临饭酸噎。‘人之云亡’，峤实当之。谨写峤书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伤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黄泉，追恨国耻，将臣戮力，救济艰难，使亡而有知，抱恨结草，岂乐今日劳费之事。愿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峤棺柩无风波之危，魂灵安于后土。”诏从之。其后峤后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载丧还都。诏葬建平陵北，并赠峤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绶。

放之嗣爵，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以贫，求为

交州，朝廷许之。王述与会稽王笺曰：“放之温峤之子，宜见优异，而投之岭外，窃用愕然。愿远存周礼，近参人情，则望实惟允。”时竟不纳。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将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宝、别驾阮朗并不从，放之以其沮众，诛之，勒兵进，遂破林邑而还。卒于官。

弟式之，新建县侯，位至散骑常侍。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也。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应州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惠帝反正，参司空军事，累迁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征东大将军荀晞檄为从事中郎。晞与越方以力争，鉴不应其召。从兄旭，晞之别驾，恐祸及己，劝之赴召，鉴终不回，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师不守，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至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谓实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实大惭而退。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贍。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峯山。

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时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

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帝就加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

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时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危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敦忌之，表为尚书令，征还。道经姑孰，与敦相见，敦谓曰：“乐彦辅短才耳。后生流宕，言违名检，考之以实，岂胜满武秋邪？”鉴曰：“拟人必于其伦。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及愍怀太子之废，可谓柔而有正。武秋失节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怀废徙之际，交有危机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减明矣。”鉴曰：“丈夫既洁身北面，义同在三，岂可偷生屈节，覩颜天壤邪！苟道数终极，固当存亡以之耳。”敦素怀无君之心，闻鉴言，大忿之，遂不复相见，拘留不遣。敦之党与譖毁日至，鉴举止自若，初无惧心。敦谓钱凤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还台。鉴遂与帝谋灭敦。

既而钱凤攻逼京都，假鉴节，加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鉴以无益事实，固辞不受军号。时议者以王含、钱凤众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军势未成，大驾自出距战。鉴曰：“群逆纵逸，其势不可当，可以算屈，难以力竞。且含等号令不一，抄盗相寻，百姓怨往年之暴，皆人自为守。乘逆顺之势，何往不克！且贼无经略远图，惟恃豕突一战，旷日持久，必启义士之心，令谋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敌彼强寇，决胜负于一朝，定成败于呼吸，虽有申胥之徒，义存投袂，何

补于既往哉！”帝从之。鉴以尚书令领诸屯营。

及凤等平，温峤上议，请宥敦佐吏，鉴以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贵伏死之节；昏亡之主，故开待放之门。王敦佐吏虽多逼迫，然居逆乱之朝，无出关之操，准之前训，宜加义责。又奏钱凤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从之。封高平侯，赐绢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万机动静辄问之，乃诏鉴特草上表疏，以从简易。王导议欲赠周札官，鉴以为不合，语在札传。导不从。鉴于是驳之曰：“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朝臣虽无以难，而不能从。俄而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寻而帝崩，鉴与王导、卞壺、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辅少主，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

咸和初，领徐州刺史。及祖约、苏峻反，鉴闻难，便欲率所领东赴。诏以北寇不许。于是遣司马刘矩领三千人宿卫京都。寻而王师败绩，矩遂退还。中书令庾亮宣太后口诏，进鉴为司空。鉴去贼密迩，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奉诏流涕，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曰：“贼臣祖约、苏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诛，凶戾肆逆，干国之纪，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胁幽主，拔本塞原，残害忠良，祸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愿奉辞罚罪，以除元恶。昔戎狄泯周，齐桓纠盟；董卓陵汉，群后致讨。义存君亲，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凡我同盟，既盟之后，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义无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残之！”鉴登坛慷慨，三军

争为用命。乃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平南将军温峤曰：“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及陶侃为盟主，进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时抚军将军王舒、辅军将军虞潭皆受鉴节度，率众渡江，与侃会于茄子浦。鉴筑白石垒而据之。会舒、潭战不利，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陵亭三垒以距贼。而贼将张健来攻大业，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围而出，三军失色。参军曹纳以为大业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贼方轨而前，劝鉴退还广陵以俟后举。鉴乃大会僚佐，责纳曰：“吾蒙先帝厚顾，荷托付之重，正复捐躯九泉不足以报。今强寇在郊，众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长异端，当何以率先义众，镇一三军邪！”将斩之，久而乃释。会峻死，大业围解。及苏逸等走吴兴，鉴遣参军李闳追斩之，降男女万余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县公，以先爵封其子昙。

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进位太尉。后以寝疾，上疏逊位曰：“臣疾弥留，遂至沈笃，自忖气力，差理难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过才，会无以报，上惭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叹，抱恨黄泉。臣今虚乏，救命朝夕，辄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乞骸骨归丘园。惟愿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济大猷，任贤使能，事从简易，使康哉之歌复兴于今，则臣虽死，犹生之日耳。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

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兴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是以敢希祁奚之举。”疏奏，以蔡谟为鉴军司。鉴寻薨，时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赠一依温峤故事。册曰：“惟公道德冲邃，体识弘远，忠亮雅正，行为世表，历位内外，勋庸弥著。乃者约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赖公以宁。功侔古烈，勋迈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时难，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显德，谥以表行，所以崇明轨迹，丕扬徽劭。今赠太宰，谥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

初，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迈位至护军，翼为剡县令。鉴之薨也，翼追抚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苦心丧三年。二子：愔、昱。

愔字方回。少不交竞，弱冠，除散骑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忧，殆将灭性。服阕，袭爵南昌公，征拜中书侍郎。骠骑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镇京口，皆以愔为长史。再迁黄门侍郎。时吴郡守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昱卒，益无处

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

简文帝辅政，与尚书仆射江彪等荐愔，以为执德存正，识怀沈敏，而辞职遗荣，有不拔之操，成务须才，岂得遂其独善，宜见征引，以参政术。于是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让不拜。深抱冲退，乐补远郡，从之，出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兗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兗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兗二州刺史、假节。虽居藩镇，非其好也。

俄属桓温北伐，愔请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计，以己非将帅才，不堪军旅，又固辞解职，劝温并领己所统。转冠军将军、会稽内史。

及帝践阼，就加镇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会稽。征拜司空，诏书优美，敦奖殷勤，固辞不起。太元九年卒，时年七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超字景兴，一字嘉宾。少卓犖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其任心独诣，皆此类也。

桓温辟为征西大将军掾。温迁大司马，又转为参军。温英气高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谓不能测，遂倾意礼待。超亦深自结纳。时王珣为温主簿，亦为温所重。府中语曰：“髯

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寻除散骑侍郎。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遣笈诣温，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超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笈，自陈老病，甚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温得笈大喜，即转愔为会稽太守。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温论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

太和中，温将伐慕容氏于临漳，超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遂引军自济入河，超又进策于温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邺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邺，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赍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俛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不从，果有枋头之败，温深惭之。寻而有寿阳之捷，问超曰：“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谓温曰：“明公都有虑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计，深纳其言，遂定废立，超始谋也。

迁中书侍郎。谢安尝与王文度共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其权重当时如此。转司徒左长史，母丧去职。常谓其父名公之子，位遇应在谢安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而已，恒怀愤愤，发言慷慨，由是与谢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阕，除散骑常侍，不起。以为临海太守，加宣威将军，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

初，超虽实党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愔为弊。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时秀美，虽寒门后进，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贵贱操笔而为诔者四十余人，其为众所宗贵如此。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蹢躅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屣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性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超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又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风流胜贵，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为一时之俊，甚相知赏。超无子，从弟俭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脱，袭爵南昌公。弱冠，与王绥、桓胤齐名，累居清显，领宣城内史，入补丹阳尹。刘毅镇江陵，请为南蛮校尉、假节。与毅俱诛，国除。

昙字重熙，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

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引为司马。寻除尚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昙为羨军司，加散骑常侍。顷之，羨征还，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寻卒，年四十二。追赠北中郎，谥曰简。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袭父爵，散骑侍郎，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领太子右卫率。恢身長八尺，美鬢髯，孝武帝深器之，以为有藩伯之望。会朱序自表去职，擢恢为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镇襄阳。恢甚得关陇之和，降附者动有千计。

初，姚萇将奚冲来降，拜东羌校尉。冲后举兵反，入汉川，袭梁州。时关中有巴蜀之众，皆背萇，据弘农以结苻登。而登署冲为左丞相，徙屯华阴。河南太守杨佺期遣上党太守荀静戍皇天坞以距之。冲数来攻，恢遣将军赵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众次湖城，讨冲，走之。

寻而慕容垂围慕容永于潞川，永穷蹙，遣其子弘求救于恢，并献玉玺一纽，恢献玺于台，又陈“垂若并永，其势难测。今于国计，谓宜救永。永垂并存，自为仇讎，连鸡不栖，无能为患。然后乘机双毙，则河北可平”。孝武帝以为然，诏王恭、庾楷救之，未及发而永没。杨佺期以疾去职。

恢以随郡太守夏侯宗之为河南太守，戍洛阳。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将杨佛嵩围洛阳。恢遣建武将军辛恭靖救洛阳，梁州刺史王正胤率众出子午谷，以为声援。略

惧而退。恢以功进征虏将军，又领秦州刺史，加督陇上军。

时魏氏强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邓启方等以万人距之，与魏主拓跋珪战于荥阳，大败而还。

及王恭计王国宝，桓玄、殷仲堪皆举兵应恭，恢与朝廷犄角玄等。襄阳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马郭毗并以为不可，恢皆杀之。既而玄等退守寻阳。以恢为尚书，将家还都，至杨口，仲堪阴使人于道杀之，及其四子，托以群蛮所杀。丧还京师，赠镇军将军。子循嗣。

隆字弘始，蹇亮有匪躬之节。初为尚书郎，转左丞，在朝为百僚所惮，坐漏泄事免。顷之，为吏部郎，复免。补东郡太守。

隆少为赵王伦所善，及伦专擅，召为散骑常侍。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僚属有犯，辄依台阁峻制绳之，远近咸怨。寻加宁东将军，未拜，而齐王冏檄至，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诸子悉在京洛，故犹豫未决。主簿赵诱、前秀才虞潭白隆曰：“当今上计，明使君自将精兵径赴齐王；中计，明使君可留督摄，速遣猛将率精兵疾赴；下计，示遣兵将助，而称背伦。”隆素敬别驾顾彦，密与谋之。彦曰：“赵诱下计，乃上策也。”西曹留承闻彦言，请见，曰：“不审明使君当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无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积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齐王应天顺时，成败之事可见。使君若顾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将。若其疑惑，此州岂可得保也！”隆无所言，而停檄六日。

时宁远将军陈留王邃领东海都尉，镇石头，隆军人西赴邃甚众。隆遣从事于牛渚禁之，不得止。将士愤怒，夜扶邃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顾彦亦被害，诬隆聚合远近，图为不轨。隆之死也，时议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资乎爱亲，自家刑国，于期极矣。太真性履纯深，誉流邦族，始则承颜候色，老莱弗之加也；既而辞亲蹈义，申胥何以尚焉！封狐万里，投躯而弗顾；猋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扬名本朝，负荷受遗，继之全节。言念主辱，义声动于天地；祇赴国屯，信誓明于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舆旋轸，卒复夷庚之蹢。微夫人之诚恳，大盗几移国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协德始安，颇均连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为饰，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隐者献！爱子云亡，省遗文而辍泣，殊有大义之风矣。

赞曰：太真怀贞，勤宣乃诚。谋敦翦峻，奋节摘名。道徽忠劲，高芬远映。愔克负荷，超惭雅正。

卷六十八

列传第三十八

顾荣 纪瞻 贺循 杨方 薛兼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人也，为南土著姓。祖雍，吴丞

相。父穆，宜都太守。荣机神朗悟，弱冠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例拜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纵酒酣畅，谓友人张翰曰：“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

会赵王伦诛淮南王允，收允僚属付廷尉，皆欲诛之，荣平心处当，多所全宥。及伦篡位，伦子虔为大将军，以荣为长史。初，荣与同僚宴饮，见执炙者貌状不凡，有欲炙之色，荣割炙啖之。坐者问其故，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及伦败，荣被执，将诛，而执炙者为督率，遂救之，得免。

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冏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以情告友人长乐冯熊。熊谓冏长史葛旂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旂曰：“荣江南望士，且居职日浅，不宜轻代易之。”熊曰：“可转为中书侍郎，荣不失清显，而府更收实才。”旂然之，白冏，以为中书侍郎。在职不复饮酒。人或问之曰：“何前醉而后醒邪？”荣惧罪，乃复更饮。与州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及旂诛，荣以讨葛旂功，封高兴伯，转太子中庶子。

长沙王乂为骠骑，复以荣为长史。乂败，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惠帝幸临漳，以荣兼侍中，遣行园陵。会张方据洛，不得进，避之陈留。及帝西迁长安，征为散骑常侍，以世乱不应，遂还吴。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諮祭酒。

属广陵相陈敏反，南渡江，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桀，有孙氏鼎峙

之计。假荣右将军、丹阳内史。荣数践危亡之际，恒以恭逊自勉。会敏欲诛诸士人，荣说之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江南虽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荣常忧无窦氏、孙、刘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将军怀神武之略，有孙吴之能，功勋效于已著，勇略冠于当世，带甲数万，舳舻山积，上方虽有数州，亦可传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尽怀，散蒂芥之恨，塞谗谄之口，则大事可图也。”敏纳其言，悉引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坚甲利器，尽以委之。荣私于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覆，计无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辱及万世，可不图之！”卓从之。明年，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斂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永嘉初，征拜侍中，行至彭城，见祸难方作，遂轻舟而还，语在《纪瞻传》。

元帝镇江东，以荣力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谄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时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机，荣上笺谏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圣，可谓穷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哉？诚以一日万机，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当今衰季之末，属乱离之运，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营野次，星言夙驾，伏轼怒蛙以募勇士，悬胆于庭以表辛苦。贵嫔未安，药石实急；祷祀之事，诚复可

修；岂有便塞参佐白事，断宾客问讯？今强贼临境，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愿冲虚纳下，广延俊彦，思画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则群生有赖，开泰有期矣。”

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荣又言：“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款竭诚，胆干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书奏，皆纳之。

六年，卒官。帝临丧尽哀，欲表赠荣，依齐王功臣格。吴郡内史殷祐笺曰：

昔贼臣陈敏凭宠藉权，滔天作乱，兄弟姻娅盘固州郡，威逼士庶以为臣仆，于时贤愚计无所出。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经德体道，谋猷弘远，忠贞之节，在困弥厉。崎岖艰险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发愤慷慨。密结腹心，同谋致讨。信著群士，名冠东夏，德声所振，莫不响应，荷戈骏奔，其会如林。荣躬当矢石，为众率先，忠义奋发，忘家为国，历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荡平六州，勋茂上代，义彰天下。

伏闻论功依故大司马齐王格，不在帷幕密谋参议之例，下附州征野战之比，不得进爵拓土，赐拜子弟，遐迩同叹，江表失望。齐王亲则近属，位为方岳，杖节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国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称兵弥时，役连天下，元功虽建，所丧亦多。荣众无一旅，任

非藩翰，孤绝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徇国，官无一金之费，人无终朝之劳。元恶既殄，高尚成功，封闭仓廩，以俟大军，故国安物阜，以义成俗，今日匡霸事举，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于齐，强弱不同，优劣亦异。至于齐府参佐，扶义助强，非创谋之主，皆锡珪受瑞，或公或侯。荣首建密谋，为方面盟主，功高元帅，赏卑下佐，上亏经国纪功之班，下孤忠义授命之士。

夫考绩幽明，王教所崇，况若荣者，济难宁国，应天先事，历观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报如此者也。由是赠荣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元。

及帝为晋王，追封为公，开国，食邑。

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骑侍郎。

纪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也。祖亮，吴尚书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

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则又反之于忠。然则王道之反覆其无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业各异也？自无圣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损益，百姓之变迁，其故可得而闻邪？今将反古以救其弊，明风以荡其秽，三代之制将何所从？太古之化有何异道？”瞻对曰：“瞻闻有国有家者，皆欲迈化隆政，以康

庶绩，垂歌亿载，永传于后。然而俗变事弊，得不随时，虽经圣哲，无以易也。故忠弊质野，敬失多仪。周鉴二王之弊，崇文以辩等差，而流遁者归薄而无款诚，款诚之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后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使之然耳。今大晋阐元，圣功日跻，承天顺时，九有一贯，荒服之君，莫不来同。然而大道既往，人变由久，谓当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则兆庶渐化，太和可致也。”

又问：“在昔哲王象事备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庙所以宁祖考，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此盖有国之盛典，为邦之大司。亡秦废学，制度荒阙。诸儒之论，损益异物。汉氏遗作，居为异事，而蔡邕《月令》谓之一物。将何所从？”对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数有六。古者圣帝明王南面而听政，其六则以明堂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庙，以顺天时，施行法令，宗祀养老，训学讲肄，朝诸侯而选造士，备礼辩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类，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异名同事，其实一也。是以蔡邕谓之一物。”

又问：“庶明亮采，故时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书》称明良之歌，《易》贵金兰之美。此长世所以废兴，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恒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对曰：“兴隆之政务在得贤，清平之化急于拔

才，故二八登庸，则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岩之徒，周文携渭滨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国政，故能龙奋天衢，垂勋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扬仄陋，使山无扶苏之才，野无《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祇来应，翔凤飘飘，甘露丰坠，醴泉吐液，朱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气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译入贡，颂声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贡贤之途已闾，而教学之务未广，是以进竞之志恒锐，而务学之心不修。若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调物度宜，节宣国典，必协济康哉，符契往代，明良来应，金兰复存也。”

又问：“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叹清问而时歌缉熙。奸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诛之律，淫刑沦胥，虐滥已甚。汉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险泰不同，而救世异术，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宽克之中，将何立而可？族诛之法足为永制与不？”对曰：“二仪分则兆庶生，兆庶生则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时，化道德之教，贱勇力而贵仁义。仁义贵则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三皇结绳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缉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远狱。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狱用弥繁，而人弥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兴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诛，淫刑沦胥，感伤和气，化染后代，不能变改。故汉祖指麾而六合响应，魏承汉末，因而未革，将以俗变由久，权时之宜也。今四海一统，

人思反本，渐尚简朴，则贪夫不竞；尊贤黜否，则不仁者远。尔则斟参夷之刑，除族诛之律，品物各顺其生，缉熙异世而偕也。”

又问曰：“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以隗育，四时所以化生。《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须之道也。若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得独成。此应同之至验，不偏之明证也。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闻辩之，以释不同之理。”对曰：“盖闻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纯卦，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自然之性，故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鉴，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胜阴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又问曰：“夫穷神知化，才之尽称；备物致用，功之极目。以之为政，则黄羲之规可踵；以之革乱，则玄古之风可绍。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阔纲，夏殷繁帝者之约法，机心起而日进，淳德往而莫返。岂太朴一离，理不可振，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对曰：“政因时以兴，机随物而动，故圣王究穷通之源，审始终之理，适时之宜，期于济世。皇代质朴，祸难不作，结绳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离，智惠扰物，夷险不同，否泰异数，故唐虞密皇人之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废兴有由，轻重以节，此穷神之道，知化之术，随时之宜，非有降杀也。”

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其年，除鄱陵公国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弃官归家，与顾荣等共诛陈敏，语在荣传。

召拜尚书郎，与荣同赴洛，在途共论《易》太极。荣曰：“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后廓然既变，清浊乃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闾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而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未当。夫两仪之谓，以体为称，则是天地；以气为名，则名阴阳。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冲气以为和。原元气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为准也。”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夫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时推移，日月辉其间，自然之数，虽经诸圣，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分，岂其然乎！圣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亦谓吾子神通体解，所不应疑。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王氏指向可谓近之。古人举至极以为验，谓二仪生于此，非复谓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荣遂止。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

元帝为安东将军，引为军谘祭酒，转镇东长史。帝亲幸瞻宅，与之同乘而归。以讨周馥、华轺功，封都乡侯。石勒入寇，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以距勒。勒

退，除会稽内史。时有诈作大将军府符收诸暨令，令已受拘，瞻觉其诈，便破槛出之，讯问使者，果伏诈妄。寻迁丞相军諮祭酒。讨论陈敏功，封临湘县侯。西台除侍中，不就。

及长安不守，与王导俱入劝进。帝不许。瞻曰：“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观古人之成败，今世事举目可知，不为难见。二帝失御，宗庙虚废，神器去晋，于今二载，梓宫未殡，人神失御。陛下膺录受图，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来庭，宗庙既建，神主复安，亿兆向风，殊俗毕至，若列宿之绾北极，百川之归巨海，而犹欲守匹夫之谦，非所以阐七庙，隆中兴也。但国贼宜诛，当以此屈己谢天下耳。而欲逆天时，违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虽复倾匡于将来，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适时之宜万端，其可纲维大业者，惟理与当。晋祚屯否，理尽于今。促之则得，可以隆中兴之祚；纵之则失，所以资奸寇之权；此所谓理也。陛下身当厄运，纂承帝绪，顾望宗室，谁复与让！当承大位，此所谓当也。四祖廓开宇宙，大业如此。今五都燔灼，宗庙无主，刘载窃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臣等区区，尚所不许，况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并明，而可以失机后时哉！”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帝为之改容。

及帝践位，拜侍中，转尚书，上疏谏诤，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会久疾，不堪朝请，上疏曰：

臣疾疢不痊，旷废转久，比陈诚款，未见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忧责之重，不知垂没之余当所投厝。臣闻易失者时，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义人负鼎趣走，商

歌于市，诚欲及时效其忠规，名传不朽也。然失之者亿万，得之者一两耳。常人之情，贪求荣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劳无负鼎，口不商歌，横逢大运，频烦饕窃。虽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无毫厘报塞之效，而犬马齿衰，众疾废顿，僵卧救命，百有余日，叩棺曳衾，日顿一日。如复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苇之惠，适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无由复厕八坐，升降台阁也。臣目冥齿堕，胸腹冰冷，创既不差，足复偏跛，为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礼典所遗，衰老之征，皎然露见。臣虽欲勤自藏护，隐伏何地！

臣之职掌，户口租税，国之所重。方今六合波荡，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创，发卒转运，皆须人力。以臣平强，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当久停机职，使王事有废。若朝廷以之广恩，则忧责日重；以之序官，则官废事弊；须臣差，则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旷事滞，臣受偏私之宥，于大望亦有亏损。今万国革面，贤俊比迹，而当虚停好爵，不以縻贤，以臣秽病之余，妨官固职，诚非古今黜进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赐以敝帷，陨仆之日，得以藉尸；时铨俊乂，使官修事举，臣免罪戮，死生厚幸！

因以疾免。寻除尚书右仆射，屡辞不听，遂称病笃，还第，不许。

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材，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曰：“臣闻皇代之兴，必有爪牙之佐，捍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举十六相而南面

垂拱。伏见前辅国将军郗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堆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阁，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袞职之阙。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胗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坐。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问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

明帝尝独引瞻于广室，慨然忧天下，曰：“社稷之臣，欲无复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辞让。帝曰：“方欲与君善语，复云何崇谦让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称其忠亮雅正。俄转领军将军，当时服其严毅。虽恒疾病，六军敬惮之。瞻以久病，请去官，不听，复加散骑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谓瞻曰：“卿虽病，但为朕卧护六军，所益多矣。”乃赐布千匹。瞻不以归家，分赏将士。贼平，复自表还家，帝不许，固辞不起。诏曰：“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屡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诚。朕深明此操，重违高志，今听所执，其以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旧典。”遣使就拜，止家为府。寻卒，时年七十二。册赠本官、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穆，遣御史持节监护丧事。论讨王含功，追封华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凡所著述，诗赋笺表数十篇。兼解音乐，殆尽其妙。厚自奉养，立宅于乌

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慎行爱士，老而弥笃。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并与瞻素疏，咸藉其高义，临终托后于瞻。瞻悉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少与陆机兄弟亲善，及机被诛，瞻恤其家周至，及嫁机女，资送同于所生。长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鉴，太子庶子、大将军从事中郎，先瞻卒。

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为孙皓所杀，徙家属边郡。循少婴家难，流放海隅，吴平，乃还本郡。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国相丁父请为五官掾。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羡令，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后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

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谨条资品，乞蒙简察。”久之，召补太子舍人。

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后除南中郎长史，不就，会逆贼李辰起兵江夏，征镇不能讨，皆望尘奔走。辰别帅石冰略有扬州，逐会稽相张景，以前宁远护军程超代之，以其长史宰与领山阴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兴内史顾秘、前秀才周玘等唱义，传檄州郡以讨之，循亦合众应之。冰大将抗宠有众数千，屯郡讲堂。循移檄于宠，为陈逆顺，宠遂遁走，超、与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还郡，即谢遣兵士，杜门不出，论功报赏，一无豫焉。

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阳内史。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时州内豪杰皆见维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与吴郡朱诞不豫其事。及敏破，征东将军周馥上循领会稽相，寻除吴国内史，公车征贤良，皆不就。

元帝为安东将军，复上循为吴国内史，与循言及吴时事，因问曰：“孙皓尝烧锯截一贺头，是谁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贺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无道，循创巨痛深，无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东海王越命为参军，征拜博士，并不起。

及帝迁镇东大将军，以军司顾荣卒，引循代之。循称疾笃，笺疏十余上。帝遗之书曰：

夫百行不同，故出处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

当宇宙清泰，彝伦攸序，随运所遇，动默在己。或有遐栖高蹈，轻举绝俗，逍遥养和，恬神自足，斯盖道隆人逸，势使其然。若乃时运屯弊，主危国急，义士救时，驱驰拯世，烛之武乘辁以入秦，园绮弹冠而匡汉，岂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虚薄寡德，忝备近亲，谬荷宠位，受任方镇，餐服玄风，景羨高矩，常愿弃结驷之轩轨，策柴筇而造门，徒有其怀，而无从贤之实者何？良以寇逆殷扰，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忧怀，慷慨发愤，志在竭节耳。前者顾公临朝，深赖高算。元凯既登，巢许获逸。至于今日，所谓道之云亡，邦国殄悴，群望颙颙，实在君侯。苟义之所在，岂得让劳居逸！想达者亦一以贯之也。庶稟徽猷，以弘远规。今上尚书，屈德为军司，谨遣参军沈祯衔命奉授，望必屈临，以副倾迟。

循犹不起。

及帝承制，复以为军谘祭酒。循称疾，敦逼不得已，乃輶疾至。帝亲幸其舟，因谕以政道。循羸疾不拜谒，乃就加朝服，赐第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循辞让，一无所受。

廷尉张闾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论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闾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

时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今议者欲出宣城以镇江渚，或使诸县领兵。愚谓令长威弱，而兼才

难备，发憊役之人，而御之不肃，恐未必为用。以循所闻，江中剧地惟有阖庐一处，地势险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备戍，随势讨除，绝其根带。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行，恒使徼行，峻其纲目，严其刑赏，使越常科，勤则有殊荣之报，堕则有一身之罪，谓于大理不得不肃。所给人以时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案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强多，不能独制者，可指其纵迹，言所在都督寻当致讨。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与军家杂其徼备，两情俱堕，莫适任负，故所以徒有备名而不能为益者也。”帝从之。

及愍帝即位，征为宗正，元帝在镇，又表为侍中，道险不行。以讨华轶功，将封乡侯，循自以卧疾私门，固让不受。建武初，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又以老疾固辞。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当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凭。循言行以礼，乃时之望，俗之表也。实赖其谋猷，以康万机。疾患有素，犹望卧相规辅，而固守撝谦，自陈恳至，此贤履信思顺，苟以让为高者也。今从其所执。”于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旧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处此职，惟拜太常而已。

时宗庙始建，旧仪多阙，或以惠怀二帝应各为世，则颍川世数过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循议以为：

礼，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以承代为世。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别立庙寝，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继之著义也。惠帝无后，怀帝承统，弟不后兄，则怀帝自上继世祖，不继惠帝，当同殷之阳甲，

汉之成帝。议者以圣德冲远，未便改旧。诸如此礼，通所未论。是以惠帝尚在太庙，而怀帝复入，数则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迁也。下世既升，上世乃迁，迁毁对代，不得相通，未有不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怀二帝俱继世祖，兄弟旁亲，同为一世，而上毁二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怀帝之入复毁颍川，如此则一世再迁，祖位横析。求之古义，未见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轻论，况可轻毁一祖而无义例乎？颍川既无可毁之理，则见神之数居然自八，此尽有由而然，非谓数之常也。既有八神，则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权安一位也。至尊于惠怀俱是兄弟，自上后世祖，不继二帝，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不为庙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止七，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旧例也。

又议者以景帝俱已在庙，则惠怀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义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庙，且亦世代尚近，数得相容，安神而已，无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满，终应别庙也。以今方之，既轻重义异，又七庙七世之亲；昭穆，父子位也。若当兄弟旁满，辄毁上祖，则祖位空悬，世数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然后成七哉！今七庙之义，出于王氏。从祢以上至于高祖，亲庙四世，高祖以上复有五世六世无服之祖，故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庙礼，京兆、颍川会、高之亲，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应此义。今至

尊继统，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颍川五世，俱不应毁。今既云豫章先毁，又当重毁颍川，此为庙中之亲惟从高祖已下，无复高祖以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义，三昭三穆废阙其二，其非宗庙之本所据承，又违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礼所阙不少。

时尚书仆射刁协与循异议，循答义深备，辞多不载，竟从循议焉。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

其后帝以循清贫，下令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其赐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畅孤意焉。”循又让，不许，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践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循又议曰：“案礼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纳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

循自以枕疾废顿，臣节不修，上隆降尊之义，不替交叙之敬，惧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让。帝以循体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厉备至，期于不许，命皇太子亲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于接对；诏断宾客，其崇遇如此。疾渐笃，表乞骸骨，上还印绶，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帝临轩，遣使持节，加印绶。循虽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车驾亲幸，执手流涕。太子亲临者三焉，往还皆拜，儒者以为荣。太兴二年卒，时年六十。帝素服举哀，哭之甚恻。赠司空，谥曰穆。将葬，帝又出临其柩，哭之尽哀，遣兼侍御史持节监护。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

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雅有知人

之鉴，拔同郡杨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子隰，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

杨方，字公回。少好学，有异才。初为郡铃下威仪，公事之暇，辄读《五经》，乡邑未之知。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待以门人之礼，由是始得周旋贵人间。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雅爱方，为之延誉。恢尝遣方为文，荐郡功曹主簿。虞预称美之，送以示循。循报书曰：“此子开拔有志，意只言异于凡猥耳，不图伟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国所推，岂但牧竖中逸群邪！闻处旧党之中，好有谦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丧，人物凋弊，每闻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愿之。如方者乃荒莱之特苗，卤田之善秀，姿质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丰壤，必成嘉竖。足下才为世英，位为朝右，道隆化立，然后为贵。昔许子将拔樊仲昭于贾坚，郭林宗成魏德公于畎亩。足下志隆此业，二贤之功不为难及也。”循遂称方于京师。司徒王导辟为掾，转东安太守，迁司徒参军事。方在都邑，搢绅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愿久留京华，求补远郡，欲闲居著述。导从之，上补高梁太守。在郡积年，著《五经钩沈》，更撰《吴越春秋》，并杂文笔，皆行于世。以年老，弃郡归。导将进之台阁，固辞还乡里，终于家。

薛兼，字令长，丹阳人也。祖综，仕吴为尚书仆射。父莹，有名吴朝。吴平，为散骑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

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谦，辟公府，除比阳相，莅任有能名。历太子洗马、散骑常侍、怀令。司空、东海王越引为参军，转祭酒，赐爵安阳亭侯。元帝为安东将军，以为军谘祭酒，稍迁丞相长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禄优，每自约损，取周而已。进爵安阳乡侯，拜丹阳太守。中兴建，转尹，加秩中二千石，迁尚书，领太子少傅。自综至兼，三世傅东宫，谈者美之。

永昌初，王敦表兼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帝以东宫时师傅，犹宜尽敬，乃下诏曰：“朕以不德，夙遭闵凶。猥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哀茆在疚，靡所谘仰，忧怀惴惴，如临于谷。孔子有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朕将祇奉先师之礼，以谘有德。太宰西阳王秩尊望重，在贵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体道高邈，勋德兼备，先帝执友，朕之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训保朕躬，忠肃笃诚。夫崇亲尊贤，先帝所重，朕见四君及书疏仪体，一如东宫故事。”是岁，卒。诏曰：“太常、安阳乡侯兼履德冲素，尽忠恪己。方赖德训，弘济政道，不幸殂殒，痛于厥心。今遣持节侍御史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魂而有灵，嘉兹荣宠。”及葬，属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议谥，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颢，先兼卒，无后。

史臣曰：元帝树基淮海，百度权舆，梦想群材，共康庶绩。顾、纪、贺、薛等并南金东箭，世胄高门，委质霸朝，豫闻邦政；典宪资其刊辑，帷幄伫其谋猷；望重搢绅，任惟元凯，官成名立，光国荣家。非惟感会所钟，抑亦材能斯至。而

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銮辂降临，承明下拜。虽西汉之恩崇张禹，东都之礼重桓荣，弗是过也。

赞曰：彦先通识，思远方直。薛既清贞，贺惟学植。逢时遇主，抟风矫翼。

卷六十九

列传第三十九

刘隗_{孙波} 刁协_{子彝 彝子逵} 戴若思_{弟邈} 周顗

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也。父砥，东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书郎，稍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建康尉收护军士，而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又奏之。庐江太守梁龁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龁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龁官，削侯爵。顗等知龁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后，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

中，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藩，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鬻。请免抗官，下狱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丧亡，不复追贬。愚蠢意暗，未达斯义。昔郑人斫子家之棺，汉明追讨史迁，经传褒贬，皆追书先世数百年间，非徒区区欲厘当时，亦将作法垂于来世，当朝亡夕没便无善恶也。请曹如前追除挺名为民，录妾还本，显证恶人，班下远近。”从之。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请参佐及守长二十许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虽被寝，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弹奏不畏强御，皆此类也。

建兴中，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得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自顷蒸荒，杀戮无度，罪同断异，刑罚失宜。谨按行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华，士女纵观，咸曰其冤。伯息忠诉辞称枉，云伯督运讫去二月，事毕代还，无有稽乏。受赇使役，罪不及死。军是戍军，非为征军，以乏军兴论，于理为枉。四年之中，供给运漕，凡诸征发租调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军兴论，至于伯也，何独明之？捶楚之下，无求不得，囚人畏痛，饰辞应之。理曹，国之典刑，而使忠等称冤明时。谨按从事中郎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属李

匡幸荷殊宠，并登列曹，当思敦奉政道，详法慎杀，使兆庶无枉，人不称诉。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于幽都，诉灵恨于黄泉，嗟叹甚于杞梁，血妖过于崩城，故有陨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昼见，彭生为豕，刑杀失中，妖眚并见，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胜其任，请皆免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帝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寻示愧惧，思闻忠告，以补其阙。而引过求退，岂所望也！”由是导等一无所问。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颢曰：“颢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汹吓，百姓喧华，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颢坐免官。

太兴初，长兼侍中，赐爵都乡侯，寻代薛兼为丹阳尹，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隗虽在外，万机秘密皆豫闻之。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率万人镇泗口。

初，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故以谯王承为湘州，续用隗及戴若思为都督。敦甚恶之，与隗书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及敦作乱，以讨隗为名，诏征隗还京师，百官

迎之于道，隗岸帻大言，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奏请诛王氏。不从，有惧色，率众屯金城。及敦克石头，隗攻之不拔，入宫告辞，帝雪涕与之别。隗至淮阴，为刘遐所袭，携妻子及亲信二百余人奔于石勒，勒以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绥，初举秀才，除驸马都尉、奉朝请。随隗奔勒，卒。孙波嗣。

波字道则。初为石季龙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及季龙死，洽与波俱降。穆帝以波为襄城太守，累迁桓冲中军谘议参军。大司马桓温西征袁贞，朝廷空虚，以波为建威将军、淮南内史，领五千人镇石头。寿阳平，除尚书左丞，不拜，转冠军将军、南郡相。时苻坚弟融围雍州刺史朱序于襄阳，波率众八千救之，以敌强不敢进，序竟陷没。波以畏懦免官。后复以波为冠军将军，累迁散骑常侍。

苻坚败，朝廷欲镇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

臣闻天地以弘济为仁，君道以惠下为德，是以禹汤有身勤之绩，唐虞有在予之诰，用能惠被苍生，勋流后叶。宣帝开拓洪图，始基成命；爰及文武，历数在躬，而犹虚心侧席，卑己崇物。然后知积累之功重，勤王之业艰，先君之德弘，贻厥之赐厚。惠皇不怀，委政内任，遂使神器幽沦，三光翳曜；园陵怀九泉之感，宫庙集胡马之迹；所谓肉食失之于朝，黎庶暴骸于外也。赖元皇帝神武应期，祚隆淮海，振乾纲于已坠，纽绝维而更张。陛下承宣帝开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终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静乱。故使负鳞横海之鲸，僭位滔天之寇，望云旗而

宵溃，睹太阳而雾散，巍巍荡荡，人无名焉。而顷年已来，天文违错，妖怪屡生。会稽先帝本封，而地动经年。昔周之文武有鱼鸟之瑞，君臣犹怀震悚，况今灾变众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诫，贾谊有积薪之喻。臣鉴先征，窃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无讳。

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贤俊，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而钧台之咏弗闻，景毫之命未布。将群臣之不称，陛下不用之不尽乎？

凡圣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弃邪。伤化毁俗者，虽亲虽贵，必疏而远之；清公贞修者，虽微虽贱，必亲而近之。今则不然。此风既替，利竞滋甚，朋党比周，毁誉交兴，钻求苟进，人希分外。见贤而居其上，受禄每过其量，希旨承意者以为奉公，共相赞白者以为忠节。举世见之，谁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绝穿鉴之源者，恐脱因疲倦以误视听。且苻坚灭亡，于今五年，旧京残毁，山陵无卫，百姓涂炭，未蒙拯接。伏愿远观汉魏衰灭之由，近览西朝倾覆之际，超然易虑，为于未有，则灵根永固，社稷无虞。臣岂诬一朝之人皆无忠节，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

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廩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百姓怀浮游之叹，《下泉》兴周京之思。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临下有方者

就加玺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事简于上，人悦于下。今则不然。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古者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蚕食，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于此！

陛下虽躬自节俭，哀矜于上，而群僚肆欲，纵心于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识者睹人事以叹息，观妖眚而大惧。昔宋景退荧惑之灾，殷宗消鼎雉之异。伏愿陛下仰观大禹过门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远思《国风》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暂回圣恩，大询群后，延纳众贤，访以得失；令百僚率职，人言损益。察其所由，观其所以，审识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圣，以答天体。则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宠，匪躬之操，犹存旧史，有志无时，怀恨黄泉。及臣凡劣，复蒙罔极之眷，恩隆累世，实非糜身倾宗所能上报。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婴笃疾，恐命在奄忽，贪及视息，望达愚情。气力慑然，不能自宣。

疏奏而卒。追赠前将军。子淡嗣。元熙初，为庐江太守。

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终于司隶校尉。

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笛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

中，位至司徒左长史，寻为阎鼎所杀。司空蔡謨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畴兄子劭，有才干，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历御史中丞、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

邵族子黄老，太元中，为尚书郎，有义学，注《慎子》、《老子》，并传于世。

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人也。祖恭，魏齐郡太守。父攸，武帝时御史中丞。协少好经籍，博闻强记，释褐濮阳王文学，累转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颖请为平北司马，后历赵王伦相国参军，长沙王乂骠骑司马。及东嬴公腾镇临漳，以协为长史，转颍川太守。永嘉初，为河南尹，未拜，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愍帝即位，征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为丞相，以协为左长史。中兴建，拜尚书左仆射。于时朝廷草创，宪章未立，朝臣无习旧仪者。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皆禀于协焉，深为当时所称许。太兴初，迁尚书令，在职数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令如故。

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及王敦构逆，上疏罪协。帝使协出督六军。既而王师败绩，协与刘隗俱侍帝于太极东除，帝执协、隗手，流

涕呜咽，劝令避祸。协曰：“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给协、隗人马，使自为计。协年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敦德刁氏，收葬之。帝痛协不免，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

敦平后，周顗、戴若思等皆被显赠，惟协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协子彝上疏讼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贬已定，非所得更议，且协不能抗节陨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复其官爵也。丹阳尹殷融议曰：“王敦恶逆，罪不容诛，则协之善亦不容赏。若以忠非良图，谋事失算，以此为责者，盖在于讥议之间耳。即凶残之诛以为国刑，将何以沮劝乎！当敦专逼之时，庆赏威刑专自己出，是以元帝虑深崇本，以协为比，事由国计，盖不为私。昔孔宁、仪行父从君于昏，楚复其位者，君之党故也。况协之比君，在于义顺。且中兴四佐，位为朝首。于时事穷计屈，奉命违寇，非为逃刑。谓宜显赠，以明忠义。”时庾冰辅政，疑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与冰书曰：

夫爵人者，宜显其功；罚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犹尚如此，刁令中兴上佐，有死难之名，天下不闻其罪，而见其贬，致令刁氏称冤，此乃为王敦复仇也。内沮忠臣之节，论者惑之。若实有大罪，宜显其事，令天下知之，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春秋》之义，以功补过。过轻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轻过重者，不免诛绝；功足赎罪者无黜。虽先有邪佞之罪，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不绝之也。孔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

乱于朝，君杀国灭，由此二臣，而楚尚纳之。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君之党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仪，绝之可也。若无此罪，宜见追论。

或谓明帝之世已见寝废，今不宜复改，吾又以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涂一致。万机之事，或异或同，同不相善，异不相讪。故尧抑元凯而舜举之，尧不为失，舜不为非，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汉萧何之后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后复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车驾释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非诛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诛，而今日所赠，岂以改前为嫌乎！凡处事者，当上合古义，下准今例，然后谈者不惑，受罪者无怨耳。案周仆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仇也，事定后乃见害耳；周筵、郭璞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自平居见杀耳，皆见褒赠，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自顷员外散骑尚得追赠，况刁令位亚三司。若先自寿终，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就不蒙赠，不失以本官殡葬也。此为一人之身，寿终则蒙赠，死难则见绝，岂所以明事君之道，厉为臣之节乎！宜显评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论。

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凡事不允当，而得众助者，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厌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冰然之。事奏，成帝诏曰：“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

致祸之原，岂不有由！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今正当以协之勤有可书，敦之逆命不可长，故议其事耳。今可复协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于君者纤介必显，虽于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矣。”于是追赠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伦。少遭家难。王敦诛后，彝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历尚书吏部郎、吴国内史，累迁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广陵，卒于官。

子逵，字伯道，逵弟畅，字仲远；次子弘，字叔仁，并历显职。隆安中，逵为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郎将、假节；畅为始兴相；弘为冀州刺史。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

桓玄篡位，以逵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镇历阳；畅右卫将军；弘抚军桓修司马。刘裕起义，斩桓修，时畅、弘谋起兵袭裕，裕遣刘毅讨之，畅伏诛；弘亡，不知所在。逵在历阳执刘裕参军诸葛长民，槛车送于桓玄，至当利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长民，遂趣历阳。逵弃城而走，为下人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惟小弟骋被宥，为给事中，寻谋反伏诛，刁氏遂灭。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裕散其资蓄，今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以济焉。

戴若思，广陵人也，名犯高祖庙讳。祖烈，吴左将军。父昌，会稽太守。若思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

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机察见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剑就之。机与言，深加赏异，遂与定交焉。

若思后举孝廉，入洛，机荐之于赵王伦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棣之才思托太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辩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则能结轨骥驥；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玕璠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伦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时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鉴，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与语，既而称若思有公辅之才。累转东海王越军谘祭酒，出补豫章太守，加振威将军，领义军都督。以讨贼有功，赐爵秣陵侯，迁治书侍御史、骠骑司马，拜散骑侍郎。

元帝召为镇东右司马。将征杜弢，加若思前将军，未发而弢灭。帝为晋王，以为尚书。中兴建，为中护军，转护军将军、尚书仆射，皆辞不拜。出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镇寿阳，与刘隗同出。帝亲幸其营，劳勉将士，临发祖饯，置酒赋诗。

若思至合肥，而王敦举兵，诏追若思还镇京都，进骠骑将军，与右卫将军郭逸夹道筑垒于大桁之北。寻而石头失守，若思与诸军攻石头，王师败绩。若思率麾下百余人赴宫受诏，

与公卿百官于石头见敦。敦问若思曰：“前日之战有余力乎？”若思不谢而答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举动，天下以为如何？”若思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敦笑曰：“卿可谓能言。”敦参军吕猗昔为台郎，有刀笔才，性尤奸谄，若思为尚书，恶其为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说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举之患，为将来之忧耳。”敦以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邓岳、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贼平，册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简。

邈字望之。少好学，尤精《史》《汉》，才不逮若思，儒博过之。弱冠举秀才，寻迁太子洗马，出补西阳内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内史、丞相军谘祭酒，出为征南军司。于时凡百草创，学校未立，邈上疏曰：

臣闻天道之所大，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身达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绝尘。岂天下小于鲁卫，贤哲乏于曩时？励与不励故也。

自顷国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鸱张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元怀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笱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

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戴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仪，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图讖无遗，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嗟叹也。夫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递用，长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

今或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磨莹之功，荆璞发采琢之荣，不亦良可惜乎！

臣愚以世丧道久，人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告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奉诵明令，慷慨下风，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修建。

疏奏，纳焉，于是始修礼学。

代刘隗为丹阳尹。王敦作逆，加左将军。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诛后，拜尚书仆射。卒官，赠卫将军，谥曰穆。子谧嗣，历义兴太守、大司农。

周顗，字伯仁，安东将军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彻，虽时辈亲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贡嵩有清操，见顗，叹曰：“汝颖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广陵戴若思东南之美，举秀才，入洛，素闻顗名，往候之，终坐而出，不敢显其才辩。顗从弟穆亦有美誉，欲陵折顗，顗陶然弗与之校，于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袭父爵武城侯，拜秘书郎，累迁尚书吏部郎。东海王越子毗为镇军将军，以顗为长史。

元帝初镇江左，请为军谘祭酒，出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贼杜弢，顗狼狈失据。陶侃遣将吴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于豫章。敦留之。军司戴邈曰：“顗虽退败，未有莅众之咎，德望素重，宜还复之。”敦不从。帝召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顗还建康，帝留顗不遣，复以为军谘祭酒，寻转右长史。中兴建，补吏部尚书。顷之，以醉酒为有司所纠，白衣领职。复坐门生斫伤人，免官。

太兴初，更拜太子少傅，尚书如故。顗上疏让曰：“臣退自循省，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遂忝显任，名位过量。不悟天鉴忘臣顽弊，乃欲使臣内管铨衡，外忝傅训，质轻蝉翼，事重千钧，此之不可，不待识而明矣。若臣受负乘之责，必貽圣朝惟尘之耻，俯仰愧惧，不知所图。”诏曰：“绍幼冲便居储副之贵，当赖轨匠以祛蒙蔽。望之俨然，斯不言之益，何学之习邪，所谓与田苏游忘其鄙心者。便当副往意，不宜冲让。”转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如故。

庾亮尝谓顗曰：“诸人咸以君方乐广。”顗曰：“何乃刻画

无盐，唐突西施也。”帝宴群公于西堂，酒酣，从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邪？”颺因醉厉声曰：“今虽同人主，何得复比圣世！”帝大怒而起，手诏付廷尉，将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诸公就省，颺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寻代戴若思为护军将军。尚书纪瞻置酒请颺及王导等，颺荒醉失仪，复为有司所奏。诏曰：“颺参副朝右，职掌铨衡，当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屡以酒过，为有司所绳。吾亮其极叹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诫也。颺必能克己复礼者，今不加黜责。”

初，颺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颇以酒失。为仆射，略无醒日，时人号为“三日仆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谓凤德之衰也。”颺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偶有旧对从北来，颺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颺醒，使视客，已腐胁而死。

颺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因酒瞋目谓颺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颺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导甚重之，尝枕颺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导亦不以为忤。又于导坐傲然啸咏，导云：“卿欲希嵇、阮邪？”颺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及王敦构逆，温峤谓颺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颺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岂可得举兵以协主！共相推戴，未能数年，一旦如此，岂云非乱乎！处仲刚愎强忍，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邪！”既而王师败绩，颺奉诏诣敦，敦曰：“伯仁，卿负我！”颺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率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

公。”敦惮其辞正，不知所答。帝召颙于广室，谓之曰：“近日大事，二宫无恙，诸人平安，大将军故副所望邪？”颙曰：“二宫自如明诏，于臣等故未可知。”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颙避敦，颙曰：“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与戴若思俱被收，路经太庙，颙大言曰：“天地先帝之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灵，当速杀敦，无令纵毒，以倾王室。”语未终，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遂于石头南门外石上害之，时年五十四。

颙之死也，敦坐有一参军樗蒲，马于博头被杀，因谓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将登而坠，有似下官此马。”敦曰：“伯仁总角于东宫相遇，一面披襟，便许之三事，何图不幸自贻王法。”敦素惮颙，每见颙辄面热，虽复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缪坦籍颙家，收得素簏数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瓮，米数石，在位者服其清约。敦卒后，追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颙将入，导呼颙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颙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颙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颙。颙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颙、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颙表救己，殷勤款至。

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颺三子：闵、恬、颐。

闵字子骞，方直有父风，历衡阳、建安、临川太守，侍中，中领军，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加中军将军，转护军，领秘书监。卒，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烈。无子，以弟颐长子琳为嗣。琳仕至东阳太守。恬、颐并历卿守。琳少子文，骠骑谘议参军。

史臣曰：夫太刚则折，至察无徒，以之为政，则害于而国；用之行己，则凶于乃家。诚以器乖容众，非先王之道也。大连司宪，阴候主情，当约法之秋，献斫棺之议。玄亮刚愎，与物多违，虽有崇上之心，专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济，并运天机。是使贤宰见疏，致物情于解体；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既而谋人之国，国危而苟免；见昵于主，主辱而图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闲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处腴能约。咸以高才雅道，参豫畴咨。及京室沦胥，抗言无挠，甘赴鼎而全操，盖事君而尽节者欤！颺招时论，尤其酒德，《礼经》曰“瑕不掩瑜”，未足韬其美也。

赞曰：刘刁亮直，志奉兴王。奸回丑正，终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谏允塞。道属屯蒙，祸罹凶慝。

卷七十

列传第四十

应詹 甘卓 邓騫 卞壺从父兄敦 刘超 钟雅

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孙也。詹幼孤，为祖母所养。年十余岁，祖母又终，居丧毁顿，杖而后起，遂以孝闻。家富于财，年又稚弱，乃请族人共居，委以资产，情若至亲，世以此异焉。弱冠知名，性质素弘雅，物虽犯而弗之校，以学艺文章称。司徒何劭见之曰：“君子哉若人！”

初辟公府，为太子舍人。赵王伦以为征东长史。伦诛，坐免。成都王颖辟为掾。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邺，盛称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辩，临漳人士无不诣之。詹与玫有旧，叹曰：“诸葛成林，何与乐毅之相诡乎！”卒不见之。玫闻甚愧。镇南大将军刘弘，詹之祖舅也，请为长史，谓之曰：“君器识弘深，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仍委以军政。弘著绩汉南，詹之力也。迁南平太守。

王澄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及洛阳倾覆，詹攘袂流涕，劝澄赴援。澄使詹为檄，詹下笔便成，辞义壮烈，见者慷慨，然竟不能从也。天门、武陵溪蛮并反，詹讨降之。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其后天下大乱，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

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镇南将军山简复假詹督五郡军事。会蜀贼杜畴作乱，来攻詹郡，力战摧之。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元帝假詹建武将军，王敦又上詹监巴东五郡军事，赐爵颖阳乡侯。陈人王冲拥众荆州，素服詹名，迎为刺史。詹以冲等无赖，弃还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迁益州刺史，领巴东监军。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车号泣，若恋所生。

俄拜后军将军。詹上疏陈便宜，曰：“先王设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无苟且之志，下无觊觎之心。下至亡秦，罢侯置守，本替末陵，纲纪废绝。汉兴，虽未能兴复旧典，犹杂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参古迹。今大荒之后，制度改创，宜因斯会，厘正宪则，先举盛德元功以为封首，则圣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故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纳之。

顷之，出补吴国内史，以公事免。镇北将军刘隗出镇，以詹为军司。加散骑常侍，累迁光禄勋。詹以王敦专制自树，故优游讽咏，无所标明。及敦作逆，明帝问詹计将安出。詹厉然慷慨曰：“陛下宜奋赫斯之威，臣等当得负戈前驱，庶凭宗庙之灵，有征无战。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假节，都督朱雀桥南。贼从竹格渡江，詹

与建威将军赵胤等击败之，斩贼率杜发，梟首数千级。贼平，封观阳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赐绢五千匹。上疏让曰：“臣闻开国承家，光启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锡。臣虽忝当一队，策无微略，劳不汗马。猥以疏贱，伦亚亲密，暂厕被练，列勤司勋。乞回谬恩，听其所守。”不许。

迁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詹将行，上疏曰：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岂礼也哉？有由而然。自经荒弊，纲纪颓陵，清直之风既浇，糟粕之俗犹在，诚宜濯以沧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网，则幽显明别，于变时雍矣。弘济兹务，在乎官人。今南北杂错，属托者无保负之累，而轻举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职理所以多阙。今凡有所用，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职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赏；子玉败军，子文受芻蕘之责。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宜分遣黄、散若中书郎等循行天下，观采得失，举善弹违，断截苟且，则人不敢为非矣。汉宣帝时，二千石有居职修明者，则入为公卿；其不称职免官者，皆还为平人。惩劝必行，故历世长久。中间以来，迁不足竞，免不足惧。或有进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虽美，当以素论降替；在职实劣，直以旧望登叙。校游谈为多少，不以实事为先后。以此责成，臣未见其兆也。今宜峻左降旧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长

史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职，朝无惰官矣。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三台九府，中外诸军，有可减损，皆令附农。市息未伎，道无游人，不过一熟，丰穰可必。然后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顷大事之后，遐迩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纲领，肃起群望。

时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得其欢心，百姓赖之。

疾笃，与陶侃书曰：“每忆密计，自沔入湘，颉颃缱绻，齐好断金。子南我东，忽然一纪，其间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峽南，旋镇旧楚。吾承乏幸会，来忝此州，图与足下进共竭节本朝，报恩幼主，退以申寻平生，缠绵旧好。岂悟时不我与，长即幽冥，永言莫从，能不慨怅！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以咸和六年卒，时年五十三。册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骑侍郎。玄弟诞，有器干，历六郡太守、龙骧将军，追赠冀州刺史。

初，京兆韦泓丧乱之际，亲属遇饥疫并尽，客游洛阳，素闻詹名，遂依托之。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随从积年，为营伉俪，置居宅，并荐之于元帝曰：“自遭丧乱，人士易操，至乃任运固穷，耿介守节者鲜矣。伏见议郎韦泓，年三十八，字元量，执心清冲，才识备济，躬耕陇亩，不烦人役，静默

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来在詹境，经寇丧资，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弥厉，不游非类。颜回称不改其乐，泓有其分。明公辅亮皇室，恢维宇宙，四门开辟，英彦鳧藻，收春华于京辇，采秋实于岩薮。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铨召，付以列曹，必能协隆鼎味，缉熙庶绩者也。”帝即辟之。自后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赵氏祀程婴、杵臼之义，祭詹终身。

甘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茂之后也。曾祖宁，为吴将。祖述，仕吴为尚书。父昌，太子太傅。吴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为吴王常侍。讨石冰，以功赐爵都亭侯。东海王越引为参军，出补离狐令。卓见天下大乱，弃官东归，前至历阳，与陈敏相遇。敏甚悦，共图纵横之计，遂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结托。会周玘唱义，密使钱广攻敏弟昶，敏遣卓讨广，顿朱雀桥南。会广杀昶，玘告丹阳太守顾荣共邀说卓。卓素敬服荣，且以昶死怀惧，良久乃从之。遂诈疾迎女，断桥，收船南岸，共灭敏，传首于京都。

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其后讨周馥，征杜弢，屡经苦战，多所擒获。以前后功，进爵南乡侯，拜豫章太守。寻迁湘州刺史，将军如故。复进爵于湖侯。

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令，明

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策试之由，当藉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惟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俭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经史。于时南土凋荒，经籍道息，俭不能远求师友，唯在家研精。虽所得实深，未有名誉，又耻衒耀取达，遂归，终身不仕，卒于家。

卓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王敦称兵，遣使告卓。卓乃伪许，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闻双言，大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奸凶耳。卿还言之，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卓不能决。或说卓且伪许敦，待敦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亦先从后图，而论者谓惧逼面谋之。虽吾情本不尔，而事实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复尔，谁能明我！”时湘州刺史谯王承遣主簿邓骞说卓曰：“刘大连虽乘权宠，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象魏，虽托讨乱之名，实失天下之望，此忠臣义士匡救之时也。昔鲁连匹夫，犹怀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体国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举，杖大顺以扫逆节，拥义兵以勤王室，斯千载之运，不

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岂吾所能。至于尽力国难，乃其心也。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乱陇右，窦融保河西以归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将军有重名于天下，但当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将军胜，方当崇将军以方面之重；如其不胜，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于一战邪！”骞谓梁曰：“光武创业，中国未平，故隗嚣断陇右，窦融兼河西，各据一方，鼎足之势，故得文服天子，从容顾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终于陇右倾覆，河西入朝。何则？向之文服，义所不容也。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喻也。襄阳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义，安忍国难而不陈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大将军平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守，绝荆湘之粟，将军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卓尚持疑未决，骞又谓卓曰：“今既不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议者之所难，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虚实者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将军威名天下所闻也，此府精锐，战胜之兵也。拥强众，藉威名，杖节而行，岂王含所能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顾虑乎！武昌既定，据其军实，镇抚二州，施惠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敌也。如是，大将军可不战而自溃。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计矣。愿将军熟虑之。”

时敦以卓不至，虑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说卓袭之，语在融传。卓既素不欲从敦，得道融说，遂决曰：“吾本意也。”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

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俱露檄远近，陈敦肆逆，率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诣台，参军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克期，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令谯王承坚守。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武昌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诏书迁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

卓虽怀义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计虑犹豫，军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惧，遣卓兄子行参军印求和，谢卓曰：“君此自是臣节，不相责也。吾家计急，不得不尔。想便旋军襄阳，当更结好。”时王师败绩，敦求台驄虞幡驻卓。卓闻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谓印曰：“吾之所忧，正谓今日。每得朝廷人书，常以胡寇为先，不悟忽有萧墙之祸。且使圣上元吉，太子无恙，吾临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适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说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难，但断彭泽，上下不得相赴，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既有忠节，中道而废，更为败军将，恐将军之下亦各便求西还，不可得守也。”卓不能从。乐道融亦日夜劝卓速下。卓性先宽和，忽便强塞，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自照镜不见其头，视庭树而头在树上，心甚恶之。其家金柜鸣，声似槌镜，清而悲。巫云：“金柜将离，是以悲鸣。”主簿何无忌及家人皆劝令自警。卓转更很愎，闻谏辄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为备。功曹荣建固谏，不纳。襄阳太守周虑等密承敦意，知卓无备，诈言湖中多鱼，劝卓遣左右皆捕鱼，乃杀害卓于寝，

传首于敦。四子散骑郎蕃等皆被害。太宁中，追赠骠骑将军，谥曰敬。

邓骞，字长真，长沙人。少有志气，为乡邻所重。常推诚行己，能以正直全于多难之时。刺史譙王承命为主簿，便说甘卓。卓留为参军，欲与同行，以母老辞卓而反。承为魏父所败，以虞诩兄弟为承党，父尽诛之，而求骞甚急。乡人皆为之惧，骞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杀忠良，是其求贤之时，岂以行人为罪！”乃往诣父。父喜曰：“君所谓古之解扬也。”以为别驾。骞有节操忠信，兼识量弘远，善与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称之，以为长者。历武陵、始兴太守，迁大司农，卒于官。

卞壺，字望之，济阴冤句人也。祖统，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辩监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粹字也。弟衰，尝忤其郡将，郡将怒讐其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议，陵迟积年。惠帝初，为尚书郎。杨骏执政，人多附会，而粹正直不阿。及骏诛，超拜右丞，封成阳子，稍迁至右军将军。张华之诛，粹以华婿免官。齐王冏辅政，为侍中、中书令，进爵为公。及长沙王父专权，粹立朝正色，父忌而害之。初，粹如厕，见物若两眼，俄而难作。

壺弱冠有名誉，司兖二州、齐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祸，还乡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袭父爵。征东将军周馥请为从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倾覆，东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

壺行广陵相。元帝镇建邺，召为从事中郎，委以选举，甚见亲杖。出为明帝东中郎长史。遭继母忧，既葬，起复旧职，累辞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笺自陈曰：

壺天性狷狭，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毕志家门。亡父往为中书令，时壺蒙大例，望门见辟，信其所执，得不祇就。门户遇祸，进窜易名，得存视息，私志有素。加婴极难，流寄兰陵，为荀晞所召，恐见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见假授，思暂之郡，规得托身。寻蒙见召，为从事中郎，岂曰贪荣，直欲自致，规暂恭命，行当乞退。属华轶之难，不敢自陈。轶既梟悬，壺亦婴病，具自归闻，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选宠显望，复以无施，忝充元佐。荣则荣矣，实非素怀。顾以命重人轻，不敢辞惮。闻西台召壺为尚书郎，实欲因此以避贤路，未及陈诚，奄丁穷罚。

壺年九岁，为先母弟表所见孤背。十二，蒙亡母张所见覆育。壺以陋贱，不能荣亲，家产屡空，养道多阙，存无欢娱，终不备礼，拊心永恨，五内抽割。于公无效如彼，私情艰苦如此，实无情颜昧冒荣进。若废壺一人，江北便有倾危之虑，壺居事之日功绩以隆者，诚不得私其身。今东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军司马、诸参佐并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会无损益。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门。壺委质二府，渐冉五载，考效则不能已彰，论心则频累恭顺，奈何哀孤之日不见愍恕哉！

帝以其辞苦，不夺其志。

服阕，为世子师。壶前后居师佐之任，尽匡辅之节，一府贵而惮焉。中兴建，补太子中庶子，转散骑常侍，侍讲东宫。迁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寻复职，转御史中丞。忠于事上，权贵屏迹。

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制出母齐衰期。壶奏曰：“就如式父临终许诺，必也正名，依礼为无所据。若夫有命，须显七出之责，当存时弃之，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临困谬乱，使去留自由者，此必为相要以非礼，则存亡无所得从，式宜正之以礼。魏颗父命不从其乱，陈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礼不从，《春秋》、《礼记》善之。并以妾胜，犹正以礼，况其母乎！式母于夫，生事奉终，非为既绝之妻。夫亡制服，不为无义之妇。自云守节，非为更嫁。离绝之断，在夫没之后。夫之既没，是其从子之日，而式以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无所容居，没无所托也。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若式父亡后，母寻没于式家，必不以为出母明矣。许诺之命一耳，以为母于同居之时，至没前子之门而不以为母，此为制离绝于二居，裁出否于意断。离绝之断，非式而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恋前子，求去求绝，非礼于后家，还反又非礼于前门，去不可去，还不可还，则为无寄之人也。式必内尽匡谏，外极防闲，不绝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亲，略情礼于假继乎！继母如母，圣人之教。式为国土，闺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

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亏损世教，不可以居人伦诤正之任。案侍中、司徒、临颖公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壺迁吏部尚书。王含之难，加中军将军。含灭，以功封建兴县公，寻迁领军将军。

明帝不豫，领尚书令，与王导等俱受顾命辅幼主。复拜右将军，加给事中、尚书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壺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大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皇太后临朝，壺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时召南阳乐谟为郡中正，颍川庾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壺奏曰：“人无非父而生，职无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职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为王者无人，职不轨物，官不立政。如此则先圣之言废，五教之训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乐广以平夷称，庾珉以忠笃显，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后嗣而可专哉！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则战戎者之父母皆当以命子，不以处也。若顺谟父之意，则人皆不为郡中正，人伦废矣。顺怡父之意，人皆不为狱官，则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听欤？若不可听，何以许谟、怡之得称父命乎！此为谟以名父子可亏法，怡是亲戚可以自专。以此二途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废公。绝其表疏，以

为永制。”朝议以为然。谟、怡不得已，各居所职。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壺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壺断裁切直，不畏强御，皆此类也。

壺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壺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壺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壺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时王导以勋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王茂弘驽痴耳，若卜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岵，当敢尔邪！”壺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固辞不受。后患面创，累乞解职。

拜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时庾亮将征苏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是朝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当时议者无以易之。壺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远虑，恐未可仓卒。”亮不纳。壺知必败，与平南将军温峤书曰：“元规召峻意定，怀此於邑。温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虑，是国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纵其群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诚桓桓，交须接锋履刃，尚不知

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与之争甚恳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谏，必当相从。今内外戒严，四方有备，峻凶狂必无所至耳，恐不能使无伤，如何？”壶司马任台劝壶宜畜良马，以备不虞。壶笑曰：“以顺逆论之，理无不济。若万一不然，岂须马哉！”峻果称兵。壶复为尚书令、右将军、领右卫将军，余官如故。

峻至东陵口，诏以壶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假节，复加领军将军、给事中，壶率郭默、赵胤等与峻大战于西陵，为峻所破。壶与钟雅皆退还，死伤者以千数。壶、雅并还节，诣阙谢罪。峻进攻青溪，壶与诸军距击，不能禁。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壶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麾下，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胗、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

峻平，朝议赠壶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尚书郎弘讷议以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贞之节，当书于竹帛。今之追赠，实未副众望，谓宜加鼎司之号，以旌忠烈之勋”。司徒王导见议，进赠骠骑将军，加侍中。讷重议曰：“夫事亲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尽敬竭诚；唯忠也，故能见危授命。此在三之大节，臣子之极行也。案壶委质三朝，尽规翼亮，遭世险难，存亡以之。受顾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拥卫至尊，则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则有匪躬之节。贼峻造逆，戮力致讨，身当矢旂，再对贼锋，父子并命，可谓破家为国，守死勤事。昔许男疾终，犹蒙二等之赠，况壶伏节国难者乎！夫赏疑从重，况在不疑！谓可上准许穆，下同嵇绍，则允合典谟，克厌众望。”于是改赠壶侍中、骠骑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祠以太牢。赠世子胗散骑侍郎，胗弟盱奉车都尉。珍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汝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胗子诞嗣。

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壶，下诏曰：“壶立朝忠恪，丧身凶寇，所封悬远，租秩薄少，妻息不瞻，以为慨然！可给实口廩。”其后盗发壶墓，尸僵，鬓发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安帝诏给钱十万，以修茔兆。

壶第三子瞻，位至广州刺史。瞻弟眈，尚书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检识，以名理著称。其乡人傲郤诜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门盛轻诜，相视如仇。诜以杨骏故吏被系，俊时为尚书郎，案其狱，诜惧不免，俊平心断决正之，诜卒以免，而犹不悛。后为左丞，复奏陷卞氏。俊历位汝南相、廷尉卿。

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迁太子舍人、尚书郎，朝士多称之。东海王越闻，召以为主簿。王弥逼洛，敦及胡毋辅之劝越击王弥，而王衍、潘滔共执不听，敦庭争苦至，众咸壮之。出补汝南内史。元帝之为镇东，请为军諮祭酒，不就。征南将军山简以为司马。寻而王如、杜曾相继为乱，简乃使敦监沔北七郡军事、振威将军、领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讨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讨大都督。伐弢有功，赐爵安陵亭侯。镇东大将军王敦请为军司。

中兴建，拜太子左卫率。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

眈，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竟以畏懦贬秩三等，为鹰扬将军。征拜大司农。王敦表为征虏将军、都督石头军事。明帝之讨王敦也。以为镇南将军、假节。事平，更拜尚书，以功封益阳侯。徙光禄勋，出为都督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寻进征南将军，固辞不拜。

苏峻反，温峤、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师。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唯遣督护荀璜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时朝野莫不怪叹，独陶侃亦切齿忿之。峻平，侃奏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请槛车收付廷尉。丞相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之职。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既不讨苏峻，常怀愧耻，名论自此亏矣。寻以忧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子滔嗣。

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章七世孙封临沂县慈乡侯，子孙因家焉。父和，为琅邪国上军将军。超少有志尚，为县小吏，稍迁琅邪国记室掾。以忠谨清慎为元帝所拔，恒亲侍左右，遂从渡江，转安东府舍人，专掌文檄。相府建，又为舍人。于时天下扰乱，伐叛讨贰，超自以职在近密，而书迹与帝手笔相类，乃绝不与人交书。时出休沐，闭门不通宾客，由是渐得亲密。以左右勤劳，赐爵原乡亭侯，食邑七百户，转行参军。

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时台阁初建，庶绩未康，超职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弥见亲待。加以处身清苦，衣不重帛，家无儋石之储。每帝所赐，皆固辞曰：“凡陋小臣，横窃赏赐，无德而禄，殃咎足惧。”帝嘉之，不夺其

志。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货。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入为中书通事郎。以父忧去官。既葬，属王敦称兵，诏超复职，又领安东上将军。寻六军败散，唯超案兵直卫，帝感之，遣归终丧礼。及钱凤构祸，超招合义士，从明帝征凤。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贫，妻子不赡，帝手诏褒之，赐以鱼米，超辞不受。超后须纯色牛，市不可得，启买官外厩牛，诏便以赐之。出为义兴太守。未几，征拜中书侍郎。拜受往还，朝廷莫有知者。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咸和初，遭母忧去官，衰服不离身，朝夕号泣，朔望辄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及苏峻谋逆，超代赵胤为左卫将军。时京邑大乱，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义兴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听，尽以妻孥入处宫内。及王师败绩，王导以超为右卫将军，亲侍成帝。属太后崩，军卫礼章损阙，超躬率将士奉营山陵。峻迁车驾石头，时天大雨，道路沈陷，超与侍中钟雅步侍左右，贼给马不肯骑，而悲哀慷慨。峻闻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时饥馑米贵，峻等问遗，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帝时年八岁，虽幽厄之中，超犹启授《孝经》、《论语》。温峤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为帝所亲遇，疑之尤甚。后王导出奔，超与怀德令匡术、建康令管旆等密谋，将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让将兵入收超及钟雅。帝抱

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任让不奉诏，因害之。至峻平，任让与陶侃有旧，侃欲特不诛之，乃请于帝。帝曰：“让是杀我侍中、右卫者，不可宥。”由是遂诛让。及超将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诏迁高显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赠卫尉，谥曰忠。超天性谨慎，历事三帝，恒在机密，并蒙亲遇，而不敢因宠骄谄，故士人皆安而敬之。

子讷嗣，谨饬有石庆之风，历中书侍郎、下邳内史。讷子享，亦清慎，为散骑郎。

钟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也。父晔，公府掾，早终。雅少孤，好学有才志，举四行，除汝阳令，入为佐著作郎。母忧去官，服阕复职。东海王越请为参军，迁尚书郎。

避乱东渡，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迁临淮内史、振威将军。顷之，征拜散骑侍郎，转尚书右丞。时有事于太庙，雅奏曰：“陛下继承世数，于京兆府君为玄孙，而今祝文称曾孙，恐此因循之失，宜见改正。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庙，亦宜除伯祖之文。”诏曰：“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此非因循之失也。义取于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称伯祖不安，如所奏。”转北军中候。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补宣城内史。钱凤作逆，加广武将军，率众屯青弋。时广德县人周玘为凤起兵攻雅，雅退据泾县，收合士庶，讨玘，斩之。凤平，征拜尚书左丞。

时帝崩，迁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

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当期来月。圣主缞素，泣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穆后临朝，特原不问。雅直法绳违，百僚皆惮之。

北中郎将刘遐卒，遐部曲作乱，诏郭默讨之，以雅监征讨军事、假节。事平，拜骁骑将军。苏峻之难，诏雅为前锋监军、假节，领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击，退还。拜侍中。寻王师败绩，雅与刘超并侍卫天子。或谓雅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随时之宜而坐待其毙。”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执简而至矣。”庾亮临去，顾谓雅曰：“后事深以相委。”雅曰：“栋折榱崩，谁之责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迁车驾幸石头，雅、超流涕步从。明年，并为贼所害。贼平，追赠光禄勋。其后以家贫，诏赐布帛百匹。子诞，位至中军参军，早卒。

史臣曰：应詹行业章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则嘉谋屡陈；出抚藩条，则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宁乱，庸绩克宣，作镇扞城，威略具举。及凶渠犯顺，志在勤王。既而人挠其谋，天夺其鉴，疑留不断，自取诛夷。卞壺束带立朝，以匡正为己任；褰裳卫主，蹈忠义以成名。遂使臣死于君，子死于父，惟忠与孝，萃其一门。古称社稷之臣，忠贞之谓矣。刘超勤肃奉上，钟雅正直当官。属臣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岖寇

难，契阔艰虞，匪石为心，寒松比操，贞轨皆没，亮迹双升。虽高赫在难弥恭，荀息继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赞曰：卓临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举，威惠兼修。应嗟运促，甘毙疑留。望之徇义，处死为易。惟子惟臣，名节斯寄。钟刘入仕，忠贞攸履。竭其股肱，继之以死。

卷七十一

列传第四十一

孙惠 熊远 王鉴 陈颙 高崧

孙惠，字德施，吴国富阳人，吴豫章太守贲曾孙也。父祖并仕吴。惠口讷，好学有才识，州辟不就，寓居萧沛之间。永宁初，赴齐王冏义，讨赵王伦，以功封晋兴县侯，辟大司马户曹掾，转东曹属。冏骄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献言于冏，讽以五难、四不可，劝令归藩，辞甚切至。冏不纳。惠惧罪，辞疾去。顷之，冏果败。成都王颖荐惠为大将军参军、领奋威将军、白沙督。是时，颖将征长沙王乂，以陆机为前锋都督。惠与机同乡里，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及机兄弟被戮，惠甚伤恨之。时惠又擅杀颖牙门将梁俊，俱罪，因改姓名以遁。

后东海王越举兵下邳，惠乃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越曰：

天祸晋国，遘兹厄运。历观危亡，其萌有渐，枝叶

先零，根株乃毙。伏惟明公资睿哲之才，应神武之略，承衰乱之余，当倾险之运，侧身昏谗之俗，局蹐凶谄之间。执夷正立，则取疾奸佞；抱忠怀直，则见害贼臣。铺糟非圣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节，是以感激于世，发愤忘身。抗辞金门，则謇谔之言显；扶翼皇家，则匡主之功著。事虽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汉祖之贤，犹充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阳之失。孟明三退，终于致果；勾践丧众，期于擒吴。今明公名著天下，声振九域，公族归美，万国宗贤。加以四王齐圣，仁明笃友，急难之感，同奖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维持。皇穹无亲，惟德是辅，恶盈福谦，鬼神所赞。以明公达存亡之符，察成败之变，审所履之运，思天人之功，武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西谿河间，南结征镇，东命劲吴锐卒之富，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宣喻青徐，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明其赏信。仰惟天子蒙尘邺宫，外矫诏命，擅诛无辜，豺狼篡噬，其事无远。夫心火倾移，丧乱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杖，岁镇所去，天厌其德。玄象著明，谪谴彰见。违天不祥，奉时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应，虑祸败前后之征，弘劳谦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贤之义，倾府竭库以振贫乏，将有济世之才，渭滨之士，含奇谟于朱唇，握神策于玉掌，逍遥川岳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听非常之辅，举而任之，则元勋建矣。

秘之不天，值此衰运，窃慕墨翟、申包之诚，跋涉荆棘，重茧而至，栉风沐雨，来承祸难。思以管穴毗佐

大猷，道险时吝，未敢自显。伏在川泥，系情宸极，谨先白笺，以启天虑。若犹沈吟际会，徘徊二端，微幸在险，请从恕宥之例。

明公今旋轸臣子之邦，宛转名义之国，指麾则五岳可倾，呼喻则江湖可竭。况履顺讨逆，执正伐邪，是乌获摧冰，赍育拉朽，猛兽吞狐，泰山压卵，因风燎原，未足方也。今时至运集，天与神助，复不能鹄起于庆命之会，拔剑于时哉之机，恐流滥之祸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尸元曳于粪坏，形骸捐于沟涧，非其口无忠贞之辞，心无义正之节，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终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犹有刎颈之报，朝廷之内，而无死命之臣。非独秘之所耻，惜乎晋世之无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替而复绍，惟明公兄弟能弘济皇猷。国之存亡，在斯举矣。

秘之以下才之姿，而值危乱之运，竭其狗马之节，加之忠贞之心，左属平乱之鞭，右握灭逆之矢，控马鹄立，计日俟命。时难获而易失，机速变而成祸，介如石焉，实无终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越省书，榜道以求之，惠乃出现。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职文疏，豫参谋议。除散骑郎、太子中庶子，复请补司空从事中郎。越诛周穆等，夜召参军王廙造表，廙战惧，坏数纸不成。时惠不在，越叹曰：“孙中郎在，表久就矣。”越迁太傅，以惠为军谘祭酒，数谘访得失。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秘书监，不拜。转彭城内史、广

陵相，迁广武将军、安丰内史。以迎大驾之功，封临湘县公。

元帝遣甘卓讨周馥于寿阳，惠乃率众应卓，馥败走。庐江何锐为安丰太守，惠权留郡境。锐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虑谗间，因此大惧，遂攻杀锐，奔入蛮中。寻病卒，时年四十七。丧还乡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吊赙。

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黄门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远有志尚，县召为功曹，不起，强与衣帻，扶之使谒。十余日荐于郡，由是辟为文学掾。远曰：“辞大不辞小也。”固请留县。太守察远孝廉。属太守讨氐羌，远遂不行，送至陇右而还。后太守会稽夏静辟为功曹。及静去职，远送至会稽以归。州辟主簿、别驾，举秀才，除监军华轶司马、领武昌太守、宁远护军。

元帝作相，引为主簿。时传北陵被发，帝将举哀，远上疏曰：“园陵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后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昔宋杀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驰之日！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昔项羽杀义帝以为罪，汉祖哭之以为义，刘项存亡，在此一举。群贼豺狼，弱于往日；恶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晋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讴吟，思德于下。今顺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

军后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属有杜弼之难，不能从。

时江东草创，农桑弛废，远建议曰：“立春之日，天子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诗》云：‘弗躬弗亲，庶人不信。’自丧乱以来，农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时议美之。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远谏曰：“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途，人神同忿。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今杜弼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宜设饌以赐群下而已。”元帝纳之。

转丞相参军。是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弼，远又上疏曰：“皇纲失统，中夏多故，圣主肇祚，远奉西都。梓宫外次，未反园陵，逆寇游魂，国贼未夷。明公忧劳，乃心王室，伏读圣教，人怀慷慨。杜弼小竖，寇抄湘川，比年征讨，经载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难，非独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

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后时。昔齐用穰苴，燕晋退军；秦用王翦，克平南荆。必使督护得才，即贼不足虑也。”会弢已平，转从事中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为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远以为“秦汉因赦赐爵，非长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可依汉法例，赐天下爵，于恩为普，无偏颇之失。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帝不从。

转御史中丞。时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尚书郎卢琳将入直，遇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琳避之，琳不回。协令威仪牵掣琳堕马，至协车前而后释。远奏免协官。

时冬雷电，且大雨，帝下书责躬引过，远复上疏曰：

被庚午诏书，以雷电震，暴雨非时，深自克责。虽禹汤罪己，未足以喻。臣暗于天道，窃以人事论之。陛下节俭敦朴，恺悌流惠，而王化未兴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负乘，秕秽明时之责也。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此一失也。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撤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

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世所谓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议贬其非；转见排退，陆沈泥滓。时所谓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论美其贤；渐相登进，仕不辍官，攀龙附凤，翱翔云霄。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岂待顾道德之清涂，践仁义之区域乎！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

今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不复论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时有言者，或不见用，是以朝少辩争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郭翼上书，武帝擢为屯留令，又置谏官，所以容受直言，诱进将来，故人得自尽，言无隐讳。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舜犹历试诸难，而今先禄不试，甚违古义，乱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贱，用刑先于亲贵，然后令行禁止，野无遗滞。尧取舜于仄陋，舜拔贤于岩穴，姬公不曲绳于天伦，叔向不亏法于孔怀。今朝廷法吏多出寒贱，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

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累迁侍中，出补会稽内史。时王敦作逆，沈充举兵应之，加远将军，距而不受，不输军资于充，保境安众为务。敦至石头，讽朝廷征远，乃拜太常卿，加散骑常侍。敦深惮其正而有谋，引为长史。数月病卒。

远弟缙，名亚于远，为王敦主簿，终于鄱阳太守。缙子鸣鹄，位至武昌太守。

王鉴，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鉴少以文笔著称，初为元帝琅邪国侍郎。时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为忧。鉴上疏劝帝征之，曰：

天祸晋室，四海颠覆，丧乱之极，开辟未有。明公遭历运之厄，当阳九之会，圣躬负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将振长轡而御八荒，扫河汉而清天途。所藉之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垂尽之余人耳。而百越鸱视于五岭，蛮蜀狼顾于湘汉，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残弱之源日深，全胜之势未举。鉴惧云旗反旆，元戎凯入，未在旦夕也。昔齐旅未期而申侯惧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虬虱，而可不深虑者哉！江扬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时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敌，彭蠡振摇，是贼逾我垣墙之内，窥我室家之好。黠武之众易动，惊弓之鸟难安，鉴之所甚惧也。去年已来，累丧偏将，军师屡失，送死之寇，兵厌奔命，贼量

我力矣。虽继遣偏裨，惧未足成功也。愚谓尊驾宜亲幸江州，然后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罴之士，其锐可得而奋。进左军于武昌，为陶侃之重；建名将于安成，连甘卓之垒。南望交广，西抚蛮夷。要害之地，勒劲卒以保之；深沟坚壁，按精甲而守之。六军既贍，战士思奋，尔乃乘隙骋奇，扰其窟穴，显示大信，开以生途，杜弢之颈固已锁于麾下矣。

议者将以大举役重，人不可扰。鉴谓暂扰以制敌，愈于放敌而常扰也。夫四体者，人之所甚爱，苟宜伐病，则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虚，鉴谓王导可委以萧何之任。或以小贼方毙，不足动千乘之重。鉴见王弥之初，亦小寇也，官军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变，卒令温怀不守，三河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验也。蔓草犹不可长，况狼兕之寇乎！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贍，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今大弊之极，剧于曩代，崇替之命，系我而已。欲使銮旂无野次之役，圣躬远风尘之劳，而大功坐就，鉴未见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国，亲征柳城，扬旂卢龙之岭，顿辔重塞之表，非有当时烽燧之虞，盖一日纵敌，终己之患，虽戎略蒙险，不以为劳，况急于此者乎！刘玄德躬登汉山，而夏侯之锋摧；吴伪祖亲泝长江，而关羽之首悬；袁绍犹豫后机，挫衄三分之势；刘表卧守其众，卒亡全楚之地。历观古今

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前鉴不远，可谓蓍龟。

议者或以当今暑夏，非出军之时。鉴谓今宜严戒，须秋而动。高风启途，龙舟电举，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贼尚有千里之限，但临之以威灵，则百胜之理济矣。既扫清湘野，涤荡楚郢，然后班爵序功，酬将士之劳；卷甲韬旗，广农桑之务，播恺悌之惠，除烦苛之赋。比及数年，国富兵强，龙骧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济，桓文之功不难懋也。今惜一举之劳，而缓垂死之寇，诚国家之大耻，臣子之深忧也。

鉴以凡琐，谬蒙奖育，思竭遇忠以补万一。刍蕘之言，圣王不弃，戍卒之谋，先后采之。乞留神鉴，思其所陈。

疏奏，帝深纳之，即命中外戒严，将自征讨。会弢已平，故止。

中兴建，拜驸马都尉、奉朝请，出补永兴令。大将军王敦请为记室参军，未就而卒，时年四十一。文集传于世。

鉴弟涛及弟子戴，并有才笔。涛字茂略，历著作郎、无锡令。戴字庭坚，亦为著作。并早卒。

陈颙，字延思，陈国苦人也。少好学，有文义。父诩立宅起门，颙曰：“当使容马车。”诩笑而从之。仕为郡督邮，检获隐匿者三千人，为一州尤最。太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乘马车还家，宗党荣之。

劾案沛王韬狱，未竟，会解结代杨准为刺史，韬因河间

王颙属结。结至大会，问主簿史凤曰：“沛王贵藩，州据何法而擅拘邪？”时颙在坐，对曰：“甲午诏书，刺史衔命，国之外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纠。事征文墨，前后列上，七被诏书。如州所劾，无有违谬。”结曰：“众人之言不可妄听，宜依法穷竟。”又问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答曰：“《诗》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末英伟大贤多出山泽，河北土平气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结曰：“张彦真以为汝颖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颙曰：“彦真与元礼不协，故设过言。老子、庄周生陈梁，伏羲、传说、师旷、大项出阳夏，汉魏二祖起于沛谯，准之众州，莫之与比。”结甚异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会结迁尚书，结恨不得尽其才用。

元康中，举孝廉，而州将留之。颙荐同县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禀质清冲，若得参嘉命，必能光赞大猷，允清朝望，使黄宪之徒不乏于豫土，令颙庶免臧文之责。”州乃辟保。

齐王冏起义，州遣颙将兵赴之，拜驸马都尉。遭贼避难于江西。历阳内史朱彦引为参军。镇东从事中郎袁琇荐颙于元帝，迁镇东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颙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建兴初制，版补录事参军。参佐掾属多设解故以避事任。

颍议：“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余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雅。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故百寻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蚁垤而穿败，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临使称疾，须催乃行者，皆免官。”

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颍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圣王悬爵赏功，制罚纠违，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实，不可妄假，非才谓之致寇，宠厚戒在斯亡。昔孙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机，惠皇失御，九服无戴。三王建议，席卷四海，合起义之众，结天下之心，故设《己亥义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遭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皂仆，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黜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请自今以后宜停之。”颍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

大兴初，以疾征。久之，白衣兼尚书，因陈时务，以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又马隆、孟观虽出贫贱，勋济甚大，以所不习，而统戎事，鲜能以济。宜开举武略任将率者，言问核试，尽其所能，然后随才授任。举十得一，犹胜不举，况或十得二三。日磔降虏，七世内侍；由余戎狄，入为秦相。岂藉华宗之族，见齿于奔竞之流乎！宜引幽滞之隼，抑华校实，则天清地平，人神感应。”

后拜天门太守，殊俗安之。选腹心之吏为荆州参军，若

有调发，动静驰白，故恒得宿办。陶侃征还，颍先至巴陵上礼。侃以为能，表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妒，说颍年老耳聋，侃召颍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字茂琰，广陵人也。父愷，少孤，事母以孝闻。年十三，值岁饥，愷菜蔬不饔，每致甘肥于母。抚幼弟以友爱称。寓居江州，刺史华轶辟为西曹书佐。及轶败，愷藏匿轶子经年，会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为参军，遂历显位，至丹阳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

崧少好学，善史书。总角时，司空何充称其明惠。充为扬州，引崧为主簿，益相钦重。转骠骑主簿，举州秀才，除太学博士，父艰去职。初，愷以纳妾致讼被黜，及终，崧乃自系廷尉讼冤，遂停丧五年不葬，表疏数十上。帝哀之，乃下诏曰：“愷备位大臣，违宪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无已。今特听传侯爵。”由是见称。拜中书郎、黄门侍郎。

简文帝辅政，引为抚军司马。时桓温擅威，率众北伐，军次武昌，简文患之。崧曰：“宜致书喻以祸福，自当反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若有异计，请先衅鼓。”便于坐为简文书草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此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之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须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嗜嗜，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其不然者，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

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温得书，还镇。

崧累迁侍中。是时谢万为豫州都督，疲于亲宾相送，方卧在室。崧径造之，谓曰：“卿令疆理西藩，何以为政？”万粗陈其意。崧便为叙刑政之要数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鄲！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谏以为“非万乘所宜。陛下此事，实日月之一食也”。后以公事免，卒于家。子耆，官至散骑常侍。

史臣曰：昔张良拙说项氏，巧谋于沛公；孙惠沮计齐王，耀奇于东海，终而誓甘之旅炎运载昌，称狩之师金行不竞。岂遭时之会斯蹇，将谋国之道未通？迷于委质之贞，暗于所修之虑，本既颠矣，何以能终！熊远、王鉴有毗济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诋温，颢之距结，挫其劳役之策，申其汝颖之论，采郭嘉之风旨，挹朱育之余波，故桓温辍许攸之谋，解结钦王朗之迹。缉之时典，用此道欤！

赞曰：临湘游艺，才识英发。诡名违颖，陈书干越。孝文忠饗，嘉言斯践。茂高器鉴，雕章尤善。侯爵崧传，高门颢显。

卷七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郭 璞 葛 洪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

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于是潜结婚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抵将军赵固，会固所乘良马死，固惜之，不接宾客。璞至，门吏不为通。璞曰：“吾能活马。”吏惊入白固。固趋出，曰：“君能活吾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长竿，东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庙者，便以竿打拍，当得一物，宜急持归。得此，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归。此物见死马，便嘘吸其鼻。顷之马起，奋迅嘶鸣，食如常，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行至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谘祭酒。时江淮清宴，孟康安之，无心南渡。璞为占曰“败”。康不之信。璞将

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封，遇《遁》之《蛊》，其卦曰：“《艮》体连《乾》，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武。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名之，是为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余，遂去不复见。郡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郢亭驴山君鼠，使诣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其精妙如此。祐迁石头督护，璞复随之。时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东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后当有妖树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傥有此者，东南数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无锡县欽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连理者，其年盗杀吴兴太守袁琇。或以问璞，璞曰：“卯爻发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灾也。”王导深重之，引参己军事。尝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导从其言。数日果震，柏树粉碎。

时元帝初镇邺，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

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兴初，会稽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璞曰：“盖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矣。观五铎启号于晋陵，栈钟告成于会稽，瑞不失类，出皆以方，岂不伟荣！若夫铎发其响，钟征其象，器以数臻，事以实应，天人之际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曰：

臣闻《春秋》之义，贵元慎始，故分至启闭以观云物，所以显天人之统，存休咎之征。臣不揆浅见，辄依岁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济》。案爻论思，方涉春木王龙德之时，而为废水之气来见乘，加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以义推之，皆为刑狱殷繁，理有壅滥。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蚀月。月者属《坎》，群阴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阳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坏其所以为法者也。臣术学庸近，不练内事，卦理所及，敢不尽言。又去秋以来，沈雨跨年，虽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狱充溢，怨叹

之气所致。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长标。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陛下宜侧身思惧，以应灵谴。皇极之谪，事不虚降。不然，恐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蠹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劳也。

臣谨寻按旧经，《尚书》有五事供御之术，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所以缘咎而致庆，因异而迈政。故木不生庭，太戊无以隆；雉不鸣鼎，武丁不为宗。夫寅畏者所以飨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应，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为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毙之人应苍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纾散。此亦奇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臣窃观陛下贞明仁恕，体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区夏，启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灵表瑞，人鬼献谋，应天顺时，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感，职次数改则觊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国者之所慎也。臣窃为陛下惜之。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

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汉之中宗，聪悟独断，可谓令主，然厉意刑名，用亏纯德。《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夫无为而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体者也。耻其君不为尧舜者，亦岂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隐其怀。若臣言可采，或所以为尘露之益；若不足采，所以广听纳之门。愿陛下少留神鉴，赐察臣言。

疏奏，优诏报之。

其后日有黑气，璞复上疏曰：

臣以顽昧，近者冒陈所见，陛下不遗狂言，事蒙御省。伏读圣诏，欢惧交战。臣前云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疑将来必有薄蚀之变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潜昧，而色都赤，中有异物大如鸡子，又有青黑之气共相薄击，良久方解。案时在岁首纯阳之月，日在癸亥全阴之位，而有此异，殆元首供御之义不显，消复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计去微臣所陈，未及一月，而便有此变，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恳恳之至也。

往年岁末，太白蚀月，今在岁始，日有咎谪。会未数旬，大眚再见。日月告衅，见惧诗人，无曰天高，其鉴不远。故宋景言善，荧惑退次；光武宁乱，呼沱结冰。此明天人之悬符，有若形影之相应。应之以德，则休祥臻；酬之以怠，则咎征作。陛下宜恭承灵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谐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谤。

臣闻人之多幸，国之不幸。赦不宜数，实如圣旨。臣愚以为子产之铸刑书，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随时之宜，亦圣人所善者。此国家大信之要，诚非微臣所得干豫。今圣朝明哲，思弘谋猷，方辟四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群心，况臣蒙珥笔朝末，而可不竭诚尽规哉！

顷之迁尚书郎。数言便宜，多研匡益。明帝之在东宫，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学见重，埒于峤、亮，论者美之。然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辞曰：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为宝，士以知名为贤。明月不妄映，兰葩岂虚鲜。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荟，荫弱根于庆云，陵扶摇而竦翮，挥清澜以濯鳞，而响不彻于一皋，价不登乎千金。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进不为谐隐，退不为放言，无沈冥之韵，而希风乎严先，徒费思于赞味，摹《洞林》乎《连山》，尚何名乎！夫攀骊龙之髯，抚翠禽之毛，而不得绝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闻也。”

郭生粲然而笑曰：“鹤鹑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鰲。虽然，将祛子之惑，讯以未悟，其可乎？”

“乃者地维中绝，乾光坠采，皇运暂回，廓祚淮海。龙德时乘，群才云骇，藹若邓林之会逸翰，烂若溟海之

纳奔涛，不烦咨嗟之访，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骏，咸总之于一朝，岂惟丰沛之英，南阳之豪！昆吾挺锋，骅骝轩髦，杞梓竞敷，兰蕙争翹，嚶声冠于伐木，援类繁乎拔茅。是以水无浪士，岩无幽人，刈兰不暇，爨桂不给，安事错薪乎！

“且夫窟泉之潜不思云翠，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于埃蕩者，亦曷愿沧浪之深，秋阳之映乎！登降纷于九五，沦涌悬乎龙津。蚓蛾以不才陆槁，蟒蛇以腾骞暴鳞。连城之宝，藏于褐里，三秀虽艳，糜于丽采。香恶乎芬？贾恶乎在？是以不尘不冥，不骊不骅，支离其神，萧悴其形。形废则神王，迹粗而名生。体全者为牺，至独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觉者不足以涉无。故不恢心而形遗，不外累而智丧，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应机，洞鉴不以昭旷。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怀。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不寿殇子，不夭彭涓，不壮秋豪，不小太山。蚊泪与天地齐流，蜉蝣与大椿齿年。然一阖一开，两仪之迹，一冲一溢，悬象之节，涣互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阳之翠秀，龙豹之委颖，骏狼之长晖，玄陆之短景。故皋壤为悲欣之府，胡蝶为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黄之音者，不蟬螻蛄之吟；豁云台之观者，必闷带索之欢。纵蹈而咏采芡，拥壁而叹抱关。战机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复于嗟叹，安可与言乐天者乎！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

混沌而槁机，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岁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

永昌元年，皇孙生，璞上疏曰：

有道之君未尝不以危自持，乱世之主未尝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兴也；亡而自以为存者，三季之所以废也。是以古之令主开纳忠谏，以弼其违；标显切直，用攻其失。至乃闻一善则拜，见规诫则惧。何者？盖不私其身，处天下以至公也。臣窃惟陛下符运至著，勋业至大，而中兴之祚不隆、圣敬之风未跻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众乖，此自然之势也。

臣去春启事，以圉圉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荡涤瑕秽。不然，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蠹戾之妖。其后月余，日果薄斗。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咎征渐成，臣甚恶之。顷者以来，役赋转重，狱犴日结，百姓困扰，甘乱者多，小人愚险，共相扇惑。虽势无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范传》，君道亏则日蚀，人愤怨则水涌益，阴气积则下代上。此微理潜应已著实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谬中，必貽陛下侧席之忧。

今皇孙载育，天固灵基，黔首颙颙，实望惠润。又岁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此时崇恩布泽，则火气潜消，灾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顺物情，可因皇孙之庆大赦天下。然后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

人事，兆庶幸甚，祯祥必臻矣。

臣今所陈，暂而省之，或未允圣旨，久而寻之，终亮臣诚。若所启上合，愿陛下勿以臣身废臣之言。臣言无隐，而陛下纳之，适所以显君明臣直之义耳。

疏奏，纳焉，即大赦改年。

时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后诣阙上书，自云有道术。帝留谷于宫中。璞复上疏曰：“任谷所为妖异，无有因由。陛下玄鉴广览，欲知其情状，引之禁内，供给安处。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简默居正，动遵典刑。案《周礼》，奇服怪人不入宫，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而登讲肆之堂，密迩殿省之侧，尘点日月，秽乱天听，臣之私情窃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为神灵所凭者，则应敬而远之。夫神，聪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为妖蛊诈妄者，则当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闼。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谴、为国作眚者，则当克己修礼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变也。臣愚以为阴阳陶烝，变化万端，亦是狐狸魍魉凭假作慝。愿陛下采臣愚怀，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笔，惟义是规。”其后元帝崩，谷因亡走。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末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是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有美名，为敦所重，未几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夫几而敦作难。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

而荧惑守房。璞时休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文多不载。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璞素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妇间，便入。璞曰：“卿来，他处自可径前，但不可厕上相寻耳。必客主有殃。”彝后因醉诣璞，正逢在厕，掩而观之，见璞裸身被发，衔刀设醢。璞见彝，抚心大惊曰：“吾每属卿勿来，反更如是！非但祸吾，卿亦不免矣。天实为之，将以谁咎！”璞终婴王敦之祸，彝亦死苏峻之难。

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

十九。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

初，庾翼幼时尝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倾，长顺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将改元为建元，或谓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号不宜用。”冰抚心叹恨。及帝崩，何充改元为永和，庾翼叹曰：“天道稍微，乃当如是。长顺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后嗣，卦成，曰：“卿诸子并当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征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后冰子蕴为广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秘爱之，不令蕴知。狗转长大，蕴入，是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长而弱，异于常狗，蕴甚怪之。将出，共视在众人前，忽失所在。蕴慨然曰：“殆白龙乎！庾氏祸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为桓温所灭，终如其言。璞之占验，皆如此类也。

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子骛，官至临贺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擣菹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

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谏议参军。千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于鸛鷖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弩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笄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踳碍也；要离之羸而

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梲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悻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纯笃志绵绵，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

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奄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块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稟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衔刀被发，遑遑于秽向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发从师，老而忘倦。绌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

赞曰：景纯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鸟册，洞晓龟枚。匪宁国衅，坐致身灾。稚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

卷七十三

列传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羲 稣 弟惔 冰 条 翼

庾亮，字元规，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传》。亮美容姿，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

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随父在会稽，巍然自守。时人皆惮其方俨，莫敢造之。

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见，风情都雅，过于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为皇太子妃。亮固让，不许。转丞相参军。预讨华轶功，封都亭侯，转参丞相军事，掌书记。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其所论释，多见称述。与温峤俱为太子布衣之好。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时王敦在芜湖，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顾远矣！”因表为中领军。

明帝即位，以为中书监，亮上书让曰：

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容逃难，求食而已。不悟微时之福，遭遇嘉运。先帝龙兴，垂异常之顾，既眷同国土，又申以婚姻，遂阶亲宠，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风，频烦省闕，出总六军，十余年间，位超先达。无劳受遇，无与臣比。小人禄薄，福过灾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荣昧进，日尔一日，谤讟既集，上尘圣朝。始欲自闻，而先帝登遐，区区微诚，竟未上达。

陛下践阼，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实存于至公。而国恩不已，复以臣领中书。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娅之嫌，与骨肉中表不同。虽太上至公，圣德无私，然世之丧道，有自来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

则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后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今之尽败，更由姻昵。

臣历观庶姓在世，无党于朝，无援于时，植根之本轻也薄也。苟无大瑕，犹或见容。至于外戚，凭托天地，连势四时，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权宠，四海侧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诛。身既招殃，国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于重闺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鉴，可为寒心者也。夫万物之所不通，圣贤因而不夺。冒亲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处心膂，外总兵权，以此求治，未之闻也；以此招祸，可立待也。虽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颇识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门到户说使皆坦然邪！

夫富贵荣宠，臣所不能忘也；刑罚贫贱，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则愈，违命则苦，臣虽不达，何事背时违上，自贻患责邪？实仰览殷鉴，量己知弊，身不足惜，为国取悔，是以愴愴屡陈丹款。而微诚浅薄，未垂察谅，忧惶屏营不知所措。愿陛下垂天地之鉴，察臣之愚，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疏奏，帝纳其言而止。

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及敦举兵，加亮左卫将军，与诸将距钱凤。及沈充之走吴兴也，又假亮节、都督东征诸军事，

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固让不受。转护军将军。

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抚军将军、南顿王宗，右卫将军虞胤等，素被亲爱，与西阳王羨将有异谋。亮直入卧内见帝，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羨与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加亮给事中，徙中书令。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

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以备之。会南顿王宗复谋废执政，亮杀宗而废宗兄羨。宗，帝室近属，羨，国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

琅邪人卞咸，宗之党也，与宗俱诛。咸兄阐亡奔苏峻，亮符峻送阐，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祸乱，征为大司农。举朝谓之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皆不纳。峻遂与祖约俱举兵反。温峤闻峻不受诏，便欲下卫京都，三吴又欲起义兵，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将韩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胜至于京都。诏假亮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战于建阳门外。军未及阵，士众弃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贼，误中柁工，应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贼！”众心乃安。

亮携其三弟恠、条、翼南奔温峤，峤素钦重亮，虽在奔败，犹欲推为都统。亮固辞，乃与峤推陶侃为盟主。侃至寻阳，既有憾于亮，议者咸谓侃欲诛执政以谢天下。亮甚惧，及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乃谓亮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耶！”便谈宴终日。亮啖薤，因留白。侃问曰：“安用此为？”亮云：“故可以种。”侃于是尤相称叹云：“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

既至石头，亮遣督护王彰讨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耳。”又曰：“朝政多门，用生国祸。丧乱之来，岂独由峻也！”亮时以二千人守白石垒，峻步兵万余，四面来攻，众皆震惧。亮激励将士，并殊死战，峻军乃退，追斩数百级。

峻平，帝幸温峤舟，亮得进见，稽顙哽咽，诏群臣与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谢罪，乞骸骨，欲阖门投窜山海。帝遣尚书、侍中手诏慰喻：“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亮上疏曰：

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皇家多难，未敢告退，遂随牒展转，便烦显任。先帝不豫，臣参侍医药，登遐顾命，又豫闻后事，岂云德授，盖以亲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实以田夫之交犹有寄托，况君臣之义，道贯自然，哀悲眷恋，不敢违距。且先帝谬顾，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轻，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谅闇，先后亲览万机，宣通外内，臣当其地，是以激节驱驰，不敢依违。虽知无补，志以死报。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

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自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

疏奏，诏曰：

省告恳恻，执以感叹，诚是仁舅处物宗之责，理亦尽矣。若大义既不开塞，舅所执理胜，何必区区其相易夺！

贼峻奸逆，书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当反，愚智所见也。舅与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见无礼于君者也。论情与义，何得谓之不忠乎！若以己总率征讨，事至败丧，有司宜明直绳，以肃国体，诚则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来下，舅躬贯甲冑，贼峻梟悬。大事既平，天下开泰，衍得反正，

社稷又安，宗庙有奉，岂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陈力之勋邪！方当策勋行赏，岂复议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万计，而与桀寇对岸。舅且当上奉先帝顾托之旨，弘济艰难，使衍冲人永有凭赖，则天下幸甚。

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诏有司录夺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镇芜湖。

顷之，后将军郭默据湓口以叛，亮表求亲征，于是以本官加征讨都督，率将军路永、毛宝、赵胤、匡术、刘仕等步骑二万，会太尉陶侃俱讨破之。亮还芜湖，不受爵赏。侃移书曰：“夫赏罚黜陟，国之大信，窃怪矫然，独为君子。”亮曰：“元帅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辞不受。进号镇西将军，又固让。初，以诛王敦功，封永昌县公。亮比陈让，疏数十上，至是许之。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固让开府，乃迁镇武昌。

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亮与鉴笺曰：

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葬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入之手，出则唯

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今古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习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之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使与西阳太守樊峻精兵一万，俱戍邾城。又以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以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军伐蜀，至江阳，执伪荆州刺史李闿、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当率大众十万，据石城，为诸

军声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襄阳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并遣诸军罗布江沔。比及数年，戎士习练，乘衅齐进，以临河洛。大势一举，众知存亡，开反善之路，宥逼协之罪，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实圣朝之所先务也。愿陛下许其所陈，济其此举。淮泗寿阳所宜进据，臣辄简练部分。乞槐棘参议，以定经略。”帝下其议。时王导与亮意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亮又上疏，便欲迁镇。会寇陷邾城，毛宝赴水而死。亮陈谢，自贬三等，行安西将军。有诏复位。寻拜司空，余官如故，固让不拜。

亮自邾城陷没，忧慨发疾。会王导薨，征亮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又固辞，帝许之。咸康六年薨，时年五十二。追赠太尉，谥曰文康。丧至，车驾亲临。及葬，又赠永昌公印绶。亮弟冰上疏曰：“臣谨详先事，亦会闻臣亮对臣等之言，恳恳于斯事。是以屡自陈请，将迄十年。岂直好让而不肃恭，顾曩时之衅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该，是以役不逾时，而凶强馘灭。计之以事，则功归圣主，推之于运，则胜非人力。至如亮等，因圣略之弘，得效所职，事将何论！功将何赏！及后伤蹶，责逾先功，是以陛下优诏听许。亮实思自效以报天德，何悟身潜圣世，微志长绝，存亡哀恨，痛贯心膂。愿陛下发明诏，遂先恩，则臣亮死且不朽。”帝从之。亮将葬，何充会之，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初，亮所乘马有的颇，殷浩以为不利于主，劝亮卖之。亮

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惭而退。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三子彬、羲、稣。

彬年数岁，雅量过人。温峤尝隐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谓峤曰：“君侯何至于此！”论者谓不减于亮。苏峻之乱，遇害。

羲少有时誉，初为吴国内史。时穆帝颇爱文义，羲至郡献诗，颇存讽谏。因上表曰：“陛下以圣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旷，百姓凋残。以数州之资，经瞻四海之务，其为劳弊，岂可具言！营汉文居隆盛之世，躬自俭约，断狱四百，殆致刑厝。贾谊叹息，犹有积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忧惧。陛下明鉴天挺，无幽不烛，弘济之道，岂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尽丝发。受任到东，亲临所见，敢缘弘政，献其丹愚。伏愿听断之暇，少垂察览。”其诗文多不载。羲方见授用而卒。子准，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为豫州刺史、西中郎将，镇历阳，卒官。准子悦，义熙中江州刺史。准弟楷，自有传。

稣字道季，好学，有文章。叔父翼将迁襄阳，稣年十五，以书谏曰：“承进据襄阳，耀威荆楚，且田且戎，渐临河洛，使向化之萌怀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于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乐生守齐，遂至历载。今皇朝虽隆，无有殷之盛；凶羯虽衰，犹丑类有徒。而沔汉之水，无万仞之固；方城虽峻，无千寻之险。加以运漕供继有

溯流之艰，征夫勤役有劳来之叹。若穷寇虑逼，送死一决，东西互出，道尾俱进，则廩粮有抄截之患，远略乏率然之势。进退惟思，不见其可。此明暗所共见，贤愚所共闻，况于临事者乎！愿回师反旆，详择全胜，修城池，立垒壁，勤耕农，练兵甲。若凶运有极，天亡此虏，则可泛舟北济，方轨齐进，水陆骋迈，亦不逾旬朔矣。愿详思远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岩为丹阳尹，表除重役六十余事。太和初，代王恪为中领军，卒于官。子恒，尚书仆射，赠光禄大夫。

恽字叔预，少以通简为兄亮所称。弱冠，西阳王羨辟，不就。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清选纲纪，以恽为功曹，除暨阳令，又为冲中军司马，转散骑侍郎，迁左卫将军。以讨苏峻功，封广饶男，出补临川太守，历监梁、雍二州军事，转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假节，镇魏兴。时兄亮总统六州，以恽宽厚容众，故授以远任，为东西势援。寻进监秦州氐羌诸军事。恽遣牙门霍佐迎将士妻子，佐驱三百余口亡入石季龙。亮表上，贬恽为建威将军。朝议欲召还，亮上疏曰：“恽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佐等同恶，大数不多。且恽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其文武之心转已安定，贼帅艾秀遣使归诚，上洛附贼降者五百余口，冀一安隐，无复怵惕。”从之。后以所镇险远，粮运不继，诏恽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寻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

恽尝以白羽扇献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恽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后恽闻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又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恠闻，遂饮鸩而卒，时年五十。赠侍中、卫将军，谥曰简。子统嗣。

统字长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调补抚军、会稽王司马，出为建威将军、宁夷护军、寻阳太守。年二十九，卒，时人称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坚。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司徒辟，不就，征秘书郎。预讨华轶功，封都乡侯。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出补吴兴内史。

会苏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御，便弃郡奔会稽。会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奋武将军，距峻别率张健于吴中。时健党甚众，诸将莫敢先进。冰率众击健走之，于是乘胜西进，赴于京都。又遣司马滕含攻贼石头城，拔之。冰勋为多，封新吴县侯，固辞不受。迁给事黄门侍郎，又让不拜。司空郗鉴请为长史，不就。出补振威将军、会稽内史。征为领军将军，又辞。寻入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

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恹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殷融谏之，冰曰：“前相之贤，犹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

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诏复论前功，冰上疏曰：“臣门户不幸，以短才赞务，衅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晋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时颠沛，刑宪暂坠，遂令臣等复得为时陈力。徇国之臣，因之而奋，立功于大罪之后，建义于颠覆之余，此是臣等所以复得视息于天壤，王宪不复必明于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谓弘矣，岂复得计劳纳封，受赏司勋哉！愿陛下曲降灵泽，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则愚臣之愿于此毕矣。”许之。

成帝疾笃，时有妄为中书符，敕宫门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气自若，曰：“是必虚妄。”推问，果诈，众心乃定。进号左将军。康帝即位，又进车骑将军。冰惧权盛，乃求外出。会弟翼当伐石季龙，于是以本号除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翼援。冰临发，上疏曰：

臣因循家宠，冠冕当世，而志无殊操，量不及远。顷皇家多难，衅故频仍，朝望国器，与时殄落，遂令天眷下坠，降及臣身。俯仰伏事，于今五年。上不能光赞圣猷，下不能缉熙政道，而陛下遇之过分，求之不已，复策败驾之驷，以冀万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将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献血诚，愿陛下暂屏旒纛，以弘听纳。

今强寇未殄，戎车未戢，兵弱于郊，人疲于内，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尽也。而陛下崇高，事与下隔，视听察览，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进；百司宜勤，不督不劝。是以古之帝王勤于降纳，虽日总万机，犹兼听将相；或借讼

與人，或求謗咎莧，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开辟之极，而陛下历数属当其运，否剥之难婴之圣躬，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倾首于将来者也。实冀否终而泰，属运在今。诚愿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载之厚，宅冲虚以为本，勤训督以为务。广引时彦，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关圣听，人之情伪必达天聪。然后览其大当，以总国纲，躬俭节用，尧舜岂远！大布之衣，卫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难，行之难；非行之难，安之难也。”愿陛下既思日侧于劳谦，纳其起予之情，则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犹不能畅，临疏徘徊，不觉辞尽。

顷之，献皇后临朝，征冰辅政，冰辞以疾笃。寻而卒，时年四十九。册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成，祠以太牢。

冰天性清慎，常以俭约自居。中子袭尝贷官绢十匹，冰怒，捶之，市绢还官。临卒，谓长史江彪曰：“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敛以时服，无以官物也。”及卒，无绢为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积，世以此称之。冰七子：希、袭、友、蕴、倩、邈、柔。

希字始彦。初拜秘书郎，累迁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复为长史兼右卫将军，迁侍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希既后之戚属，冰女又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并显贵。太和中，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蕴为广州刺史，并假节，友东阳太守，倩太宰长史，邈会稽王参军，柔散骑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温深忌之。

初，慕容厉围梁父，断涧水，太山太守诸葛攸奔邹山，鲁、高平等数郡皆没，希坐免官。顷之，征为护军将军。希怒，固

辞。希初免时，多盗北府军资，温讽有司劾之，复以罪免，遂客于晋陵之暨阳。初，郭璞筮冰云：“子孙必有大祸，唯用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友为东阳，家于暨阳。

及海西公废，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党，杀之。希闻难，便与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蕴于广州饮鸩而死。及友当伏诛，友子妇，桓秘女也，请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从母兄也，潜饷给希经年。温后知逾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与希聚众于海滨，略渔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马卞耽逾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数百人，配以器械，遵于外聚众，宣令云逆贼醒温废帝杀王，称海西公密旨，诛除凶逆。京都震扰，内外戒严，屯备六门。平北参军刘爽与高平太守郗逸之、游军督护郭龙等集众距之。卞耽又与典阿人弘戎发诸县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击希。希战败，闭城自守。温遣东海太守周少孙讨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侄五人斩于建康市，遵及党与并伏诛，唯友及蕴诸子获全。

友子叔宣，右卫将军。蕴子廓之，东阳太守。

条字幼序。初避太宰府，累迁黄门郎、豫章太守。征拜秘书监，赐爵乡亭侯，出为冠军将军、临川太守。豫章黄韬自称孝神皇帝，临川人李高为相，聚党数百人，乘犊车，衣皂袍，攻郡县，条讨平之。条于兄弟最凡劣，故禄位不至。卒官，赠左将军。

翼字稚恭。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京兆杜乂、陈郡殷浩并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

以远略，因言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媵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苏峻作逆，翼时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领数百人，备石头。高败，与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转参军，累迁从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讽议。顷之，除振威将军、鄱阳太守。转建威将军、西阳太守。抚和百姓，甚得欢心。迁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加辅国将军、假节。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围，翼屡设奇兵，潜致粮杖。石城得全，翼之勋也。赐爵都亭侯。

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荊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迩属目，虑其不称。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怀归附，石季龙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又遣使东至辽东，西到凉州，要给二方，欲同大举。慕容皝、张骏并报使请期。翼雅有大志，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言论慷慨，形于辞色。将兵都尉钱颀陈事合旨，翼拔为五吕将军，赐谷二百斛。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陈东境国家所资，侵扰不已，逃逸渐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

时殷浩征命无所就，而翼请为司马及军司，并不肯赴。翼遗浩书，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羡为长沙，在郡贪残，兄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始往，虽多骄豪，实有风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儿、弟，故不令物情难之。自顷以来，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萧之也。既雅敬洪远，又与浩亲善，

其父兄得失，岂以小小计之。大较江东政，以伧儻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斗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悞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一二十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黜，与杀督监者复何异耶！”翼有风力格裁，发言立论皆如此。

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龙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又欲决死辽东。毖虽骁果，未必能固。若北无掣手之虏，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且欲北进，移镇安陆，人沔五百，涇水通流。辄率南郡太守王愨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荡秦雍。御以长辔，用逸待劳，比及数年，兴复可冀。臣既临许洛，窃谓恒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泗赭圻，路永进屯合肥。伏愿表御之日便决圣听，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兵闻拙速，不闻工之久也。”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时欲向襄阳，虑朝廷不许，故以安陆为辞。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车骑参军孙绰亦致书谏。翼不从，遂违如辄行。至夏口，复上表曰：

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势，暂率所统，致讨山北，并分见众，略复江夏数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

二十四日达夏口，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而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蓄，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蹶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艰阻。

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臣虽不武，意略浅短，荷国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习戎为务，实欲上凭圣朝威灵高略，下藉士民义慨之诚，因寇衰弊，渐临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请据乐乡，广农蓄谷，以伺二寇之衅，而值天高听邈，未垂察照，朝议纷纭，遂令微诚不畅。

自尔以来，上参天人之征，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灭，其日不远。臣虽未获长驱中原，馘截凶丑，亦不可以不进据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其谢尚、王愨期等，悉令还据本戍，须到所在，驰遣启闻。

翼时有众四万，诏加都督征讨军事。师次襄阳，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初，翼迁襄阳，举朝谓之不可，议者或谓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谯王无忌赞成其计。至是，冰求镇武昌，为翼继援。朝议谓冰不宜出，冰乃止。又进翼征西将军，领南蛮校尉。胡贼五六百骑出樊城，翼遣冠军将军曹据追击于挠沟北，破之，死者近半，获马百匹。翼

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客馆，置典宾参军。桓宣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宣众，司马应诞为龙骧将军、襄阳太守，参军司勋为建威将军、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国情事，留方之戍襄阳，还镇夏口，悉取冰所领兵自配，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诏使翼还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辞豫州。复欲移镇乐乡，诏不许。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遣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蜀，破蜀将李桓于江阳。

翼如厕，见一物如方相，俄而疽发背。疾笃，表第二子爰之行辅国将军、荊州刺史，司马朱焘为南蛮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时年四十一。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翼卒未几，部将干瓚、戴羲等作乱，杀将军曹据。翼长史江彪、司马朱焘、将军袁真等共诛之。

爰之有翼风，寻为桓温所废。温既废爰之，又以征虏将军刘惔监沔中军事，领义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而方之、爰之并迁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连辉椒掖，舅氏之族，同气兰闺，靡不凭藉宠私，阶缘险謁。门藏金穴，地使其骄；马控龙媒，势成其逼。古者右贤左戚，用杜溺私之路，爰而知恶，深慎满覆之灾，是以厚赠琼瑰，罕升津要。涂山在夏，靡与芮稷同驱；姒氏居周，不预燕齐等列。圣人虑远，殊有旨哉！搢昵元规，参闻顾命。然其笔敷华藻，吻纵涛波，方驾搢绅，足为翹楚。而智小谋大，昧经邦之远图；才高识寡，阙安国之长算。璇萼见诛，物议称其拔本；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

是使苏祖寻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谋黜负图。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与夫台、产、安、桀，亦何以异哉！幸漏吞舟，免沦昭宪，是庾宗之大福，非晋政之不纲明矣。怵恣凶怀，鸩加连率，再世之后，三阳存仅，余殃所及，盖其宜也。

赞曰：元规矫迹，宠阶椒掖。识暗厘道，乱由乘隙。下拜长沙，有惭忠益。季坚清贞，毓德驰名。处泰逾约，居权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声。

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

桓彝 子云 云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绥 石康 豁弟秘 秋弟冲 冲子嗣
嗣子胤 嗣弟谦 谦弟修 徐宁

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荣之九世孙也。父颢，官至郎中。彝少孤贫，虽箪瓢，处之晏如。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少与庾亮深交，雅为周顗所重。顗尝叹曰：“茂伦嶷崎历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齐王冏义，拜骑都尉。元帝为安东将军，版行逡道令。寻辟丞相中兵属，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

于时王敦擅权，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职。尝过舆县，县宰徐宁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结交而

别。先是，庾亮每属彝觅一佳吏部，及至都，谓亮曰：“为卿得一吏部矣。”亮问所在，彝曰：“人所应有而不必有，人所应无而不必无。徐宁真海岱清士。”因为叙之，即迁吏部郎，竟历显职。

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及敦平，以功封万宁县男。丹阳尹温峤上言：“宣城阻带山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帝手诏曰：“适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今外务差轻，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撙挹，内外之任并非所堪，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

苏峻之乱也，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夫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今社稷危逼，义无晏安。”乃遣将军朱绰讨贼别帅于芜湖，破之。彝寻出石碓。会朝廷遣将军司马流先据慈湖，为贼所破，遂长驱径进。彝以郡无坚城，遂退据广德。寻王师败绩，彝闻而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劝彝伪与通和，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因进军攻彝。彝固守经年，势孤力屈。贼曰：“彝若降者，当待以优礼。”将士多劝彝伪降，更思后举。彝不从，辞气壮烈，志节不挠。城陷，为晃所害，年五十三。时贼尚未平，诸子并

流进，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贼平，追赠廷尉，谥曰简。咸安中，改赠太常。俞纵亦以死节，追赠兴古太守。

初，彝与郭璞善，尝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坏之。彝问其故。曰：“卦与吾同。丈夫当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温、云、豁、秘、冲。温别有传。

云字云子。初为骠骑何充参军、尚书郎，不拜。袭爵万宁男，历位建武将军、义成太守。遭母忧去职。葬毕，起为江州刺史，称疾，庐于墓次。诏书敦逼，固辞不行，服阕，然后莅职。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云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弹劾。升平四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秘书郎，皆不就。简文帝召为抚军从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辞。迁黄门郎，未拜。时谢万败于梁濮，许昌、颍川诸城相次陷没，西藩骚动。温命豁督沔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击慕容屈尘，破之，进号右将军。温既内镇，以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以梁益叛，豁使其参军桓黑讨之。而南阳督护赵弘、赵忆等逐太守桓淡，据宛城以叛，豁与竟陵太守罗崇讨破之。又攻伪南中郎将赵盘于宛，盘退走，豁追至鲁阳，获之，送于京师，置戍而旋。又监宁益军事。温薨，迁征西将军，进督交广并前五州军事。

苻坚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瑶距之。广汉太守赵长等战死，瑶引军退。顷之，坚又寇凉州，弟冲遣辅国将军朱序与豁子

江州刺史石秀溯流就路，禀节度。豁遣督护桓黑与序等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俄而张天锡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事，兖州刺史朱序为南中郎将、监沔中军事，镇襄阳，以固北鄙。

太元初，迁征西大将军、开府。豁上疏固让曰：“臣闻三台丽天，辰极以之增耀；论道作弼，王猷以之时邕。必将仰参神契，对扬成务，弘易简以翼化，畅玄风于宗极。故宜明扬仄陋，登庸贤俊，使版筑有冲天之举，渭滨无垂竿之逸。用乃功济苍生，道光千载。是以德非时望，成典所不虚授；功微赏厚，贤达不以拟心。臣实凡人，量无远致，阶藉门宠，遂叨非据。进不能阐扬皇风，赞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华戎。尸素积载，庸绩莫纪。是以敢冒成命，归陈丹款。伏愿陛下回神玄览，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许。及苻坚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兴太守、督护梁州五郡军事，戍梁州。坚陷涪城，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并委戍奔溃。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败，又上疏陈谢，固辞，不拜开府。寻卒，时年五十八。赠司空，本官如故，谥曰敬。赠钱五十万，布五百匹，使者持节监护丧事。豁时誉虽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强寇，故功业不建。

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镇恶。有才干，趯捷绝伦。从父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兽跳，石虔亦跳，高于兽身，猛兽伏，

复拔一箭以归。从温入关。冲为苻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于数万众之中而还，莫敢抗者。三军叹息，威震敌人。时有患虐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见畏如此。

初，袁真以寿阳叛，石虔以宁远将军，南顿太守帅诸将攻之，克其南城。又击苻坚将王鉴于石桥，获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忧去职。寻而苻坚又寇淮南，诏曰：“石虔文武器干，御戎有方。古人绝哭，金革弗避，况在余哀，岂得辞事！可授奋威将军、南平太守。”寻进冠军将军。苻坚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入寇竟陵，石虔与弟石民距之。贼阻敖水，屯管城。石虔设计夜渡水，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成以轻骑走保襄阳。石虔复领河东太守，进据樊城，逐坚兖州刺史张崇，纳降二千家而还。冲卒，石虔以冠军将军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寻以母忧去职。服阕，复本位。久之，命移镇马头，石虔求停历阳，许之。

太元十三年卒，追赠右将军。追论平阎震功，进爵作塘侯。第五子诞嗣。诞长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锐，而无行。玄为荆州，以振为扬武将军、淮南太守。转江夏相，以凶横见黜。及玄之败也，桓谦匿于沮中，振逃于华容之沮中。玄先令将军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报振云：“桓钦已克京邑，冯稚等复平寻阳，刘毅诸军并败于中路。”振大喜。时安帝在江陵，振乃聚党数十人袭江陵。比至城，有众二百。谦亦聚众而出，遂陷江陵，迎帝于

行宫。振闻桓升死，大怒，将肆逆于帝，谦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辞以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更奉进玺绶，以琅邪王领徐州刺史，振为都督八州、镇西将军、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叹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今独作此，安归乎！”遂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

振营于江津。南阳太守鲁宗之自襄阳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屯纪南。振闻楷败，留其将冯该守营，自率众与宗之大战。振勇冠三军，众莫能御，宗之败绩。振追奔，遇宗之单骑于道，弗之识也，乃问宗之所在。给曰：“已前走矣。”宗之于是自后而退。寻而刘毅等破冯该，平江陵。振闻该败，众溃而走。后与该子宏出自湓城，复袭江陵。荊州刺史司马休之奔襄阳，振自号荊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肃率宁远将军索邈，与振战于沙桥。振兵虽少，左右皆力战，每一合，振辄瞋目奋击，众莫敢当。振时醉，且中流矢，广武将军唐兴临阵斩之。

石秀，幼有令名，风韵秀彻，博涉君书尤善《老》《庄》。常独处一室，简于应接，时人方之庾纯。甚为简文帝所重。豁为荊州，请为鹰扬将军、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寻代叔父冲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居寻阳。性放旷，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善骑射，发则命中。尝从冲猎，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观者倾坐，石秀未尝属目，止嘯咏而已。谢安尝访以世务，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语其从弟嗣，嗣以问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请，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职。年四十三卒于家，朝野悼惜之。

追赠后将军，后改赠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门之令，封稚玉为临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卫将军谢安引为参军。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军事、振武将军，领襄城太守，戍夏口，与石虔攻苻坚荆州刺史梁成等于竟陵。明年，又与随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坚将慕容垂、姜成等于漳口。复领谯国内史、梁郡太守。冲薨，诏以石民监；荆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

初，冲遣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至是，石民复遣兵助之。寻而苻坚败于淮肥，石民遣南阳太守高茂衙山陵。时坚虽破败，而慕容垂等复盛。石民遣将军晏谦伐弘农，贼东中郎将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陕二戍。获关中担幢伎，以充太乐。时苻坚子丕僭号于河北，谋袭洛阳。石民遣将军冯该讨之，临隈斩丕，及其左仆射王孚、吏部尚书苟操等，传首京都。而丁零翟辽复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冯遵讨之。时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石民复遣南平太守郭铨、松滋太守王遐之击淮，斩之，辽走河北。以前后功，进左将军。卒，无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历骠骑、太傅长史。会稽世子元显将伐桓玄，石生驰书报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寻卒于官。

石绥，元显时为司徒左长史。玄用事，拜黄门郎、左卫将军。玄败，石绥走江西涂中，聚众攻历阳，后为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杀。

石康，偏为玄所亲爱，玄为荆州，以为振威将军。累迁

荊州刺史。讨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传。

秘字穆子。少有才气，不伦于俗。初拜秘书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时梁州刺史司马勋叛入蜀，秘以本官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勋平，还郡。后为散骑常侍，徙中领军。孝武帝初即位，妖贼卢竦入宫，秘与左卫将军殷康俱入击之。温入朝，窃考竦事，收尚书陆始等，罹罪者甚众。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愤愤有不平之色。温疾笃，秘与温子熙、济等谋共废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顷温气绝，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秘于是废弃，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园，好游山水。后起为散骑常侍，凡三表自陈。诏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频有让表，以栖尚告诫，兼有疾疢，省用增叹。可顺其所执。”秘素轻冲，冲时贵盛，秘耻常侍位卑，故不应朝命，与谢安书及诗十首，辞理可观，其文多引简文帝之眄遇。先冲卒。长子蔚，官至散骑常侍、游击将军。玄篡，以为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诸弟中最淹识，有武干，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鹰扬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太守。从温征伐有功，迁督荊州之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雍州之京兆扬州之义成七郡军事、宁朔将军、义成新野二郡太守，镇襄阳。又从温破姚襄。及虜周成，进号征虜将军，赐爵丰城公。寻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获襄将张骏、杨凝等，徙于寻阳。冲在江陵，未及之职，而骏率其徒五百人杀江州督护赵毗，掠武昌府库，将妻子北叛。冲遣将讨获之，遽还所镇。

初，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

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顷之，进监江荆豫三州之六郡军事、南中郎将、假节，州郡如故。

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诏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假节。时诏贖温钱布漆蜡等物，而不及大殓。冲上疏陈温素怀每存清俭，且私物足举凶事，求还官库。诏不许，冲犹固执不受。初，温执权，大辟之罪皆自己决。冲既莅事，上疏以为生杀之重，古今所慎，凡诸死罪，先上，须报。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

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冲惧逼，宁康三年，乃解扬州，自求外出。桓氏党与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处之澹然，不以为恨，忠言嘉谋，每尽心力。于是改授都督徐兖豫青扬五州之六郡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军，镇京口，假节。又诏冲及谢安并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时丹阳尹王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蕴为方伯，乃复解冲徐州，直以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军事，自京口迁镇姑熟。

既而苻坚寇凉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众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乘虚致讨，以救凉州，乃表曰：

氏贼自并东胡，丑类实繁，而蜀汉寡弱，西凉无备，斯诚暴与疾颠，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绝，屡为国患。臣闻胜于无形，功立事表，伐谋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贼

陆梁，终必越逸。北狄陵纵，常在秋冬。今日月迅迈，高风行起，臣辄较量畿甸，守卫重复，又淮泗通流，长江如海，荆楚偏远，密迩寇仇，方城、汉水无天险之实，而过备之重势在西门。

臣虽凡庸，识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请率所统，径进南郡，与征西将军臣豁参同谋猷。贼若果驱犬羊，送死沔汉，庶仰凭正顺，因致人利，一举乘风，扫清氛秽，不复重劳王师，有事三秦，则先帝盛业永隆于圣世，宣武遗志无恨于在昔。如其慑惮皇威，窥窬计屈，则观兵伺衅，更议进取，振旅旋旆，迟速唯宜。伏愿陛下览臣所陈，特垂听许。

诏答曰：“丑类违天，比年纵肆，梁益不守，河西倾丧。每惟宇内未一，愤叹盈怀。将军经略深长，思算重复，忠国之诚，形于义旨。览省未周，以感以慨。寇虽乘间窃利，而以无道临之，黠武穷凶，虐用其众，灭亡之期，势何得久！然备豫不虞，军之善政。辄询于群后，敬从高算。想与征西协参令图，嘉谋远猷，动静以闻。”会张天锡陷没，于是罢兵。俄而豁卒，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为江州刺史。冲将之镇，帝餼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头犒赐文武。谢安送至溧洲。

冲既到江陵，时苻坚强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兴以来，荆州所镇，随宜回转。臣亡兄温以石季龙死，经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镇之。事与时迁，势无常定。且

兵者诡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于是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

坚遣其将苻融寇樊、邓，石越寇鲁阳，姚萇寇南乡，韦钟寇魏兴，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刘奭、南中郎将朱序击之，而奭畏懦不进，序又为贼所擒。冲深自咎责，上疏送章节，请解职，不许。遣左卫将军张玄之诣冲谘谋军事。冲率前将军刘波及兄子振威将军石民、冠军将军石虔等伐苻坚，拔坚筑阳。攻武当，走坚兖州刺史张崇。坚遣慕容垂、毛当寇邓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惮坚众，又以疾疫，还镇上明。表以“夏口江沔卫要，密迩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振武将军、襄城太守。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辄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辄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冲使石虔伐坚襄阳太守阎震，擒之，及大小帅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诏归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谦宜阳侯。坚使其将郝贵守襄阳，冲使扬威将军朱绰讨之，遂焚烧沔北田稻，拔六百余户而还。又遣上庸太守郭宝伐坚魏兴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并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诏赐钱百万，袍表千端。

初，冲之西镇，以贼寇方强，故移镇上明，谓江东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将相异宜，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镇捍，以为己任。又与朱序款密。俄而序没于贼，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坚尽国内侵，冲深以根本为虑，乃遣精锐三千来赴京都。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而欲外示闲暇，闻军在近，固不听。报云：“朝廷处分已定，兵革无阙，西藩宜以为防。”时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诸军，冲谓不足以为废兴，召佐吏，对之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闻坚破，大勋克举，又知朱序因以得还，冲本疾病，加以惭耻，发病而卒，时年五十七。赠太尉，本官如故，谥曰宣穆。赙钱五十万，布五百匹。

冲性俭素，而谦虚爱士。尝浴后，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复送之，而谓曰：“衣不经新，何缘得故！”冲笑而服之。命处士南阳刘邻之为长史，邻之不屈，亲往迎之，礼之甚厚。又辟处士长沙邓粲为别驾，备礼尽恭。粲感其好贤，乃起应命。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唯冲独与谢安书云：“妙灵、灵宝尚小，亡兄寄托不终，以此为恨！”言不及私，论者益嘉之。及丧下江陵，士女老幼皆临江瞻送，号哭尽哀。后玄篡位，追赠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谦、修、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誉，与豁子石秀并为桓氏子侄之冠。冲既代豁西镇，诏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莅事简约，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转西阳、襄城二郡太守，镇夏口。后领江

夏相，卒官。追赠南中郎将，谥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远。少有清操，虽奕世华贵，甚以恬退见称。初拜秘书丞，累迁中书郎、秘书监。玄甚钦爱之，迁中书令。玄篡位，为吏部尚书，随玄西奔。玄死，归降。诏曰：“夫善著则祚远，勋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后晋国；子文之德，世嗣获存。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遗勤，用悽于怀。其孙胤宜见矜宥，以奖为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东阳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骆球等谋反，阴欲立胤为玄嗣，事觉，伏诛。

谦字敬祖，详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阳县开国侯，累迁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孙恩之乱，谦出奔无锡。征拜尚书，骠骑大将军元显引为谘议参军，转司马。元兴初，朝廷将伐玄，以桓氏世在陕西，谦父冲有遗惠于荆楚，惧人情向背，乃用谦为持节、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假节，以安荆楚。

玄既用事，以谦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加中军将军。谦兄弟显列，玄甚倚杖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谦为宁都侯，拜尚书令，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玄篡位，复领扬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及桓振作乱，谦保护乘輿，颜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劝振率军下战，己守江陵。振既轻谦用事，故不从。及振败，谦奔于姚兴。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纵与卢循通使，潜相影响，乃表兴请谦共顺流东下。兴问谦，谦曰：“臣门著恩荆楚，从弟玄末虽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与纵东下，百姓自应骇动。”兴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纵才力足以济事，亦不假君为鳞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

谦至蜀，欲虚怀引士，纵疑之，乃置谦于龙格，使人守之。谦向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后与纵引谯道福俱下，谦于道占募，百姓感冲遗惠，投者二万人。刘道规破谦，斩之。

修字承祖。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历吏部郎，稍迁左卫将军。王恭将伐谯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孙无终向句容。修以左卫领振武将军，与辅国将军陶无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败，无终遣书求降。修既旋军，而杨佺期已至石头，时朝廷无备，内外崩骇。修进说曰：“殷、桓之下，专恃王恭，恭既破灭，莫不失色。今若优诏用玄，玄必内喜，则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顺命。”朝廷纳之。以修为龙骧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权领左卫文武之镇。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转仲堪为广州。修未及发，而玄等盟于寻阳，求诛牢之。尚之并诉仲堪无罪，独被降黜。于是诏复仲堪荆州。御史中丞江绩奏修承受杨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传不尽，以为身计，疑误朝算，请收付廷尉。特诏免官。寻代王凝之为中护军。顷之，玄破仲堪、佺期，诏以修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寻复为中护军。玄执政，以修都督六州、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寻进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玄篡，以为抚军大将军，封安成王。刘裕义旗起，斩之。

徐宁者，东海郟人也。少知名，为郟县令。时廷尉桓彝称有人伦鉴识，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忧悒，因上岸，见一室宇，有似廨署，访之，云是郟县。彝乃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数夕。彝大赏之，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语在彝传。即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醝风潜煽，醇源浸竭，遗道德于情性，显忠信于名教。首阳高节，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闻而夕死。原轸免胄，愫然于往策；季路绝缨，邈矣于前志。况交霜雪于杪岁，晦风雨于将晨，喑响或以变其音，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伦抱中和之气，怀不挠之节，迈周庾之清尘，遵许郭之遐轨。惧临危于取免，知处死之为易，扬芬千载之上，沦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构迭污隆，龙蛇俱山泽，冲逡巡于内辅，豁陵厉于上游，虔振北门之威，秀坦西阳之务，外有捍城之用，里无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为亢极之资，玄遂履霜之业，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台之乱，宁俞之忠无救弈棋之祸。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赞曰：矫矫宣城，贞心莫陵。身随露天，名与云兴。虔豁重世，冲秀双美。国赖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谦文，寻邑为群。归之篡乱，曷足以云。

卷七十五

列传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祎之 坦之
子恺愉 国宝 忱 愉子绥 承族子峤 袁悦
之 祖台之 荀崧 子蕤 羨 范汪 子宁 叔
 坚 刘惔 张凭 韩伯

王湛，字处冲，司徒浑之弟也。少有识度。身長七尺八寸，龙颡大鼻，少言语。初有隐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

以为痴，其父昶独异焉。遭父丧，居于墓次。服阕，阖门守静，不交当世，冲素简淡，器量隤然，有公辅之望。

兄子济轻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淇。湛命取菜蔬，对而食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既而辞去，湛送至门。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蹶，而督邮马如常。济益叹，还白其父，曰：“济始得一叔，乃济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为痴，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及是，帝又问如初，济曰：“臣叔殊不痴。”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

湛少仕历秦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出为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雅贵异之，比南阳乐广焉。永宁初，为骠骑参军。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豫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在府数年，见朝政渐替，辞以母老，求出。越不许。久之，迁东海太守，政尚清静，不为细察。小吏有盗池不鱼者，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耶！”有犯夜者，为吏所拘，承问其故，答曰：“从师受书，不觉日暮。”承曰：“鞭撻宁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归家。其从容宽恕若此。

寻去官，东渡江。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近习，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邺，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怀祖。少孤，事母以孝闻。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少袭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既见，无他言，惟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

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庾亮曰：“怀祖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

康帝为骠骑将军，召补功曹，出为宛陵令。太尉、司空频辟，又除尚书吏部郎，并不行。历庾冰征虏长史。时庾翼镇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兽入府，欲移镇避之。述与冰笺曰：

窃闻安西欲移镇乐乡，不审此为算邪，将为情邪？若谓为算，则彼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造创移徙，方当兴立城壁，公私劳扰。若信要害之地，所宜进据，犹当计移徙之烦，权二者轻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强胡陆梁，当畜力养锐，而无故迁动，自取非算。又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急缓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将，故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窬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则天道玄远，鬼神难言，妖祥吉凶，谁知其故！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为刘项之资；周恶檮弧之谣，而成褒姒之乱。此既然矣。历观古今，鉴其遗事，妖异速祸败者，盖不少矣，襍避之道，苟非所审，且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斯则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则其次也。乐乡之举，咸谓不可。愿将军体国为家，固审此举。

时朝议亦不允，翼遂不移镇。

述出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莅政清肃，终日无事。母忧去职。服阕，伏殷浩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初至，主簿请讳。报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寻加中书监，固让，经年不拜。复加征虏将军，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寻迁散骑常侍、尚书令，将军如故。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有所辞，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谏，以为故事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敌人耳。谢安亦叹美之。

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但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掷地。鸡子圆转不止，便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啮破而吐之。既跻重位，每以柔克为用。谢奕性粗，尝忿述，极言骂之。述无所应，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复坐。人以此称之。

太和二年，以年迫悬车，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笺于文皇帝曰：‘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

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虽是笺书，乃实训诫。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礼敬废替。犹谓可有差理，日复一日，而年衰疾痼，永无复瞻华幄之期。乞奉先诫，归老丘园。”不许。述竟不起。三年卒，时年六十六。

初，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又议欲移洛阳钟虞，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耳，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虞。”温竟无以夺之。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谥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简。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嘉宾，超小字也。仆射江彪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彪遂止。简文帝为抚军将军，辟为掾。累迁参军、从事中郎，仍为司马，加散骑常侍。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寻以父忧去职，服阕。征拜侍中，袭父爵。时卒士韩悵逃之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悵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宜附罪疑从轻之例，遂以见原。海西公废，领左卫将军。

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曰：

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

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肾之言，远有当乎！夫独构之唱，唱虚而莫和；无感之作，义偏而用寡。动人由于兼忘，应物在乎无心。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胡为其然哉？不获已而然也。

夫自足者寡，故理悬于羲农；徇教者众，故义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万不同，孰知正是！虽首阳之情，三黜之智，摩顶之甘，落毛之爱，枯槁之生，负石之死，格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难肆，惧违行以致讼，悼司彻之貽悔，审褊带之所缘，故陶铸群生，谋之未兆，每摄其契，而为节焉。使夫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盖善暗者无怪，故所遇而无滞，执道以离俗，孰逾于不达！语道而失其为者，非其道也；辩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扬之以为风乎！且即濠以寻鱼，想彼之我同；推显以求隐，理得而情昧。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怀之未尽，其言诡譎，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汉阴丈人修浑沌之术，孔子以为识其一不识其二。庄生之道，无乃类乎！与夫如愚之契，何殊间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又领本州大中正。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

温薨，坦之与谢安共辅幼主，迁中书令，领丹阳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将之镇，上表曰：

臣闻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恭顺无为，则盛德日新；亲杖贤能，则政道邕睦。昔周成、汉昭，并以幼年纂承大统。当时天下未为无难，终能显扬祖考，保安社稷，盖尊尊亲亲，信纳大臣之所致也。

伏维陛下诞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广，方须训导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体，过于三母，先帝奉事积年，每称圣明。臣愿奉事之心，便当自同孝宗；太后慈爱之隆，亦不必异所生。琅邪王、余姚主及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诲，导习仪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属非至亲，自为疏疑。昔肃祖崩殂，成康幼冲，事无大小，必谘丞相导，所以克就圣德，实此之由，今仆射臣安、中军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

臣。且受遇先帝，绸缪繾綣，并志竭忠贞，尽心尽力，归诚陛下，以报先帝。愚谓周旋举动。皆应谘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则周之旦奭，汉之霍光，显宗之于王导。冲虽在外，路不云远，事容信宿，必宜参详，然后情听获尽，庶事可毕。

又天听虽聪，不启不广；群情虽忠，不引不尽。宜数引侍臣，询求说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犹尚诚惧，日昃不倦；况今艰难理尽，虑经安危，祖宗之基系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务道，以申先帝尧舜之风。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

表奏，帝纳之。

初，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示废妓乐颇，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谏之。安遗坦之书曰：“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卿复以自娱耳。若絜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诚心而行，独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各顺其方，以弘其业，则岁寒之功必有成矣。实吾子少立德行，体议淹允，加以令地，优游自居，衿曰之谈，咸以请远相许，至于此事，实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见其可。以此为濠上，悟之者得无鲜乎！且天下之宝，故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为不可以天下为心乎？想君幸复三思。”书往反数四，安竟不从。

坦之又尝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义曰：

夫天道以无私成名，二仪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无亲而非理；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由斯论之，公道体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谦义生于不足，故时弊而义著。故大禹、咎繇称功言惠而成名于彼，孟反、范燮殿军后入而全身于此。从此观之，则谦公之义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贵，我不可取。诚患人恶其上，众不可盖，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损焉。隆名在于矫伐，而不在于期当，匿迹在于违显，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谦光之义与矜竞而俱生，卑挹之义与夸伐而并进。由亲誉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余；良药效于瘳疾，未若无病之为贵也。

夫乾道确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简矣。二象显于万物，两德彰于群生，岂矫枉过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观之，则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谦伐之议险巇于人事。今存公而废谦，则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党以致惑。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根，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则玄指自显；若寻其末，弊无不至。岂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贪而忘于谅哉！

康子及袁宏并有疑难，坦之标章摘句，一一申而释之，莫不厌服。又孔严著《通葛论》，坦之与书赞美之。其忠公慷慨，标明贤胜，皆此类也。

初，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后经年，师忽来云：“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耳。”言讫不见。坦之寻亦卒，时

年四十六。临终，与谢安、桓冲书，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赠安北将军，谥曰献。

祗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寻阳公主，历中书侍郎。年末三十而卒，赠散骑常侍。

坦之四子：愷、愉、国宝、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并少践清阶。愷袭父爵，愉稍迁骠骑司马，加辅国将军。愷太元末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多所献替。兄弟贵盛，当时莫比。

及王恭等讨国宝，愷、愉并请解职。以与国宝异生，又素不协，故得免祸。国宝既死，出愷为吴郡内史，愉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辅国将军、假节。未几，征愷为丹阳尹。及桓玄等至江宁，愷令兵守石头。俄而玄等走，复为吴郡。病卒，追赠太常。

愉至镇，未几，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举兵应王恭，乘流奄至。愉既无备，惶遽奔临川，为玄所得。玄盟于寻阳，以愉置坛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会稽内史。玄篡位，以为尚书仆射。”刘裕义旗建，加前将军。愉既桓氏婿，父子宠贵，又尝轻侮刘裕，心不自安，潜结司州刺史温详，谋作乱，事泄，被诛，子孙十余人皆伏法。

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遂间毁安焉。

及道子辅政，以为秘书丞。俄迁琅邪内史，领堂邑太守，加辅国将军。人补侍中，迁中书令、中领军，与道子持威权，

扇动内外。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国宝自表求解职迎母。并奔忱丧。诏特赐假，而盘桓不时进发，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国宝惧罪，衣女子衣，托为王家婢，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于帝，故得原。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宴，国宝素骄傲使酒，怒尚书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盘盏乐器掷台之，台之不敢言，复为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并坐免官。顷之，复职，愈骄傲不遵法度。起斋侔清暑殿，帝恶其僭侈。国宝惧，遂谄媚于帝，而颇疏道子。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

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

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见知。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并为时之所疾。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

时王恭与殷仲堪并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恶道子、国宝乱政，屡有忧国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惮之，将谋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讨国宝为名，国宝惶遽不知所为。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

相以讨诸侯。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语在《珣传》。又问计于胤，胤曰：“南北同举，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军，恭必城守。昔桓公围寿阳，弥时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祚称诏复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

道子既不能距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譙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绪于市。以谢王恭。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及王恭伏法，诏追复国宝本官。元兴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属于交州。

忱字元达。弱冠知名，与王恭、王珣俱流誉一时。历位骠骑长史。尝造其舅范宁，与张玄相遇，宁使与玄语。玄正坐敛衽，待其有发，忱竟不与言，玄失望便去。宁让忱曰：“张玄，吴中之秀，何不与语？”忱笑曰：“张祖希欲相识，自可见诣。”宁谓曰：“卿风流隽望，真后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宁使报玄，玄束带造之，始为宾主。

太元中，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忱自恃才气，放酒诞节，慕王澄之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谈者忧之。及镇荆州，威风肃然，殊得物。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玄尝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进。忱对玄鞭门干，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尝朔日见客，仗卫甚盛，玄言欲猎，借数百人，忱悉给之。玄惮而服焉。

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欢三日不叹，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

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币百而出。其所行多此类。数年卒官，追赠右将军，谥曰穆。

绥字彦猷。少有美称，厚自矜迈，实鄙而无行。愉为殷、桓所捕，绥未测存亡，在都有忧色，居处饮食，每事贬降，时人每谓为“试守孝子”。桓玄之为太尉，绥以桓氏甥甚见宠待，为太尉右长史。及玄篡，迁中书令。刘裕建义，以为冠军将军。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节。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

初，绥与王谧、桓胤齐名，为后进之秀。谧位官既极，保身而终。胤以从坐诛，声称犹全。绥身死，名论殆尽，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汉雁门太守泽已有名称，忱又秀出，绥亦著称，八叶继轨，轩冕莫与为比焉。

峤字开山。祖默，魏尚书。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峤少有风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乱渡江。时元帝镇建邺，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寻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事。不就。愍帝征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阳王保辟，皆以道险不行。元帝作相，以为水曹属，除长山令，迁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请为参军，爵九原县公。

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悦。敦将杀周顗、戴若思，峤于坐谏曰：“济济多士，交王以宁。安可戮诸

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斩峤，赖谢鲲以免。敦犹衔之，出为领军长史。敦平后，除中书侍郎，兼大著作，固辞。转越骑校尉，频迁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领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阳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乃拜峤庐陵太守。以峤家贫，无以上道，赐布百匹。钱十万。寻卒官，谥曰穆。子淡嗣，历位右卫将军、侍中、中护军、尚书、广州刺史。淡子度世，骁骑将军。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祖台之，字元辰，范阳人也。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撰志怪，书行于世。

荀崧，字景猷，颍川临颖人，魏太尉彧之玄孙也。父颍，羽林右监、安陵乡侯，与王济、何劭为拜亲之友。崧志操清纯，雅好文学。韶齿时，族曾祖颍见而奇之，以为必兴颍门。弱冠，太原王济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陈郡袁侃，谓侃弟奥曰：“近见荀监子，清虚名理，当不及父，德性纯粹，是贤兄辈人也。”其为名流所赏如此。泰始中，诏以崧代兄袭父爵，补濮阳王允文学。与王敦、顾荣、陆机等友善，赵王伦引为相国参军。伦篡，转护军司马、给事中，稍迁尚书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迁侍中、中护军。

王弥入洛，崧与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贼追将及，同旅散走，崧被发从车，守丧号泣。贼至，弃其母尸于地，夺

车而去。崧被四创，气绝，至夜方苏。葬母于密山。服阕，族父藩承制，以崧监江北军事、南中郎将、后将军、假节、襄城太守。时山陵发掘，崧遣主簿石览将兵入洛，修复山陵。以勋进爵舞阳县公，迁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平南将军，镇宛，改封曲陵公。为贼杜曾所围。石览时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尽，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及南中郎将周访。访即遣子抚率兵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阳中部尉王国、刘愿等潜军袭穰县，获曾从兄伪新野太守保，斩之。

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从弟廞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数岁，崧迎与共居，恩同其子。太尉、临淮公荀颢国胤废绝，朝廷以崧属近，欲以崧子袭封。崧哀序孤微，乃让封与序，论者称焉。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

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堕于地。陛下圣哲龙飞，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畴昔，犹千之一。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华实，儒风殊邈。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世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宜及节省之制，以时施行。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妬，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世。向、歆，汉之硕儒，犹父子

各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其文将堕，与其过废，宁与过立。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可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

敦表以崧为尚书左仆射。及帝崩，群臣议庙号，王敦遣使谓曰：“豺狼当路，梓宫未反，祖宗之号，宜别思详。”崧议以为：“礼，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纵圣哲，光启中兴，德泽侔于太戊，功惠迈于汉宣，臣敢依前典，上号曰中宗。”既而与敦书曰：“承以长蛇未翦，别详祖宗。先帝应天受命，以隆中兴；中兴之主，宁可随世数而迁毁！敢率丹直。询之朝野，上号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请，专辄之愆，所不敢辞。”初，敦待崧甚厚，欲以为司空，于此衔之而止。

太宁初，加散骑常侍，后领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乐伯。坐使威仪为猛兽所食，免职。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录尚书事，散骑常侍如故。迁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如故。又领秘书监，给亲兵百二十人。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苏峻之役，崧与王导、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及帝被逼幸石头，崧亦侍从不离帝侧。贼平，帝幸温峤舟，崧时年老

病笃，犹力步而从。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

其后著作郎虞预与丞相王导笺曰：“伏见前秘书、光禄大夫荀公，生于积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称，历位内外，在贵能降。苏峻肆虐，乘舆失幸，公处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为之寒心，论者谓之不免。而公将之以智，险而不慑，扶持至尊，缙绶不离。虽无扶迎之勋，宜蒙守节之报。且其宣慈之美，早彰远近，朝野之望，许以台司，虽未正位，已加仪同。至守终纯固，名定阖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没无鼎足之名，宠不增于前秩，荣不副于本望，此一时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后，淳风颓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况国之元老，志节若斯者乎！”不从。升平四年，崧改葬，诏赐钱百万，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

蕤字令远。起家秘书郎，稍迁尚书左丞。蕤有仪操风望，雅为简文帝所重。时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蕤言于帝曰：“若温复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此！”于是乃止。转散骑常侍、少府，不拜，出补东阳太守。除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官。籍嗣位，至散骑常侍、大长秋。

羨字令则。清和有准。才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恒置膝上。羨阴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曰：“无妄言！”年十五，将尚寻阳公主，羨不欲连婚帝室，仍远遁去。监司追，不获已，乃出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弱冠，与琅邪王洽齐名，沛国刘惔、太原王濛、陈郡殷浩并与交好。

骠骑将军何充出镇京口，请为参军。穆帝又以为抚军参军，征补太常博士，皆不就。后拜秘书丞、义兴太守。征北将军褚裒以为长史。既到，裒谓佐吏曰：“荀生资逸群之气，将有冲天之举，诸君宜善事之。”寻迁建威将军、吴国内史。除北中郎将、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时年二十八，中兴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镇，发二州兵，使参军郑袭戍淮阴。羨寻北镇淮阴，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寻加监青州诸军事，又领兖州刺史，镇下邳。羨自镇来朝，时蔡谟固让司徒，不起，中军将军殷浩欲加大辟，以问于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浩乃止。

及慕容俊攻段兰于青州，诏使羨救之。僞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鄆城，北境骚动。羨讨之，擒腾，盘进走。军次琅邪，而兰已没，羨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逯、萧镡二千人守泰山。是时，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帝将封之，羨固辞不受。

先是，石季龙死，胡中大乱，羨抚纳降附，甚得众心。以疾笃解职。后除右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让不拜。升平二年卒，时年三十八。帝闻之，叹曰：“荀令则、王敬和相继凋落，股肱腹心将复谁寄乎！”追赠骠骑将军。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丧母，居丧尽礼，亲

邻哀之。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弱冠，至京师，属苏峻作难。王师败绩，汪乃遁逃西归。庾亮、温峤屯兵寻阳，时行李断绝，莫知峻之虚实，咸恐贼强，未敢轻进。及汪至，峤等访之，汪曰：“贼政令不一，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是日，护军、平南二府礼命交至，始解褐，参护军事。贼平，赐爵都乡侯。复为庾亮平西参军、从讨郭默，进爵亭侯。辟司空郗鉴掾，除宛陵令。复参亮征西军事，转州别驾。汪为亮佐使十有余年，甚相钦待。转鹰扬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征拜中书侍郎。

时庾翼将悉郢汉之众以事中原，军次安陆，寻转屯襄阳。汪上疏曰：

臣伏思安西将军翼今至襄阳，仓卒攻讨，凡百草创，安陆之调，不复为襄阳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汉乾涸，皆当鱼贯百行，排推而进。设一处有急，势不相救。臣所至虑一也。又既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臣所至虑二也。襄阳顿益数万口，奉师之费，皆当出于江南。运漕之难，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计。臣之所至虑三也。且申伯之尊，而与边将并驱。又东军不进，殊为孤悬。兵书云：“知彼知此，百战不殆。知彼不知此，一胜一负。”贼诚衰弊，然得臣犹在；我虽方隆，今实未暇。而连兵不解，患难将起，臣所至虑四也。

翼岂不知兵家所患常在于此，顾以门户事任，忧责莫大，晏然终年，忧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辄行，毕命原野。以翼宏规经略，文武用命，忽遇衅会，大事便济。然国家之虑，常以万全，非至安至审，王者不举。臣谓宜严诏谕翼，还镇养锐，以为后图。若少合圣听，乞密出臣表，与车骑臣冰等详共集议。

寻而骠骑将军何充辅政，请为长史。桓温代翼为荆州，复以汪为安西长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进爵武兴县侯。而温频请为长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请还京，求为东阳太守。温甚恨焉。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顷之，召入，频迁中领军、本州大中正。时简文帝作相，甚相亲昵，除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

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国，以失期，免为庶人。朝廷惮温不敢执，谈者为之叹恨。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不言枉直。后至姑孰，见温。温时方起屈滞以倾朝廷，谓汪远来诣己，倾身引望，谓袁宏曰：“范公来，可作太常邪？”汪既至，才坐，温谢其远来意。汪实来造温，恐以趋时致损，乃曰：“亡儿瘞此，故来视之。”温殊失望而止。时年六十五，卒于家。赠散骑常侍，谥曰穆。长子康嗣，早卒。康弟宁，最知名。

宁字武子。少笃学，多所通览。简文帝为相，将辟之，为桓温所讽，遂寝不行。故终温之世，兄弟无在列位者。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

或曰：“黄唐缅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纲，落周孔之尘网。斯盖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

答曰：“子信有圣人之言乎？夫圣人者，德侔二仪，道冠三才，虽帝皇殊号，质文异制，而统天成务，旷代齐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诫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

宁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温薨之后，始解褐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在职六年，迁临淮太守，封阳遂乡侯。顷之，征拜中书侍郎。在职多所献替，有益政道。时更营新庙，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宁据经传奏上，皆有典证。孝武帝雅好文学，甚被亲爱，朝廷疑议，辄諮访之。宁指斥朝士，直言无讳。

王国宝，宁之甥也，以谄媚事会稽王道子，惧为宁所不

容，乃相驱扇，因被疏隔。求补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试死邪？”宁不信卜占，固请行，临发，上疏曰：“臣闻道尚虚简，政贵平静，坦公亮于幽显，流子爱于百姓，然后可以经夷险而不忧，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鰥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臣久欲粗启所怀，日复一日。今当永离左右，不欲令心有余恨。请出臣启事，付外详择。”帝诏公卿牧守普议得失，宁又陈时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閭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是以山湖日积，刑狱愈滋。今荒小郡县，皆

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找吏，牵置无常，或兼台职，或带府官。夫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如令互相领帖，则是下官反为上司，赋调役使无复节限。且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

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人私门，复资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夫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蒲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饌，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殫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谓宜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否，然后升进。如此，匪惟家给人足，贤人岂不继踵而至哉！

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从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国信，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

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岂可伤天理，远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

帝善之。

初，宁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启多合旨。宁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磐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续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宁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籍。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宁自置家庙。又下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准之太庙，皆资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计。宁若以古制宜崇，自当列上，而敢专辄，惟在任心。州既闻知，既符从事，制不复听。而宁严威属县，惟令速立。愿出臣表下太常，议之礼典。”诏曰：“汉宣云：可与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宁果如凝之所表者，岂可复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时为天门太守，弃官称诉。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

初，宁尝患目痛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鲁东门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也上传。及汉杜子夏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

下以气箠，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阳，犹勤经学，终年不辍。年六十三，卒于家。

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

子泰，元熙中，为护军将军。

坚字子常。博学善属文。永嘉中，避乱江东，拜佐著作郎、抚军参军。讨苏峻，赐爵都亭侯。累迁尚书右丞。时廷尉奏殿中帐史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一，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郎朱暕议以为天下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坚亦同暕议。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儿没入，既足以惩，又使百姓知父子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坚驳之曰：“自淳朴浇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也。且既许宗等，宥广以死，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案主者今奏云，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嚙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以徒亏！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居然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民！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成帝从之，正广死刑。后迁护军长史，卒官。

子启，字荣期，虽经学不及坚，而才义显于当世。于时清谈之士庾敳、韩伯、袁宏等，并相知友。为秘书郎，累居显职，终于黄门侍郎。父子并有文笔传于世。

刘惔，字真长，沛国相人也。祖宏，字终嘏，光禄勋。宏兄粹，字纯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书。并有名中朝。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晋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屨以为养，虽茆门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后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惔喜，还告其母。其母，聪明妇人也，谓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复喜，母又不听。及惔年德转升，论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简文帝初作相，与王濛并为谈客，俱蒙上宾礼。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帝使殷浩难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与抗答，辞甚简至，盛理遂屈。一坐抚掌大笑，咸称美之。

累迁丹阳尹。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诸郡往往有相举正，惔叹曰：“夫居下讪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岂不以其敦本正源，镇静流末乎！君虽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此风不革，百姓将往而不反。”遂寝而不问。

性简贵，与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伧奴善知文章，羲之爱之，每称奴于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尝问

惔：“会稽王谈更进邪？”惔曰：“极进，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复谁？”惔曰：“故在我辈。”其高自标置如此。

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已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及温伐蜀，时咸谓未易可制，惟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云：“以蒯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恐温终专制朝廷。”及后竟如其言。尝荐吴郡张凭，凭卒为美士，众以此服其知人。

尤好《老庄》，任自然趣。疾笃，百姓欲为之祈祷，家人又请祭神，惔曰：“丘之祷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时人以为名言。后绰尝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裒大怒曰：“真长生平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凭年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儿。”凭曰：“阿翁岂宜以子戏父邪！”及长，有志气，为乡闾所称。举孝廉，负其才，自谓必参时彦。初，欲诣惔，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既至，惔处之下坐，神意不接，凭欲自发而无端。会王就濛惔清言，有所不通，凭于末坐判之，言旨深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惔延之上坐，清言弥日，留宿至旦遣之。凭既还船，须臾，惔遣传教觅张孝廉船，便召与同载，遂言之于简文帝。帝召与语，叹曰：“张凭勃率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韩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贫窶，伯年数岁，至大寒，母方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著襦，寻当作复裈。”伯曰：“不复须。”母问其故，对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母甚异之。及长，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舅殷浩称之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颍川庾龢名重一时，少所推服，常称伯及王坦之曰：“思理伦和，我敬韩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矣。”

举秀才，征佐著作郎，并不就。简文帝居藩，引为谈客，自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入为侍中。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王坦之又尝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

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义，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谷，人之所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才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岂殊哉！舍此二者，而更求其义，虽南辕求冥，终莫近也。

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

公者，乘理当而均彼我。降挹之义，于何而生！则谦之为美，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于至当，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动之于降己者何？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则贵贱之情立；非忘怀于彼我，则私己之累存。当其所贵在我则矜，值其所贤能之则伐。处贵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贵；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骤称其能。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骤称之亏理者，故情存于不言。情存于不言，则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则贵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尽，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内，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惩忿窒欲，著于《损》象；卑以自牧，实系《谦》爻。皆所以存其所以不足，拂其所有余者也。

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后物之迹，以逃动者之患，以语圣贤则可，施之于下斯者，岂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

转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时年四十九，即赠太常。子玠，官至衡阳太守。

史臣曰：王湛门资台铉，地处膏腴，识表邻机，才惟王佐。叶宣尼之远契，玩道韦编；遵伯阳之幽旨，含虚牝谷。所谓天质不雕，合于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时，朝野挹其风流，人伦推其表烛。虽崇勋懋绩有阙于旂常，素德

清规足传于汗简矣。怀祖鉴局夷远，冲衿玉粹。坦之墙宇疑旷，逸操金贞。腾讽庾之良笈，情嗤语怪；演《废庄》之宏论，道焕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于袞职；或任华纶阁，密勿于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荣秩，美矣！国宝检行无闻，坐升彼相，混暗识于心镜，开险路于情田。于时疆场多虞，宪章罕备，天子居缀旒之连，人臣徽覆餗之忧。于是窃势拥权，黜明王之彝典；穷奢纵侈，假凶竖之余威。绣桷雕楹，陵跨于宸极；丽珍冶质，充牣于帷房。亦犹犬彘腴肥，不知祸之将及。告尽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无惭往烈。范玄平陈谋献策，有会时机。崧则思业该通，缉遗经于已紊。汪则风飏直亮，抗高节于将颠，扬榘而言，俱为雅士。刘韩俊爽，标置轶群，胜气笼霄，飞谈卷雾，并兰芬菊耀，无绝于终古矣。

赞曰：处冲纯懿，是称奇器。养素虚庭，同尘下位。雅道虽屈，高风不坠。猗欤后胤，世传清德。帝室驰芬，士林扬则。国宝庸暗，托意骄奢。既丰其屋，终蔀其家。荀范令望，金声远畅。刘韩秀士，珠谈简起。异术同华，葳蕤青史。

卷七十六

列传第四十六

王舒_{子允之} 王廙_{弟彬} 彬_{子彪之} 彬_{从兄陵}

虞潭_{孙嘯父} 兄子驥 顾众 张闳

王舒，字处明，丞相导之从弟也。父会，侍御史。舒少

为从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营当时名，恒处私门，潜心学植。年四十余，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为青州，舒往依焉。时敦被征为秘书监，以寇难路险，轻骑归洛阳，委弃公主。时輜重金宝甚多，亲宾无不竞取，惟舒一无所眚，益为敦所赏。

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参镇东军事，出补溧阳令。明帝之为东中郎将，妙选上佐，以舒为司马。转后将军、宣城公褚裒谘议参军，迁军司，固辞不受。裒镇广陵，复以舒为车骑司马。频领望府，咸称明练。裒薨，遂代裒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顷之，征国子博士，加散骑常侍，未拜，转少府。太宁初，徙廷尉。敦表舒为鹰扬将军、荊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监荊州沔南诸军事。及敦败，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军逆之，并沈于江。进都督荊州、平西将军、假节。寻以陶侃代舒，迁舒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舒疾病，不乐越岭，朝议亦以其有功，不应远出，乃徙为湘州刺史，将军、都督、持节如故。征代邓攸为尚书仆射。

时将征苏峻，司徒王导欲出舒为外援，乃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郗”。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苏峻作逆，乃假舒节都督，行扬州刺史事。时吴国内史庾冰弃郡奔舒，舒移告属县，以吴王师虞骥为军司，御史中丞谢藻行龙骧将军、监前锋征讨军事，率众一万，与庾冰俱渡浙江。前义兴太守顾众、护

军参军顾飏等，皆起义军以应舒。舒假众扬威将军、督护吴中军事，飏监晋陵军事，于御亭筑垒。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舒率众次郡之西江，为冰、藻后继。冰、飏等遣前锋进据无锡，遇贼将张健等数千人，交战，大败，奔还御亭，复自相惊扰，冰、飏等并退于钱唐，藻守嘉兴。贼遂入吴，烧府舍，掠诸县，所在涂地。舒以轻进弃败，斩二军主者，免冰、飏督护，以白衣行事。更以顾众督护吴晋陵军，屯兵章埭。吴兴太守虞潭率所领讨健，屯乌苞亭，并不敢进。时暴雨大水，贼管商乘船旁出，袭潭及众。潭等奔败。潭还保吴兴，众退守钱唐。舒更遣将军陈孺率精锐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筑垒。或劝舒宜还都，使谢藻守西陵，扶海立栅。舒不听，留藻守钱唐，使众、飏守紫壁。于是贼转攻吴兴，潭诸军复退。贼复掠东迁、余杭、武康诸县。舒遣子允之行扬烈将军，与将军徐逊、陈孺及扬烈司马朱焘，以精锐三千，轻邀贼于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斩首数百级，贼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进兵助潭。时贼韩晃既破宣城，转入故鄣、长城。允之遣朱焘、何准等于之，战击于湖。潭以强弩射之，晃等退走，斩首千余级，纳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时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舒分兵悉讨平之。会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并以屡战失利，移书盟府，自贬去节。侃遣使敦喻，不听。及侃立行台，上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允之督护吴郡、义兴、晋陵三郡征讨军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蹙于长塘湖，复大破之。贼平，以功封彭泽县侯，寻卒官，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穆。

长子晏之，苏峻时为护军参军，被害。晏之子崐之嗣。卒，

子陋之嗣。宋受禅，国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总角，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入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

舒为荆州，允之随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请曰：“臣子尚少，不乐早官。”帝许随舒之会稽。及苏峻反，允之讨贼有功，封番禺县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将军、钱唐令，领司盐都尉。舒卒，去职。既葬，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安丰侯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康中，进号西中郎将、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时王恬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年四十。谥曰忠。

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将，丞相导从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书郎。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辟太傅掾，转参军。豫迎大驾，封武陵县侯，拜

尚书郎，出为濮阳太守。元帝作镇江左，庾弃郡过江。帝见之大悦，以为司马。频守庐江、鄱阳二郡。豫讨周馥、杜韬，以功累增封邑，除冠军将军，镇石头，领丞相军谿祭酒。王敦启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

及帝即位，庾奏《中兴赋》，上疏曰：

臣托备肺腑，幼蒙洪润，爰自韶齿，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阳，弃官远迹，扶持老母，携将细弱，越长江归陛下者，诚以道之所存，愿托余荫故也。天诱其愿，遇陛下中兴，当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礼，闻问之日，悲喜交集。

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

又臣昔尝侍于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后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臣作赋。时琅邪郡又献甘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

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寇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愆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足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

文多不载。

初，王敦左迁陶侃，使庾代为荆州。将吏马俊、郑攀等上书请留侃，敦不许。庾为俊等所袭，奔于江安。贼杜曾与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庾。庾督诸军讨曾，又为曾所败。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广等助庾击曾，曾众溃，庾得到州。庾性俊率，尝从南下，旦自寻阳，迅风飞帆，暮至都，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王导谓庾亮曰：“世将为伤时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气耳。”庾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及征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征庾为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以母丧去职。服阕，拜征虏将军，进左卫将军。

及王敦构祸，帝遣庾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敦得志，以庾为平南将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寻病卒。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明帝与大将军温峤书曰：“痛谢鲲未绝于口，世将复至于此。并盛年隼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庾明古多通，鲲远有识致。其言虽未足令人改听，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视尽，如何！”

子颐之嗣，仕至东海内史。颐之弟胡之，字修龄，弱冠有声誉，历郡守、侍中、丹阳尹。素有风眩疾，发动甚数，而神明不损。石季龙死，朝廷欲绥辑河洛，以胡之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以疾固辞，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誉，官至晋陵太守。子敬弘，义熙末为尚书。

彬字世儒。少称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

傅祗辟为掾。后与兄廙俱渡江，为扬州刺史刘机建武长史。元帝引为镇东贼曹参军，转典兵参军。豫讨华轺功，封都亭侯，愍帝召为尚书郎，以道险不就。迁建安太守，徙义兴内史，未之职，转军谘祭酒。

中兴建，稍迁侍中。从兄敦举兵石头，帝使彬劳之。会周顗遇害，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甚恻。既而见敦，敦怪其有惨容，而问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复何为者哉！”彬曰：“伯仁长者，君之亲友，在朝虽无谗谀，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以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谋图不轨，祸及门户。”音辞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厉声曰：“尔狂悖乃可至此，为吾不能杀汝邪！”时王导在坐，为之惧，劝彬起谢。彬曰：“有脚疾已来，见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复何所谢！”敦曰：“脚痛孰若颈痛？”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后敦议举兵向京师，彬谏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彬，彬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邪？”先是，彬从兄豫章太守棱为敦所害，敦以彬亲故容忍之。俄而以彬为豫章太守。彬为人朴素方直，乏风味之好，虽居显贵，常布衣蔬食。迁前将军、江州刺史。

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应劝含投彬。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睹衰厄，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闻应来，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为恨。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

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乃原之。征拜光禄勋，转度支尚书。苏峻平后，改筑新宫，彬为大匠。以营创勋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右仆射。卒官，年五十九。赠特进、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肃。长子彭之嗣，位至黄门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镇军将军、武陵王晞以为司马，累迁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

时永嘉太守谢毅。赦后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疏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为狱主，身无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与州相反复。穆帝发诏令受之。彪之又上疏执据，时人比之张释之。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效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转吏部尚书。简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郎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几，三品佳邑，敢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充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

太尉桓温欲北伐，屡诏不许。温辄下武昌，人情震惧。或

劝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于简文曰：“此非保社稷为殿下计，皆自为计耳。若殷浩去职，人情崩骇，天子独坐。既尔，当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又谓浩曰：“彼抗表问罪，卿为其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构，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陈以成败，当必旋旆。若不顺命，即遣中诏。如复不奉，乃当以正义相裁。无故匆匆，先自猖蹶。”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进。

时众官渐多，而迁徙每速，彪之上议曰：

为政之道，以得贤为急，非谓雍容廊庙，标的而已，固将莅任赞时，职思其忧也。得贤之道，在于莅任；莅任之道，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采速成之誉。故勋格辰极，道融四海，风流遐邈，声冠百代。凡庸之族众，贤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贤鄙共贯，清浊同官！官众则阙多，阙多则迁速，前后去来，更相代补，非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职事未修，朝风未澄者也。职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风之澄，在于并职。官省则选清而得久，职并则吏简而俗静；选清则胜人久于其事，事久则中才犹足有成。

今内外百官，较而计之，固应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职重，然其所司，义高务约。宗正所统盖鲜，可以并太常。宿卫之重，二卫任之，其次骁骑、左军各有所领，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四军皆罢，则左军之名不宜独立，宜改游击以对骁骑。内官自侍中以下，旧

员皆四，中兴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对直，或有不周，愚谓三人，于事则无阙也。凡余诸官，无综事实者，可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若未能顿废，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职分，责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绩而著，清浊随黜陟而彰。虽缉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选差清，莅职之日差久，无奉禄之虚费，简吏寺之烦役矣。

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

既而长安人雷弱儿、梁安等诈云杀苻健、苻眉，请兵应接。时殷浩镇寿阳，便进据洛，营复山陵。属彪之疾归，上简文帝笺，陈弱儿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寻而弱儿果诈，姚襄反叛，浩大败，退守谯城。简文笑谓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顷以来，君谋无遗策，张、陈何以过之！”

转领军将军，迁尚书仆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领崇德卫尉。时或谓简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将谋非常也。”简文以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尽于驰骋田猎耳。愿深静之，以怀异同者。”或复以此为言，简文甚悦。

复转尚书仆射。时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对曰：“当今时贤，备简高监。”简文曰：“人有举桓云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颌曰：“君言是也。”

后以彪之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桓温下镇姑孰，威势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纲纪。彪之独曰：“大司马诚为富贵，朝廷既有宰相，动静之宜自当谘禀。修敬若遣纲纪，致贡天子复何以过之！”竟不遣。温以山阴县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见罪谪未上州台者，皆原散之。温复以为罪，乃槛收下吏。会赦，免，左降谪为尚书。

顷之，复仆为射。是时温将废海西公，百僚震栗，温亦色动，莫知所为。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夺。乃谓温曰：“公阿衡皇家，便当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传》。礼度仪制，定于须臾，曾无惧容。温叹曰：“作元凯不当如是邪！”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朝臣莫有识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当阶，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比服之。温又废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亲尊，未有显罪，不可以猜嫌之间，便相废徙。公建立圣明，遐迩归心，当崇奖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详。”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复言。”

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谕，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闇，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行。

温遇疾，讽朝廷求九锡，袁宏为文，以示彪之。彪之视讫，叹其文辞之美，谓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时

谢安见其文，又频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屡引日，乃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宏从之，温亦寻薨。

时桓冲及安夹辅朝政，安以新丧元辅，主上未能亲览万机，太皇太后宜临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政事，终是顾问仆与君诸人耳。今上年出十岁，垂婚冠，反令从嫂临朝，示人君幼弱，岂是翼戴赞扬立德之谓乎！二君必行此事，岂仆所制，所惜者大体耳。”时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决政，献替专在乎自己。彪之不达安旨，故以为言。安竟不从。

寻迁尚书令，与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谕王公无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诏不许。转拜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安欲更营宫室，彪之曰：“中兴初，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修筑。方之汉魏，诚为俭狭，复不至陋，殆合丰约之中，今自可随宜增益修补而已。强寇未殄，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可大兴功力，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邪！”安无以夺之。”故终彪之之世，不改营焉。

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未拜。疾笃，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为赠，谥曰简。二子：越之，抚军参军；临之，东阳太守。

棱字文子，彬季父国子祭酒琛之子也。少历清官。渡江，

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从兄导以棱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为豫章太守，加广武将军。棱知从兄敦骄傲自负，有罔上心，日夕谏诤，以为宜自抑损，推崇盟主，且群从一门，并相与服事，应务相崇高，以隆勋业。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潜使人害之。

弟侃，亦知名，少历显职，位至吴国内史。

虞潭，字思奥，会稽余姚人，吴骑都尉翻之孙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吴之亡也，坚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贞有检操，州辟从事、主簿，举秀才，大司马、齐王冏请为祭酒，除祁乡令，徙醴陵令。值张昌作乱，郡县多从之，潭独起兵斩昌别率邓穆等。襄阳太守华恢上潭领建平太守，以疾固辞。遂周旋征讨，以军功赐爵都亭侯。陈敏反，潭东下讨敏弟贇于江州。广州刺史王矩上潭领庐陵太守。绥抚荒余，咸得其所。又与诸军共平陈恢，仍转南康太守，进爵东乡侯。寻被元帝檄，使讨江州刺史华轶。潭至庐陵，会轶已平，而湘川贼杜弢犹盛。江州刺史卫展上潭并领安成太守。时甘卓屯宜阳，为杜弢所逼。潭进军救卓，卓上潭领长沙太守，固辞不就。王敦版潭为湘东太守，复以疾辞。弢平后，元帝召补丞相军諮祭酒，转琅邪国中尉。

帝为晋王，除屯骑校尉，徙右卫将军，迁宗正卿，以疾告归。会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自假明威将军。乃进赴国难，至上虞。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时有野鹰飞集屋梁，众咸惧。潭曰：“起大义，

而刚鸷之鸟来集，破贼必矣。”遣长史孔坦领前锋过浙江，追蹶充。潭次于西陵，为坦后继。会充已擒，罢兵，征拜尚书，寻补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

成帝即位，出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辅国将军。以讨充功，进爵零县侯。苏峻反，加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会王师败绩，大驾逼迁，潭势弱，不能独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举。会陶侃等下，潭与郗鉴、王舒协同义举。侃等假潭节、监扬州浙江西军事。潭率众与诸军并势，东西犄角。遣督护沈伊距管商于吴县，为商所败，潭自贬还节。

寻而峻平，潭以母老，辄去官还余姚。诏转镇军将军、吴国内史。复徙会稽内史，未发，还复吴郡。以前后功，进爵武昌县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时军荒之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之。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百转赖之。

咸康中，进卫将军。潭貌虽和弱，而内坚明，有胆决，虽屡统军旅，而鲜有倾败。以母忧去职。服阙，以侍中、卫将军征。既至，更拜光禄大人、开府仪同三司，给亲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侍中如故，谥曰孝烈。子伋嗣，官至右将军司马。伋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历显位，后至侍中，为孝武帝所亲爱，尝侍饮宴，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邪？”嘯父家近海，谓帝有所求，对曰：“天时尚温，蟹鱼虾鮓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大笑。因饮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

敢当。”帝甚悦。隆安初，为吴国内史。征补尚书，未发，而王廙举兵，廙父行吴兴太守。廙父即入吴兴应廙。廙败，有司奏廙父与廙同谋，罪应斩。诏以祖潭旧勋，听以疾赎为庶人。四年，复拜尚书。桓玄用事，以为太尉左司马。寻迁护军将军，出为会稽内史。义熙初，去职，卒于家。

驎字思行，潭之兄子也。虽机干不及于潭，然而素行过之。与谯国桓彝俱为吏部郎，情好甚笃。彝遣温拜驎，驎使子谷拜彝。历吴兴太守、金紫光禄大夫。王导尝谓驎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达而丧，时人惜之。子谷，位至吴国内史。

顾众，字长始，吴郡吴人，骠骑将军荣之族弟也。父秘，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干。众出后伯父，早终，事伯母以孝闻。光禄朱诞器之。州辟主簿，举秀才，除余杭、秣陵令，并不行。元帝为镇东将军。命为参军。以讨华轶功，封东乡侯，辟丞相掾。秘卒，州人立众兄寿为刺史，为州人所害，众往交州迎丧，值杜弢之乱，崎岖六年乃还。秘曾莅吴兴，吴兴义故以众经离寇难，共遗钱二百万，一无所受。

及帝践阼，征拜驸马都尉、奉朝请，转尚书郎。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上补南康太守。会诏除鄱阳太守，加广武将军。众径之鄱阳，不过敦，敦甚怪焉。及敦构逆，令众出军，众迟回不发。敦大怒，以军期召众还，诘之，声色甚厉。众不为动容，敦意渐释。时敦又怒宣城内史陆晔，众又辨明之。敦长史陆玩在坐，代众危惧，出谓众曰：“卿真所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虽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众

为吴兴内史。众固辞，举吏部郎桓彝，彝亦让众，事并不行。敦镇姑孰，复以众为从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为义兴太守，加扬威将军。

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时吴国内史庾冰奔于会稽，峻以蔡谟代之。前陵江将军张慙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慙，慙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又与张慙克期效节。”谟乃檄众为本国督护，扬威将军仍旧，众从弟护军将军颺为威远将军、前锋督护。吴中人士同时响应。

峻遣将弘徽领甲卒五百，鼓行而前。众与颺、慙要击徽，战于高茆，大破之，收其军实。谟以冰当还任，故便去郡。众遣颺率诸军屯无锡。冰至，镇御亭，恐贼从海虞道入，众自往备之。而贼率张健、马流攻无锡，颺等大败，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据吴城。众自海虞由娄县东仓与贼别率交战，破之，义军又集进屯乌苞。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内史虞潭并檄众为五郡大督护，统诸义军讨健。潭遣将姚休为众前锋，与贼战没。众还守紫壁。

时贼党方锐，义军沮退，人咸劝众过浙江。众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钱唐以南五县。若越他境，便为寓军，控引无所，非长计也。”临平人范明亦谓众曰：“此地险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众乃版明为参军。明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凡四千人，复进讨健。健退于曲阿，留钱弘为吴令。军次路丘，即斩弘首。众进住吴城，遣督护朱祈等九军，与兰陵太守李闳共守陵亭。健遣马流、陶阳等往攻之。闳与祈等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峻平，论功，众以承檄备义，推功于谟，谟以众唱谋，非己之力，俱表相让，论者美之。封鄱阳县伯，除平南军司，不就。更拜丹阳尹、本国大中正，入为侍中，转尚书。咸康末，迁领军将军、扬州大中正，固让不拜。以母忧去职。

穆帝即位，何充执政，复征众为领军，不起。服阙，乃就。是时充与武陵王不平，众会通其间，遂得和释。充崇信佛教，众议其糜费，每以为言。尝与充同载，经佛寺，充要众入门。众不下车。充以众州里宿望，每优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诏书不许。迁尚书仆射。永和二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特进、光禄大夫，谥曰靖。长子昌嗣，为建康令。第三子会，中军谘议参军。时称美士。

张闾，字敬绪，丹阳人，吴辅吴将军昭之曾孙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进之于元帝，言闾才干贞固，当今之良器。即引为安东参军，甚加礼遇。转丞相从事中郎，以母忧去职。既葬，帝强起之，闾固辞疾笃。优命敦逼，遂起视事。及帝为晋王，拜给事黄门侍郎，领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勋，赐爵丹阳县侯，迁侍中。

帝践阼，出补晋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诏曰：“夫二千石之任，当勉励其德，绥齐所莅，使宽而不纵，严而不苛，其于勤功督察，便国利人，抑强扶弱，使无杂滥，真太守之任也。若声过其实，古人所不取。功乎异端，为政之甚害，盖所贵者本也。”闾遵而行之。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闾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计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兴造免官。后公卿并为

之言曰：“张闾兴陂溉田，可谓益国，而反被黜，使臣下难复为善。”帝感悟，乃下诏曰：“丹阳侯闾昔以劳役部人免官，虽从吏议，犹未掩其忠节之志也。仓廩国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闾为大司农。”闾陈黜免始尔，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许，然后就职。帝晏驾，以闾为大匠卿，营建平陵，事毕，迁尚书。苏峻之役，闾与王导俱入宫侍卫。峻使闾持节权督东军。王导潜与闾谋，密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义军。陶侃等至，假闾节，行征虏将军，与振威将军陶回共督丹阳义军。闾到晋陵，使内史刘耽尽以一部谷，并遣吴郡度支运四部谷，以给车骑将军郗鉴。又与吴郡内史蔡谟、前吴兴内史虞潭、会稽内史王舒等招集义兵，以讨峻。峻平，以尚书加散骑常侍，赐爵宜阳伯。迁廷尉，以疾解职，拜金紫光禄大夫。寻卒，时年六十四。子混嗣。闾笺表文议传于世。

史臣曰：季孙行父称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是以石碣戮厚，叔向诛鲋，前史以为美谭。王敦之恶，不足矜其类。然而朱家容布，为大侠之首；酈寄载吕，兴卖友之讥。亦所以激扬风俗，弘长名教。王彬舫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较之优劣，断乎可知。思行、彪之厉风规于多僻之日，虞潭、顾众徇贞心于危蹙之辰。龙管为出纳之端，鬻鱼非献替之术，啸父之对，何其鄙欤！

赞曰：处明夙令，声颓暮年。允之骅角，无弃山川。虞称多艺，绸缪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丑。世儒愤发，恸颍陵敦。彪之不挠，宁浩旋温。顾实南金，虞惟东箭。铄质无

改，筠心不变，公望公才，驥为其选。

卷七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陆晔 弟玩 玩子纳 何充 褚翼

蔡謨 诸葛恢 殷浩 顾悦之 蔡裔

陆晔，字士光，吴郡吴人也。伯父喜，吴吏部尚书。父英，高平相，员外散骑常侍，晔少有雅望，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丧，以孝闻。同郡顾荣与乡人书曰：“士光气息裁属，虑其性命，言之伤心矣。”后察孝廉，除永世、乌江二县令，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辟为祭酒，寻补振威将军、义兴太守，以疾不拜。预讨华轶功，封平望亭侯，累迁散骑常侍、本郡大中正。太兴元年，迁太子詹事。时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徙尚书，领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转光禄勋，迁太常，代纪瞻为尚书左仆射，领太子少傅，寻加金紫光禄大夫，代卞壺为领军将军。以平钱凤功，进爵江陵伯。帝不豫，晔与王导、壺、庾亮、温峤、郗鉴并受顾命，辅皇太子，更入殿将兵直宿。遗诏曰：“晔清操忠贞，历职显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忧国如家，岁寒不凋，体自门风。既委以六军，可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

成帝践阼，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给亲兵百人，

常侍如故。苏峻之难，晔随帝左石头，举动方正，不以凶威变节。峻以晔吴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台。匡术以苑城归顺，时共推晔督宫城军事。峻平，加卫将军。给千兵百骑，以勋进爵为公，封次子嘏新康子。

咸和中，求归乡里拜坟墓。有司奏，旧制假六十日。侍中颜含、黄门侍郎冯怀驳曰：“晔内蕴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诏许归省墳塋，大臣之义本在忘己，岂容有期而反，无期必远。愚谓宜还自还，不须制日。”帝从之，晔因归。以疾卒，时年七十四。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谥曰穆。子湛，散骑常侍。

玩字士瑶。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贺循每称其清允平当，郡檄纲纪，东海王越辟为掾，皆不就。元帝引为丞相参军。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其轻易权贵如此。

累加奋武将军，征拜侍中，以疾辞。王敦请为长史，逼以军期，不得已，乃从命。敦平，尚书令郗鉴议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恶，宜皆免官禁锢。会温峤上表申理，得不坐。复拜侍中，迁吏部尚书，领会稽王师，让不拜，转尚书左仆射，领本州大中正。及苏峻反，遣玩与兄晔俱守宫城。玩潜说匡术归顺，以功封兴平伯。转尚书令。又诏曰：“玩体道清纯，雅量弘远，历位内外，风绩显著。宜居台司，以允众望。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余如故。”玩频自表，优诏褒扬。重复自陈曰：“臣实凡短，风操不立，阶缘嘉会，

便蕃荣显，遂总括宪台，豫闻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风，清一朝序，咎责之来，于臣已重。诚以身许国，义忘曲让。而悽悽所守，终于陈诉者，特以端右机要，事务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体气日弊，朝夕自励，非复所堪。若偃息苟免，职事并废，则莫大之悔，天下将谓臣何！乞陛下披豁圣怀，霈然垂允。”诏不许。玩重表曰：“臣比披诚款，不足上畅天聪，圣恩徘徊，厉以体国。臣闻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负其长，量力不受其短。虽加官重禄无世不有，皆庸勋亲贤，时所须赖，兼统以济世务，非优崇以荣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宠厚，岂敢辞职事之劳，求冲让之誉。徒以端右要重，兴替所存，久以无任，妨贤旷职。臣犹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复外参论道，内统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愿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则天工弘坦，谁不谓允！”犹不许。寻而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国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给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诣之，索杯酒，泻置柱梁之间，咒曰：“当今乏材，以尔为柱石，莫倾人梁栋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叹息，谓宾客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谈者以为知言。

玩虽登公辅，谦让不辟掾属。成帝闻而劝之。玩不得已而从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为人主所贵，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诱纳后进，谦若布衣，由是搢绅之徒莫不荫其德宇。后疾甚，上表曰：“臣婴遘疾疢，沈顿历月，不蒙痊损，而日夕渐笃，自省微绵，无复生望。荷

恩不报，孤负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陨涕。臣年向中寿，穷极宠荣，终身归全，将复何恨！惟愿陛下崇明圣德，弘敷洪化，曾构祖宗之基，道济群生之命。臣不胜临命遗恋之情，贪及视息，上表以闻。”薨年六十四，谥曰康，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减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勋，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兴平伯官属以卫墓。子始嗣，历侍中、尚书。

纳字祖言。少有清操，贞厉绝俗。初辟镇军大将军、武陵王掾，州举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为建威长史。累迁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出为吴兴太守。将之郡，先至姑孰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致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闲，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杓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饌，酣饮极叹而罢。纳至郡，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襦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饌，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其举措多此类。

后以爱子长生有疾，求解官营视，兄子禽又犯法应刑，乞免官谢罪。诏特许轻降。顷长生小佳，喻还摄职。寻迁尚书仆射，转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俄拜尚书令，常侍如故。恪勤贞固，始终不渝。时会稽王道子以少年专政，委任群小，纳望阙而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擅坏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寻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为赠。长生先卒，无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为廷尉。

何充，字次道，庐江灊人，魏光禄大夫祜之曾孙也。祖恽，豫州刺史。父睿，安丰太守。充风韵淹雅，文义见称。初辟大将军王敦掾，转主簿。敦兄含时为庐江郡，贪污狼藉，敦尝于座中称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充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傍人皆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迁东海王文学，寻属敦败，累迁中书侍郎。

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与导善，早历显官。尝诣导，导以麈尾反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导缮扬州解会，顾而言曰：“正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迁给事黄门侍郎。苏峻作乱，京都倾覆，导从驾在石头，充东奔义军。其后导奔白石，充亦得还。贼平，封都乡侯，拜散骑常侍，出为东阳太守，仍除建威将军、会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荐征士虞喜，拔郡人谢奉、魏颢等以为佐吏。后以墓被发去郡。诏征侍中，不拜。改葬毕，除建威将军、丹阳尹。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

引充内侍，则外誉唯缉，社稷无虞矣。”由是加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又领会稽王师。及导薨，转护军将军，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诏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车门。寻迁尚书令，加左将军。充以内外统任，宜相纠正，若使事综一人，于课对为嫌，乃上疏固让。许之。徙中书令，加散骑常侍，领军如故。又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

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权侔人主，虑易世之后，戚属转疏，将为外物所攻，谋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须长君，帝从之。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故武王不授圣弟，即其义也。昔汉景亦欲传祚梁王，朝臣咸以为亏乱典制，据而弗听。今琅邪践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庙，将其危乎！”冰等不从，既而康帝立，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惭色。

建元初，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领徐州刺史，镇京口，以避诸庾。顷之，庾翼将北伐，庾冰出镇江州，充入朝，言于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应远出。”朝议不从。于是征充入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领扬州刺史，将军如故。先是，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

俄而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遗旨，便立太子，是为穆帝，冰、翼甚恨

之。献后临朝，诏曰：“骠骑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充自陈既录尚书，不宜复监中书，许之。复加侍中，羽林骑十人。

冰、翼等寻卒，充专辅幼主。翼临终，表以后任委息爰之。于时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归，宜依翼所请，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今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温足能制之，诸君勿忧。”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争。充以卫将军褚裒皇太后父，宜综朝政，上疏荐裒参录尚书。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

充居宰相，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谈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杂，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阮裕尝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问其故。裕曰：“我图数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崇准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饮酒，雅为刘惔所贵。惔每云：“见次道饮，令人欲倾家酿。”言其能温克也。

永和二年卒，时年五十五，赠司空，谥曰文穆。无子，弟

子放嗣。卒，又无子，又以兄孙松嗣，位至骠骑咨议参军。充弟准，见《外戚传》。

褚翼，字谋远，太傅袁之从父兄也。父颀，少知名，早卒。翼以才艺桢干称。袭爵关内侯，补冠军参军。于时长沙王乂擅权，成都、河间阻兵于外，翼知内难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后河北有寇难，复还乡里。河南尹举翼行本县事。及天下鼎沸，翼招合同志，将图过江，先移住阳城界。颍川庾敞，即翼之舅也，亦忧世乱，以家付翼。翼道断，不得前。东海王越以为参军，辞疾不就。

寻洛阳覆没，与荥阳太守郭秀共保万氏台，秀不能绥众，与将陈抚、郭重等构怨，遂相攻击。翼惧祸及，谓抚等曰：“以诸君所以在此，谋逃难也。今宜共戮力以备贼，幸无外难，而内自相击，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诚为失理，应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内自溃，胡贼闻之，指来掩袭，诸君虽得杀秀，无解胡虏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抚等悔悟，与秀交和。时数万口赖翼获全。

明年，率数千家将谋东下，遇道险，不得进，因留密县。司隶校尉荀组以为参军、广威将军，复领本县，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阳城三郡诸营事。顷之，迁司隶司马，仍督营事。率众进至汝水柴肥口，复阻贼。翼乃单马至许昌，见司空荀藩，以为振威将军，行梁国内史。

建兴初，复为豫州司马，督司州军事。太傅参军王玄代翼为郡。时梁国部曲将耿奴甚得人情，而专势，翼常优遇之。玄为政既急，翼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杀已多，而

人情难一，宜深慎之。”玄纳翼言，外羁縻奴，而内怀愤。会迁为陈留，将发，乃收奴斩之。翼奴余党聚众杀玄。梁郡既有内难，而徐州贼张平等欲掩袭之。郡人惶惑，将以郡归平。荀组遣翼往抚之，众心乃定。顷之，组举翼为吏部郎，不应召，遂东过江。

元帝为晋王，以翼为散骑郎，转太子中庶子，出为奋威将军、淮南内史。永昌初，王敦构逆，征西将军戴若思令翼出军赴难，翼遣将领五百人从之。明帝即位，征拜屯骑校尉，迁太子左卫率。成帝初，为左卫将军。苏峻之役，朝廷戒严，以翼为侍中，典征讨军事。既而王师败绩，司徒王导谓翼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翼即入上大阁，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升御床抱帝，翼及钟雅、刘超侍立左右。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执政，犹以为侍中，从乘舆幸石头。明年，与光禄大夫陆晔等出据苑城。苏逸、任让围之，翼等固守。贼平，以功封长平县伯，迁丹阳尹。时京邑焚荡，人物凋残，翼收集散亡，甚有惠政。

代庾亮为中护军，镇石头。寻为领军，徙五兵尚书，加奉车都尉，监新宫事。迁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久之，代何充为护军将军，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时年六十七，赠卫将军，谥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也。世为著姓。曾祖睦，魏尚书。祖德，乐平太守。父克，少好学，博涉书记，为邦族

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虽富贵不交也。高平刘整恃才纵诞，服饰诡异，无所拘忌。尝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终席惭不自安。克时为处士，而见惮如此。后为成都王颖大将军记室督。颖为丞相，擢为东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选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初，克未仕时，河内山简尝与琅邪王衍书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书示众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称。”后衍闻克在选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验于今矣。”陈留时为大郡，号称多士，琅邪王澄行经其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澄入境问吏曰：“此郡人士为谁？”吏曰：“有蔡子尼、江应元。”是时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问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则何以但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问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谓豫曰：“旧名此郡有风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绝不仕。东嬴公腾为车骑将军，镇河北，以克为从事中郎，知必不就，以军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数十日，腾为汲桑所攻，城陷，克见害。

谡弱冠察孝廉，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时明帝为东中郎将，引为参军。元帝拜丞相，复辟为掾，转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历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迁侍中。

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乃以谡为吴国内史。谡既至，与张闾、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峻平，复为侍中，迁五兵尚书，领琅邪王师。谡上疏让曰：“八坐之任，非贤莫居，前后所用，资名有常。孔愉、诸葛恢并以清节令才，少著名望。昔愉为御史中丞，臣尚为司徒长史；恢

为会稽太守，臣为尚书郎；恢尹丹阳，臣守小郡。名辈不同，阶级殊悬。今猥以轻鄙，超伦逾等，上乱圣朝贯鱼之序，下违群士准平之论。岂惟微臣其亡之诚，实招圣政惟尘之累。且左长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厕纳言，中兴已来，上德之举所未尝有。臣何人斯，而猥当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与其苟进以秽清涂，宁受违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许。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又让，不许。

冬蒸，谡领祠部，主者忘设明帝位，与太常张泉俱免，白衣领职。顷之，迁太常，领秘书监，以疾不堪亲职，上疏自解，不听。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会将作乐，宿县于殿庭，门下奏，非祭祀燕飨则无设乐之制。事下太常。谡议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遂从之。临轩作乐，自此始也。彭城王綏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帝下其议。谡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象，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块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征，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于是遂寝。

时征西将军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镇石城，为灭贼之渐。事下公卿。谡议曰：

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虽终灭亡，然当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汉，忍辱于平城也。若争强于鸿门，则亡不终日。故萧何曰“百战百败，

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终，归于大济而已。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夫惟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文王身圯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践见屈于会稽，故威申于强吴。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贼假息之命垂尽，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时。

或曰：“抗威待时，时已可矣。”愚以为时之可否在贼之强弱，贼之强弱在季龙之能否。季龙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则季龙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国，境土所据，同于魏世。及勒死之日，将相内外欲诛季龙。季龙独起于众异之中，杀嗣主，诛宠臣。内难既定，千里远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战而斩石生，禽彭彪，杀石聪，灭郭权，还据根本，内外并定，四方镇守，不失尺土。详察此事，岂能乎，将不能也？假令不能者为为之，其将济乎，将不济也？贼前襄阳而不能拔，诚有之矣。不信百战之效，而执一攻之验，弃多从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发而一不中，可谓之拙乎？且不拔襄阳者，非季龙身也。桓平北，守边之将耳。贼前攻之，争疆场耳，得之为善，不得则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则异于是。何者？重镇也，名贤也，中国之人所闻而归心也。今而西度，实有席卷河南之势，贼所大惧，岂与桓宣同哉！季龙必率其精兵，身来距争。若欲与战，战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苏峻何如季龙？凡此数者，宜群校之。

愚谓石生猛将，关中精兵，征西之虎不能胜也。金墉险固，刘曜十万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胜也。又

是时兖州、洛阳、关中皆举兵击季龙。今此三处反为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觉也。若石生不能敌其半，而征西欲当其倍，愚所疑也。苏峻之强，不及季龙，沔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以沔水御季龙，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虑贼来攻，因以为资，故豫安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贼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是时贼唯据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御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贼若多来，则必无粮。”然致粮之难，莫过崤函。而季龙昔涉此险，深入敌国，平关中而后还。今至襄阳，路既无险，又行其国内，自相供给，方之于前，难易百倍。前已经至难，而谓今不能济其易，又所疑也。

然此所论，但说征西既至之后耳，尚未论道路之虑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若贼无宋襄之义，及我未阵而击之，将如之何？今王士与贼，水陆异势，便习不同。寇若送死，虽开江延敌，以一当千，犹吞之有余，宜诱而致之，以保万全。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

朝议同之，故亮不果移镇。

初，皇后每年拜陵，劳费甚多，谏建议曰：“古者皇后庙见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

初，太尉郗鉴疾笃，出谖为太尉军司，加侍中。鉴卒，即拜谖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假节。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

令攻寿阳，谡上疏曰：

今寿阳城小而固。自帮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且王师在路五十余日，刘仕一军早已入淮，又遣数部北取坚壁，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非惟邻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也。若进攻未拔，胡骑卒至，惧桓子不知所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宜令所向有征无战。而顿之坚城之下，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今以国之上驷击寇之下邑，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惧非策之长者。臣愚以为闻寇而致讨，贼退而振旅，于事无失。不胜管见，谨冒陈闻。

季龙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所在杀戮，朝廷以为忧。谡遣龙骧将军徐玄等守中洲，并设募，若得贼大白船者，赏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时谡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随宜防备，甚有算略。先是，郗鉴上部下有勋劳者凡一百八十人，帝并酬其功，未卒而鉴薨，断不复与。谡上疏以为先已许鉴，今不宜断。且鉴所上者皆积年勋效，百战之余，亦不可不报。诏听之。

康帝即位，征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又录尚书事，领司徒如故。初，谡冲让不

辟僚佐，诏屡敦逼之，始取掾属。

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时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谡独谓不然，语所亲曰：“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貽王室之忧。”或曰：“何哉？”谡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庐、东郭所以双毙也。”

迁侍中、司徒。上疏让曰：“伏自惟省，昔阶谬恩，蒙忝非据，尸素累积而光宠更崇，谤讟弥兴而荣进复加，上亏圣朝栋隆之举，下增微臣覆餗之衅，惶惧战灼，寄颜无所。乞垂天鉴，回恩改谬，以允群望。”皇太后诏报不许。谡犹固让，谓所亲曰：“我若为司徒，将为后代所哂，义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诏书屡下，谡固守所执。六年，复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印绶。章表十余上。穆帝临轩，遣侍中纪璩、黄门郎丁纂征谡。谡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曰：“臣谡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违颜咫尺，不敢奉诏，寝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谡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彪官。简文时为会稽王，命曹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亦不知复所以为政矣。”于是公卿奏曰：“司徒谡顷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临轩，百僚齐立，俯偻之恭，有望于谡，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辞阙庭，安有人君卑劳终日而人臣曾无一酬之礼！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参议，宜

明国宪，请送廷尉，以正刑书。”谡惧，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颡，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诏曰：“谡先帝师傅，服事累世。且归罪有司，内讼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旧制免为庶人。”

谡既被废，杜门不出，终日讲诵，教授子弟。数年，皇太后诏曰：“前司徒谡以道素著称，轨行成名，故历事先朝，致位台辅，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责。自尔已来，阖门思愆，诚合大臣罪己之义。以谡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于是遣谒者仆射孟洪就加册命。谡上疏陈谢曰：“臣以顽薄，皆忝殊宠，尸素累纪，加违慢诏命，当肆市朝。幸蒙宽宥，不悟天施复加光饰，非臣陨越所能上报。臣寝疾未损，不任诣阙。不胜仰感圣恩，谨遣拜章。”遂以疾笃，不复朝见。诏赐几杖，门施行马。十二年，卒，时年七十六。赙赠之礼，一依太尉陆玩故事。诏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穆。

谡博学，于礼仪宗庙制度多所议定。文笔论议，有集行于世。总应劭以来注班固《汉书》者，为之集解。谡初渡江，见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诣谢尚而说之。尚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谡性方雅。丞相王导作女伎，铺设床席。谡先在坐，不悦而去，导亦不止之。性尤笃慎，每事必为过防。故时人云：“蔡公过浮航，脱带腰舟。”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学文义，位至抚军长史。

诸葛恢，字道明，琅邪阳都人也。祖诞，魏司空，为文帝所诛。父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

靓有旧，靓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

恢弱冠知名，试守即丘长，转临沂令，为政和平。值天下大乱，避地江左，名亚王导、庾亮。导尝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及导拜司空，恢在从，导指冠谓曰：“君当复著此。”导尝与恢戏争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马驴，而言驴马，岂驴胜马邪！”其见亲狎如此。于时颖川荀闾字道明、陈留蔡谟字道明，与恢俱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人为之语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元帝为安东将军，以恢为主簿，再迁江宁令。讨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复为镇东参军。与卞壺并以时誉迁从事中郎，兼统记室。时四方多务，笺疏殷积，恢斟酌酬答，咸称折中。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愍帝即位，征用四方贤隲，召恢为尚书郎，元帝以经纬须才，上疏留之，承制调为会稽太守。临行，帝为置酒，谓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当匡振圯运。政之所先，君为言之。”恢陈谢，因对曰：“今天下丧乱，风俗陵迟，宜尊五美，屏四恶，进忠实，退浮华。”帝深纳焉。太兴初，以政绩第一，诏曰：“自顷多难，官长数易，益有诸弊，虽圣人犹久于其道，然后化成，况其余乎！汉宣帝称‘与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

是以黄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济其中兴之勋也。赏罚黜陟，所以明政道也。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以劝风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顷之，以母忧去官。服阕，拜中书令。王敦上恢为丹阳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为侍中，加奉车都尉。讨王含有功，进封建安伯，以先爵赐次子驪为关内侯。又拜恢后将军、会稽内史。征为侍中，迁左民尚书、武陵王师、吏部尚书。累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银青光禄大夫、领选本州大中正、尚书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践阼，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二。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赠之礼，一依太尉兴平伯故事，谥曰敬。祠以太牢。子昶嗣，位至散骑常侍。

恢兄颐，字道回，亦为元帝所器重，终于太常。

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也。父羡，字洪乔，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其资性介立如此。终于光禄勋。

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或问浩曰：“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时人以为名言。

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

徙左长史。安西庾翼复请为司马。除侍中、安西军司，并称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几将十年，于时拟之管、葛。王蒙、谢尚犹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反，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庾翼贻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标令名，十余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浩固辞不起。

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继卒。简文帝时在藩，始综万几，卫将军褚裒荐浩，征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浩上疏陈让、并致笺于简文，具自申叙。简文答之曰：“属当厄运，危弊理尽。诚赖时有其才，不复远求版筑。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紘领不振，晋网不纲，愿蹈东海，复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弘思之，静算之，亦将有以深鉴可否。望必废本怀，率群情也。”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

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謨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羨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王羲之密说浩、羨，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于是以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将发，坠马，时咸恶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陈逵、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羨为督统，开江西田千余顷，以为军储。师次寿阳，潜诱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儿等，使杀健，许以关右之任。初，降人魏脱卒，其弟憬代领部曲。姚襄杀憬，以并其众，浩大恶之，使龙骧将军刘启守谯，迁襄于梁。既而魏氏子弟往来寿阳，襄益猜惧。俄而襄部曲有欲归浩者，襄杀之，浩于是谋诛襄。会苻健杀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阳西奔，浩以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请进屯洛阳，修复园陵，使襄为前驱，冠军将军刘洽镇鹿台，建武将军刘遁据仓垣，又求解扬州，专镇洛阳，诏不许。浩既至许昌，会张遇反，谢尚又败绩，浩还寿阳。后复进军，次山桑，而襄反，浩惧，弃輜重退保谯城，器械军储皆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刘启、王彬之击襄于山桑，并为襄所杀。

桓温素忌浩，及闻其败，上疏罪浩曰：

案中军将军浩过蒙朝恩，叨窃非据，宠灵超卓，再司京辇，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职次，而侵官离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执义履素，位居台辅，师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礼请退，虽临轩固辞，不顺恩旨，

适足以明逊让之风，弘优贤之礼。而浩虚生狡说，疑误朝听，狱之有司，将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灭，而百姓涂炭，企迟拯接。浩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风尘，遂使寇仇稽诛，奸逆并起，华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惧罪将及，不容于朝，外声进讨，内求苟免。出次寿阳，顿甲弥年，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收合无赖，以自强卫，爵命无章，猜害罔顾。故范丰之属反叛于芍陂，奇德、龙会作变于肘腋。羌帅姚襄率众归化，遣其母弟入质京邑，浩不能抚而用之，阴谋杀害，再遣刺客，为襄所觉。襄遂惶惧，用致逆命。生长乱阶，自浩始也。复不能以时扫灭，纵放小竖，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军破碎于梁国，舟车焚烧，輜重覆没。三军积实，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贼用。神怒人怨，众之所弃，倾危之忧，将及社稷。臣所以忘寝屏营，启处无地。夫率正显义，所以致训，明罚敕法，所以齐众，伏愿陛下上追唐尧放命之刑下鉴《春秋》无君之典。若圣上含弘，未忍诛殛，且宜遐弃，槟之荒裔。虽未足以塞山海之责，粗可以宣诫于将来矣。

竟坐废为庶人，徙于东阳之信安县。

浩少与温齐名，而每心竞。温尝问浩：“君何如我？”浩曰：“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也。”温既以雄豪自许，每轻浩，浩不之惮也。至是，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又谓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

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浩甥韩伯，浩素赏爱之，随至徙所，经岁还都，浩送至渚侧，咏曹颜远诗云：“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而泣下。后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永和十二年卒。

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废太宰、武陵王晞，诬涓及庾倩与晞谋反，害之。

浩后将改葬，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浩曰：

伏见故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体德沈粹，识理淹长，风流雅胜，声盖当时，再临神州，万里肃清，勋绩茂著，圣朝钦嘉，遂授分陕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镇寿阳，驱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仰凭皇威，群丑革面，进军河洛，修复园陵。不虞之变，中路猖蹶，遂令为山之功崩于垂成，忠款之志于是而废。既受削黜，自殡山海，杜门终身，与世两绝，可谓克己复礼，穷而无怨者也。寻浩所犯，盖负败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责。论其名德深诚则如彼，察其补过罪己则如此，岂可弃而不恤，使法有余冤！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开，悬棺而窆，礼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无自诉之斯，仰感三良，昊天罔极。若使明诏爱发，旌我善人，崇复本官，远彰幽昧，斯则国家威恩有兼济之美，死而可作，无负心之恨。

疏奏，诏追复浩本官。

顾悦之，字君叔，少有义行。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帝问其故。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简文悦其对。始将抗表讼浩，浩亲故多谓非宜，悦之决意以

闻，又与朝臣争论，故众无以夺焉。时人咸称之。为州别驾，历尚书右丞，卒。子凯之，别有传。

蔡裔者，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盗俱陨，故浩委以军锋焉。

史臣曰：陆晔等并以时望国华，效彰历试，迭居端揆，参掌机衡。然皆率由旧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虽屈压于权臣，翊奉储君，竟导扬于末命，频参大议，屡画嘉谋，可谓忠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戎律，唯闻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违方易任，以致播迁，悲失！蔡谟度德而处，弘斯止足，置以刑书，斯为过矣。

赞曰：士光时望，士瑶允当。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简率，遗风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概，谋远忠贞。中军鉴局，誉光雅俗。夷旷有余，经纶不足。舍长任短，功亏名辱。

卷七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国 弟祗 从子坦 严 从弟群

群子沉 丁潭 张茂 陶回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

太子少傅，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东太守。从兄侃，大司农。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时人号曰“会稽三康”。吴平，愉迁于洛。惠帝末，归乡里，行至江淮间，遇石冰、封云为乱，云逼愉为参军，不从将杀之，赖云司马张统营救获免。东还会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穡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东将军镇扬土，命愉为参军。邦族寻求，莫知所在。建兴初，始出应召。为丞相掾，仍除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时年已五十矣。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愉尝行经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而放之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四。及是，铸侯印，而印龟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帝为晋王，使长兼中书郎。于时刁协、刘隗用事，王导颇见疏远。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谓事无大小皆宜谘访。由是不合旨，出为司徒左长史，累迁吴兴太守。沈充反，愉弃官还京师，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太常。及苏峻反，愉朝服守宗庙。初，愉为司徒长史，以平南将军温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不过其品。至是，峻平，而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道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寻徙大尚书，迁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不行。转尚书右仆射，领东海王师。寻迁左仆射。

咸和八年，诏曰：“尚书令玩、左仆射愉并恪居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给玩亲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曰：“臣以朽暗，忝厕朝右，而以情劣，无益毗佐。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臣等不能赞扬大化，纠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横受宠给，无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其守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

后省左右仆射，以愉为尚书仆射。愉年在悬车，累乞骸骨，不许，转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病笃，遗令敛以时服，乡邑义赙，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

三子：闾、汪、安国。闾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闾子静，字季恭，再为会稽内史，累迁尚书左仆射，加后将军。

汪字德泽，好学有志行，孝武帝时位至侍中。时茹千秋以佞媚见幸于会稽王道子，汪屡言之于帝，帝不纳。迁尚书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为假节、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甚有政绩，为岭表所称。太元十七年卒。

安国字安国，年小诸兄三十余岁。群从诸兄并乏才名，以富强自立，唯安国与汪少厉孤贫之操。汪既以直亮称，安国亦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国形素羸瘦，服衰经，涕泗竟日，见者以为真孝，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卒，赠左光禄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为功曹史。札为沈充所害，故人宾吏莫敢近者。祗冒刃号哭，亲行殡礼，送丧还义兴，时人义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阳太守。父侃，大司农。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传》，解属文。完帝为晋王，以坦为世子文学。东宫建，补太子舍人，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渚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

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

臣闻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于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以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惧于是始。

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临事改制，示短天下，人听有感，臣窃惜之。愚以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汜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垂例，违旧造异。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夫信之与法，为政之纲，施之家室，犹弗可贰，况经国之典而可玩黷乎！

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胡人相诬，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将加大辟。坦独不署，由是被谴，遂弃官归会稽。久之，除领军司马，未赴召。会王敦反，与右卫将军虞潭俱在会稽起义，而讨沈充。事平，始就职。扬州刺史王导请为别驾。

咸和初，迁尚书左丞，深为台中之所敬惮。寻属苏峻反，

坦与司徒司马陶回白王导曰：“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守江西当利诸口，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夺人之功，时不可失。”导然之。庾亮以为峻脱径来，是袭朝廷虚也，故计不行，峻遂破姑熟，取盐米，亮方悔之。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既而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时人称其先见。及峻挟天子幸石头，坦奔陶侃，侃引为长史。时侃等夜筑白石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咸惧来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动，决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果如所筹。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既至，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遣郭默屯大业，又令骁将李闳、曹统、周光与默并力，贼遂势分，卒如坦计。

及峻平，以坦为吴郡太守。自陈吴多贤豪，而坦年少，未宜临之。王导、庾亮并欲用坦为丹阳尹。时乱离之后，百姓凋弊，坦固辞之。导等犹未之许。坦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据御床，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限。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脍截耳！”乃拂衣而去。导等亦止。于是迁吴兴内史，封晋陵男，加建威将军。以岁饥，运家米以振穷乏，百姓赖之。时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寻拜侍中。

三康元年，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讨之，请坦为

司马。会石勒新死，季龙专恣，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坦与聪书曰：

华狄道乖，南北回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局蹐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是讨。彭谯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斫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

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众，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

今六军诚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齟齬争先，锋鏑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

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怀恨。

坦在职数年，迁侍中。时成帝每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谏。时帝刻日纳后，而尚书左仆射王彬卒，议者以为欲却期。坦曰：“婚礼之重，重于救日蚀。救日蚀，有后之丧，太子堕井，则止。纳后盛礼，岂可以臣丧而废！”从之。及帝既加元服，犹委政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谏诤善道。”由是忤导，出为廷尉，怏怏不悦，以疾去职。加散骑常侍，迁尚书，未拜。

疾笃，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邪！”冰深谢焉。临终，与庾亮书曰：“不谓疾苦，遂至顿弊，自省绵绵，奄忽无日。修短命也，将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报，所怀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顾眄，名震天下，棖榦之佐，常愿下风。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俄卒，时年五十一。追赠光禄勋，谥曰简。亮报书曰：“廷尉孔君，神游体离，呜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书，知疾患转笃，遂不起济，悲恨伤楚，不能自胜。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虽天命有在，亦祸出不图。且足下才经于世，世常须才，况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当大任，国耻未雪，夙夜忧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时事。此情未果，来书奄至。申寻往复，不觉涕陨。深明足下慷慨之怀，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复何言！谨遣报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飨之。”子

混嗣。

严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过人。时有遗其酒者，始提入门，奕遥呵之曰：“人饷吾两罍酒，其一何故非也？”检视之，一罍果是水。或问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轻，提酒者手有轻重之异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丧慈亲焉。父伦，黄门郎。严少仕州郡，历司徒掾、尚书殿中郎。殷浩临扬州，请为别驾。迁尚书左丞。时朝廷崇树浩，以抗拟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谋立功于阃外。严言于浩曰：“当今时事艰难，可谓百六之运，使君屈己应务，属当其会。圣怀所以日昃匪懈，临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静边宁国耳，亦岂至私哉！而处任者所志不同，所见各异，人口云云，无所不至。顷来天时人情，良可寒心。古人为政，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间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怀，不审竟当何以镇之？《老子》云‘夫唯不争，则万物不难与之争’，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谓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韩彭可专征伐，萧曹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义，令婉然通顺，人无间言，然后乃可保大定功，平济天下也。又观顷日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难以义感。而聚著都邑，杂处人间，使君常疲圣体以接之，虚府库以拯之，足以疑惑视听耳。”浩深纳之。

及哀帝践阼，议所承统，时多异议。严与丹阳尹庾和议曰：“顺本居正，亲亲不可夺，宜继成皇帝。”诸儒咸以严议为长，竟从之。

隆和元年，诏曰：“天文失度，太史虽有禳祈之事，犹衅眚屡彰。今欲依鸿祀之制，于太极殿前庭亲执虔肃。”严谏曰：

“鸿祀虽出《尚书大传》，先儒所不究，历代莫之兴，承天接神，岂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无亲，唯德是辅，陛下祇顺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灾复异。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祷久矣，岂须屈万乘之尊，修杂祀之事！君举必书，可不慎欤！”帝嘉之而止。以为扬州大中正，严不就。有司奏免，诏特以侯领尚书

时东海王奕求海盐、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直，帝初从之，严谏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钱帛赐左右。严又启诸所别赐及给厨食，皆应减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赐，今通断之。又厨膳宜有减撤，思详具闻。”严多所匡益。

太和中，拜吴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于宰牧，甚得人和。余杭妇人经年荒，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远行未反，遇荒岁，不能两全，弃其子而活弟子。严并褒荐之。又甄赏才能之士，论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职，卒于家。

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骑侍郎；福民，太子洗马，皆为孙恩所害。

群字敬林，严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羁。苏峻入石头，时匡术有宠于峻，宾从甚盛。群与从兄愉同行于横塘，遇之，愉止与语，而群初不视术。术怒，欲刃之。愉下车抱术曰：“吾弟发狂，卿为我宥之。”乃获免。后峻平，王导保存术，尝因众坐，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仕历中丞。性嗜酒，导尝戒之曰：“卿恒饮，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烂邪？”答曰：“公不见肉糟淹更堪久

邪？”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曲蘖事。”其耽酒如此。卒于官。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荐沉于王导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门。”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学，并不就。从兄坦以裘遗之，辞不受。坦曰：“晏平仲俭，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于是受而服之。是时沉与魏颢、虞球、虞存、谢奉并为四族之俊。

沉子廞位至吴兴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草书擅名，又为吴兴太守，侍中。

丁潭，字世康，会稽山阴人也。祖固，吴司徒。父弥，梁州刺史。潭初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迁丞相西阁祭酒。时元帝称制，使各陈时事损益，潭上书曰：

为国者恃人须才，盖二千石长吏是也。安可不明简其才，使必允当。既然得其人，使久于其职，在官者无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为政之较也。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古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中才处局，故难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御未然，镇压奸凶，周虽三圣，功成由武。今戎战之世，益宜留心，简选精锐，以备不虞。无事则优其身，有难则责其力。窃闻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陈不充。夫为国者，由为家也。计财力之所任，审趋舍之举动，不营难成之功，损弃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强，当审其宜，经涂远举，未献大捷，更使力单财尽而威望挫弱也。

及帝践阼，拜驸马都尉、奉朝请、尚书祠部郎。时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将用潭，以问中书令贺循。循曰：“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授。潭清淳贞粹，雅有隐正，圣明所简，才实宜之。”遂为琅邪王郎中令。会裒薨，潭上疏求行终丧礼，曰：“在三之义，礼有达制，近代已来，或随时降杀，宜一匡革，以敦于后，辄案令文，王侯之丧，官僚服斩，既葬而除。今国无继统，丧庭无主，臣实陋贱，不足当重，谬荷首任，礼宜终丧。”诏下博议。国子祭酒杜夷议：“古者谅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税衰效命。春秋之时，天子诸侯既葬而除。此所谓三代损益，礼有不同。故三年之丧，由此而废。然则汉文之诏，合于随时，凡有国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案礼，殇与无后，降于成人。有后，既葬而除。今不得以无后之故而独不除也。愚以丁郎中应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终三年。”太常贺循议：“礼，天子诸侯俱以至尊临人，上下之义，群臣之礼，自古以来，其例一也。故礼盛则并全其重，礼杀则从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为君服，亦宜以君为节，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诸侯卿相官属为君斩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则臣子轻重无应除者也。若当皆除，无一人独重之文。礼有摄主而无摄重，故大功之亲主人丧者，必为之再祭练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丧者也。苟谓诸侯与天子同制，国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丧，素服主祭，三年不摄吉事，以尊令制。若当远迹三代，令复旧典，不依法令者，则侯之服贵贱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论。”于是诏使除服，心丧三年。

太兴三年，迁王导骠骑司马，转中书郎，出为广武将军、东阳太守，以清洁见称。征为太子左卫率，不拜。成帝践阼，以为散骑常侍、侍中。苏峻作乱，帝蒙尘于石头，唯潭及侍中钟雅、刘超等随从不离帝侧。峻诛，以功赐爵永安伯，迁大尚书，徙廷尉，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加散骑常侍。

康帝即位，屡表乞骸骨。诏以光禄大夫还第，门施行马，禄秩一如旧制，给传诏二人，赐钱二十万，床帐褥席。年八十，卒。赠侍中，大夫如故，谥曰简。王导尝谓孔敬康有公才而无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无公才。子话，位至散骑侍郎。

张茂，字伟康，少单贫，有志行，为乡里所敬信。初起义兵，讨贼陈斌，一郡用全。元帝辟为掾属。官有老牛数十，将卖之，茂曰：“杀牛有禁，买者不得辄屠，齿力疲老，又不任耕驾，是以无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迁太子右卫率，出补吴兴内史。沈充之反也，茂与三子并遇害。茂弟盎，为周札将军，充讨札，盎又死之。赠茂太仆。茂少时梦得大象，以问占梦万推。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善也。”问其故，推曰：“象者大兽，兽者守也，故知当得大郡。然象以齿焚，为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丹阳人也。祖基，吴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军、主簿，并不就。大将军王敦命为参军，转州别驾。敦死，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迁司马。苏峻之役，回与孔坦言于导，请早出兵守江口，语在坦传。峻将至，

回复谓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宜伏兵要之，可一战而擒。”亮不从。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迷失道，逢郡人，执以为乡导。时峻夜行，甚无部分。亮闻之，深悔不从回等之言。寻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军，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

时大贼新平，纲维弛废，司徒王导以回有器干，擢补北军中候，俄转中护军。久之，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曰：“当今天下不普荒俭，唯独东土谷价偏贵，便相鬻卖，声必远流，北贼闻之，将窥疆场。如愚臣意，不如开仓廩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赖之。在郡四年，征拜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如故。

回性雅正，不惮强御。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甚为导所昵。回常慷慨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此谪。”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辅弼圣主，当亲忠贞，远邪佞，而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辞职，帝不许。徙护军将军，常侍、领军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谥曰威。

四子：汪、陋、隐、无忌。汪嗣爵，位至辅国将军、宣城内史、陋冠军将军，隐少府，无忌光禄勋，兄弟咸有于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埴之材，邀缔构之运，策名霸府，骋足高衢，历试清阶，遂登显要，外宣政绩，内尽谋猷，罄心力以佐时，竭股肱以卫主，并能保全名节，善始令终。而愉高谢百万之货，辞荣数亩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让之风者矣。陶回陈邪佞之宜远，明鬻卖之非宜，并补阙弼违，良可称也。

赞曰：愉既公才，潭唯公望。领军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敌，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规过，言同金石。

卷七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谢尚 谢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万 万弟石 石兄子朗 朗弟子邈

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恸过礼，亲戚异之。八岁神悟夙成。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坐之颜回也。”尚应声答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席宾莫不叹异。十余岁，遭父忧，丹阳尹温峤吊之，尚号咷极哀。既而收涕告诉，举止有异常童，峤甚奇之。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而因自改，遂知名。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鸕

鹄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

转西曹属，时有遭乱与父母乖离，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婚姻继百世，于理非嫌。尚议曰：“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开通弘胜。如运有屯夷，要当断之以大义。夫无后之罪，三千所不过，今婚姻将以继百世，崇宗绪，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属生离之哀，父子乖绝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兹。夫以一体之小患，犹或忘思虑，损听察，况于抱伤心之巨痛，怀切恒之至戚，方寸既乱，岂能综理时务哉！有心之人，决不冒荣苟进。冒荣苟进之畴，必非所求之旨，徒开偷薄之门而长流弊之路。或有执志丘园、守心不革者，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而况含艰履戚之人，勉之以荣贵邪？”

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尚为政清简，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褚襦袴。建元二年，诏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会庾冰薨，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

大司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尚率众向寿春，进号安西将军。初，苻健将张遇降尚，尚不能绥怀之。遇怒，据许昌叛。尚讨之，为遇所败，收付廷尉。时康献皇后临朝，即尚之甥

也，特令降号为建威将军。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将军、濮阳太守戴施据枋头。会冉闵之子智与其大将蒋干来附，复遣行人刘猗诣尚求救。施止猗，求传国玺，猗归，以告干。干谓尚已败，虑不能救己，犹豫不许。施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入邺，登三台助戍，谯之曰：“今且可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玺，当遣单使驰白。天子闻玺已在吾许，知卿等至诚，必遣重军相救，并厚相饷。”干乃出玺付融，融赍玺驰还枋头。尚遣振武将军胡彬率骑三百迎玺致诸京师。时苻健将杨平戍许昌，尚遣兵袭破之，征授给事中，赐轺车、鼓吹，戍石头。

永和中，拜尚书仆射，出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给事中、仆射如故，镇历阳，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在任有政绩。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师，署仆射事。寻进号镇西将军，镇寿阳。尚于是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钟石之乐，自尚始也。

桓温北平洛阳，上疏请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将镇洛阳，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进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笃，征拜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未至，卒于历阳，时年五十。诏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

无子，从弟奕以子康袭爵，早卒。康弟静复以子肃嗣，又无子。静子虔以子灵佑继嗣后。

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弱冠，诣王蒙，清言

良久，既去，蒙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蒙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就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辟不就，简文帝时为相，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安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废，安始有仕进志，时年已四十余矣。

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欢笑竟日。既出，温问左右：“颇尝见我有如此客不？”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著帽进。”其见重如此。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笈求归。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

时誉，去后为人所思。顷之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

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尝以安所作简文帝谥议以示坐宾，曰：“此谢安石碎金也。”

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嗜，互生同异。安与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

寻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安总关中书事。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是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又领扬州刺史，诏以甲仗百人入殿。时帝始亲万

机，进安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固让军号。于时悬象失度，亢旱弥年，安奏兴灭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顷之，加司徒，后军文武尽配大府，又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其本官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让太保及爵，不许。是时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恐，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竞，类皆如此。

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饌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上疏请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虏将军琰解甲息徒，命龙骧将军朱序进据洛阳，前锋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贼假延，来年水生，东西齐举。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怅然谓所亲曰：“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逊位，诏遣侍中、尚书喻旨。先是，安发石头，金鼓忽破，又语未尝谬，而忽一误，众亦怪异之。寻薨，时年六十六。帝三曰：临于朝堂，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百万、布千匹、蜡五百斤，赠太傅，谥曰文靖。以无下舍，诏府中备凶仪。及葬，加殊礼，依大司马桓温故事。又以平苻坚勋，更封庐陵郡公。

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

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敦之。及至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埭。

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安有二子：瑶、琰。瑶袭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该嗣，终东阳太守。无子，弟光禄勋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国除。刘裕以安勋德济世，特更封该弟澹为柴桑侯，邑千户，奉安祀。澹少历显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不往来，宗中子弟惟与才令者数人相接。拜著作郎，转秘书丞，累迁散骑常侍、侍中。苻坚之役，安以琰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与从兄玄俱陷阵破坚，以勋封望蔡公，寻遭父忧去官，服阕，除征虏将军、会稽内史。顷之。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又遭母忧，朝廷疑其葬礼。时议者云：“潘岳为贾充妇《宜城宣君诔》云：‘昔在武侯，丧礼殊伦。伉俪一体，朝仪则均。’谓宜资给葬，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万女，珣弟珣娶安女，并不终，由是与谢氏有隙。珣时为仆射，犹以前憾缓其事。琰闻耻之，遂自造輶辌车以葬，议者讥之。

太元末，为护军将军，加右将军。会稽王道子以为司马，右将军如故。王恭举兵，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恭平，迁

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孙恩作乱，加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讨恩。至义兴，斩贼许允之，迎太守魏鄙还郡。进讨吴兴贼丘尫，破之。又诏琰与辅国将军刘牢之俱讨孙恩。恩逃于海岛，朝廷忧之，以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本官并如故。琰既以资望镇越土，议者谓无复东顾之虞。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将帅皆谏曰：“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令速就戮耳。”遂不从其言。恩后果复寇浹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去山阴北三十五里。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恩。既而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群贼锐进，人情震骇，咸以宜持重严备，且列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听。贼既至，尚未食，琰曰：“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摧锋陷阵，杀贼甚多，而塘路迮狭，琰军鱼贯而前，贼于舰中傍射之，前后断绝。琰至千秋亭，败绩。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后刘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诏以琰父子隕于君亲，忠孝萃于一门，赠琰侍中、司空，谥曰忠肃。

三子：肇、峻、混。肇历骠骑参军，峻以琰勋封建昌侯。及没于贼，诏赠肇散骑常侍，峻散骑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誉，善属文。初，孝武帝为晋陵公主求婚，谓王珣曰：“主婚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如王处仲、桓元子诚可，才小富贵，便豫人家事。”珣对曰：“谢混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几，帝崩，袁山

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脔。”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犍，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故珣因以为戏。混竟尚主，袭父爵。桓玄尝欲以安宅为营，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邪？”玄闻，惭而止。历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以党刘毅诛，国除。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益寿，混小字也。

奕字无奕，少有名誉。初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饮之，醉犹未已。安时年七八岁，在奕膝边，谏止之。奕为改容，遣之。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马。”奕每因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从兄尚有德政，既卒，为西蕃所思，朝议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迁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假节。未几。卒官，赠镇西将军。

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誉，历义兴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

即焚之，于此遂止。

及长，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并礼重之。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于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于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襄阳既没，坚将彭超攻龙骧将军戴逵于彭城。玄率东莞太守高衡、后军将军何谦次于泗口，欲遣间使报逵，令知救至，其道无由。小将田泓请行，乃没水潜行，将趣城，为贼所获。贼厚赂泓，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遂遇害。时彭超置輜重于留城，玄乃扬声遣谦等向留城。超闻之，还保輜重。谦驰进，解彭城围。超复进军南侵，坚将句难、毛当自襄阳来会。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众六万。诏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淮南太守杨广、宣城内史丘准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玄于是自广陵西讨难等。何谦解田洛围，进据白马，与贼大战，破之，斩其伪将都颜。因复进击，又破之。斩其伪将邵保。超、难引退。玄率何谦、戴逵、田洛追之，战于君川，复大破之。玄参军刘

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护诸葛侃、单父令李都又破其运舰。难等相率北走，仅以身免。于是罢彭城、下邳二戍。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冠军，加领徐州刺史，还于广陵，以功封东兴县侯。

及苻坚自率兵次于项城，众号百万，而凉州之师始达咸阳，蜀汉顺流，幽并系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梁成、王显等屯洛涧。诏以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檀玄、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等距之，众凡八万。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云，步骑崩溃，争赴淮水。牢之纵兵追之，生擒坚伪将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军实。坚进屯寿阳，列阵临肥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轡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干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余万。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前将军、假节，固让不受。赐钱百万，彩千匹。

既而安秦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鄆城，走之，使刘牢之守鄆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爽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两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又进伐青州，故谓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广固，降坚青州刺史苻朗。又进伐冀州，遣龙骧将军刘牢之、济北太守丁匡据鬲，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坚子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夜袭据，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许之。不告饥，玄馈丕米二千斛。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须总督，司州县远，应统豫州。以勋封康乐县公。玄请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诏听之，更封玩豫宁伯。复遣宁远将军吞演伐申凯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镇梁国，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玄还镇淮阴，序镇寿阳。会翟辽据黎阳反，执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张愿举郡叛，河北骚动，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送节，尽求解所职。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朱序代镇彭城。

玄既还，遇疾，上疏解职，诏书不许。玄又自陈，既不堪摄职，虑有旷废，诏又使移镇东阳城。玄即路，于道疾笃，上疏曰：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复自量，遂从戎政。驱驰十载，不辞鸣镝之险，每有征事，辄请为军

锋，由恩厚忘躯，甘死若生也。冀有毫厘，上报荣宠。天祚大晋，王威屡举，实由陛下神武英断，无思不服。亡叔臣安协赞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雰尚翳，六合未朗，遗黎涂炭，巢窟宜除，复命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此诚以形于文旨，达于圣听矣。臣所以区区家国，实在于此，不谓臣愆咎夙积，罪钟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哀毒兼缠，痛百常情。臣不胜祸酷暴集，每一恻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虽哲辅倾落，圣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怀自厉，犹欲申臣本志，隆国保家，故能豁其情滞，同之无心耳。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远图，逮问臣进止之宜。臣进不达事机，以蹙境为耻，退不自揆，故欲顺其宿心。岂谓经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节，待罪有司，执徇常仪，实有愧心。而圣恩赦过，黜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复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犹感，而况臣乎！顾将身不良，动与衅会，谦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动，便至委笃，陛下体臣疾重，使还藩淮侧。甫欲休兵静众，绥怀善抚，兼苦自疗，冀日月渐瘳，缮甲俟会，思更奋迅。而所患沈顿，有增无损。今者惓惓，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犹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内外天隔，永不复接，宁可卧居重任，以招患虑。

追寻前事，可为寒心。臣之微身，复何足惜，区区血诚，忧国实深。谨遣兼长史刘济重奉送节盖章传。伏

愿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将绝之气，时遣军司镇慰荒杂，听臣所乞，尽医药消息，归诚道门，冀神祇之佑。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视息，瞻睹坟柏，以此之尽，公私真无恨矣，伏枕悲慨，不觉流涕。

诏遣高手医一人，令自消息，又使还京口疗疾。玄奉诏便还，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继，惟臣一己，孑然独存。在生荼酷，无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视息者，欲报之德，实怀罔极，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遣满目，顾之惻然，为欲极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于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愿陛下矜其所诉，霈然垂恕，不令微臣衔恨泉壤。”表寝不报。前后表疏十余上，久之。乃转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时吴兴太守晋宁侯张玄之亦以才学显，自吏部尚书与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亚于玄，时人称为“南北二玄”，论者美之。玄既舆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时年四十六。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

子琰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琰少不惠，而灵运文藻艳逸，玄尝称曰：“我尚生琰，琰那得生灵运！”永熙中，为刘裕世子左卫率。

始从玄征伐者，何谦字恭子，东海人，戴逵字安丘，处士逵之弟，并骁果多权略。逵厉操东山，而逵以武勇显。谢安尝谓逵曰：“卿兄弟志业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兄不改其乐。”逵以军功封广信侯，位至大司农。

万字万石，才器隽秀，虽器量不及安，而善自炫曜，故早有时誉。工言论，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

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尝与蔡系送客于征虏亭，与系争言。系推万落床，冠帽倾脱。万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谓系曰：“卿几坏我面。”系曰：“本不为卿面计。”然俱不以介意，时亦以此称之。

弱冠，辟司徒掾，迁右西属，不就。简文帝作相，闻其名，召为抚军从事中郎。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太原王述，万之妻父也，为扬州刺史。万尝衣白纶巾，乘平肩舆，径至听事前，谓述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述曰：“非无此论，但晚合耳。”万再迁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假节。王羲之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温不从。

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虏将军刘建修治马头城池，自率众入涡颍，以援洛阳。北中郎将郗昙以疾病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后复以为散骑常侍，会卒，时年四十二，因以为赠。

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时谢氏忧彦秀者，称封、胡、羯、末。封谓韶，胡谓主朗，羯谓玄，末谓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并早卒，惟玄以功名终，韶至车骑司马。韶子恩，字

景伯，宏达有远略，韶为黄门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历显位。

朗字长度。父据，早卒。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名亚于玄。总角时，病新起，体甚羸，未堪劳，于叔父安前与沙门支遁朗论，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还，安欲留，使竟论，王氏因出云：“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遂流涕携朗去。安谓坐客曰：“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朗终于东阳太守。

尝因侍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因戏重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子绚，字宣映，曾于公坐戏调，无礼于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谓曰：“汝父昔已轻舅，汝今复来加我，可谓世无渭阳情也。”绚父重，即王胡之外孙，与舅亦有不协之论，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秘书郎，累迁尚书仆射。征句难，以勋封兴平县伯。淮肥之役，诏石解仆射，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与兄子玄、琰破苻坚。先是，童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坚之败也，虽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迁中军将军、尚书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

兄安薨，石迁卫将军，加散骑常侍。以公事与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长，恭甚忿恨，自陈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还私门。石亦上疏逊位。有司奏，石辄去职，免官。诏曰：“石

以疾求退，岂准之常制！其喻令还。”岁余不起。表十余上，帝不许。石乞依故尚书令王彪之例，于府综摄，诏听之。疾笃，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时年六十二。

石少患面创，疗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来舐其疮，随舐随差，舐处甚白，故世呼为谢白面。石在职务存文刻，既无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才，遂居清显，而聚敛无餍，取讥当世。追赠司空，礼官议谥，博士范弘之议谥曰襄墨公，语在弘之传。朝议不从，单谥曰襄。

子汪嗣，早卒。汪从兄冲以子明慧嗣，为孙恩所害。明慧从兄喻复以子曷嗣。宋受禅，国除。

邈字茂度。父铁，永嘉太守。邈性刚鲠，无所屈挠，颇有理识。累迁侍中。时孝武帝觴乐之后多赐侍臣文诏，辞义有不雅者，邈辄焚毁之，其他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故论者以此多邈。后为吴兴太守。孙恩之乱，为贼胡桀、郗骠等所执，害之。贼逼令北面，邈厉声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邈以其书非妇人词，疑其门下生仇玄达为之作，遂斥玄达。玄达怒，遂投孙恩，并害邈兄弟，竟至灭门。

史臣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宸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简侯任总中台，效彰分阃；正议云唱，丧礼堕而复弘；遗音既补，雅乐缺而还备。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尘外，高谢人间，啸咏山林，浮泛江海，当此之时，萧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薛萝而袭朱组，去衡泌而

践丹墀，庶绩于是用康，彝伦以之载穆。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迓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衍而清群寇，宸居获太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然激繁会于期服之辰，敦一欢于百金之费，废礼于偷薄之俗，崇侈于耕战之秋，虽欲混哀乐而同归，齐奢俭于一致，而不知颓风已扇，雅道日沦，国之仪刑，岂期若是！琰称贞干，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风流，竟以文词获誉；并阶时宰，无堕家风。奕万以放肆为高，石奴以褊浊兴累，虽曰微颢，犹称名实。康乐才普文武，志存匡济，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涡颍之师，中州应之而席卷。方欲西平巩洛，北定幽燕，庙算有遗，良图不果，降龄何促，功败垂成，拊其遗文，经纶远矣。

赞曰：安西英爽，才兼辩博。宣力方镇，流声台阁。太保沈浮，旷若虚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壮，奕万虚放。为龙为光，或卿或将。伟哉献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几清中宇。

卷八十

列传第五十

三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子桢之 徽之弟操之
献之 许迈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

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全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磔慰抚关东，若不以

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

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殄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羨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

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阖闾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藪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

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怠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

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

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

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优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顙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

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

时刘惔为丹阳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发，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叹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

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雅性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傲达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

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谓，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子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位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为气咽。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皆悦。

操之字子重，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年数岁，尝观门生樗蒲，曰：“南风不竞。”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献之怒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后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毡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犢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輿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伦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

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议，惟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宣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戟高让。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繇繇，实大晋之俊辅，义笃于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无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义兴太守。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始羲之所与共游者许迈。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未弱冠，尝造郭璞，璞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发。璞谓曰：“君元吉自天，宜学升遐之道。”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之知。迈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违亲。谓余杭悬霭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于是立精舍于悬霭，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常服气，一气千余息。永和二年，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书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赞曰：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笈点翰，争相跨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羸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绉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卷八十一

列传第五十一

王逊 蔡豹 羊鉴 刘胤

桓宣族子伊 朱伺 毛宝子穆之

刘遐 邓嶽子遐 朱序

王逊，字邵伯，魏兴人也。仕郡察孝廉，为吏部令史，转殿中将军。累迁上洛太守。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转魏兴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宁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不见省。孟固陈曰：“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不垂愍救。既惭包胥无哭秦之感，又愧梁妻无崩城之验，存不若亡，乞赐臣死。”朝廷怜之，乃以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使于郡便之镇。与孟俱行，道遇寇贼，逾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墟。逊披荒纠厉，收聚离散，专杖威刑，鞭撻殊俗。逊未到州，遥举董联为秀才，建宁功曹周悦谓联非才，不下版檄。逊既到，收悦杀之。悦弟潜谋杀逊，以前建宁太守赵混子涛代为刺史。事觉，并诛之。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余，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又遣子澄奉表劝进于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假节，校尉、刺史如故，赐爵褒中县公。逊以地势形便，上分牂柯为平夷郡，分朱提为南广郡，分建宁为夜郎郡，分永昌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事皆施行。

先是，越嶲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逊复以钊为越嶲太守。李雄遣李骧、任回攻钊，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王载共距之，战于温水，钊败绩，载遂以二郡附雄。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逊使将军姚崇、爨琛距之，战于堂狼，大破骧等，崇追至泸水，透水死者千余人。崇以道远不敢渡水，

逊以崇不穷追也，怒囚群帅，执崇，鞭之，怒甚，发上冲冠，冠为之裂，夜中卒。

逊在州十四年，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诏除坚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假节，谥逊曰壮。陶侃惧坚不能抗对蜀人，太宁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为宁州，征坚还京，病卒。兄澄袭爵，历魏兴太守、散骑常侍。

蔡豹，字士宣，陈留圉城人。高祖质，汉卫尉，左中郎将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书。父宏，阴平太守。豹有气干，历河南丞，长乐、清河太守。避乱南渡，元帝以为振武将军、临淮太守，迁建威将军、徐州刺史。初，祖逊为徐州，豹为司马，素易豹。至是，逊为豫州，而豹为徐州，俱受征讨之寄，逊甚愧之。

是时太山太守徐龢与彭城内史刘遐同讨反贼周抚于寒山，龢将于药斩抚。及论功，而遐先之。龢怒，以太山叛，自号安北将军、兖州刺史，攻破东莞太守侯史旄而据其坞。石季龙伐之，龢惧，求降，元帝许焉。既而复叛归石勒，勒遣其将王伏都、张景等数百骑助龢。诏征虏将军羊鉴、武威将军侯礼、临淮太守刘遐、鲜卑段文鸯等与豹共讨之。诸将畏懦，顿兵下邳，不敢前。豹欲进军，鉴固不许。龢遣使请救于勒，勒辞以外难，而多求于龢。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龢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纵暴，乃杀之，复求降。元帝恶其反覆不纳，敕豹、鉴以时进讨。鉴及刘遐等并疑惮不相听从，互有表闻，故豹久不得进。尚书令刁协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

人守厄，百夫不当。且运漕至难，一朝粮乏，非复智力所能防御也。《书》云宁致人，不致于人。宜顿兵所在，深壁固垒，至秋不了，乃进大军。”诏曰：“知难而退，诚合兵家之言。然小贼虽狡猾，故成擒耳。未战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据贼垒，威势既振，不可退一步也。”于是遣治书御史郝嘏为行台，催摄令进讨。豹欲径进，鉴执不听。协又奏免鉴官，委豹为前锋，以鉴兵配之，降号折冲将军，以责后效。豹进据卞城，欲以逼龁。时石季龙屯钜平，将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龁袭取豹辎重于檀丘，将军留宠、陆党力战，死之。

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当摄职，为百姓障捍。贼退谢罪，不晚也。”豹从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豹以为他难，率麾下击之，闻有诏乃止。舒执豹，送至建康，斩之，尸于市三日，时年五十二。

豹在徐土，内抚将士，外怀诸众，甚得远近情，闻其死，多悼惜之。无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骑常侍、兖州刺史、高阳乡侯。殷浩北伐，使裔率众出彭城，卒于军。

羊鉴，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济，匈奴中郎将。兄炜，历太仆、兖徐二州刺史。鉴为东阳太守，累迁太子左卫率。时徐龁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龁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导以举鉴非才，请自贬，帝不从。有司正鉴斩刑，元帝诏以鉴太妃外属，特免死，除

名。久之，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鉴敦舅，又素相亲党，微被嫌责。及成帝即位，豫讨苏峻，以功封丰城县侯，徙光禄勋，卒。

刘胤，字承胤，东莱掖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结时豪，名著海岱间，士咸慕之。举贤良，辟司空掾，并不就。且天下大乱，携母欲避地辽东，路经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为渤海太守。浚败，转依冀州刺史邵续。续徒众寡弱，谋降于石勒，胤言于续曰：“夫田单、包胥，齐楚之小吏耳，犹能存已灭之邦，全丧败之国。今将军杖精锐之众，居全胜之城，如何坠将登之功于一蒺，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项羽、袁绍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应如响；曹公奉帝，而诸侯绥穆。何者？盖逆顺之理殊，自然之数定也。况夷戎丑类，屯结无赖，虽有犬羊之盛，终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结援，无乃殆哉！”续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胤曰：“琅邪王以圣德钦明，创基江左，中兴之隆可企踵而待。今为将军计者，莫若抗大顺以激义士之心，奉忠正以厉军人之志。夫机事在密，时至难违，存亡废兴，在此举矣。”续从之，乃杀异议者数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续厚遣之。

既至，元帝命为丞相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胤闻石季龙攻厌次，言于元帝曰：“北方镇皆没，惟余邵续而已。如使君为季龙所制，孤义士之心，阻归本之路。愚谓宜存救援。”元帝将遣救之，会续已没而止。王敦素与胤交，甚钦贵之，请为右司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视事，以是忤敦意，出

为豫章太守，辞以脚疾，诏就家授印绶。郡人莫鸿，南土豪族，因乱，杀本县令，横恣无道，百姓患之。胤至，诛鸿及诸豪右，界内肃然。咸和初，为平南军司，加散骑常侍。苏峻作乱，温峤率众而下，留胤等守溢口。事平，以勋赐爵丰城子。俄而代峤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

胤位任转高，矜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初，胤之代峤也，远近皆为谓非选。陶侃、郗鉴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从。或问王悦曰：“今大难之后，纲纪弛顿，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怙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悦曰：“闻温平南语家公云，连得恶梦，思见代者。寻云可用刘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书始下，而胤为郭默所害，年四十九。

子赤松嗣，尚南平长公主，位至黄门郎、义兴太守。

桓宣，谯国铤人也。祖诩，义阳太守。父弼，冠军长史。宣开济笃素，为元帝丞相舍人。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帝以宣信厚，又与平、雅同州里，转宣为参军，使就平、雅。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捍御北方。南中郎将王含请宣为参军。

顷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遣参军殷乂诣平、雅。乂意轻平，视其屋，云当持作马厩，见大镬，欲铸作铁器。平

曰：“此是帝王大镬，天下定后方当用之，奈何打破！”父曰：“卿能保头不？而惜大镬邪！”平大怒，于坐斩父，阻兵固守。岁余，逖攻平杀之，而雅据谯城。逖以力弱，求助于含，含遣宣领兵五百助逖。逖谓宣曰：“卿先已说平、雅，信义大著于彼。今复为我说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复单马从两人诣雅，曰：“祖逖方欲平荡二寇，每何卿为援。前殷父轻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则忠勋可立，富贵可保。若犹固执，东府赫然更遣猛将，以卿乌合之众，凭阻穷城，强贼伺其北，国家攻其南，万无一全也。愿善量之。”雅与宣置酒结友，遣子随宣诣逖。少日，雅便自诣逖，逖遣雅还抚其众。雅金谓前数骂辱，惧罪不敢降。雅复闭城自守。逖往攻之，复遣宣入说雅。雅即斩异己者，遂出降。未几，石勒别将围谯城，含又遣宣率众救逖，未至而贼退。逖留宣讨诸未服，皆破之。迁谯国内史。

祖约之弃谯城也，宣以笺谏，不从，由是石勒遂有陈留。及约与苏峻同反，宣谓祖智曰：“今强胡未灭，将戮力以讨之，而与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为雄霸，何不助国讨峻，威名自举。”智等不能用。宣欲谏约，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约知宣必谏，不听。宣遂距约，不与之同。邵陵人陈光率部落数百家降宣，宣皆慰抚之。约还历阳，宣将数千家欲南投寻阳，营于马头山。值祖焕欲袭湓口，陶侃使毛宝救之。焕遣众攻宣，宣使戎求救于宝。宝击焕，破之，宣因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贼平，宣居于武昌，戎复为刘胤参军。郭默害胤，复以戎为参军。

陶侃讨默，默遣戎求救于宣，宣伪许之。西阳太守邓岳、

武昌太守刘诩皆疑宣与默同。豫州西曹王随曰：“宣尚背祖约，何缘同郭默邪！”岳、诩乃遣随诣宣以观之。随谓宣曰：“明府心虽不尔，无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随耳。”宣乃遣戎与随俱迎陶侃。辟戎为掾，上宣为武昌太守。寻迁监沔中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

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阳。陶侃使其子平西参军斌与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阳又破新野。敬惧，遁走。宣与阳遂平襄阳，侃使宣镇之，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锄耒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

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会侃薨。后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季龙使骑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马王愨期、辅国将军毛宝救宣。贼三面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杀伤数百，多获铠马，贼解围退走。久之，宣遣步骑收南阳诸郡百姓没贼者八千余人以归。庾翼代亮，欲倾国北讨，更以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以前后功，封竟陵县男。

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庾翼迁镇襄阳，令宣进伐石季龙将李黑，军次丹水，为贼所败。翼怒，贬宣为建威将军，使移戍岷山。宣望实俱丧，兼以老疾，时南蛮校尉王愨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为镇南将军、南郡太守，代愨期。宣不得志，未之官，发愤卒。追赠镇南将军。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当世才干，仕至侍中、丹阳尹、中领军、护军将军、长社侯，伊有武干，标悟简率，为王濛、刘惔所知，频参诸府军事，累迁大司马参军。时苻坚强盛，边鄙多虞，朝议选能距捍疆场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绥御有方，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建威将军、历阳太守，淮南如故。与谢玄共破贼别将王鉴、张蚝等，以功封宣城县子，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及苻坚南寇，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俱破坚于肥水，以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赐钱百万，袍表千端。

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瞶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诋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迁，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箏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箏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

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伊在州十年，绥抚荒杂，甚得物情。桓冲卒，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今余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其余皆听之。伊随宜拯抚，百姓赖焉。在任累年，征拜护军将军。以右军府千人自随，配护军府。卒官。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烈。

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豫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于时收拾败破，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今六合虽一，余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效力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诏曰：“伊忠诚不遂，益以伤怀，仍受其所上之铠。”

子肃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禅，国除。伊弟不才，亦有将略。讨孙恩，至冠军将军。

朱伺，字仲文，安陆人。少为吴牙门将陶丹给使。吴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讷口，不知书，为郡将督，见乡里士大夫，揖称名而已。及为将，遂以谦恭称。张昌之逆，太守弓钦走淝口，伺与同辈郴宝、布兴合众讨之，不克，乃与钦奔武昌。后更率部党攻灭之。转骑部曲督，加绥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诸县附昌，惟本部唱义讨逆，逆顺有嫌，求别立县，

因此遂割安陆东界为淝阳县而贯焉。

其后陈敏作乱，陶侃时镇江夏，以伺能水战，晓作舟舰，乃遣作大舰，署为左甄，据江口，摧破敏前锋。敏弟恢称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诸军进讨，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领骑督。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太守杨珉每请督将议距贼之计，伺独不言。珉曰：“朱将军何以不言？”伺答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邪？”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珉大笑。

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与杨珉走夏口。及陶侃来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将军。随侃讨杜弢，有殊功，语在侃传。夏口之战，伺用铁面自卫，以弩的射贼大帅数人，皆杀之。贼挽船上岸，于水边作阵。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胫，气色不变。诸军寻至，贼溃，追击之，皆弃船投水，死者太半。贼夜还长沙，伺追蒲圻，不及而反。加威远将军，赤幢曲盖。

建兴中，陈声率诸无赖二千余家断江抄掠，侃遣伺为督护讨声。声众虽少，伺容之，不击，求遣弟诣侃降，伺外许之。及声去，伺乃遣劲勇要声弟斩之，潜军袭声。声正旦并出祭祀饮食，伺军入其门方觉。声将阎晋、郑进皆死战，伺军人多伤，乃还营。声东走，保董城。伺又率诸军围守之，遂重柴绕城，作高橰，以劲弩下射之，又断其水道。城中无水，杀牛饮血。阎晋，声妇弟也，乃斩声首出降。又以平蜀贼袭高之功，加伺广威将军，领竟陵内史。

时王敦欲用从弟庾代侃为荊州，侃故将郑攀、马俊等乞侃于敦，敦不许。攀等以侃始灭大贼，人皆乐附，又以庾忌

戾难事，谋共距之。遂屯结湫口，遣使告伺。伺外许之，而称疾不赴。攀等遂进距廩。既而士众疑阻，复散还横桑口，欲入杜曾。时朱轨、赵诱、李桓率众将击之，攀等惧诛，以司马孙景造谋距廩，因斩之，降轨等。

廩将西出，遣长史刘浚留镇扬口垒。时杜曾会请讨第五猗于襄阳，伺谓廩曰：“曾是猾贼，外示西还，以疑众心，欲诱引官军使西，然后兼道袭扬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廩性矜厉自用，兼以伺老怯难信，遂西行。曾等果驰还。廩乃遣伺归，截至垒，即为曾等所围。刘浚以垒北门危，欲令伺守之。或说浚云：“伺与郑攀同者。”乃转守南门。贼知之，攻其北门。时郑攀党马俊等亦来攻垒，俊妻子先在垒内，或请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杀其妻子，未能解围，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调弩忽噤不发，伺甚恶之。及贼攻陷北门，伺被伤退入船。初，浚开诸船底，以木掩之，名为船械。伺既入，贼举铤摘伺，伺逆接得铤，反以摘贼。贼走上船屋，大唤云：“贼帅在此！”伺从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遇医疗，创小差。杜曾遣说伺云：“马俊等感卿恩，妻孥得活。尽以卿家外内百口付俊，俊已尽心收视，卿可来也。”伺答曰：“贼无白首者，今吾年六十余，不能复与卿作贼。吾死，当归南，妻子付汝。”乃还甑山。时王廩与李桓、杜曾相持，累战甑山下。军士数惊唤云：“贼欲至！”伺惊创而卒。因葬甑山。

毛宝，字硕真，荥阳阳武人也。王敦以为临湘令。敦卒，为温峤平南参军。苏峻作逆，峤将赴难，而征西将军陶侃怀疑不从。峤屡说不能回，更遣使顺侃意曰：“仁公且守，仆宜

先下。”遣信已二日，会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同，众克在和，不闻有异。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旧书，说必应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信改书，侃果共征峻。宝领千人为峤前锋，俱次茄子浦。

初，峤以南军习水，峻军便步，欲以所长制之，宜令三军，有上岸者死。时苏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宝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不上岸邪！”乃设变力战，悉获其米，虏杀万计，约用大饥。峤嘉其勋，上为庐江太守。

约遣祖焕、桓抚等欲袭湓口，陶侃将自击之，宝曰：“义军恃公，公不可动，宝请讨之。”侃顾谓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宝行。先是，桓宣背约，南屯马头山，为焕、抚所攻，求救于宝。宝众以宣本是约党，疑之。宣遣子戎重请，宝即随戎赴之。未至，而贼已与宣战。宝军悬兵少，器械滥恶，大为焕、抚所破。宝中箭，贯髀彻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靴，夜奔船所百余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战亡将士，洗疮讫，夜还救宣。宝至宣营，而焕、抚亦退。宝进攻祖约，军次东关，破合肥，寻召归石头。陶侃、温峤未能破贼，侃欲率众南还。宝谓峤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说侃曰：“公本应领芜湖，为南北势援，前既已下，势不可还。且军政有进无退，非直整齐三军，示众必死而已，亦谓退无所据，终至灭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灭之，何至于峻独不可破邪！贼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试与宝兵，使上岸断贼资粮，出其不意，使贼困蹙。若宝不立效，然后公去，人

心不恨。”侃然之，加宝督护。宝烧峻句容、湖孰积聚，峻颇乏食，侃遂留不去。

峻既死，匡术以苑城降。侃使宝守南城，邓嶽守西城。贼遣韩晃攻之，宝登城射杀数十人。晃问宝曰：“君是毛庐江邪？”宝曰：“是。”晃曰：“君名壮勇，何不出斗！”宝曰：“君若健将，何不入斗！”晃笑而退。贼平，封州陵县开国侯，千六百户。

庾亮西镇，请为辅国将军、江夏相、督随义阳二郡，镇上明。又进南中郎。随亮讨郭默。默平，与亮司马王愨期救桓宣于章山，击贼将石遇，破之，进征虏将军。亮谋北伐，上疏解豫州，请以授宝。于是诏以宝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与西阳太守樊峻以万人守邾城。石季龙恶之，乃遣其子鉴与其将夔安、李菟等五万人来寇，张貉渡二万骑攻邾城。宝求救于亮，亮以城固，不时遣军，城遂陷。宝、峻等率左右突围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宝亦溺死。亮哭之恸，因发疾，遂薨。

诏曰：“宝之倾败，宜在贬裁。然苏峻之难，致力王室。今咎其过，故不加赠，祭之可也。”其后公卿言宝有重勋，加死王事，不宜夺爵。升平三年，乃下诏复本封。

初，宝在武昌，军人有于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养之渐大，放诸江中。邾城之败，养龟人被铠持刀，自投于水中，如觉堕一石上，视之，乃先所养白龟，长五六尺，送至东岸，遂得免焉。

宝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讳，故行字，后又

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风，安西将军庾翼以为参军。袭爵州陵侯，翼等专威陕西，以子方之为建武将军，守襄阳。方之年少，翼选武将可信杖者为辅弼，乃以穆之为建武司马。俄而翼薨，大将干瓚、戴羲等作乱，穆之与安西长史江彪、司马朱焘等共平之。

桓温代翼，复取为参军。从温平蜀，以功赐次子都乡侯。寻除扬威将军、颍川太守，随温平洛，入关。温将旋师，以谢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卫山陵。升平初，迁督宁州诸军事、扬威将军、宁州刺史。以桓温封南郡，徙穆之为建安侯，复为温太尉参军。加冠军将军，以所募兵配之。温伐慕容暉，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会于济川。及温焚舟步归，使穆之督东燕四郡军事。领东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寿阳叛，温将征之。穆之以冠军领淮南太守，守历阳。真平，余党分散，乃以穆之督扬州之江西军事，复领陈郡太守。俄而徙督扬州之义成荊州五郡雍州之兆军事、襄阳义成河南三郡太守，将军如故。寻进领梁州刺史。顷之，以疾解职，诏以冠军征还。

苻坚别将寇彭城，复以将军假节、监江北军事。镇广陵。迁右将军、宣城内史、假节，镇姑孰。穆之以为戎在近畿，无复军警，不宜加节，上疏辞让，许之。苻坚别将围襄阳，诏穆之就上明受桓冲节度。冲使穆之游军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没，引军还郡。坚众又寇蜀汉，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军事、右将军、西蛮校尉、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假节，戍巴郡。以子球为梓潼太守。穆之与球伐坚，至于巴西郡，以粮运乏少，退屯

巴东，病卒。追赠中军将军，谥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门太守。珍弟璩、球、璠、瑾、瑗，璩最知名。

璩字叔琰。弱冠，右将军桓豁以为参军。寻遭父忧，服阕，为谢安卫将军参军，除尚书郎。安复请为参军，转安子琰征虏司马。淮肥之役，苻坚进走，璩与田次之共蹶坚，至中阳，不及而归。迁宁朔将军、淮南太守。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讨人。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转西中郎司马、龙骧将军、谯梁二郡内史。寻代郭铨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

安帝初，进征虏将军。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骑常侍、左将军。璩执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王异据涪，郭法戍宕渠，师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仍率众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诚恇亮，自桓玄萌祸，常思蹶其后。今若平殄凶逆，肃清荆郢者，便当即授上流之任。”

初，璩弟宁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孙祐之及参军费恬以数百人送丧，葬江陵。会玄败，谋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使入蜀，既而修之与祐之、费恬及汉嘉人冯迁共杀玄。约之等闻玄死，进军到枝复攻没江陵。刘毅等还寻阳，约之亦退。俄而季子、述皆病，约子诣振伪降，因欲袭振而桓振。事泄，被害。约之司马时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等抚其余众，保涪陵。振遣桓放之为益州，屯西陵。处

茂距击，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诏曰：“夫贞松标于岁寒，忠臣亮于国危。益州刺史璩体识弘正，诚契义旗，受命偏师，次于近畿，匡翼之勋，实感朕心。可进征西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行宜都、宁蜀太守。文处茂宣赞蕃牧，蒙险夷难，可辅国将军、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诏西夷校尉瑾为持节、监梁秦二州军事、征虏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略阳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为辅国将军、宁州刺史。

初，璩闻振陷江陵，率众赴难，使瑾、瑗顺外江而下，使参军谯纵领巴西、梓潼二郡军下涪水，当与璩军会于巴郡。蜀人不乐东征，纵因人情思归，于五城水口反，还袭涪，害瑾，瑾留府长史郑纯之自成都驰使告璩。璩时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参军王琮讨反者，相距于广汉。樊道令何林聚党助纵，而璩下人受纵诱说，遂共害璩及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一时殄没。璩子弘之嗣。

义熙中，时延祖为始康太守，上疏讼璩兄弟，于是诏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虑外。葬送日近，益怀恻怆，可皆赠先所授官，给钱三十万、布三百匹。”论璩讨桓玄功，追封归乡公，千五百户。又以祐之斩玄功，封夷道县侯。

自宝至璩三叶，拥旄开国者四人，将帅之家，与寻阳周氏为辈，而人物不及也。

瑾子修之，频历清显，至右卫将军，从刘裕平姚泓。后为安西司马，没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干，累迁抚军参军、魏郡太守。简

文辅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领兵从驾，使止宿宫中。寻拜游击将军。时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动，命安之督城门诸军事。孝武即位，妖贼卢悚突入殿廷。安之闻难，率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既而左卫将军殷康、领军将军桓秘等至，与安之并力，悚因剿灭。迁右卫将军。定后崩，领将作大匠。卒官。追赠光禄勋。

四子：潭、泰、遂、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历太傅从事中郎、后军谏议参军，与遂俱为会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论安之讨卢悚勋，赐爵平都子，命潭袭爵。元显尝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当取公脚。”元显大怒，奋衣而出，遂与元显有隙。及元显败，泰时为冠军将军、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为游击将军，遁为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显，遂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殴辱。俄并为玄所杀，惟遁被徙广州。义熙初，得还，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并没于贼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携南渡，皆有武干，荆州刺史刘道规以德祖为建武将军、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卢循之役，道规又以为参军，伐徐道覆于始兴。寻遭母忧。刘裕伐司马休之，版补太尉参军、义阳太守，赐爵迁陵县侯，转南阳太守，从刘裕伐姚泓，频攻荥阳、扶风、南安、冯翊数郡，所在克捷。裕嘉之，以为龙骧将军、秦州刺史。裕留第二子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以德祖为中兵参军，领天水太守，从义真还。裕以德祖督河东平阳二郡军事、辅国将军、河东太守，代刘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败，德祖全军而归。裕方欲荡平关洛，先以德祖督九郡军事、冠军将军、荥阳京兆太守，以前后功，赐爵灌阳县

男，寻迁督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司州刺史，戍武牢，为魏所没。

德祖次弟嶷，嶷弟辩，并有志节。嶷死于卢循之难，辩没于鲁宗之役，并奋不顾命，为世所叹。

刘遐，字正长，广平易阳人也。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勇壮。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乡人冀州刺史邵续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朝廷嘉之，玺书慰勉，以为龙骧将军、平原内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义诚可嘉。以遐为下邳内史，将军如故。”

初，沛人周坚，一名抚，与同郡周默因天下乱，各为坞主，以寇抄为事。默降祖逖，抚怒，遂袭杀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诏徙遐为临淮太守。徐龕复反，事平，以遐为北中部将、兖州刺史。

太宁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含败，随丹阳尹温峤追含至于淮南，遐颇放兵虏掠。峤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不可因乱为乱也。”遐深自陈而拜谢。事平，以功封泉陵公，迁散骑常侍、监淮北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假节，代王邃镇淮阴。咸和元年卒，追赠安北将军。

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鉴，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诸郡讨之。默等始

上道，而临淮太守刘矫率将士数百掩袭遐营，迭等进走，斩田防及督护卞咸等，追斩迭、龙于下邳，传首诣阙。遐母妻子参佐将士悉还建康。

遐妻骁果有父风。遐尝为石季龙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及田防等欲为乱，遐妻止之，不从，乃密起火烧甲杖都尽。

肇袭爵，官至散骑侍郎。肇卒，子举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龄嗣。宋受禅，国除。

邓嶽，字伯山，陈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嶽，后竟改名为岱焉。少有将帅才略，为王敦参军。转从事中郎、西阳太守。王含构产逆，嶽领兵随含向京都。及含败，嶽与周抚俱奔蛮王向蚕。后遇赦，与抚俱出。久之，司徒王导命为从事中郎，后复为西阳太守。

及苏峻反，平南将军温峤遣嶽与督护王愨期、鄱阳太守纪睦等率舟军赴难。峻平，还郡。郭默之杀刘胤也，大司马陶侃使嶽率西阳之众讨之。默平，迁督交广二州军事、建武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录前后勋，封宜城县伯。咸康三年，嶽遣军伐夜郎，破之，加督宁州，进征虓将军，迁平南将军。卒，子遐嗣。

遐字应远。勇力绝人，气盖当时，时人方之樊哙。桓温以为参军，数从温征伐，历冠军将军，数郡太守，号为名将。襄阳城北沔水中有蛟，常为人害，遐遂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挥剑截蛟数段而出。枋头之役，温既怀耻忿，且忌惮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寻卒。宁康中，追赠庐陵太守。

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干。嶽卒后，以逸监交广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

朱序，字次伦，义阳人也。父焘，以才干历西蛮校尉、益州刺史。序世为名将，累迁鹰扬将军、江夏相。兴宁末，梁州刺史司马勋反，桓温表序为征讨都护往讨之，以功拜征虏将军，封襄平子。太和中，迁兖州刺史。时长城人钱弘聚党百余人，藏匿原乡山。以序为中军司马、吴兴太守。序至郡，讨擒之。事讫，还兖州。

宁康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是岁，苻坚遣其将苻丕等率众围序，序固守，贼粮将尽，率众苦攻之。初，苻丕之来攻也，序母韩自登城履行，谕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序累战破贼，人情劳懈，又以贼退稍远，疑未能来，守备不谨，督护李伯护密与贼相应，襄阳遂没，序陷于苻坚。坚杀伯护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归，潜至宜阳，藏夏揆家。坚疑揆，收之，序乃诣苻晖自首，坚嘉而不问，以为尚书。

太元中，苻坚南侵，谢石率众距之。时坚大兵尚在项，苻融以三十万众先至。坚遣序说谢石，称己兵威。序反谓石曰：“若坚百万之众悉到，莫可与敌，及其未会，击之，可以得志。”于是石遣谢琰选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序乃得归。拜龙骧将军、琅邪内史，转扬州豫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屯洛阳。

后丁零翟辽反，序遣将军秦膺、童斌与淮泗诸郡共讨之。又监兖青二州诸军事、二州刺史，将军如故，进镇彭城。序求镇淮阴，帝许焉。翟辽又使其子钊寇陈颖，序还遣秦膺讨钊，走之，拜征虏将军。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诏听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军事。帝遣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杨佺期，南阳太守赵睦，各领兵千人隶序。序又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顷，并谷八万斛，给之。仍戍洛阳，卫山陵也。

其后慕容永率众向洛阳，序自河阴北济，与永伪将王次等相遇，乃战于沁水，次改走，斩其支将勿支首。参军赵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归上党。时杨楷聚众数千，在湖陕，闻永败，遣任子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党之白水，与永相持二旬。闻翟辽欲向金墉，乃还，遂攻翟钊于石门，遣参军赵蕃破翟辽于怀县，辽宵遁。序退次洛阳，留鹰扬将军朱党戍石门。序仍使子略督护洛城，赵蕃为助。序还襄阳。会稽王道子以序胜负相补，不加褒贬。

其后东羌校尉窦冲欲入汉川，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纳之。梁州刺史周琼失巴西三郡，众寡力弱，告急于序，序遣将军皇甫贞率众赴之。冲据长安东，钊、勋散走。

序以老病，累表解职，不许。诏断表，遂辄去任。数旬，归罪廷尉，诏原不问。太元十八年卒，赠左将军、散骑常侍。

史臣曰：晋氏沦丧，播迁江表，内难荐臻，外虞不息，经略之道，是所未弘，将帅之功，无闻焉尔。逊、豹、宣、胤服勤于太兴之间，毛、邓、刘、朱驰骛乎咸和之后。虽人不

逮古，亦足列于当世焉。

赞曰：气分淮海，灾流瀍涧。覆类玄蚘，兴微《鸿雁》。鼓鞞在听，《兔置》有作。赳赳群英，勤兹王略。

卷八十二

列传第五十二

陈寿 王长文 虞溥 司马彪 王隐 虞预
孙盛 干宝 邓粲 谢沉 习凿齿 徐广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譙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

王长文，字德睿，广汉郪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屈，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同郡马秀曰：“扬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

太康中，蜀土荒谨，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干舍之，不谢而去。后成都王颖引为光源令。或问：“前不降志，今何为屈？”长文

曰：“禄以养亲，非为身也。”梁王彤为丞相，引为从事中郎。在洛出行，辄著白旃小鄣以载车，当时异焉。后终于洛。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为偏将军。镇陇西。溥从父之官，专心坟籍。时疆场阅武，人争视之，溥未尝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尚书褚翊并器重之。溥谓瓘曰：“往者金马启符，大晋应天，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也。”瓘曰：“历代叹此，而终未能改。”

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诏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积善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溥乃作诰以奖训之，曰：

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见，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

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

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闲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杨斑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至匪勤，理无由济也。诸生若绝人间之务，心专亲学，累一以贯之，积渐以进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耳，何滞而不通，何远而不至邪！

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行礼于大树之下。况今学庭庠序，高堂显敞乎！”

溥为政严而不猛，风化大行，有白鸟集于郡庭。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

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迄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譙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义，语在《效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所六十余。

初，譙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谿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勤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

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荐隐。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不报。

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豫平王敦功，赐爵平陵乡侯。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年七十余，卒于家。

隐兄瑚，字处仲。少重武节，成都王颖举兵向洛，以为冠军参军，积功，累迁游击将军，与司隶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以卫宫掖。时上官已纵暴，瑚与奋等共谋除之，反为所害。

虞预，字叔宁，征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预十二而孤，少好学，有文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便应委质，则当亲事，不得徒已。然预下愚，过有所怀。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毫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预言，未半年，遂见斥退。

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纪瞻到，预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说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曰：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阕，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少康、宣王诚未足喻。然《南风》之歌可著，而陵迟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术在于抽引。苟其可用，仇贱必举。高宗、文王思佐发梦，拔岩徒以为相，载钓老而师之。下至列国，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

而三士竞至，魏式于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虽弊，人士虽寡，十室虽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骥，求则可致。而束帛未贲于丘园，蒲轮顿轂而不驾，所以大化不洽而用雍熙有阙者也。预以寇贼未平，当须良将，又上疏曰：

臣闻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拨乱之运，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战，吕望杖钺；淮夷作难，召伯专征；獬豸为暴，卫霍长驱。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三军不胜，拔卒为将。汉帝既定天下，犹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钜鹿，冯唐进说，魏尚复守。《诗》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冲之佐，岂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无一存，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即寇窃之幸脱。陛下登阼，威畅四远，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兽心，轻薄易动，羯虓未殄，益使难安。周抚、陈川相系背叛；徐龁骄黠，无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

昔葛伯违道，汤献之牛；吴淝失礼，锡以几杖，恶成罪著，方复加戮。龁之小丑，可不足灭。然豫备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为防！为防之术，宜得良将。将不素简，难以应敌。寿春无镇，祖逖孤立，前有劲虓，后无系援，虽有智力，非可持久。愿陛下谘之群公，博举于众。若当局之才，必允其任，则宜奖厉，使不顾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宠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见慢，恚欲自裁，出观供置，然后致力。礼遇之恩，可不隆哉！

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然

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况臣得厕朝堂之末，蒙冠带之荣者乎！

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

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诚。诚信者，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杀伐拟于震电，推恩象于云雨。刑罚在于必信，庆赏贵于平均。臣闻间者以来，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援者则严其檟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伤和气。臣愚以为轻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请。宽徭息役，务遵节俭，砥砺朝臣，使各知禁。

盖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醉酒流湏，无复限度，伤财败俗，所亏不少。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楚国无灾，庄王是惧。盛德之君，未尝无眚，应以信顺，天佑乃隆。臣学见浅暗，言不足采。

从平王含，赐爵西乡侯。苏峻作乱，预先假归家，太守王舒请为谏议参军。峻平，进爵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祖楚，冯翊太守。父恂，颍川太守。恂在郡遇贼，被害。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

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太守陶侃请为参军。庾亮代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庾翼代亮，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寻迁廷尉正。会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与俱伐蜀，军次彭模，温自以轻兵入蜀，盛领羸老輜重在后，贼数千忽至，众皆遑遽。盛部分诸将，并力距之，应时败走。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与温笈，而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鹳搏击之用，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温得盛笈，复遣从事重案之，脏私银籍，檻车收盛到州，舍而不罪。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

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子潜、放。

潜字齐由，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讨王国宝也，潜在郡，仲堪逼以为谏议参军，固辞不就，以忧卒。

放字齐庄，幼称令慧。年七八岁，在荆州，与父俱从庾亮猎，亮谓曰：“君亦来邪？”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亮又问：“欲齐何庄邪？”放曰：“欲齐庄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辅嗣弗过也。”庾翼子爱客尝候盛，见放而问曰：“安国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爱客大笑曰：“诸孙太盛，有儿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诸庾翼翼。”既而语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终于长沙相。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

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曰：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

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

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骘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骘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隆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后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职，不听，令卧视事。后以病笃，乞骸骨，许之。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著《元明纪》十篇，注《老子》，并行于世。

谢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也。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学多识，明练经史。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鉴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版为参军，皆不就。闲居养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坟籍。康帝即位，朝议疑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以质疑滞。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并称沉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时年五十二。沉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云。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

时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答曰：“世祀方永。”疑其难言，乃饰辞云：“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尝闻前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累迁别驾。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凿齿相亲善。凿齿既罢郡归，与秘书曰：

吾以去五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其风期俊迈如此。

是时温凯觐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

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

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啗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临终上疏曰：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余年。今沈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论曰：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螻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义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

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撻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

“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宜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于怀王，刘氏乘毙于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

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于燕咍之授，不赖于因藉之力，长饗庙堂，吴蜀西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恒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稷勤于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于有周，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君

子之高义！若犹未悟，请于是止矣。”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兖州，辟从事。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军。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尚书令王珣深相钦重，举为祠部郎，会稽世子元显时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内外顺之，使广为议，广常以为愧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奉诏撰车服仪注，除镇军谘议，领记室，封乐成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尚书奏：“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春秋》著乎鲁史。自圣代有造《中兴记》者，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于是敕广撰集焉。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大司马，仍领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晋纪》，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许。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广陪列，悲动左右。及刘裕受禅，恭帝逊位，广独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也。”广收泪而言曰：“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乃更歔歔。因辞衰老，乞归桑梓。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广《答礼问》行于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

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即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允源将率之子，笃志典坟；绍统戚藩之胤，研机载籍。咸能综缉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处叔区区，励精著述，混淆芜舛，良不足观。叔宁寡闻，穿窬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国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运遭革命，流涟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赞曰：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摘辞综理。王恣雅才，虞慚惇史。干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

卷八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

顾和 袁瑰 子乔 乔孙松 瑰弟猷从祖准 准孙耽
 耽子质 质子湛 豹 江道从弟灌 灌子绩 车胤
 殷颢 王雅

顾和，字君孝，侍中众之族子也。曾祖容，吴荊州刺史。

祖相，临海太守。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时宗人球亦有令闻，为州别驾，荣谓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顗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顗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和尝诣导，导小极，对之疲睡。和欲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族叔元公道叶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导觉之，谓和曰：“卿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

累迁司徒左曹掾。时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妙选僚属，以沛国刘耽为司马，和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掾。太宁初，王敦请为主簿，迁太子舍人、车骑参军、护军长史。王导为扬州，请为别驾，所历皆著称。迁散骑侍郎、尚书吏部。司空郗鉴请为长史，领晋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书左丞戴抗脏污百万，付法议罪，并免尚书傅玩、郎刘侗官，百僚惮之。迁侍中。初，中兴东迁，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和奏：“旧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旒珠。”成帝于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劳，欲假其名号，内

外皆奉诏。和独上疏以为“周保佑圣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拟于戚属，恩泽所加已为过隆。若假名号，记籍未见明比，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举必书，将轨物垂则。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帝从之。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

康帝即位，将祀南北郊，和议以为车驾宜亲行。帝从之，皆躬亲行礼。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敕喻，物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寻朝议以端右之副不宜处外，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既练，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起为尚书令，遣散骑郎喻旨。和每见逼促，辄号咷恸绝，谓所亲曰：“古人或有释其忧服以祇王命，盖以才足干时，故不得不体国徇义。吾在常日犹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乱，将何以补于万分，只足以示轻忘孝道，貽素冠之义耳。”帝又下诏曰：“百揆务殷，端右总要，而旷职经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贾诸公皆释服从时，不获遂其情礼。况今日艰难百王之弊，尚书令礼已过祥练，岂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极之情乎！”和表疏十余上，遂不起，服阕，然后视职。

时南中郎将谢尚领宣城内史，收涇令陈干杀之，有司以尚违法纠黜，诏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脏罪，入甲戌赦，听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干包藏奸猾，辄收行刑。干事状自郡，非犯军戎，不由都督。案尚蒙亲贤之举，荷文武之任，不能为国惜体，平心听断，内挟小憾，肆其威虐，远近怪愕，莫不解体。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寝其奏。时汝南王统、江夏公卫崇并为庶母制

服三年，和乃奏曰：‘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为人后者，降其所出，夺天属之性，显至公之义，降杀节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统为庶母居庐服重，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开国之绪，近丧所生，复行重制，违冒礼度，肆其私情。闾阎许其过厚，谈者莫以为非，则政道陵迟由乎礼废，宪章颓替始于容违。若弗纠正，无以齐物。皆可下太常夺服。若不祇王命，应加贬黜。’诏从之。和居任多所献纳，虽权臣不苟阿挠。

永和七年，以疾笃辞位，拜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尚书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赠侍中、司空，谥曰穆。

子淳，历尚书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

袁瑰，字山甫，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曾孙也。祖、父并早卒。瑰与弟猷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转江都，因南渡。元帝以为丹阳令。中兴建，拜奉朝请，迁治书御史。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瑰与博士傅纯议，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帝然之，虽许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诏禁之。寻除庐江太守。大将军王敦引为谏议参军。俄为临川太守。敦平，为镇南将军卡敦军司。寻自解还都，游于会稽。苏峻之难，与王舒共起义军，以功封长合乡侯，征补散骑常侍，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于时丧乱之后，礼教陵迟，瑰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弘远代，明礼乐以流后

生，所以导万物之性，畅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垂于南蛮，颂声溢于四海，故延州聘鲁，闻《雅》而叹；韩起适鲁，观《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于斯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轲系之，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节时或有之。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冑，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以年在悬车，上疏告老，寻卒，追赠光禄大夫，谥曰恭。子乔嗣。

乔字彦叔。初拜佐著作郎。辅国将军桓温请为司马，除司徒左西属，不就，拜尚书郎。桓温镇京口，复引为司马，领广陵相。初，乔与褚裒友善，及康献皇后临朝，乔与裒书曰：“皇太后践登正阼，临御皇朝，将军之于国，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属，咸有揖让之礼，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体国而重矣。故友之好，请于此辞。染丝之变，墨翟致怀，岐路之感，杨朱兴叹，况于将军游处少长，虽世誉先后而臭味同归也。平昔之交，与礼数而降，箕踞之叹，随时事而替，虽欲虚咏濠肆，脱落仪制，其能得乎！来物无

停，变化迁代，岂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众以约，愿将军贻情无事，以理胜为任，亲杖贤达，以纳善为大。执笔惆怅，不能自尽。”论者以为得礼。

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戎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时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乔劝温曰：“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后举无遗算耳。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今溯流万里，经历天险，彼或有备，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觐，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今诚不能为害，然势据上流，易为寇盗。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温从之，使乔以江夏相领二千人为军锋。师次彭模，去贼已近，议者欲两道并进，以分贼势。乔曰：“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者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温以为然，即一时俱进。去成都十里，与贼大战，前锋失利，乔军亦退，矢及马首，左右失色。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李势既降，势将邓定、隗文以其属反，众各万余。温自击定，乔击文，破之。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寻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追赠益州刺史，谥曰简。

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

子方平嗣，亦以轨素自立，辟大司马掾，历义兴、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

山松历显位，为吴郡太守。孙恩作乱，山松守沪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与瑰齐名。代瑰为吕令，复相继为江都，由是俱渡江。瑰为丹阳，猷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论者美之。历位侍中、卫尉卿。猷孙宏，见《文苑传》。

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准子冲，字景玄，光禄勋。冲子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气，倜傥不羁，为士类所称。桓温少时游于博徒，资产俱尽，尚有负进，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济于耽，而耽在艰，试以告焉。耽略无难色，遂变服怀布帽，随温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者闻之而不相识，谓之曰：“卿当不办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万一掷，直上百万。耽投马绝叫，探布帽掷地，曰：“竟识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苏峻之役，王导引为参军，随导在石头。初，路永、匡术、宁等皆峻心腹，闻祖约奔败，惧事不立，迭说峻诛大臣。峻既不纳，永等虑必败，阴结于导。导使耽潜说路永，使归

顺。峻平，封秭归男，拜建威将军、历阳太守。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时年二十五。子质。

质字道和。自涣至质五世，并以道素继业，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质又以孝行称。官历琅邪内史、东阳太守。质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华，故不为流俗所重。时谢混为仆射，范泰赠湛及混诗云：“亦有后出隼，离群颇蹇翥。”湛恨而不答。自中书令为仆射、左光禄大夫、晋宁男，卒于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学善文辞，有经国材，为刘裕所知。后为太尉长史、丹阳尹，卒。

江迨，字道载，陈留圉人也。曾祖蕤，谯郡太守。祖允，芜湖令。父济，安东参军。迨少孤，与从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获当时之誉。避苏峻之乱，屏居临海，绝弃人事，翦茅结宇，耽玩载籍，有终焉之志。本州辟从事，除佐著作郎，并不就。征北将军蔡谟命为参军，何充复引为骠骑功曹。以家贫，求试守，为太末令。县界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迨到官，召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朝廷嘉之。州檄为治中，转别驾，迁吴令。

中军将军殷浩将谋北伐，请为谏议参军。浩甚重之，迁

长史。浩方修复洛阳，经营荒梗，逌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军中书檄皆以委逌。时羌及丁零叛，浩军震惧。姚襄去浩十里结营以逼浩，浩令逌击之。逌进兵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其堑栅甚固，难与校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襄营火发，其乱，随而击之，襄遂小败。及桓温奏废浩佐吏，遂免。顷之，除中书郎。升平中，迁吏部郎，长兼侍中。

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逌上疏曰：

臣闻王者处万乘之极，享富有之大，必显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贵贱。建灵台，浚辟雍，立宫馆，设苑囿，所以弘于皇之尊，彰临下之义。前圣创其礼，后代遵其矩，当代之君咸营斯事。周宣兴百堵之作，《鸿雁》歌安宅之欢；鲁僖修泮水之营，采芹有思乐之颂。盖上有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劳为勤，此自古之令典，轨仪之大式也。

夫理无常然，三正相谗，司牧之体，与世而移。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损上益下，顺兆庶之悦；享以二簋，用至约之义。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过俭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圣行之以致至道。汉高祖当营建之始，怒宫库之壮；孝文处既富之世，爱十家之产，亦以播惠当时，著称来叶。

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

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来，水旱为害，远近之收普减常年，财伤人困，大役未已，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方之往代，丰弊相悬，损之又损，实在今日。伏惟陛下圣质天纵，凝旷清虚，阐日新之盛，茂钦明之量，无欲体于自然，冲素刑乎万国。《韶》既尽美，则必尽善。宜养以玄虚，守以无为，登览不以台观。游豫不以苑沼，偃息毕于仁义，驰骋极于六艺，观巍巍之隆，鉴二代之文，仰味羲农，俯寻周孔。其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辅，亲搢绅之秀。畴咨以时，顾问不倦，献替讽谏，日月而闻，则庶绩惟凝，六合咸熙，中兴之盛迈于殷宗，休嘉之庆流乎无穷。昔汉起德阳，钟离抗言；魏营宫殿，陈群正辞。

臣虽才非若人，然职忝近侍，言不足采，而义在以闻。帝嘉其言而止。复领本州大中正。升平末，迁太常，迺累让，不许。

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谏曰：“以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太妃罔已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祀之制，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迺上疏谏曰：

臣寻《史》《汉》旧事，《艺文志》刘向《五行传》，洪祀出于其中。然自前代以来，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说为祀，而不载仪注。此盖久远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参校。案《汉仪》，天子所亲之祠，惟宗庙而已。祭天于云阳，

祭地于汾阴，在于别宫遥拜，不诣坛所。其余群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圆丘方泽列于郊野。今若于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设群神之坐，行躬亲之礼，准之旧典，有乖常式。

臣闻妖眚之发，所以鉴悟时主，故夤畏上通，则宋灾退度；德礼增修，则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验，不易之定理。顷者星辰颇有变异，陛下祗戒之诚达于天人，在予之惧，忘寝与食，仰虔玄象，俯疑庶政，嘉祥之应，实在今日。而犹乾乾夕惕，思广兹道，诚实圣怀殷勤之至。然洪祀有书无仪，不行于世，询访时学，莫识其礼。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阳曰神，阴曰灵。举国相率而行祀，顺四时之序，无令过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无适，不可得详。若不详而修，其失不小。

帝不纳，逌又上疏曰：

臣谨更思寻，参之时事。今强戎据于关雍，桀狄纵于河朔，封豕四逸，虔刘神州，长旌不卷，钲鼓日戒，兵疲人困，岁无休已。人事弊于下，则七曜错于上，灾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顷者以来，无乃大异。彼月之蚀，义见诗人，星辰莫同，载于《五行》，故《洪范》不以为沴。

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轻变方之重眚，求己笃于禹汤，忧勤逾乎日昃，将修大祀，以礼神祇。传曰：“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然则神必有号，祀必有义。案洪祀之文，惟神灵大略而无所祭之名，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阻，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奠，仪法所用，阙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则举义皆阙；有所施补，则

不统其源。汉侍中卢植，时之达学，爱法不究，则不敢厝心。诚以五行深远，神道幽昧，探赜之求难以常思，错综之理不可一数。臣非至精，孰能与此！

帝犹敕撰定，逯又陈古义，帝乃止。逯在职多所匡谏。著《阮籍序赞》、《逸士箴》及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病卒，时年五十八。子蔚，吴兴太守。

灌字道群。父薈，尚书郎。灌少知名，才识亚于逯。州辟主簿，举秀才，为治中，转别驾，历司徒属、北中郎中长史，领晋陵太守。简文帝引为抚军从事中郎，后迁吏部郎。时谢奕为尚书，铨叙不允，灌每执正不从，奕托以他事免之，受黜无怨色。顷之，简文帝又以为抚军司马，甚相宾礼。迁御史中丞，转吴兴太守。灌性方正，视权贵蔑如也，为大司马桓温所恶。温欲中伤之，征拜侍中，以在郡时公事有失，追免之。后为秘书监，寻复解职。时温方执权，朝廷希旨，故灌积年不调。温末年，以为谏议参军。会温薨，迁尚书、中护军，复出为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绩。

绩字仲元，有志气，除秘书郎。以父与谢氏不穆，故谢安之世辟召无所从，论者多之。安薨，始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多所规谏。历谏议参军，出为南郡相。会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以应王恭，仲堪要绩与南蛮校尉殷颢同行，并不从。仲堪等屡以为言，绩终不为之屈。颢虑绩及祸，乃于仲堪坐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获死所耳。”一坐为之惧。仲堪惮其坚正，以杨佺期代之。朝廷闻而征绩为御史中丞，奏劾无所屈挠。会稽世子元显专政，夜开六门，绩密启会稽王道子，欲以奏闻，道子不许。车

胤亦曰：“元显骄纵，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显闻而谓众曰：“江绩、车胤间我父子。”遣人密让之。俄而绩卒，朝野悼之。

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会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见胤于童幼之中，谓胤父曰：“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速，甚有乡曲之誉。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以辩识义理深重之。引为主簿，稍迁别驾、征西长史，遂显于朝廷。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又善于赏会，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之日，辄开筵待之。

宁康初，以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撝句，时论荣之。累迁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其后年，议郊庙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顺时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时从其议。又迁骠骑长史、太常，进爵临湘侯，以疾去职。俄为护军将军。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岂得为周公乎！望实二三，并不宜尔，必大忤上意。”乃称疾不署

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隆安初，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辞疾不拜。加辅国将军、丹阳尹。顷之，迁吏部尚书。元显有过，胤与江绩密言于道子，将奏之，事泄，元显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伤之。

殷颢，字伯通，陈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吴兴太守。颢性通率，有才气，少与从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书郎擢为南蛮校尉。莅职清明，政绩肃举。及仲堪得王恭书，将兴兵内伐，告颢，欲同举。颢不平之，曰：“夫人臣之义，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辅之务，岂藩屏之所图也。晋阳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转切，颢怒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仲堪以为恨。犹密谏仲堪，辞甚切至。仲堪既贵，素情亦殊，而志望无厌，谓颢言为非。颢见江绩亦以正直为仲堪所斥，知仲堪当逐异己，树置所亲，因出行散，托疾不还。仲堪闻其病，出省之，谓颢曰：“兄病殊为可忧。”颢曰：“我病不过身死，但汝病在灭门，幸熟为虑，勿以我为念也。”仲堪不从，卒与杨佺期、桓玄同下。颢遂以忧卒。隆安中，诏曰：“故南蛮校尉殷颢忠绩未融，奄焉陨丧，可赠冠军将军。”弟仲文、叔献别有传。

王雅，字茂达，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祖隆，后将军。父景，大鸿胪。雅少知名，州檄主簿，举秀才，除郎中，出补永兴令，以干理著称。累迁尚书左右丞，历廷尉、侍中、左卫将军、丹阳尹，领太子左卫率。雅性好接下，敬

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礼遇，虽在外职，侍见甚数，朝廷大事多参谋议。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举觞，其见重如此。然任遇有过其才，时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与焉。

会稽王道子领太子太傅，以雅为太子少傅。时王珣儿婚，宾客车骑甚众，会闻雅拜少傅，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弊，无复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属珣，珣亦颇以自幸。及中诏用雅，众遂赴雅焉。将拜，遇雨，请以伞入。王珣不许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贵幸，威权甚震，门下车骑常数百，而善应接，倾心礼之。

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乃选时望以为藩屏，将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访雅。雅以恭等无当世之才，不可大任，从从容曰：“王恭风神简贵，志气方严，既居外戚之重，当亲贤之寄，然其禀性峻隘，无所包容，执自是之操，无守节之志。仲堪虽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亦无弘量，且干略不长。若委以连率之重，据形胜之地，今四海无事，足能守职，若道不常隆，必为乱阶矣。”帝以恭等为当时秀望，谓雅疾其胜己，故不从。二人皆被升用，其后竟败，有识之士称其知人。

迁领军、尚书、散骑常侍，方大崇进之，将参副相之重，而帝崩，仓卒不获顾命。雅素被优遇，一旦失权，又以朝廷方乱，内外携离，但慎默而已，无所辩正。虽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颜廷争，凡所谋谟，唯唯而已。寻迁左仆射。隆安四年卒，时年六十七。追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长子准之，散骑侍郎。次协之，黄门。次少卿，侍中。并

有士操，立名于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兴，玄风滋扇，溺王纲于拱默，挠国步于清虚，骨鯁蹇谔之风盖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礼而违显命，山甫献诚说而振颓风，彦叔之兵谋，道载之正谏，洋洋盈耳，有足可称。灌不屈节于权臣，绩敢危言于贼将，道子殊物之礼，车胤沮之无惧心，仲堪反常之举，殷颢折之以正色，求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悦哀挽于轩冕之辰，彦道欢博徒于衰经之日，天心已丧，其能济乎！旋及于促龄，俄致于非命，宜哉！

赞曰：顾生轨物，屡申诚说。袁子崇儒，拯斯颓丧。逯绩刚蹇，车殷忠壮。睠言遗直，莫之能尚。

卷八十四

列传第五十四

王恭 庾楷 刘牢之 子敬宣 殷仲堪 杨佺期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誉，清操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与王忱齐名友善，慕刘惔之为人。谢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尝从其父自会稽至都，忱访之，见恭所坐六尺簟，忱谓其有余，因求之。恭辄以送焉，遂坐荐上。忱闻而大惊，恭曰：“吾平生无长物。”其简率如此。

起家为佐著作郎，叹曰：“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因以疾辞。俄为秘书丞，转中书郎，未拜，遭父忧。服阕，除吏部郎，历建威将军。太元中，代沈嘉为丹阳尹，迁中书令，领太子詹事。

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钦重。时陈郡袁悦之以倾巧事会稽王道子，恭言之于帝，遂诛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淮陵内史虞珖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道子甚悦之，令与宾客谈论，时人皆为降节。恭抗言曰：“未闻宰相之坐有失行妇人。”坐宾莫不反侧，道子甚愧之。其后帝将擢时望以为藩屏，乃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弊之徒不受镇北之号。恭表让军号，以超受为辞，而实恶其名，于是改号前将军。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师御之，失利，降号辅国将军。

及帝崩，会稽王道子执政，宠昵王国宝，委以机权。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而忿之。及赴山陵，罢朝，叹曰：“榱栋虽新，便有《黍离》之叹矣。”时国宝从弟绪说国宝，因恭入觐相王，伏兵杀之，国宝不许。而道子亦欲辑和内外，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恭多不顺，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王绪之说遂行，于是国难始结。或劝恭因人朝以兵诛国宝，而庾楷党于国宝，士马甚盛，恭惮之，不敢发，遂还镇。临别，谓道子曰：“主上谅闇，冢宰之任，伊

周所难，愿大王亲万机，纳直言，远郑声，放佞人。”辞色甚厉，故国宝等愈惧。以恭为安北将军，不拜。乃谋诛国宝，遣使与殷仲堪、桓玄相结，仲堪伪许之。恭得书，大喜，乃抗表京师曰：“后将军国宝得以姻戚频登显列，不能感恩效力，以报时施，而专宠肆威，将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阖叩扉，欲矫遗诏。赖皇太后聪明，相王神武，故逆谋不果。又割东宫见兵以为己府，谗疾二昆甚于仇敌。与其从弟绪同党凶狡，共相扇动。此不忠不义之明白也。以臣忠诚，必亡身殉国，是以谮臣非一。赖先帝明鉴，浸润不行。昔赵鞅兴甲，诛君侧之恶，臣虽弩劣，敢忘斯义！”表至，内外戒严。国宝及绪惶惧不知所为，用王珣计，请解职。道子收国宝，赐死，斩绪于市，深谢愆失，恭乃还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虑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长史王廙为吴国内史，令起兵于东。会国宝死，令廙解军去职。廙怒，以兵伐恭。恭遣刘牢之击灭之，上疏自贬，诏不许。谯王尚之复说道子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宜多树置以自卫。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鸿说恭曰：“尚之兄弟专弄相权，欲假朝威贬削方镇，惩警前事，势转难测。及其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复以谋告殷仲堪、桓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

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之信因庾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杆中，合漆漆之，楷送于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无动理，乃先期举兵。司马刘牢之谏曰：“将军今动以伯舅之重，执忠贞

之节，相王以姬旦之尊，时望所系，昔年已戮宝、绪，送王廙书，是深伏将军也。顷所授用，虽非皆允，未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将军何损！晋阳之师，其可再乎！”恭不从，乃上表以封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为辞。朝廷使元显及王珣、谢琰等距之。

恭梦牢之坐其处，旦谓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遣牢之率帐下督颜延先据竹里。元显使说牢之，啖以重利，牢之乃斩颜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宜，因恭曜军。轻骑击恭。恭败，将还，雅之已闭城门，恭遂与弟履单骑奔曲阿。恭久不骑乘，髀生疮，不复能去。曲阿人殷确，恭故参军也，以船载之，藏于苇席之下，将奔桓玄。至长塘湖，遇商人钱强。强宿憾于确，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师。道子闻其将至，欲出与语，面折之，而未之杀也。时桓玄等已至石头，惧其有变，即于建康之倪塘斩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书郎和及其党孟璞、张恪等皆杀之。

恭性抗直。深存节义，读《左传》至“奉王命讨不庭”，每辍卷而叹。为性不弘，以暗于机会，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髻，神无惧容，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

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见执，遇故吏戴耆之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儿未

举，在乳母家，卿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于夏口。桓玄抚养之，为立丧庭吊祭焉。及玄执政，上表理恭，诏赠侍中、太保，谥曰忠简。爽赠太常，和及子简并通直散骑郎，殷确散骑侍郎。腰斩湖浦尉及钱强等。恭庶子昙亨，义熙中为给事中。

庾楷，征西将军亮之孙，会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准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隆安初，进号左将军。时会稽王道子惮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险塞之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诏不许。时楷怀恨，使子鸿说王恭，以谯王尚之兄弟复握机权，势过国宝。恭亦素忌尚之。遂连谋举兵。事在恭传。诏使尚之讨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战于慈湖，方大败，被杀，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连名上疏自理，诏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为武昌太守。楷后惧玄必败，密遣使结会稽世子元显：“若朝廷讨玄，当为内应。”及玄得志，楷以谋泄，为玄所诛。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

为“北府兵”，敌人畏之。及坚将句难南侵，玄率何谦等距之。牢之破难輜重于盱眙，获其运船，迁鹰扬将军、广陵相。

时车骑将军桓冲击襄阳，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冲声援。牢之领卒二千，为彬后继。淮肥之役，苻坚遣其弟融及骁将张蚝攻陷寿阳，谢玄使彬与牢之距之。师次硖石，不敢进。坚将梁成又以二万人屯洛涧，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贼十里，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坚寻亦大败，归长安，余党所在屯结。牢之进平谯城，使安丰太守戴宝戍之。迁龙骧将军、彭城内史，以功赐爵武冈县男，食邑五百户。牢之进屯鄆城，讨诸未服，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

时苻坚子丕据邺，为慕容垂所逼，请降，牢之引兵救之。垂闻军至，出新城北走。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桥泽中，争趣輜重，稍乱，为垂所击，牢之败绩，士卒歼焉。牢之策马跳五丈涧，得脱。会丕救至，因入临漳，集亡散，兵复少振。牢之以军败征还。顷之，复为龙骧将军，守淮阴。后进戍彭城，复领太守。祆贼刘黎僭尊号于皇丘，牢之讨灭之。苻坚将张遇遣兵击破金乡。围太山太守羊迈，牢之遣参军向钦之击走之。会慕容垂叛将翟钊救遇，牢之引还。钊还，牢之进平太山，追钊于鄆城，钊走河北，因获张遇以归之彭城。祆贼司马徽聚党马头山，牢之遣参军竺朗之讨灭之。时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远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

及王恭将讨王国宝，引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

辅国将军。恭使牢之讨破王廙，以牢之领晋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师，朝廷戮国宝、王绪，自谓威德已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及恭之后举，元显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恭参军何澹之以其谋告恭。牢之与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纳。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行至竹里，牢之背恭归朝廷。恭既死，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军事。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时杨佺期、桓玄将兵上表理王恭，求诛牢之。牢之率北府之众驰赴京师，次于新亭。玄等受诏退兵，牢之还镇京口。

及孙恩攻陷会稽，牢之遣将桓宝率师救三吴，复遣子敬宣为宝后继。比至曲阿，吴郡内史桓谦已弃郡走，牢之乃率众东讨，拜表辄行。至吴，与卫将军谢琰击贼，屡胜，杀伤甚众，径临浙江。进拜前将军、都督吴郡诸军事。时谢琰屯乌程，遣司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众军济浙江，恩惧，逃于海。牢之还镇，恩复入会稽，害谢琰。牢之进号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五郡，率众东征，屯上虞，分军戍诸县。恩复攻破吴国，杀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参军刘裕讨之，恩复入海。顷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战士十万，楼船千余。牢之在山阴，使刘裕自海盐赴难，牢之率大众而还。裕兵不满千人，与贼战，破之。恩闻牢之已还京口，乃走郁洲，又为敬宣、刘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转振。

元兴初，朝廷将讨桓玄，以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

领江州事。元显遣使以讨玄事谂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说牢之曰：“自古乱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乐毅、玄德孔明，然皆勋业未卒而二主早世，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鄙语有之：‘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殫，猎犬烹。’故文种诛于句践，韩白戮于秦汉。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犹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开辟以来，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见容于暗世者而谁？至如管仲相齐，雍齿侯汉，则往往有之，况君见与无射钩屡逼之仇邪！今君战败则倾宗，战胜亦覆族，欲以安归乎？孰若翻然改图，保其富贵，则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无穷，孰与头足异处，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惟君图之。”牢之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转沮，乃颇纳穆说，遣使与玄交通。其甥何无忌与刘裕固谏之，并不从。俄令葆宣降玄。玄大喜，与敬宣置酒宴集，阴谋诛之，陈法书画图与敬宣共观，以安悦其志。敬宣不之觉，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

元显既败，玄以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牢之乃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时玄屯相府，敬宣劝牢之袭玄，犹豫不决，移屯班渚，将北奔广陵相高雅之，欲据江北以距玄，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还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谓其为刘袭所杀，乃自缢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将吏共殓斂牢之，丧

归丹徒。桓玄令斫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

敬宣，牢之长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艺过之。孙恩之乱，随父征讨，所向有功。为元显从事中郎，又为桓玄谘议参军。牢之败，与广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梦丸土而服之，既觉，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当复土也。”旬日而玄败，遂与司马休之还京师。拜辅国将军、晋陵太守。与诸葛长民破桓歆于芍陂，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又击桓亮、苻宏于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征拜冠军将军、宣城内史，领襄城太守。谯纵反，以敬宣督征蜀军事、假节，与宁朔将军臧喜西伐。敬宣人自白帝，所攻皆克。军次黄兽，与伪将谯道福相持六十余日，遇疠疫，又以食尽，班师，为有司所劾，免官。顷之，为中军谘议，加冠军将军，寻迁镇蛮护军、安丰太守、梁国内史。会卢循反，以冠军将军从大军南讨。循平，迁左卫将军、散骑常侍，又迁征虏将军、青州刺史。寻改镇冀州，为其参军司马道赐所害。

殷仲堪，陈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书。父师，骠骑谘议参军、晋陵太守、沙阳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士咸爱慕之。调补佐著作郎。冠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除尚书郎，不拜。玄以为长史，厚任遇之。仲堪致书于玄曰：

胡亡之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怨苦之气，感伤和理，诚丧乱之常，足以惩戒，复非王泽广润，爱育苍生之意也。当世大人既

慨然经略，将以救其涂炭，而使理至于此，良可叹息！愿节下弘之以道德，运之以神明，隐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践晋境者必无怀戚之心，枯槁之类莫不同渐天润，仁义与干戈并运，德心与功业俱隆，实所期于明德也。

顷闻抄掠所得，多皆采相饥人，壮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亲，行者倾筐以顾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离死绝，求之于情，可伤之甚。昔孟孙猎而得麕，使秦西以之归，其母随而悲鸣，不忍而放之，孟孙赦其罪以傅其子。禽兽犹不可离，况于人乎！夫飞鸱，恶鸟也，食桑葚，犹怀好音。虽曰戎狄，其无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难化也。必使边界无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发，必声振沙漠，二寇之党，将靡然向风，何忧黄河之不济，函谷之不开哉！

玄深然之。

领晋陵太守，居郡禁产子不举，久丧不葬，录父母以质亡叛者，所下条教甚有义理。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居丧哀毁，以孝闻。服阕，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甚相亲爱。仲堪父尝患耳聪，闻床下蚁动，谓之牛斗。帝素闻之而不知其人。至是，从容问仲堪曰：“患此者为谁？”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惟谷。”帝有愧焉。复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尝示仲堪侍，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亲幸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荊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将之任，又诏曰：“卿去有日，使人

酸然。常谓永为廊庙之宝，而忽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仲堪虽有英誉，议者未以分陕许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属想，谓有异政。及在州，纲目不举，而好行小惠，夷夏颇安附之。先是，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称徐伯玄，云：“感君之惠，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乎？”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洲，君将为州。”言终而没。至是，果临荆州。桂阳人黄钦生父没已久，诈服衰麻，言迎父丧。府曹先依律诈取父母卒弃市，仲堪乃曰：“律诈取父母宁依驱置法弃市。原此之旨，当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没，情事悖逆，忍所不当，故同之驱置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钦生父实终没，墓在旧邦，积年久远，方诈服迎丧，以此为大妄耳。比之于父存言亡，相殊远矣。”遂活之。又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唯令主其蒸尝，不听别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时朝廷征益州刺史郭铨，犍为太守卞苞于坐劝铨以蜀反，仲堪斩之以闻。朝廷以仲堪事不预察，降号鹰扬将军。尚书下以益州所统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汉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险分国，各有攸宜，剑阁之隘，实蜀之关键。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汉中辽远，在剑阁之内，成败与蜀为一，而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虑在后伏，所以分斗绝之势，开荷载之路。自皇居南迁，守在岷邛，衿带之形，事异曩昔。是以李势初平，割此三郡配隶益州，将

欲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事经英略，历年数纪。梁州以统接旷远，求还得三郡，忘王侯设险之义，背地势内外之实，盛陈事力之寡弱，饰哀矜之苦言。今华阳义清，泝陇顺轨，关中余烬，自相鱼肉，梁州以论求三郡，益州以本统有定，更相牵制，莫知所从。致令巴、宕二郡为群獠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獠有。今远虑长规，宜保全险塞。又蛮獠炽盛，兵力寡弱，如遂经理乖谬，号令不一，则剑阁非我保，丑类转难制。此乃藩捍之大机，上流之至要。

昔三郡全实，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没蛮獠，十不遗二，加逐食鸟散，资生未立，苟顺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无以堪命，则剑阁之守无击柝之储，号令选用不专于益州，虚有监统之名，而无制御之用，惧非分位之本旨，经国之远术。谓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旧贯。设梁州有急，蜀当倾力救之。

书奏，朝廷许焉。

桓玄在南郡，论四皓来仪汉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仇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赠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隐显默语，非贤达之心，盖所遇之时不同，故所乘之途必异。道无所屈而天下以之获宁，仁者之心未能无感。若夫四公者，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

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藩，无所容其怨。且争夺滋生，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况夫汉以剑起，人未知义，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顺为宝。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苟可以畅其仁义，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道迹悬殊，理势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谓诸吕强盛，几危刘氏，如意若立，必无此患。夫祸福同门，倚伏万端，又未可断也。于时天下新定，权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谋之臣，森然比肩，岂琐琐之禄产所能倾夺之哉！此或四公所预，于今亦无以辩之，但求古贤之心，宜存之远大耳。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竞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此最有国之要道。古今贤哲所同惜也。

玄屈之。

仲堪自在荆州，连年水旱，百姓饥馑，仲堪食常五碗，盘无余肴，饭粒落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也。每语子弟云：“人物见我受任方州，谓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其存之！”其后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数千家。以堤防不严，复降为宁远将军。安帝即位，进号冠军将军，固让不受。

初，桓玄将应王恭，乃说仲堪，推恭为盟主，共兴晋阳之举，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远连兵，势不相及，乃伪许恭，而实不欲

下。闻恭已诛王国宝等，始抗表兴师，遣龙骧将军杨佺期次巴陵。会稽王道子遣书止之，仲堪乃还。

初，桓玄弃官归国，仲堪惮其才地，深相交结。玄亦欲假其兵势，诱而悦之。国宝之役，仲堪既纳玄之诱，乃外结雍州刺史郗恢，内要从兄南蛮校尉颢、南郡相江绩等。恢、颢、绩并不同之，乃以杨佺期代绩，颢自逊位。

会王恭复与豫州刺史庾楷举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议，以为朝廷去年自戮国宝，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举，势无不克。而我去年缓师，已失信于彼，今可整棹晨征，参其霸功。于是使佺期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万，相继而下。妄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佺期等进至横江，庾楷败奔于玄，谯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领水军皆没。玄等至石头，仲堪至芜湖，忽闻王恭已死，刘牢之反恭，领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军失色，无复固志，乃回师屯于蔡洲。

时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测西方人心，仲堪等拥众数万，充斥郊畿，内外忧逼。玄从兄修告会稽王道子曰：“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道子纳之，乃以玄为江州，佺期为雍州，黜仲堪为广州，以桓修为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诏回军。仲堪恚被贬退，以王恭虽败，己众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进军。玄等喜于宠授，并欲顺朝命，犹豫未决。会仲堪弟遹为佺期司马，夜奔仲堪，说佺期受朝命，纳桓修。仲堪遽，即于芜湖南归，使徇于玄等军曰：“若不各散而归，大军至江陵，当悉戮余口。”仲堪将刘系先领二千人隶于佺期，辄率众而归。玄等大惧，狼

狃追仲堪，至寻阳，及之。于是仲堪失职，倚玄为援，玄等又资仲堪之兵，虽互相疑阻，亦不得异。仲堪与佺期以子弟交质，遂于寻阳结盟，玄为盟主，临坛歃血，并不受诏，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谯王尚之等。朝廷深惮之。于是诏仲堪曰：“间以以将军凭寄失所，朝野怀忧。然既往之事，宜其两忘，用乃班师回旆，祇顺朝旨，所以改授方任，盖随时之宜。将军大义，诚感朕心，今还复本位，即抚所镇，释甲休兵，则内外宁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怀。”仲堪等并奉诏，各旋所镇。

顷之。桓玄将讨佺期，先告仲堪云：“今当入沔讨除佺期，已顿兵江口。若见与无贰，可杀杨广；若其不然，便当率军入江。”仲堪乃执玄兄伟，遣从弟逖等水军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铨、苻宏击之，逖等败走。玄顿巴陵，而馆其谷。玄又破杨广于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积，又诸将皆败，江陵震骇。城内大饥，以胡麻为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众赴之，直济江击玄，为玄所败，走还襄阳。仲堪出奔鄢城，为玄追兵所获，逼令自杀，死于柞溪，弟子道获、参军罗企生等并被杀。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嗇于周急，及玄来攻，犹勤请祷。然善取人情，病者自为诊脉分药，而用计倚伏烦密，少于鉴略，以至于败。

子简之，载丧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侧。义旗建，率私僮客随义军蹶桓玄。玄死，简之食其肉。桓振之役，义军失利，简之没阵。弟旷之，有父风，仕至剡令。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曾祖准，太常。

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侓期沈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

侓期少仕军府。咸康中，领众屯成固。苻坚将潘猛距守康回垒，期击走之，其众悉降，拜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戍洛阳。苻坚将襄冲率众攻平阳太守张元熙于皇天坞，侓期击走之。侓期自湖城入潼关，累战皆捷，斩获千计，降九百余家，归于洛阳，进号龙骧将军。以病，改为新野太守，领建威司马。迁唐邑太守，督石头军事，以疾去职。荆州刺史殷仲堪引为司马，代江绩为南郡相。

仲堪与桓玄举众应王恭、庾楷，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一委侓期兄弟，以兵五千人为前锋，与桓玄相次而下。至石头，恭死，楷败，朝廷未测玄军，乃以侓期代郗恢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迁换，于是俱还寻阳，结盟不奉诏。俄而朝廷复仲堪本职，乃各还镇。

初，玄未奉诏，欲自为雍州，以郗恢为广州。恢惧玄之来，问于众，咸曰：“侓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难与为敌。”既知侓期代己，乃谋于南阳太守阎丘羨，称兵距守。侓期虑事不济，乃声言玄来入沔，而侓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无复固志。恢军散请降，侓期入府斩阎丘羨，放恢还都，抚将士，恤百姓，缮修城池，简练甲卒，甚得人情。

侓期、仲堪与桓玄素不穆，侓期屡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执政，求广其所统。朝廷亦欲成其衅隙，故以

桓伟为南蛮校尉。佺期内怀忿惧，勒兵建牙，声云援洛，欲与仲堪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内疑其心，苦止之，又遣从弟遼屯北塞以驻之。妄期势不独举，乃解兵。

隆安三年，桓玄遂举兵讨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书，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当何以待敌？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自以保境全军，无缘弃城逆走，忧佺期不赴，乃给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佺期信之，乃率众赴焉。步骑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乃不见仲堪。时玄在零口，佺期与兄广击玄。玄畏佺期之锐，乃渡军马头。明日，佺期率殷道护等精锐万人乘舰出战，玄距之，不得进。佺期乃率其麾下数十舰，直济江，径向玄船。俄而回击郭铨，殆获铨，会玄诸军至，佺期退走，余众尽没，单马奔襄阳。玄追军至，佺期与兄广俱死之，传首京都，梟于朱雀门。弟思平，从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蛮。刘裕起义，始归国，历位州郡。

孜敬为人剽锐，果于行事。昔与佺期劝殷仲堪杀殷颢，仲堪不从，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己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为梁州刺史，常快快不满其志。经襄阳，见鲁宗之侍卫皆佺期之旧也，孜敬愈愤，见于辞色。宗之参军刘千期于座面折之，因大发怒，抽剑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斩之。思平、尚保后亦以罪诛，杨氏遂灭。

史臣曰：生灵道断，忠贞路绝，弃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见疑，势陵难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顺勤王，心乖抗节。

王恭鯁言时政，有昔贤之风。国宝就诛，而晋阳犹起。是以仲堪侥幸，伧期无状，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静乱也。

赞曰：孝伯怀功，牢之总戎。王因起衅，刘亦惭忠。殷杨乃武，抽旆争雄。庾君含怨，交斗其中。猗欤群采，道睽心异。是曰乱阶，非关臣事。

卷八十五

列传第五十五

刘毅_{兄迈} 诸葛长民 何无忌

檀凭之 魏咏之

刘毅，字希乐，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广陵相。叔父镇，左光禄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产业，仕为州从事，桓弘以为中兵参军属。桓玄篡位，毅与刘裕、何无忌、魏咏之等起义兵，密谋讨玄，毅讨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将皇甫敷、皇甫之北距义军，遇之于江乘，临阵斩甫之，进至罗落桥，又斩敷首。玄大惧，使桓谦、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军至蒋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张旗帜，玄不之测，益以危惧。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慑伏裕，莫敢出斗。裕与毅等分为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时东北风急，义军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为

冠军将军、青州刺史，与何无忌、刘道规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与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追及玄，战于峥嵘洲。毅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走。玄将郭铨、刘雅等袭陷寻阳，毅遣武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

及玄死，桓振、桓谦复聚众距毅于灵溪。玄将冯该以兵会振，毅进击，为振所败，退次寻阳，坐免官，寻原之。刘裕命何无忌受毅节度，无忌以督摄为烦，辄便解统。毅疾无忌专擅，免其琅邪内史，以辅国将军摄军事，无忌遂与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时论黜之。毅复与道规发寻阳。桓亮自号江州刺史，遣刘敬宣击走之。毅军次夏口。时振党冯该戍大岸，孟山图据鲁城，桓山客守偃月垒，众合万人，连舰二岸，水陆相援。毅督众军进讨，未至复口，遇风飘没千余人。毅与刘怀肃、索邈等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何无忌与檀祗列舰于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贯甲胄，陵城半日而二垒俱溃，生擒山客，而冯该遁走。毅进平巴陵。以毅为使持节、兖州刺史，将军如故。毅号令严整，所经墟邑，百姓安悦。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袭襄阳，破桓蔚。毅等诸军次江陵之马头。振拥乘輿，出营江津。宗之又破伪将温楷，振自击宗之。毅因率无忌、道规等诸军破冯该于豫章口，推锋而进，遂入江陵。振闻城陷，与谦北走，乘輿反正。毅执玄党卞范之、羊僧寿、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斩之。桓振复与苻宏自郢城袭陷江陵，与刘怀肃相持。毅遣部将击振，杀之，并斩伪辅将军桓珍。毅又攻拔迁陵，斩玄太守刘叔祖于临樟。其余拥众假号以十数，皆讨平之。二州既平，以毅为抚军将军。时刁预等作乱，屯于湘中，毅遣将分讨，皆灭之。

初，毅丁忧在家，及义旗初兴，遂墨经从事。至是，军役渐宁，上表乞还京口，以终丧礼，曰：“弘道为国者，理尽于仁孝。诉穷归天者，莫甚于丧亲。但臣凡庸，本无感慨，不能陨越，故其宜耳。往年国难滔天，故志竭愚忠，颀然苟存。去春鸾驾回轸，而狂狡未灭，虽奸凶时臬，余烬窜伏，威怀寡方，文武劳弊，微情未申，顾景悲愤。今皇威遐肃，海内清荡，臣穷毒艰秽，亦已具于圣听。兼羸患滋甚，众疾互动，如今寝顿无复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语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赐余骸，终其丘坟，庶几忠孝之道获宥于圣世。”不许。诏以毅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属。以匡复功，封南平郡开国公，兼都督宣城军事，给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刘稚反，毅遣将讨擒之。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毅小字盘龙，至是，遂居之。俄进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及何无忌为卢循所败，贼军乘胜而进，朝廷震骇。毅具舟船讨之，将发，而疾笃，内外失色。朝议欲奉乘舆北就中军刘裕，会毅疾瘳，将率军南征，裕与毅书曰：“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谓藩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投书于地。遂以舟师二万发姑孰。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邺，报卢循曰：“刘毅兵重，成败击此一战，宜并力距之。”循乃引兵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与贼战，败绩，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輜重盈积，皆弃之。毅走，经涉

蛮晋，饥困死亡，至得十二三。参军羊邃竭力营护之，仅而获免。刘裕深慰勉之，复其本职。毅乃以邃为谘议参军。

及裕讨循，诏毅知内外留事。毅以丧师，乞解任，降为后将军。寻转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

臣闻天以盈虚为运，政以损益为道。时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损，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拯涂炭于将绝。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殫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厘改，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

夫设官分职，军国殊用，牧养以息务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兼而领之，盖出于权事，因藉既久，遂似常体。江州在腹心之内，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昔胡寇纵逸。朔马临江，抗御之宜，盖权尔耳。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而统旅鳞次，未获减息，大而言之，足为国耻。况乃地在不虞，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资费非要，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自州郡边江，百姓辽落，加邮亭险阨，畏阻风波，转输往复，恒有淹废，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愚谓宜解军府，移镇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且属县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亦谓应随宜并合以简众费。刺史庾悦，自临莅以来，甚有恤隐之诚，但纲维不革，自非纲目所理。

寻阳接蛮，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于是解悦，毅移镇豫章，遣其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俄进

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之河东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四郡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持节、公如故。毅表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犹出丹漆之用，请依先准。于是加督交、广二州。

毅至江陵，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请藩为副。刘裕以毅贰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诏曰：“刘毅傲很凶戾，履霜日久，中间覆败，宜即显戮。晋法含弘，复蒙宠授。曾不思愆内讼，怨望滋甚。赖宰辅藏疾，特加遵养，遂复推毂陕西，宠荣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长恶不悛，志为奸宄，陵上虐下，纵逸无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复所统，而辄徙兵众，略取军资，驱斥旧戍，厚树亲党。西府二局，文武盈万，悉皆割留，曾无片言。肆心恣欲，罔顾天朝。又与从弟藩远相影响，招聚剽狡，缮甲阻兵，外托省疾，实规伺隙，同恶相济，图会荆郢。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乃诛藩、混。

刘裕自率众讨毅，命王弘、王镇恶、蒯恩等率军至豫章口，于江津燔舟而进。毅参军朱显之逢镇恶，以所统千人赴毅。镇恶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锐尚数千人，战至日昃，镇恶以裕书示城内，毅怒，不发书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战。众知裕至，莫有斗心。既暮，镇恶焚诸门，齐力攻之，毅众乃散，毅自北门单骑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缢。经宿，居人以告，乃斩于市，子侄皆伏诛。毅兄模奔于襄阳，鲁宗之斩送之。

毅刚猛沈断，而专肆很愎，与刘裕协成大业，而功居其

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每览史籍，至蔣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又谓郗僧施曰：“昔刘备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今吾与足下虽才非古贤，而事同斯言。”众咸恶其陵傲不逊。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去己，弥复愤激。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后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既出西藩，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又颇自嫌事计，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图裕，以至于败。

初，江州刺史庾悦，隆安中为司徒长史，曾至京口。毅时甚屯蹇，先就府借东堂与亲故出射。而悦后与僚佐径来诣堂，毅告之曰：“毅辈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难。君于诸堂并可，望以今日见让。”悦不许。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悦食鹅，毅求其余，悦又不答，毅常衔之。义熙中，故夺悦豫章，解其军府，使人微示其旨，悦忿惧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迈字伯群。少有才干，为殷仲堪中兵参军。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过于仲堪。玄曾于仲堪厅事前戏马，以稍拟仲堪。迈时在坐，谓玄曰：“马稍有余，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许之。仲堪为之失色，玄出，仲

堪谓迈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杀卿，我岂能相救！”迈以正辞折仲堪，而不以为悔。仲堪使迈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迈仅而免祸。后玄得志，迈诣门称谒，玄谓迈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见？”迈对曰：“射钩、斩祛，与迈为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为刑狱参军。后为竟陵太守。及毅与刘裕等同谋起义，迈将应之，事泄，为玄所害。

诸葛长民，琅邪阳都人也。有文武干用，然不持行检，无乡曲之誉。桓玄引为参军平西军事，寻以贪刻免。及刘裕建义，与之定谋，为扬武将军。从裕讨桓玄，以功拜辅国将军、宣城内史。于时桓歆聚众向历阳，长民击走之，又与刘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县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本官督淮北诸军事，镇山阳。义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长民遣部将徐琰击走之，进位使持节、督青扬二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领晋陵太守，镇丹徒，本号及公如故。

及何无忌为徐道覆所害，贼乘胜逼京师，朝廷震骇，长民率众人卫京都，因表曰：“妖贼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又深相保明，屡欺无忌，罪合斩刑。”诏原澄之。及卢循之败刘毅也，循与道覆连旗而下，京都危惧，长民劝刘裕权移天子过江。裕不听，令长民与刘毅屯于北陵，以备石头。事平，转督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

及裕讨毅，以长民监太尉留府事，诏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长民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宝美色，营建第宅，不知纪极，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无礼，恒惧国宪。及

刘毅被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祸其至矣！”谋欲为乱，问刘穆之曰：“人间论者谓太尉与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将军，何谓不平！”长民弟黎民轻狡好利，固劝之曰：“黥彭异体而势不偏全，刘毅之诛，亦诸葛氏之惧，可因裕未还以图之。”长民犹豫未发，既而叹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裕深疑之，骆驿继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克至日，百司于道候之，辄差其期。既而轻舟径进，潜入东府。明旦，长民闻之，惊而至门，裕伏壮士丁阼于幕中，引长民进语，素所未尽皆说焉。长民悦，阼自后拉而杀之，舆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骁勇绝人，与捕者苦战而死。小弟幼民为大司马参军，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诸葛氏之诛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释桎梏焉。

初，长民富贵之后，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同宿，见之骇愕，问其故，长民答曰：“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其后来转数。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刀悬斫，应刃隐藏，去辄复出。又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于壁见有巨手，长七八尺，臂大数围，令斫之，豁然不见。未几伏诛。

何无忌，东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气，人有不称其心者，辄形于言色。州辟从事，转太学博士。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时镇京口，每有大事，常与参议之。会稽世子元显子彦章封东海王，以无忌为国中尉，加广武将军。及

桓玄害彦章于市，无忌入市恸哭而出，时人义焉。随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将降于玄也，无忌屡谏，辞旨甚切，牢之不从。及玄篡位，无忌与玄吏部郎曹靖之有旧，请莅小县。靖之白玄，玄不许，无忌乃还京口。

初，刘裕尝为刘牢之参军，与无忌素相亲结。至是，因密共图玄。刘毅家在京口，与无忌素善，言及兴复之事，无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图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虽强易弱，正患事主难得耳！”无忌曰：“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见唯有刘下邳。”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因共要毅，与相推结，遂共举义兵，袭京口。无忌伪著传诏服，称敕使，城中无敢动者。

初，桓玄闻裕等及无忌之起兵也，甚惧。其党曰：“刘裕乌合之众，势必无成，愿不以为虑。”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其见惮如此。及玄败走，武陵王遵承制以无忌为辅国将军、琅邪内史，以会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与振武将军刘道规俱受冠军将军刘毅节度。玄留其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来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无益。”无忌谓道规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则易获，因纵兵腾之，可以一鼓而败也。”道规从之，遂获贼舫，因传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谓为然。道规乘胜径进，无忌又鼓噪赴之，澹之遂溃。进

据寻阳，遣使奉送宗庙主祐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还京都。又与毅、道规破走玄于峥嵘洲。无忌进据巴陵。玄从兄谦、从子振乘间陷江陵，无忌、道规进攻谦于马头，攻桓蔚于龙泉，皆破之。既而为桓振所败，退还寻阳。无忌与毅、道规复进讨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进次马头。桓谦请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无忌不许。进军破江陵，谦等败走。无忌侍卫安帝还京师，以无忌督豫州扬州淮南庐江安丰历阳堂邑五郡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加节，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职。迁会稽内史、督江东五郡军事，持节、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随义阳绥安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八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持节如故。以兴复之功，封安成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加散骑侍郎，进镇南将军。

卢循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无忌将率众距之，长史邓潜之谏曰：“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回山压卵，未足为譬。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闻其舟舰大盛。势居上流。蜂蚕之毒，邾鲁成鉴。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后击之。若弃万全之长策，而决成败于一战，如其失利，悔无及矣。”无忌不从，遂以舟师距之。既及，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侧。俄而西风暴急，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败，无忌尚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节至，乃躬执以督战。贼众云集，登舰者数十人。无忌辞色无挠，遂握节死之。诏曰：“无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国，则契协英谟；经纶屯昧，则重氛载廓。及敷政方夏，实播风惠。

妖寇构乱，侵扰邦畿，投袂致讨，志清王略。而事出虑外，临危弥厉，握节陨难，诚贯古贤，朕用伤恻于厥怀。其赠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谥曰忠肃。”子邕嗣。

初，桓玄克京邑，刘裕东征，无忌密至裕军所，潜谋举义，劝裕于山阴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远举事，克济为难。若玄遂窃天位，然后于京口图之，事未晚也。无忌乃还。及义师之举，参赞大勋，皆以算略攻取为效，而此举败于轻脱，朝野痛之。

檀凭之，字庆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闺门邕肃，为世所称。从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凭之抚养若己所生。初为会稽王骠骑行参军，转桓修长流参军，领东莞太守，加宁远将军。与刘裕有州闾之旧，又数同东讨，情好甚密。义旗之建，凭之与刘毅俱以私艰，墨经而赴。虽才望居毅之后，而官次及威声过之，故裕以为建武将军。裕将义举也，尝与何无忌、魏咏之同会凭之所。会善相者晋陵韦叟见凭之，大惊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过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轻出。”及桓玄将皇甫敷之至罗落桥也，凭之与裕各领一队而战，军败，为敷军所害。赠冀州刺史。义熙初，诏曰：“夫旌善纪功，有国之通典，没而不朽，节义之笃行。故冀州刺史檀凭之忠烈果毅，亡身为国。既义敦其情，故临危授命。考诸心迹，古人无以远过，近者之赠，意犹恨焉。可加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既陨身王事，亦宜追论封赏。可封曲阿县公，邑三千户。”

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谓之曰：“卿当富贵。”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谓家人曰：“残丑如此，用活何为！”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咏之遂闭口不语，唯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

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隳，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咏之早与刘裕游款，及玄篡位，协赞义谋。玄败，授建威将军、豫州刺史。桓歆寇历阳，咏之率众击走之。义熙初，进征虏将军、吴国内史，寻转荆州刺史、持节、都督六州，领南蛮校尉。咏之初在布衣，不以贫贱为耻；及居显位，亦不以富贵骄人。始为殷仲堪之客，未几竟践其位，论者称之。寻卒于官。诏曰：“魏咏之器宇弘劭，识局贞隐，同奖之诚，实铭王府；敷绩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陨丧，惻怆于心。可赠太常，加散骑常侍。”其后录其赞义之功，追封江陵县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谥曰桓。弟顺之至琅邪内史。

史臣曰：臣观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业，莫先奇士。当衰晋陵夷之际，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内无平勃，不有雄杰，安能济之哉！此数子者，气足以冠时，才足以经世，属大亨数穷之运，乘义熙天启之资，建大功若转

圖，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衅，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旧而恻感時人，率義而响震勍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欤！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茲忠烈。舍家殉義，忘生存節。檀實凌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效績揚輝。

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
 靈 靈伯父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

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余級，遂威著西州，化

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掾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尸号哭，呕血而死。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太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轨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孙。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初，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至是，张氏遂霸河西。

永嘉初，会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轨少府司马杨胤言于轨曰：“今稚逆命，擅杀张辅，明公杖钺一方，宜愆不恪，此亦《春秋》之义。诸侯相灭亡，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轨从焉，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先遗稚书曰：“今天纲纷挠，牧守宜戮力勤王。适得雍州檄，云卿称兵内侮，吾董任一方，义在伐叛，武旅三万，骆驿继发，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稚得书而降。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

如此剑矣。”俄而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浚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鸛苜，寇贼消；鸛苜翩翩，怖杀人。”帝嘉其忠，进封西平郡公，不受。张掖临松山石有“金马”字，磨灭粗可识，而“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万年。”姑臧又有玄石，白点成二十八宿。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朝廷嘉之，屡降玺书慰劳。

轨后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龁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图为辅车之势。轨别驾麴晁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龁，而龁将受之。其兄让龁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龁乃止。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之被诬，模乃表停之。

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讖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祛、麴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轨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绥靖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委笃，实思敛迹避贤。但负荷任重，未便辄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是不明吾心也。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便速脂辖，将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蹋折镇檄，排阖谏曰：“晋室多故，人神涂炭，实赖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宜声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轨嘿然。副等出而戒严。武

威太守张璠遣子坦驰诣京，表曰：“魏尚安边而获戾，充国尽忠而被谴，皆前史之所讥，今日之明鉴也。顺阳之思刘陶，守阙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爱臣轨，若旱苗之得膏雨。伏闻信惑流言，当有迁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骚动一方。”寻以子寔为中督护，率兵讨镇。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曰：“舅何不审安危，明成败？主公西河著德，兵马如云，此犹烈火已焚，待江汉之水，溺于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今唯全老亲，存门户，输诚归官，必保万全之福。”镇流涕曰：“人误我也！”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诣寔归罪。南讨曹祛，走之。张坦至自京师，帝优诏劳轨，依模所表，命诛曹祛。轨大悦，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员、宋配步骑三万讨祛，别遣从事田迴、王丰率骑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驴，据长宁。怯遣麴晃距战于黄阪。寔诡道出浩亶，战于破羌。轨斩祛及牙门田器。

遣治中张闾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谄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氍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

之。太府主簿马鲂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又闻秦王入关，乃驰檄关中说：“主上遽危，迁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丧气。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世祖之孙，王今为长。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宜简令夺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輿，折冲左右。西中郎亮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琰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

俄而秦王为皇太子，遣使拜轨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固辞。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命宋配讨之。西平王叔与曹祛余党麴儒等劫前福禄令麴恪为主，执太守赵彝，东应裴苞。亮回师讨之，斩儒等，左督护阴预与苞战狭西，大败之，苞奔桑凶坞。是岁，北宫纯降刘聪。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辞。左司马窦涛言于轨曰：“曲阜周旦弗辞，营丘齐望承命，所以明国宪，厉殊勋。天下崩乱，皇輿迁幸，州虽僻远，不忘匡卫，故朝廷倾怀，嘉命屡集。宜从朝旨，以副群心。”轨不从。

初，亮平麴儒，徙元恶六百余家。治中令狐浏曰：“夫除恶人，犹农夫之去草，令绝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绝后患。”亮不纳。儒党果叛，亮进平之。

愍帝即位，进位司空，固让。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布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

虽乱，此方主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是时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麴陶领三千人卫长安。帝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

在州十三年，寝疾，遗令曰：“吾无德于人，今疾病弥留，殆将命也。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逝，以听朝旨。”表立子寔为世子。卒年六十。谥曰武公。

寔字安逝，学尚明察，敬贤爱士，以秀才为郎中。永嘉初，固辞骁骑将军，请还凉州，许之，改授议郎。及至姑臧，以讨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寻迁西中郎将，进爵福禄县侯。建兴初，除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愍帝因下策书曰：“维乃父武公，著勋西夏。顷胡贼狡猾。侵逼近甸，义兵锐卒，万里相寻，方贡远珍，府无虚岁。方委专征，荡清九域，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维尔隤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往钦哉！其阐弘先绪，俾屏王室。”

兰池长赵奭上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玺。”群僚上庆称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师。下令国中曰：“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匡大理，疑承辅弼以补阙

拾遗。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军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谬阙，则下无分谤。窃谓宜偃聪塞智，开纳群言，政刑大小，与众共之。若恒内断圣心，则群僚畏威而面从矣。善恶专归于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寔纳之，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

会刘曜逼长安，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及帝将降于刘曜，下诏于寔曰：“天步厄运，祸降晋室，京师倾陷，先帝晏驾贼庭。朕流漂宛许，爰暨旧京。群臣以宗庙无主，归之于朕，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自践宝位，四载于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难，元元兆庶仍遭涂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贼刘载僭称大号，祸加先帝，肆杀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乘虚深寇，劫质羌胡，攻没北地。麴允总戎在外，六军败绩，侵逼京城，矢流宫阙。胡崧等虽赴国难，殿而无效，围堑十重，外救不至，粮尽人穷，遂为降虏。仰惭乾灵，俯痛宗庙。君世笃忠亮，勋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凭赖。今进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以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邪，共济难运。若不忘主，宗庙有赖。明便出降，故夜见公卿，属以后事，密遣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临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尘，冲让不拜。

建威将军、西海太守张肃，寔叔父也，以京师危逼，请为先锋击刘曜。寔以肃年老，弗许。肃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龙，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

“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忠卫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

寔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闾、前锋督护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戒璞曰：“前遣诸将多违机信，所执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亲，焉能服物！今遣御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令乖异之问达孤耳也。”复遗南阳王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孤州远域，首尾多难，是以前遣贾骞，瞻望公举。中被符命，敕骞还军。忽闻北地陷没，寇逼长安，胡崧不进，麴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是以决遣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余责。今更遣韩璞等，唯公命是从。”及璞次南安，诸羌断军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璞杀驾牛飧军，泣谓众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还乎？”曰：“欲。”“从我令乎？”曰：“诺。”乃鼓噪进战。会张闾率金城军继至，夹击，大败之，斩级数千。

时焦崧、陈安寇陇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焦崧、陈安逼上邽，南阳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威远将军宋毅及和苞、张闾、宋辑、辛韬、张选、董广步骑二万赴之。军次新阳，会愍帝崩问至，素服举哀，大临三日。

时南阳王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詵言于寔曰：“南阳王

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图篆，德不足以应运，终非济时救难者也。晋王明德昵藩，先帝凭属，宜表称圣德，劝即尊号，传檄诸藩，副言相府，则欲竞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从之。于是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是岁，元帝即位于建邺，改年太兴，富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

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为陈安所叛，氐羌皆应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迁祁山，寔遣将韩璞步骑五千赴难。陈安退保绵诸，保归上邽。未几，保复为安所败，使诣寔乞师。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会保为刘曜所逼，迁于桑城，将谋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其将阴监逆保，声言翼卫，实御之也。会保薨，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寔自恃险远，颇自骄恣。

初，寔寝室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谥曰昭公，元帝赐谥曰元。子骏，年幼，弟茂摄事。

茂字成逊，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建兴初，南阳王保辟从事中郎，又荐为散骑侍郎、中垒将军，皆不就。二年，征为侍中，以父老固辞。寻拜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兴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

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牧。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赦其境内。复以兄子骏为抚军将军、武威太守、西平公。

岁余，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曾妖妄，请杀之。茂曰：“吾信劳人。曾称先君之令，何谓妖乎！”太府主簿马鲂谏曰：“今世骏未夷，唯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且比年以来，转觉众务日奢于往，每所经营，轻违雅度，实非士女所望于明公。”茂曰：“吾过也，吾过也！”命止作役。

明年，刘曜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临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河西大震。参军马岌劝茂亲征，长史汜祎怒曰：“亡国之人复欲干乱大事，宜斩岌及安百姓。”岌曰：“汜公书生糟粕，刺举近才，不惟国家大计。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贼自至，不烦远师，遐尔之情，实系此州，事势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茂曰：“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头。茂谓参军陈珍曰：“刘曜以乘胜之声握三秦之锐，缮兵积年，士卒习战，若以精骑奄克南安，席卷河外，长驱而至者，计将何出？”珍曰：“曜虽乘威怙众，恩德未结于下，又其关东离贰，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乌合之众，终不能近舍关东之难，增陇上之戍，旷日持久与我争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请为明公率弊卒数千以擒之。”茂大悦，以珍为平虏护军，率卒骑一千八百救韩璞。曜阴欲引归，声言要先取陇西，然后回灭桑壁。珍募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克复南安。茂深嘉之，拜折冲将军。

未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别驾吴绍谏曰：“伏惟修城筑台，盖是惩既往之事。愚以为恩德未洽于近侍，虽处层楼，适所以疑诸下，徒见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系托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势。遐方异境窥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规。尝愿止役省劳，与下休息。而更兴功动众，百姓岂所望于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夫重闭，亦达人之至戒也。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直以危机密发，虽有贲育之勇，无所复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屯遭之世。”绍无以对。

茂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先是，谣曰：“手莫头，图凉州。”茂以为信，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永昌初，茂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

太宁三年卒，临终，执骏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初以来，世执忠顺。今虽华夏大乱，皇舆播迁，汝当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吾遭扰攘之运，承先人余德，假摄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负晋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荣之哉！气绝之日，白帟入棺，无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谥曰成。茂无子，骏嗣位。

骏字公庭，幼而奇伟。建兴四年，封霸城侯。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而淫纵过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国中化之，及统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门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长史泛扞、右长史马谟等讽淑，令拜骏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后四

率官，缮南宫。刘曜又使人拜骏凉州牧、凉王。

时辛晏兵于枹罕，骏宴群僚于闲豫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从事刘庆谏曰：“霸王不以喜怒兴师，不以干没取胜，必须天时人事，然后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饥年大举，猛寒攻城！昔周武回戈以须亡殷之期，曹公缓袁氏使自毙，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骏纳之。

遣参军王骞聘于刘曜，曜谓之曰：“贵州必欲追踪窦融，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骞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来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骞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骄而矜诞，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顾谓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礼而遣之。

太宁元年，骏犹称建兴十二年，骏亲耕籍田。寻承元帝崩问，骏大临三日。会有黄龙见于掇次之嘉泉，右长史氾祚言于骏曰：“案建兴之年，是少帝始起之号。帝以凶终，理应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问隔绝，宜因龙改号，以章休征。”不从。初，骏之立也，姑臧谣曰：“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鸕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至是而复收河南之地。

咸和初，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攻讨秦州诸郡。曜遣其将刘胤来距，屯于狄道城。韩璞进度沃干岭。辛岩曰：“我握众数万，籍氏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曰：“自夏末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轻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

而毙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积七十余日，军粮竭，遣辛岩督运于金城。胤闻之，大悦，谓其将士曰：“韩璞之众十倍于吾，羌胡皆叛，不为之用。吾粮廩将悬，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也。若败辛岩，璞等自溃。彼众我寡，宜以死战。战而不捷，当无匹马得还，宜厉尔戈矛，竭汝智力。”众咸奋。于是率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败之，璞军遂溃，死者二万余人。面缚归罪，骏曰：“孤之罪也，将军何辱！”皆赦之。胤乘胜追奔，济河，攻陷令居，入据振武，河西大震。骏遣皇甫该御之，赦其境内。

会刘曜东讨石生，长安空虚。大蒐讲武，将袭秦雍，理曹郎中索询谏曰：“曜虽东征，胤犹守本。险阻路遥，为主人甚易，胤若轻骑凭氏羌以距我省，则奔突难测；辍彼东合而逆战者，则寇我未已。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资虚耗，岂是殿下子物之谓邪！”骏曰：“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礼之。

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四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骏观兵新乡，狩于北野，因讨辄没虏，破之。下令境中曰：“或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于是刑清国富，群僚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

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群僚又请骏立世子，骏不从。中坚将军宋辑言于骏曰：“礼急储君者，盖重宗庙之故。周成、汉昭立于襁褓，诚以国嗣不可旷，储宫当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国，元王作储君。建兴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统，况今社稷弥崇，圣躬介立，大业遂殷，继贰阒然哉！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为安逾泰山，非所谓也。”骏纳之，遂立子重华为世子。

先是，骏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李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雄大悦。雄又有憾于南氏杨初，淳因说曰：“南氏无状，屡为边害，宜先讨百顷，次平上珪。二国并势，席卷三秦，东清许洛，扫氛燕赵，拯二帝梓宫于平阳，反皇舆于洛邑，此英霸之举，千载一时。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不远万里者，以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图之。”雄怒，伪许之，将覆淳于东峡。蜀人桥赞密以告淳。淳言于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通百蛮之域、万里表诚者，诚以陛下义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节故也。若欲杀臣者，当显于都市，宣示众目，云凉州不忘旧义，通使琅邪，为表忠诚，假途于我，主圣臣明，发觉杀之。当令义声远著，天下畏威。今盗杀江中，威刑不显，何足以扬休烈，示天下也！”雄大惊曰：“安有此邪！当相放还河右耳。”雄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张淳壮士，宜留任之。”雄曰：“壮士岂为人留，且可以卿意观之。”骞谓淳曰：“卿体大，暑热，可且遣下吏，少住须凉。”淳曰：“寡君以皇舆幽辱，梓宫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苍生之命倒悬，故遣淳来，表诚大国。所论事重，非下吏能传。若

下吏所了者，则淳本亦不来，虽有火山汤海，无所辞难，岂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矫矫，不可得用也。”厚礼遣之。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盛，何不称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都，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亦当率众辅之。”淳还至龙鹤，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

骏议欲严刑峻制，众咸以为宜。参军黄斌进曰：“臣未见其可。”骏问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笃俗齐物，既立民行，不可洼隆也。若尊者犯令，则法不行矣。”骏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无高下。且微黄君，吾不闻过矣。黄君可谓忠之至也。”于坐擢为敦煌太守。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得玉玺于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

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东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称臣。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

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

咸和初，惧为刘曜所逼，使将军宋辑、魏纂将徙陇西南安人二千余家于姑臧，使聘于李雄，修邻好。及曜工攻枹罕，护军辛晏告急，骏使韩璞、辛岩率步骑二万击之，战于临洮，大为曜军所败，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骏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及石勒杀刘曜，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卫、石门、候和、湟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勒遣使拜骏官爵，骏不受，留其使。后惧勒强，遣使称臣于勒，兼贡方物，遣其使归。

骏境内尝大饥，谷价踊贵，市长谭详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从事阴据谏曰：“昔西门豹宰邺，积之于人；解扁蒞东封之邑，计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扁有功而可罚。今详欲因人之饥，以要三倍，反裘伤皮，未足喻之。”骏纳之。

初，建兴中，敦煌计吏耿访到长安，既而遇贼，不得反，奔汉中，因东渡江，以太兴二年至京都，屡上书，以本州未知中兴，宜遣大使，乞为乡导。时连有内难，许而未行。至是，始以访守治书御史，拜骏镇西大将军，校尉、刺史、公如故，选西方人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访停梁州七年，以驿道不通，召还。访以诏书付贾陵，托为贾客。到长安，不敢进，以咸和八年始达凉州。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

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九年，复使访随丰等赍印板进骏大将军。自是每岁使命不绝。后骏遣参军麴护上疏曰：

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而江吴寂蔑，余波莫及，虽肆力修涂，同盟靡恤。奉诏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辉渥，即以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休宠振赫，万里怀戴，嘉命显至，衔感屏营。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臣专命一方，职在斧钺，遐域僻陋，势极秦陇。勒雄既死，人怀反正，谓季龙、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继凶逆，鸱目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喧哗，向义之徒更思背诞，铅刀有干将之志，萤烛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且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后生靡识，忠良受梟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君恋故，日月告流。虽时有尚义之士，畏逼首领，哀叹穷庐。臣闻少康中兴，由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扬栗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在于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自后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不达。后骏又遣护羌参军陈宇、从事徐虓、华歆等至京师，征西大将军亮上疏言陈宇等

冒险远至，宜蒙铨叙，诏除寓西平相，虢等为县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骏在位二十二年卒，时年四十，私谥曰文公，穆帝追谥曰忠成公。

重华字泰临，骏之第二子也。宽和懿重，沈毅少言。父卒，时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其境内。尊其母严氏为太王太后，居永训宫；所生母马氏为王太后，居永寿宫。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

遣使奉章于石季龙。季龙使王擢、麻秋、孙伏都等侵寇不辍。金城太守张冲降于秋。于是凉州振动。重华扫境内，使其征南将军裴恒御之。恒壁于广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今之所要，在于军师。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举，非旧名也；穰宜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诸将不进，人情骚动，危机稍逼。主簿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若授以斧钺，委以专征，必能折冲御侮，殄殄凶类。”重华召艾，问以讨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贼遗君父，黄权愿以万人当寇。乞假臣兵七千，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华大悦，以艾为中坚将军，配步

骑五千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泉鸣于牙中，艾曰：“泉，邀也，六博得泉者胜。今泉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重华封艾为福祿伯，善待之。诸宠贵恶其贤，共毁譖之，乃出为酒泉太守。

季龙又令麻秋进陷大夏，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诱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谓秋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义；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肯主偷生于世。”于是先杀妻子，自刎而死。

是月，有司议遣司兵赵长迎秋西郊。谢艾以《春秋》之义，国有大丧，省蒐狩之礼，宜待逾年。别驾从事索遐议曰：“礼，天子崩，诸侯薨，末殡，五祀不行，既殡而行之。鲁宣三年，天王崩，不废郊祀。今圣上统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立秋，万物将成，杀气之始，其于王事，杖麾誓众，衅鼓礼神，所以讨逆除暴，成功济务，宁宗庙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废也。”重华从之。

俄而麻秋进攻枹罕，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武城太守张俊曰：“弃外城则大事去矣，不可以动众心。”宁戎校尉张璩从之，固守大城。秋率众八万，围堑数重，云梯鬻车，地突百道，皆通于内。城中亦应之，杀伤秋众已数万。季龙复遣其将刘浑等率步骑二万会之。郎坦恨言之不从，教军士李嘉潜与秋通，引贼千余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张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战，斩二百余人，贼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烧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谓诸将曰：“我用兵于五都之间，攻城略地，往无不捷。及登秦陇，谓有征无战。岂悟南袭仇池，破军杀将；筑城长最，匹马不归；及攻此城，伤

兵挫锐。殆天所赞，非人力也。”季龙闻而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真所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秋以三万众距之。艾乘轺车，冠白帽，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取进。张瑁从左南缘河而截其后，秋军乃退。艾乘胜奔击，遂大败之，斩秋将杜勋、汲鱼，俘斩一万三级，秋匹马奔大夏。重华论功，以谢艾为太府左长史，进封福祿县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

麻秋又据枹罕，有众十二万，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越洪池岭，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华议欲亲出距之，谢艾固谏以为不可。别驾从事索遐进曰：“贼众甚盛，渐逼京畿。君者，国之镇也，不可以亲动。左长史谢艾，文武兼资，国之方邵，宜委以推毂之任。殿下居中作镇，授以算略，小贼不足平也。”重华纳之，于是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率步骑二万距之。艾建牙旗，盟将士，有西北风吹旌旗东南指。遐曰：“风为号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赞也，破之必矣。”军次神鸟，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还讨叛虏斯骨真万余落，破之，斩首千余级，俘擒二千八百，获牛羊十余万头。

重华自以连破勍敌，颇怠政事，希接宾客。司直索遐谏曰：“殿下承四圣之基，当升平之会，荷当今之任，忧率土之涂炭。宜躬亲万机，开延英义，夙夜乾乾，勉于庶政。自顷

内外嚣然，皆云去贼投诚者应即抚慰，而弥日不接。国老朝贤，当虚己引纳，询访政事，比多经旬积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废替见务，注情于棋弈之间，繾綣左右小臣之娱，不存将相远大之谋。至使亲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回惶忘寝与食也。今王室如毁，百姓倒悬，正是殿下衔胆茹辛厉心之日。深愿垂心朝政，延纳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习，弭塞外声，修政听朝，使下观而化。”重华览之大悦，优文答谢，然不之改也。

诏遣侍御史俞归拜重华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假节。是时石季龙西中郎将王擢屯结陇上，为苻雄所破，奔重华。重华厚宠之，以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假节，使张弘、宗悠率步骑万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硕御之，战于龙黎。擢等大败，单骑而还，弘、悠皆没。重华痛之，素服为战亡吏士举哀号恸，各遣吊问其家。复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遣使上疏曰：“季龙自毙，遗烬游魂，取乱侮亡，睹机则发。臣今遣前都锋督裴恒步骑七万，遥出陇上，以俟圣朝赫然之威。山东骚扰不足厝怀，长安膏腴，宜速平荡。臣守任西荒，山川悠远，大誓六军，不及听受之末；猛将鹰扬，不豫告成之次，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于是康献皇后诏报，遣使进重华为凉州牧。

是时御史俞归至凉州，重华方谋为凉王，不肯受诏，使亲信人沈猛谓归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明台今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归对曰：“王者之制，异姓不得称王；九

州之内，重爵不得过公。汉高一时王异姓，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旧体也。故王陵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于戎狄，不从此例。春秋时吴楚称王，而诸侯不以为非者，盖蛮夷畜之也。假令齐鲁称王，诸侯岂不伐之！故圣上以贵公忠贤，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鲜卑北狄，岂足为比哉！子失问也。且吾又闻之，有殊勋绝世者亦有不世之赏，若今便以贵公为王者，设贵公以河右之众南平巴蜀，东扫赵魏，修复旧都，以迎天子，天子复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赏？幸三思之。”猛具宣归言，重华遂止。

重华好与群小游戏，屡出钱帛以赐左右。征事索振谏曰：“先王寝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缮甲兵，积资实。大业未就，怀恨九泉。殿下遭巨寇于谅闇之中，赖重饵以挫勍敌。今遗烬尚广，仓帑虚竭，金帛之费，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亲万机，章奉诣阙，报不终日，故能隆中兴之业，定万世之功。今章奉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达，哀穷困于囹圄，盖非明主之事，臣窃未安。”重华善之。

将受诏，未及而卒，时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谥曰昭公，后改曰桓公，穆帝赐谥曰敬烈。子耀灵嗣。

耀灵字元舒。年十岁嗣事，称大司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长宁侯祚性倾巧，善承内外，初与重华宠臣赵长、尉缉等结异姓兄弟。长等矫称重华遗令，以祚为持节、督中外诸军、抚军将军，辅政。长待议以耀灵冲幼，时难未夷，宜立长君。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命废耀灵为凉宁侯而立祚。祚寻使杨秋胡害耀灵于东苑，埋之于沙坑，私谥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淫暴不道，又通重华妻裴氏，自阁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国人相目，咸赋《墙茨》之诗。

永和十年。祚纳尉缉、赵长等议，僭称帝位，立宗庙，舞八佾，置百官，下书曰：“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氏、羌咸怀窃玺。我武公以神武拨乱，保宁西夏，贡款勤王，旬朔不绝。四祖承光，忠诚弥著。往受晋禅，天下所知，谦冲逊让，四十年于兹矣。今中原丧乱，华裔无主，群后僉以九州之望无所依归，神祇岳渎罔所凭系，逼孤摄行大统，以一四海之心。辞不获已，勉从群议。待扫秽二京，荡清周魏，然后迎帝旧都，谢罪天阙，思与兆庶，同兹更始。”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赦殊死，赐醵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级，追崇曾祖轨为武王，祖寔为昭王，从祖茂为成王，父骏为文王，弟重华为明王。立妻辛氏为皇后，弟天锡为长宁王，子泰和为太子，庭坚为建康王，耀灵弟玄靓为凉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车盖，声若雷霆，震动城邑。明日，大风拔木。灾异屡见，而祚凶虐愈甚。其尚书马岌以切谏免官。郎中丁琪又谏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持盈守谦，五十作载，苍生所以鹄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凉，皇天垂赞，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逾西伯，万里通虔，任节不贰故也。能以一州之众抗崩天之虏，师徒岁起，人不告疲。陛下虽以大圣雄姿纂戎鸿绪，勋德未高于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窃未见其可。华夷所以归系大凉、义兵所以千里响赴者，以陛下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竞，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

师！城峻冲生，负乘致寇，惟陛下图之。”祚大怒，斩之于阙下。遣其将和昊率众伐丽靛戎于南山，大败而还。

太尉桓温入关，王擢时镇陇西，驰使于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祚既震惧，又虑擢反噬，即召马岌复位而与之谋。密遣亲人刺擢，事觉，不克。祚益惧，大聚众，声言东征，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更遣其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士兵张芳率三千人击摧，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国中五月霜降，杀苗稼果实。

祚宗人张瓘时镇枹罕，祚恶其强，遣其将易揣、张玲率步骑万三千以袭之。时张掖人王鸾颇知神道，言于祚曰：“军出不复还，凉国将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鸾妖言沮众，斩之以徇，三军乃发。鸾临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军必败。”时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称玄冥，与人交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镇枹罕，为瓘所杀。玲等济河未毕，又为瓘兵所破。仍旧单骑奔走，瓘军蹙之。祚众震惧。敦煌人宋混与弟澄等聚众以应瓘。赵长、张琇等惧罪，入阁呼重华母马氏出殿，拜耀灵庶弟玄靓为主。揣等率众入殿伐长，杀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数百市人，扬声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到城东，敢有举手者诛三族。”祚众披散。琚、嵩率众入城，祚按剑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战。祚既失众心，莫有斗志，于是被杀。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国内咸称万岁。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靓字元安。既立，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赦其国内，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诛祚二子，以张瓘为卫将军，领兵万人，行大将军事，改易僚

属。

有陇西人李俨，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奉中兴年号，百姓悦之。玄靓遣牛霸率众讨之，未达，而西平人卫琳又据郡叛。霸众溃，单骑而还。瓘先欲征琳、以兄珪在琳中为疑，琳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经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勋解天文，不应州郡之命，琳礼聘之。勋曰：“张氏应衰，卫氏当兴，岂得以一弟而灭一门，宜速伐瓘。”琳将从之。瓘遣弟琚领大众征琳败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马基背瓘应琳，旋谓基曰：“琳击其东，我等绝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闭口捕舌也。”基许之。瓘遣司马张姚、王国将二千人伐基，败之，斩基、旋二人之首，传姑臧。

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辅国宋混与弟澄共讨瓘，尽夷其属，玄靓以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假节，辅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靓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玄靓乃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

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树党专权。国人患之。天锡腹心郭增、刘肃二人，并年十八九，因寝，谓天锡曰：“天下事欲未静。”天锡曰：“何谓也？”二人曰：“今护军出入，有似长宁。”天锡大惊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计当云何？”肃曰：“政当速除之耳。”天锡曰：“安得其人？”肃曰：“肃即是也。”天锡曰：“汝年少，更求可与谋者。”肃曰：“赵白驹及肃二人足以办之矣。”于是天锡从兵四百人，与邕俱入朝，肃与白驹剔刀鞘出刃，从天锡入。值邕于门下，肃斫之不中，白驹继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锡俱入禁中。邕得

逸走，因率甲士三百余人反攻禁门。天锡上屋大呼，谓将士曰：“张邕凶逆，所行无道，诸宋何罪，尽诛灭之？倾覆国家，肆乱社稷。我不惜死，实惧先人废祀，事不获已故耳。我家门户事，而将士岂可以干戈见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灵，吾不食言。”邕众闻之，悉散走，邕以剑自刎而死。于是悉诛邕党。

玄靓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锡既克邕，专掌朝政，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兴宁元年，骏妻马氏卒，玄靓以其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以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讨之。事泄，钦等伏法。是岁，天锡率众入禁门，潜害玄靓，宣言暴薨，时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谥曰冲公，孝武帝赐谥曰敬悼公。

天锡字纯嘏，骏少子也，小名独活。初字公纯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靓死，国人立之，自号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司马纶骞奉章请命，并送御史俞归还京都。太和初，诏以天锡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

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天锡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飓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

羌廉岐自称益州刺史，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天锡自往讨之，以别驾杨遼为监前军事、前将军，趣金城。晋兴相常据为使持节、征东将军，向左南，游击将军张统出白

土，天锡自率三万人次仓松，伐俨。俨大败，入城固守，遣子纯求救于苻坚。坚使其将王猛救之。天锡败绩，死者十二三，天锡乃还。立子大怀为世子。

自天锡之嗣事也，连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为松，火生泥中。而天锡荒于声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张邕之诛，肃、景有勋，天锡深德之，赐姓张氏，又改其字，以为己子。天锡诸子皆以大为字，故景曰大奕，肃曰大诚。废大怀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为世子，景、肃等俱参政事。人情怨恨，从弟从事中郎宪切谏，不纳。

时苻坚强盛，每攻之，兵无宁岁。天赐甚惧，乃立坛刑牲，率典军将军张宁、中坚将军马苒等，遥与晋三公盟誓，献书大司马桓温，克六年夏誓同大举。遣从事中郎韩博、奋节将军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嘲之，彝谓博曰：“君是韩卢后邪？”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焉。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则为刁也。”一坐推叹焉。

太元元年，苻坚遣其将苟萇、毛当、梁熙、姚萇来寇，渡石城津。天锡集议，中录事席伪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后变，此孙仲谋屈伸之略也。”众以伪为老怯，咸曰：“龙骧将军马达，精兵万人距之，必不敢进。”广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与晋兴相彭知正、西平相赵疑谋曰：“马达出于行阵，必不为用，则秦军深入。吾相与率三郡精卒，断其粮运，决一朝命矣。”征东常据亦欲先击姚萇，须天锡命。天锡率万人顿金

昌城。马达万人逆苻等，因请降，兵人散走。常据、席伉皆战死。司兵赵充哲与苻苦战，又死。中卫将军史景亦没于阵。天锡大惧，出城自战，城内又反。天锡窘逼，降于苻等。初，天锡所居安昌门及平章殿无故而崩，旬日而国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坚先为天锡起宅，至，以为尚书，封归义侯。

坚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归国。诏曰：“昔孟明不替，终显厥功，岂以一眚而废才用！其以天锡为散骑常侍、左员外。”又诏曰：“故太尉、西平公张轨著德遐域，世袭前劳。强兵纵害，遂至失守。散骑常侍天锡拔迹登朝，先祀沦替，用增矜慨，可复天锡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禄大夫。

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国破身虏，多共毁之。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甚甜甘，鸱鸢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妬心。”后形神昏丧，虽处列位，不复被齿遇。隆安中，会稽世子元显用事，常延致之，以为戏弄。以其家贫，拜庐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时，欲招怀四远，乃用天锡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寻卒，年六十一。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史臣曰：长河外区，流沙作纪，玉关悬险，金城负固，有苗攸窞，帝舜投而不羁；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难，婴五郡以谁何；时遇兵凶，阻三边而高视。虽非久安之地，足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拥之布延世。摯虞观象，记洪灾之不流；侯瑾觐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

势，抑亦有天道歟！茂、骏、重华资忠踵武，崎岖僻陋，无忘本朝，故能西控诸戎，东攘巨猾，绾累叶之珪组，赋绝域之琛赆，振曜遐荒，良由杖顺之效矣。祚以卑孳，阴倾冢嗣，播有茨于彤管，拟宸居于黑山，丁琪以切谏遇诛夷，王鸾以说言婴显戮，境内云据，仇其窃名，卒致梟悬，自然之理也。纯嘏微弱，竟亡其众。奉身魏阙，齿迹朝流，再袭银黄，祖德之延庆矣。

赞曰：三象构氛，九土瓜分。鼎迁江介，地绝河滨。归诚晋室，美矣张君。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杖顺为基，盖天所佑。

卷八十七

列传第五十七

凉武昭王 子士业

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遗腹生玄盛。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尝与吕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

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驽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谷令。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会宋繇仕于业，告归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磨之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玄盛乃从之。寻进号冠军，称藩于业。业以玄盛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

及业僭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构玄盛于业，乃以嗣为敦煌太守，率骑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迫己。玄盛惊疑，将出迎之，效谷令经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业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距之，可一战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于嗣，岂不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玄盛曰：“吾少无风云之志，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见嗣，啖以甘言，还谓玄盛曰：“嗣志骄兵弱，易擒耳。”于是遣其二子士业、让与邈、繇及以司马尹建兴等逆战，破之，嗣奔还张掖。玄盛素与嗣善，结为刎颈交，反为所构，故深恨之，乃罪状嗣于段业。业将且渠男又恶嗣，至是，因劝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玄盛，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而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时有赤气起于玄盛后园，

龙迹见于小城。

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追尊祖弇曰凉景公，父昶凉简公。以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谘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宋繇、张谡为从事中郎，繇加折冲将军，谡加扬武将军，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令狐迁为武卫将军、晋兴太守，氾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张靖为折冲将军、河湟太守，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赵开为驛马护军、大夏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令狐赫为武威太守，索术为武兴太守，以招怀东夏。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初，吕光之称王也，遣使市六玺玉于于阗，至是，玉至敦煌，纳之郡府。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观之大悦。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

义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

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钟皇晋。高祖阐鸿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驭，权臣乱纪，怀愍屯遭，蒙

尘于外，悬象上分，九眼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扬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损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崑裔，遐迩款藩，世修职贡。晋德之远扬，翳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先勋，而中年降灾，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

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束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颺颺，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参忝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隆，勒于天府，妄臣无庸，辄依窦融故事，迫臣以义，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土，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

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臣虽名未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余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辕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旋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玄盛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与食，思济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今惟蒙逊鸱峙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何如？”张邈赞成其议，玄盛大悦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张长史与孤同矣，夫复何疑！”乃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建康太守，镇乐涇，征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遂迁居于酒泉。手令诫其诸子曰：

吾自立身，不营世利；经涉累朝，通否任时；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举，非本愿也。然事会相驱，遂荷州土，忧责不轻，门户事重。虽详人事，未知天心，登车理轡，百虑填胸。后事付汝等，粗举旦夕近事数条，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渐防萌，深识情变，此当任汝所见深浅，非吾敕诫所益也。汝等虽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当事业矣。苟其不然，虽

至白首，亦复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案，听讼诉。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谘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僚佐邑宿，尽礼承敬，宴飧饌食，事事留怀。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郭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吾临莅五年，兵难骚动，未得休众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涤除疵垢，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虽未足希准古人，粗亦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便为少，经远如有余，亦无愧于前志也。

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报聘，赠以方物。玄盛亲率骑二万，略地至于建东，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且渠蒙逊来侵，至于建康，掠三千余户而归。玄盛大怒，率骑追之，及于弥安，大败之，尽收所掠之户。

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郭煌，中州之

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麐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又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曰：

江山悠隔，朝宗无阶，延首云极，翘企遐方。伏惟陛下应期践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险旷，未知达不？吴凉悬邈，蜂蛰充衢，方珍贡使，无由展御，谨副写前章，或希简达。

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

又臣州界回远，勅寇未除，当顺镇副为行留部分，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前鋒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督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靖续闻。

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穡。郡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

石颂德。既而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时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皆栖其园囿，其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玄盛从之。寻而蒙逊背盟来侵，玄盛遣世子士业要击败之，获其将且渠百年。

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于是写诸葛亮训诫以勸诸子曰：“吾负荷艰难，宁济之勋未建，虽外总良能，凭股肱之力，而戎务孔殷，坐而待旦。以维城之固，宜兼亲贤，故使汝等未及师保之训，皆弱年受任。常惧弗克，以贻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虜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虜。

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且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其辞曰：

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荫朝云之庵蔼，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载，以育以成。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蔑玄冕于朱门，羨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矜鸱鸢之笼昧，钦飞凤于太清；杜世竞于方寸，绝

时誉之嘉声。超霄吟于崇岭。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干之青葱，经岁寒而弥芳。情遥遥以远寄，想四老晖光；将戢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骧；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绿浆；和吟凤之逸响，应鸣鸾于南冈。

时弗获彰，心往形留，眷驾阳林，宛首一丘；冲风沐雨，载沈载浮。利害缤纷以交错，叹感循环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闭，天地绝津而无舟；悼贞信之道薄，谢惭德于圆流。遂乃去玄览，庆世宾，肇弱巾于东宫，并羽仪于英伦，践宣德之秘庭，翼明后于紫宸。赫赫谦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诜诜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

张王颓岩，梁后坠壑，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而覆溺。吕发衅于闺墙，厥构摧以倾颠；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阒而无烟。斯乃百六之恒数，起灭相因而迭然。于是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暗王命而不寻，邀非分于无象。故覆车接路而继轨，膏生灵于土壤。哀余类之忪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

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会，谅冥契而来同。跨弱水以建基，躋昆墟以为壙，总奔駟之骇轡，接摧轅于峻峰。崇崖嵯岈，重险万寻，玄邃窈窕，磐纒嵌岑，榛棘交横，河广水深，狐狸夹路，鸛鹄群吟，挺非我以为用，任至当如影响；执同心以御物，怀自彼于握掌；匪矫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华德是用来庭，野逸所以就鞅。

休矣时英，茂哉隽哲，庶罩网以远笼，岂徒射钩与斩袂！或脱桎而纓蕤，或后至而先列，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思留候之神遇，振高浪以荡秽；想孔明于草庐，运玄筹之罔滞；洪操盘而慷慨，起三军以激锐。咏群豪之高轨，嘉关张之飘杰，誓报曹而归刘，何义勇之超出！据断桥而横矛，亦雄姿之壮发。辉辉南珍，英英周鲁，挺奇荆吴，昭文烈武，建策乌林，龙骧江浦。摧堂堂之劲阵，郁风翔而云举，绍攀韩之远踪，侔徽猷于召武，非刘孙之鸿度，孰能臻兹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风而润雨。

岷益既荡，三江已清，穆穆盛勋，济济隆平，御群龙而奋策，弥万载以飞荣，仰遗尘于绝代，企高山而景行。将建朱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靡商风以抗旆，拂招摇之华旌，资神兆于皇极，协五纬之所宁。赳赳干城，翼翼上粥，恣馘奔鲸，截彼丑类。且洒游尘于当阳，拯凉德于已坠。间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辔。知去害之在兹，体牧童之所述，审机动之至微，思遗餐而忘寐，表略韵于纨素，托精诚于白日。

玄盛寝疾，顾命宋繇曰：“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憊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诫危殆之机。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十三年，薨，时年六十七。国人上谥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庙号太祖。

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喧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玄盛闻而吊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诔。自余诗赋数十篇。世子谭早卒，第二子士业嗣。

凉后主讳歆，字士业。玄盛薨时，府僚奉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为嘉兴。尊母尹氏为太后，以宋繇为武卫将军、广夏太守、军谘祭酒、录三府事，索仙为征虏将军、张掖太守。

且渠蒙逊遣其张掖太守且渠广宗祚降诱士业，士业遣武卫温宜等赴之，亲勒大军为之后继。蒙逊率众三万，设伏于蓼泉。士业闻，引兵还，为逊所逼。士业亲贯甲先登，大败之，追奔百余里，俘斩七千余级。明年，蒙逊又伐士业，士业将出距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秋稼而还。是岁，朝廷以士业为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酒泉公。

士业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谏曰：“入岁已来，阴阳失序，屡有贼风暴雨，犯伤和气。今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致灾之咎，实此之由。”主簿汜称又上疏谏曰：

臣闻天之子爱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则垂

灾谴以戒之。改者虽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虽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堂陷；八月，效谷地烈；二年元日，昏雾四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复；十一月，狐上南门；今兹春夏地颇五震；六月，陨星于建康。臣虽学不稽古，敏谢仲舒，颇亦闻道于先师，且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

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烈，狐入谦光殿前，俄而秦师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为凉州，籍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有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子败于前，身戮于后。段业因群胡创乱，遂称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余所，既而先王龙兴瓜州，蒙逊杀之张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闻知。效谷，先王鸿渐之始，谦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征也。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将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陨于宋，襄公卒为楚所擒。地者至阴，胡夷之象，当静而动，反乱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中国若不修德，将有宋襄之祸。

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辄自同子弟之亲，是以不避忤上之诛，昧死而进愚款。愿殿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

租税，专拟军国。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待国有数年之积，庭盈文武之士，然后命韩白为前驱，纳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长驱可以饮马泾渭，方江面而争天下，岂蒙逊之足忧！不然，臣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

士业并不纳。

士业立四年而宋受禅，士业将谋东伐，张体顺切谏，乃止。士业闻蒙逊南伐秃发傉檀，命中外戒严，将攻张掖，尹氏固谏，不听，宋繇又固谏，士业并不从。繇退而叹曰：“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士业遂率步骑三万东伐，镒于都渎涧。蒙逊自浩亶来，距战于怀城，为蒙逊所败。左右劝士业还酒泉，士业曰：“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蒙逊所害。士业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眺、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蒙逊遂入于酒泉。士业之未败也，有大蛇从南门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双雉飞出宫内；通街大树上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炽梦白头公衣帟而谓炽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穀。”言讫忽然不见。士业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翻及弟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蒙逊以索嗣子远绪行敦煌太守。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这，三面起隄，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隄，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

后归魏，为恒农太守。蒙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臧，岁余，北奔伊吾，后归于魏，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

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据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图，咸资世德，犹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气之生两仪。是以中阳勃兴，资蒙龙之构趾；景亳垂统，本吞燕之开基。凉武昭王英姿杰出，运阴阳而纬武，应变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经天，成物之功若岁。故能怀荒弭暴，开国化家，宅五郡以称藩，屈三分而奉顺。若乃《诗》褒秦仲，后嗣建削平之业；颂美公刘，末孙兴配天之祚。或发迹于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篑创元天之基，疏涓开环海之宅。彼既有渐，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归，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积庆，其所由来远矣。

赞曰：武昭英睿，忠勇霸世。王室虽微，乃诚无替。遗黎饮德，绝壤沾惠。积祉丕基，克昌来裔。

卷八十八

列传第五十八

孝友 李密 盛彦 夏方 王裒
许孜 庾袞 孙晷 颜含 刘殷 王延
王谈 桑虞 何琦 吴逵

大矣哉，孝之为德也！分浑元而立体，道贯三灵；资品

汇以顺名，功苞万象。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备物，尊仁安义，柔色承颜，怡怡尽乐，击鲜就养，亶亶忘劬，集包思艺黍之勤，循陔有采兰之咏，事亲之道也。属属如在，哀哀罔极，聚薪流恻，衔索兴嗟，晒风树以隤心，颰寒泉而沫泣，追远之情也。审德筮仕，正务移官，居高匪危，在丑无争，协修升以匡化，怀履冰而砥节，立身之行也。是以闵曾翼翼，遵六教而缉贞规；蔡董烝烝，弘七体而垂令迹。亦有至诚上感，明祇下赞，郭巨致锡金之庆。阳雍标蒔玉之祉；乌驯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扰功文之庐。然则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综，义归一揆。夫天伦之重，共气分形，心睽则叶悴荆权，性合则华承棣萼。乃有推代瘦，徇急难之情；让果同衾，尽欢愉之致；缅窥缙素，载流尘躅者欤！

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王伟元之行己，许季义之立节，夏方、盛彦体至性以驰芬，庾袞、颜含笃友于而宣范，自余群士，咸标懿德。采其遗绪，足厉浇风，故著《孝友篇》以续前史云耳。

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醮。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刘氏，躬自抚养，密奉事以孝顺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有暇则讲学忘疲，而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

少仕蜀，为郎。数使吴，有才辩，吴人称之。蜀平，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曰：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子立，形影相吊。而刘早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自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明诏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苟徇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恤，况臣孤苦尪羸之极。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殊私，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实所鉴见。伏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身，死当结草。

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次问：“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华善之。

出为温令，而憎疾从事，尝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事白其书司隶，司隶以密在县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二子：赐、兴。

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州辟别驾，举秀才，未行而终。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也。少有异才。年八岁，诣吴太尉戴昌，昌赠诗以观之，彦于坐答之。辞甚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彦每言及，未尝不流涕。于是不应辟召，躬自侍养，

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伺彦暂行，取蛭蟪炙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从此遂愈。彦仕吴，至中书侍郎，吴平，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刘颂又举彦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会稽永兴人也。家遭疫疠，父母伯叔群从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则号哭，昼则负土，十有七载，葬送得毕，因庐于墓侧，种植松柏，乌鸟猛兽驯扰其旁。吴时拜仁义都尉，累迁五官中郎将。朝会未尝乘车，行必让路。吴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应加捶挞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举秀才，还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

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及读《诗》至“裒裒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良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鼓草屣，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髻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因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县以为耻。

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后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阳，裒后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藪，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子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由吾结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随母还齐！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乡邑金以为邴原复出。裒以春性险狭慕名，终必不成。其后春果无行，学业不终，有识以此归之。裒常以为人之所行期于当归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责人所不能。

及洛京倾覆，寇资蜂起，亲族悉欲移渡江东，裒恋坟墓不去。贼大盛，方行，犹思慕不能进，遂为贼所害。

许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

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俄而二亲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县之东山，躬自负土，不受乡人之助。或愍孜羸惫，苦求来助，孜昼助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号，鸟兽翔集。孜以方营大功，乃弃其妻，镇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时有鹿犯其松栽，改悲叹曰：“鹿独不念我乎！”明日，忽见鹿为猛兽所杀，置于所犯栽下。孜怅惋不已，乃为作冢，埋于隧侧。猛兽即于孜前自扑而死，孜益叹息，又取埋之。自后树木滋茂，而无犯者。积二十余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鹰雉栖其梁，檐鹿与猛兽扰其庭圃，交颈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终身。年八十余，卒于家。邑人号其居为孝顺里。

咸康中，太守张虞上疏曰：“臣闻圣贤明训存乎举善，褒贬所兴，不远千载。谨案所领吴宁县物故人许孜，至性孝友，立节清峻，与物恭让，言行不贰。当其奉师，则在三之义尽；及其丧亲，实古今之所难。咸称殊类致感，猛兽弭害。虽臣不及见，然备闻斯语，窃谓蔡顺、董黯无以过之。孜没积年，其子尚在，性行纯悫，今亦家于墓侧。臣以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标其令迹，甄其后嗣，以酬既往，以奖方来。《阳秋传》曰：‘善善及其子孙’。臣不达大体，请台量议。”疏奏，诏旌表门闾。蠲复子孙。其子生亦有孝行。图孜像于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俭，笃学好问，事亲以孝称。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疴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袞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

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其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恙。父老咸曰：“异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始疑疫疠之不相染也。”

初，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衮躬亲稼穡，以给供养，而执事勤恪，与弟子树篱，跪以授条。或曰：“今在隐屏，先生何恭之过？”衮曰：“幽显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筭卖以养母。母见其勤，曰：“我无所食。”对曰：“母食不甘，衮将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继妻乐氏，皆官族富室，及适衮，俱弃华丽，散资财，与衮共安贫苦，相敬如宾。母终，服丧居于墓侧。

岁大饥，藜羹不糝，门人欲进其饭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为设。及麦熟，获者已毕，而采捃尚多，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间。”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则亦大获，又与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险，序长幼，推易居难，礼无违者。或有斩其墓柏，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因叩头泣涕，谢祖祢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树，衮之罪也。”父老咸亦为之垂泣，自后人莫之犯。抚诸孤以慈，奉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义方，使长者体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诸子侄，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将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为箕帚，召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之道也，故赐汝此。匪器之为美，欲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而以旧宅与其长兄子麋、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抚柩长号，哀

感行路，闻者莫不垂涕。

初，袞父诫袞以酒，每醉，辄自责曰：“余废先父之诫，其何以训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邻人褚德逸者，善事其亲，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尝与诸兄过邑人陈准兄弟，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独不拜。准弟徽曰：“子不拜吾亲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亲者，将自同于人之子也，其义至重，袞敢轻之乎？”遂不拜。准、徽叹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当朝，则社稷之臣欤！君若握兵，临大节，孰能夺之！方今征聘，君实宜之。”于是乡党荐之，州郡交命，察孝廉，举秀才、清白异行，皆不降志，世遂号之为异行。

元康末，颍川太守召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锺荷斧，不俟驾而行，曰：“请受下夫之役。”太守饰车而迎，袞逡巡辞退，请徒行入郡，将命者遂逼扶升车，纳于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车而寝处焉，形虽恭而神有不可动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叹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为之礼而遣焉。

齐王冏之唱义也，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如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袞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阨，

杜蹊径，修壁坞，树蕃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及贼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时人语曰：“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其庾异行乎！”

及冏归于京师，逾年不朝，袞曰：“晋室卑矣，寇难方兴！”乃携其妻适林虑山，事其新乡如其故乡，言忠信，行笃敬。经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袞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有终焉之志。及将收获，命子恂与之下山，中途目眩瞤，坠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独不可舍我贤乎！”时人伤之曰：“庾贤绝尘避地，超然远迹，固穷安陋，木食山栖，不与世同荣，不与人争利，不免遭命，悲夫！”

袞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人树碑焉。

有四子：恂、蔑、泽、掭。在泽生，故名泽，因掭生，故曰掭。蔑后南渡江，中兴初，为侍中。蔑主愿，安成太守。

孙晷，字文度，吴国富春人，吴伏波将军秀之曾孙也。晷

为儿童，未尝被呵怒。顾荣见而称之，谓其外祖薛兼曰：“此儿神明清审，志气贞立，非常童也。”及长，恭孝清约，学识有理义，每独处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尝倾邪。虽侯家丰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亲垄亩，诵咏不废，欣然独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优饶，而夙兴夜寐，无暂懈也。父母起居尝饌，虽诸兄亲饌，而晷不离左右。富春车道既少，动经江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所诣之处，则于门外树下藩屏之间隐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尝笃疾经年，晷躬自扶侍，药石甘苦，必经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恳至。而闻人之善，欣若有得；闻人之恶，惨若有失。见人饥寒，并周贍之，乡里赠遗，一无所受。亲故有穷老者数人，恒往来告索，人多厌慢之，而晷见之。欣敬逾甚，寒则与同衾，食则与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时年饥谷贵，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见而避之，须去而出，既而自刈送与之。乡邻感愧，莫敢侵犯。

会稽虞喜隐居海嵎，有高世之风。晷钦其德，聘喜弟预女为妻。喜戒女弃华尚素，与晷同志。时人号为梁鸿夫妇。济阳江淳少有高操，闻晷学行过人，自东阳往候之，始面，便终日谭宴，结欢而别。

司空何充为扬州，檄晷为主簿，司徒蔡谟辟为掾属，并不就。尚书经国明，州土之望，表荐晷，公车径征。会卒，时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敛，有一老父缁袍草屨，不通姓名，径入抚柩而哭，哀声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门者告之丧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顾。同郡顾和等百余人叹其神貌有异，而莫之测也。

颜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钦，给事中。父默，汝阴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兄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家人迎丧，旛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复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旛乃解。及还，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颇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则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饮哺将护，累月犹不能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阖家营视，顿废生业，虽在母妻，不能无倦矣。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赠以甘旨，含谢而不受。或问其故，答曰：“病者绵昧，生理未全，既不能进噉，又未识人惠，若当谬留，岂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含二亲既终，两兄继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屨束带。医人疏方，应须髯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本州辟，不就。东海王赵以为太傅参军，出补闾阳令。元帝初镇下邳，复命为参军。过江，以含为上虞令。转王国郎

中、丞相东阁祭酒，出为东阳太守。东宫初建，含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豫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拜侍中，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未之官，复为侍中。寻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迁光禄勋，以年老逊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门施行马，赐床帐被褥，敕太官四时致膳，固辞不受。

于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名位隆重，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于含，含曰：“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有邪德乎？”人尝论少正卯、盗跖其恶孰深。或曰：“正卯虽奸，不至剖人弃膳，盗跖为甚。”含曰：“为恶彰露，人思加戮；隐伏之奸，非圣不诛。由此言之，少正为甚。”众咸服焉。郭璞尝遇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桓温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满，不许。惟与邓攸深交。或问江左群士优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如此。

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卒。遗命素棺薄敛。谥曰靖。丧在殡而邻家失火，移棺绵断，火将至而灭，金以为淳诚所感

也。

三子：髦，谦、约。髦历黄门郎、侍中、光禄勋，谦至安成太守，约零陵太守，并有声誉。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高祖陵，汉光禄大夫。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曾见齿。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饱者一旬矣。殷怪而问之，王言其故。殷时年九岁，乃于泽中恸哭，曰：“殷罪衅深重，幼丁艰罚，王母在堂，无旬月之养。殷为人子，而所思无获，皇天后土，愿垂哀愍。”声不绝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声。”殷收泪视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余而归，食而不减，至时，董生乃尽。又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载方尽。时人嘉其至性通感，竞以谷帛遗之。殷受而不谢，直云待后贵当相酬耳。

弱冠，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性倜傥，有济世之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乡党亲族莫不称之。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司空、齐王攸辟为掾，征南将军羊祜召参军事，皆以疾辞。同郡张宣子，识达之士也，劝殷就征。殷曰：“当今二公，有晋之栋樞也。吾方希达如櫟椽耳，不凭之，岂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应他命，无容不竭尽臣礼，使不得就养。子舆所以辞齐大夫，良以色养无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岂庸人所识哉！而今而后，吾子当为吾师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于财，其妻怒曰：“我

女年始十四。姿识如此，何虑不得为公侯妃，而遽以妻刘殷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诫其女曰：“刘殷至孝冥感，兼才识超世，此人终当远达，为世名公，汝其谨事之。”张氏性亦婉顺，事王母以孝闻，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越烧东家。后有二白鸠巢其庭树，自是名誉弥显。

太傅杨骏辅政，备礼聘殷，殷以母老固辞。骏于是表之，优诏遂其高志，听终色养，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赋，赐帛二百匹，谷五百斛。赵王伦篡位，孙秀重殷名，以散骑常侍征之，殷逃奔雁门。及齐王冏辅政，辟为大司马军谘祭酒。既至，谓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圣应期，先王以至德辅世，既尧舜为君，稷契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为不可回之图，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惧斧钺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残反政，然圣迹稍粗，严威滋肃，殷若复尔，恐招华士之诛，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转拜新兴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属永嘉之乱，没于刘聪。聪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殷恒戒子孙曰：“事君之法，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而况万乘乎！夫犯颜之祸，将彰君过，宜上思召公咨商之义，下念鲍勋触鳞之诛也。”在聪之朝，与公卿恂恂然，常有后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无得入其门，然滞理不申，藉殷而济者，亦已百数。

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

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竟以寿终。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每至忌日，则悲啼至旬。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薄糲及败麻头与延贮衣。其姑闻而问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弥谨。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己生。延事亲色养，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隆立盛寒，体无全衣，而亲极滋味。昼则佣赁，夜则诵书，遂究览经史，皆通大义。州郡礼辟，贪供养不起。父母终后，庐于墓侧，非其蚕不衣，非其耕不食。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家牛一生犊，他人认之，延牵而授与，初无吝色。其人后自知妄认，送犊还延，叩头谢罪，延仍以与之，不复取也。年六十，方仕于刘聪，稍迁尚书左丞，至金紫光禄大夫。聪死后，靳准将作乱，谋之于延，延不从。准既诛刘氏，自号汉天王，以延为左光禄大夫，延又大骂不受，准遂杀之。

王谈，吴兴乌程人也。年十岁，父为邻人襄度所杀。谈阴有复仇志，而惧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锺，阳若耕锄者。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谈伺度行还，伏草中，度既过，谈于桥上以锺斩之，应手而死。既而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勇，列上宥之。岩诸子为孙恩所害，无嗣，谈乃移居会稽，修理岩父子坟墓，尽

其心力。后太守孔廆究其义行，元兴三年，举谈为孝廉，时称其得人。谈不应召，终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阳人也。父冲，有深识远量，惠帝时为黄门郎。河间王颺执权，引为司马。冲知颺必败，就职旬，便称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丧父，毁瘠过礼，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谕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灭性，灭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杂米，足以胜哀。”虞有园在宅北数里，瓜果初熟，有人逾垣盗之。虞以园援多棘刺，恐偷见人惊走而致伤损，乃使奴为之开道。及偷负瓜将出，见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盗瓜，叩头请罪。虞乃欢然，尽以瓜与之。尝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主人曰：“此舍数失鱼肉鸡鸭，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将脯主至山冢间寻求，果得之。客求还衣，虞投之不顾。

虞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会丁母忧，遂止。哀毁骨立，庐于墓侧。五年后，石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迓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石季龙太守刘徵甚器重之，徵迁青州刺史，请虞长史，带祝阿郡。徵遇疾还邨，令虞监行州府属。季龙死，国中大乱，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潜遣东莞人华挺授虞宁朔将军、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启，让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虽历伪朝，而不豫乱，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何琦，字万伦，司空充之从兄也。祖父龛，后将军。父阜，淮南内史。琦年十四丧父，哀毁过礼。性沈敏有识度，好古博学，居于宣城阳谷县，事母孜，朝夕色养。常患甘鲜不赡，乃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选补宣城泾县令。司徒王导引为参军，不就。及丁母忧，居丧泣血，杖而后起，停柩在殡，为邻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计无从出，乃匍匐抚棺号哭。俄而风止火息，堂屋一间免烧，其精诚所感如此。服阕，乃慨然叹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谓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实利微禄，私展供养。一旦茕然，无复恃怙，岂可复以朽钝之质尘默清朝哉！”于是养志衡门，不变人事，耽玩典籍，以琴书自娱。不营产业，节俭寡欲，丰约与乡邻共之。乡里遭乱，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为购赎。然不为小谦，凡有赠遗，亦不苟让，但于己有余，辄复随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动，不占卜，无所事。司空陆玩、太尉桓温并辟命，皆不就。诏征博士，又不起。简文帝时为抚军，钦其名行，召为参军，固辞以疾。公车再征通直散骑侍郎、散骑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尝登琦县界山，喟然叹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养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为事，著《三国评论》，凡所撰录百许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吴逵，吴兴人也。经荒饥疾病，合门死者十有三人，逵时亦病笃，其丧皆邻里以苇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极贫窘，冬无衣被，昼则佣赁，夜烧砖甃，昼夜在山，未尝休止，遇毒虫猛兽，辄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时

有赙赠，一无所受。太守张崇义之，以羔雁之礼礼焉。卒于家。

史臣曰：尊亲之道，礼经之明训；孝友之义，诗人之美谈，是知人伦之本，罔兹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异才，流恻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养，戴昌赏其清韵，陆云嘉其茂德。王裒隐居不从其辟，行己莫逾其礼，枯柏以应其诚，惊雷以危其虑。永言董蔡，异时均美。许孜少而敏学，礼备在三，驯雉栖其梁栋，猛兽扰其庭圃，居丧之礼，实古今之所难焉。庾叔褒不匮表于执勤，则裕存乎敬业，幽显不易其操，疫疠不骇其心，急病让夷之规，有古人之风烈矣。孙晷之匪懈，王谈之复仇，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刘殷幼丁艰酷，柴毁逾制，发三冬之董，赐七年之粟，至诚之契，义形于兹。王延叩冰而召鳞，扇席而清暑，虽黄香、孟宗，抑为伦辈。其余群子，并孝养可崇，清风素范，高山景行，会其宗流，同斯志也。

赞曰：德之所届，有感和征。孝哉王许，永慕烝烝。挥泗凋柏，对槐巢鹰。密、彦、夏、庾，夙标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载光谣咏。鸠驯长盛，鱼荐延元。谈桑义阐，琦吴道存。专洞之德，咸摛左言。

卷八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忠义 嵇绍 从子含 王豹 刘沉 麴允

焦嵩 贾浑 王育 韦忠 辛勉 刘敏元
周该 桓雄 韩阶 周崎 易雄 乐道融
虞悝 沈劲 吉挹 王谅 宋矩 车济
丁穆 辛恭靖 罗企生 张祎

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晋自元康之后，政乱朝昏，祸难荐兴，艰虞孔炽，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腾，苍生涂炭，干戈日用，战争方兴。虽背恩忘义之徒不可胜载，而蹈节轻生之士无乏于时。至若嵇绍之卫难乘舆，卡壶之亡躯锋镝，桓雄之义高田叔，周崎之节迈解扬，罗丁致命于旧君，辛吉耻臣于戎虏，张祎引鸩以全节，王谅断臂以厉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贯白日，足以激清风于万古，厉薄俗于当年者欤！所谓乱世识忠臣，斯之谓也。卡壶、刘超、钟雅、周虓等已入列传，其余即叙其行事以为《忠义传》，用旌晋氏之有人焉。

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谨。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

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

绍始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戎曰：“君复未见其父耳。”累迁汝阴太守。尚书左仆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为吏部尚书，可使天下无复遗才矣。”沛国戴晞少有关智，与绍从子含相友善，时人许以远致，绍以为必不成器。晞后为司州主簿，以无行被斥，州党称绍有知人之明。转豫章内史，以母忧，不之官。服阕，拜徐州刺史。时石崇为都督，性虽骄暴，而绍将之以道，崇甚亲敬之。后以长子丧去职。

元康初，为给事黄门侍郎。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托焉。谧求交于绍，绍距而不答。及谧诛，绍时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阳子，迁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太尉、广陵公陈准薨，太常奏谧，绍驳曰：“谧号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文武显于功德，灵厉表于暗蔽。自顷礼官协情，谧不依本。准谧为过，宜谧曰缪。”事下太常。时虽不从，朝廷惮焉。

赵王伦篡位，署为侍中。惠帝复阼，遂居其职。司空张华为伦所诛，议者追理其事，欲复其爵，绍又驳曰：“臣之事君，当除烦去惑。华历位内外，虽粗有善事，然阖棺之责，著于远近，兆祸始乱，华实为之。故郑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鲁戮隐罪，终篇贬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谓不宜复其爵位，理其无罪。”时帝初反正，绍又上疏曰：“臣闻改前辙者则车不倾，革往弊者则政不爽。太一统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兴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

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颖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齐王冏既辅政，大兴第舍，骄奢滋甚，绍以书谏曰：“夏禹以卑室称美，唐虞以茅茨显德，丰屋蔀家，无益危亡。窃承毁败太乐以广第舍，兴造功力为三王立宅，此岂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万姓颺，咸待覆润，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复主之勋不可弃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虽谦顺以报之，而卒不能用。绍尝诣炯谘事，遇炯宴会，召董艾、葛旗等共论时政。艾言于炯曰：“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左右进琴，绍推不受。冏曰：“今日为欢，卿何吝此邪！”绍对曰：“公匡复社稷，当轨物作则，垂之于后。绍虽虚鄙，忝备常伯，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可操执丝竹，以为伶人之事！若释公服从私宴，所不敢辞也。”冏大惭。艾等不自得而退。顷之，以公事免，冏以为左司马。旬日，冏被诛。初，兵交，绍奔散赴宫，有持弩在东阁下者，将射之，遇有殿中将兵萧隆，见绍姿容长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于此得免。遂还荥阳旧宅。

寻征为御史中丞，未拜，复为侍中。河间王颺、成都王颖举兵向京都，以讨长沙王乂，大驾次于城东。乂言于众曰：“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六军之士皆曰：“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遂拜绍使持节、平西将军。属乂被执，绍复为侍中。公王以下皆诣邺谢罪于颖，绍等咸见废黜，免为庶人。寻而朝廷复有北征之役，征绍，复其爵位。绍以天子蒙尘，承诏驰诣行在所。值王师败绩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

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初，绍之行也，侍中秦准谓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绍正色曰：“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闻者莫不叹息。及张方逼帝迁长安，河间王颙表赠绍司空，进爵为公。会帝还洛阳，事遂未行。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碑，又表赠官爵。帝乃遣使册赠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进爵为侯，赐墓田一顷，客十户，祠以少牢。元帝为左丞相，承制，以绍死节事重，而赠礼未副勋德，更表赠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赐谥曰忠穆，复加太牢之祠。

绍诞于行己，不饰小节，然旷而有检，通而不杂。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门人故吏思慕遗爱，行服墓次，毕三年者三十余人。长子珍，有父风，早夭。以从孙翰袭封。成帝时追述绍忠，以翰为奉朝请。翰以无兄弟，自表还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诏曰：“褒德显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执德高邈，在否弥宣，贞洁之风，义著千载。每念其事，怆然伤怀。忠贞之胤，蒸尝宜远，所以大明至节，崇奖名教。可访其宗族，袭爵主祀。”于是复以翰孙旷为弋阳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学能属文。家在巩县亳丘，自号亳丘子，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终之室。楚王玮辟为掾。玮诛，坐免。举秀才，除郎中。时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文不加点。其序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

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其辞曰：“迈矣庄周，天纵特放，大块授其生，自然资其量，器虚神清，穷玄极旷。人伪俗季，真风既散，野无讼屈之声，朝有争宠之叹，上下相陵，长幼失贯，于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今王生沈沦名利，身尚帝女，连耀三光，有出无处，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驰屈产于皇衢，画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没有余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齐王冏辟为征西参军，袭爵武昌乡侯。长沙王乂召为骠骑记室督、尚书郎。乂与成都王颖交战，颖军转盛，尚书郎旦出督战，夜还理事。含言于乂曰：“昔魏武每有军事，增置掾属。青龙二年，尚书令陈矫以有军务，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拥塞，倒悬之急，不复过此。但居曹理事，尚须增郎，况今都官中骑三曹昼出督战，夜还理事，一人两役，内外废乏。含谓今有十万人，都督各有主帅，推毂授绥，委付大将，不宜复令台僚杂与其间。”乂从之，乃增郎及令史。

怀帝为抚军将军，以含为从事中郎。惠帝北征，转中书侍郎。及荡阴之败，含走归荥阳。永兴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阂，未得应召。范阳王虓为征南将军，屯许昌，复以含为从事中郎。寻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虓为刘乔所破，含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弘待以上宾之礼。含性通敏，好荐达才贤，常欲崇赵武之谥，加臧文之罪。属陈敏作乱，江扬震荡，南越险远，而广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未发，会弘卒，时或欲留含领荆州。含

性刚躁，素与弘司马郭劭有隙，劭疑含将为己害，夜掩杀之，时年四十四。怀帝即位，谥曰宪。

王豹，顺阳人也。少而抗直。初为豫州别驾，齐王冏为大司马，以豹为主簿。冏骄纵，失天下心，豹致笺于冏曰：

豹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将以安主定时，保存社稷者也。是以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罚不足以为诛；为人主而逆其谏者，灵厉不足以为谥。伏惟明公虚心下士，开怀纳善，款诚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于听。豹伏思晋政渐缺，始自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乃事势使然，未为辄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故复因前倾败之法，寻中间覆车之轨，欲冀长存，非所敢闻。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面贵王，各以方刚强盛，并典戎马，处险害之地。且明公兴义讨逆，功盖天下，圣德光茂，名震当世。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浅见，陈写愚情。

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国之世，不过数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所以然者，天下习于所奉故也。今诚能尊用周法，以成都为北州伯，统河北之王侯，明公为南州伯，以摄南土之官长，各因本职，出居其方，树德于外，尽忠于内，岁终率所领而贡于朝，简良才，命贤俊，以为天子百官，则四海长宁，万国幸甚，明公之德当与周召同其至美，危败路塞，社稷可保。

顾明公思高祖纳娄敬之策，悟张良履足之谋，远临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圣思，宛许可都也。

书入，无报，豹重笺曰：

豹书御已来，十有二日，而圣旨高远，未垂采察，不赐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盖霸王之神宝，安危之秘术，不可须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挟大功，抱大名，怀大德，执大权，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贤圣所以战战兢兢，日昃不暇食，虽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为兄，成王为君，伐纣有功，以亲辅政，执德弘深，圣思博远，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摄事之日，四国流言，离主出奔，居东三年，赖风雨之变，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应，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祸未知所限也。至于执政，犹与召公分陕为伯。今明公自视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来，宰相之患，危机窃发，不及容思，密祸潜起，辄在呼喻，岂复晏然得全生计！前鉴不远，公所亲见也。君子不有远虑，必有近忧，忧至乃悟，悔无所及也。

今若从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国，北与成都分河为伯，成都在邺，明公都宛，宽方千里，以与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结好要盟，同奖皇家；贡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圣规，可先旨与成都共论。虽以小才，愿备行人。昔厮养，燕赵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开其说，两国以宁。况豹虽陋，大州之纲纪，加明公起事险难之主簿也。故身虽轻，其言未必否也。

冏令曰：“得前后白事，具意，辄别思量也。”会长沙王父至，于冏案上见豹笺，谓冏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

下打杀！”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纳父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颠坠，与成都、长沙、新野共兴义兵，安复社稷，唯欲戮力皇家，与亲亲宗室腹心从事，此臣夙夜自誓，无负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异端，谓臣忝备宰相，必遭危害，虑在一旦，不祥之声可趑足而待，欲臣与成都分陕为伯，尽出藩王。上诬圣朝鉴御之威，下长妖惑，疑阻众心，噂喑背憎，巧卖两端，讪上谤下，谗内间外，遭恶导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鲁，乃诛少正；子产相郑，先戮邓析，诚以交乱名实，若赵高诡怪之类也。豹为臣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将死，曰：“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众庶冤之。俄而罔败。

刘沈，字道真，燕国蓟人也。世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学好古。太保卫瓘辟为掾，领本邑大中正。敦儒道，爱贤能，进霍原为二品，及申理张华，皆辞旨明峻，为当时所称。齐王罔辅政，引为左长史，迁侍中。于时李流乱蜀，诏沈以待中、假节，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以讨流。行次长安，河间王颙请留沈为军司，遣席蕙代之。后领雍州刺史。及张昌作乱，诏颙遣沈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自蓝田关以讨之，颙不奉诏。沈自领州兵至蓝田，颙又逼夺其众。长沙王义命沈将武吏四百人还州。

张方既逼京都，王师屡败，王瑚、祖逖言于父曰：“刘沈忠义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间，宜启上诏与沈，使发兵袭颙，颙窘急，必召张方以自救，此计之良也。”父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合七郡之众及守防诸军、坞壁甲士万余人，以安定

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登，袭长安。颺时顿于郑县之高平亭，为东军声援，闻沈兵起，还镇渭城，遣督护虞夔率步骑万余人逆沈于好畤。接战，夔众败，颺大惧，退入长安，果急呼张方。沈渡渭而垒，颺每遣兵出斗，辄不利，沈乘胜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从长安门而入，力战至颺帐下。沈军来迟，颺军见澹等无继，气益倍。冯翊太守张辅率众救颺，横击之，大战于府门，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颺奇澹壮勇，将活之。澹不为之屈，于是见杀。沈军遂败，率余卒屯于故营。张方遣其将敦伟夜至，沈军大惊而溃，与麾下百余人南遁，为陈仓令所执。沈谓颺曰：“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蒞醢之戮，甘之如荠。”辞义慷慨，见者哀之。颺怒，鞭之而后腰斩。有识者以颺干上犯顺，虐害忠义，知其灭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洛阳倾覆，阎鼎等立秦王为皇太子于长安，鼎总摄百揆。允时为安夷护军、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规权势，因鼎杀京兆太守梁综，乃与综弟冯翊太守纬等攻鼎，走之。会雍州刺史贾疋为屠各所杀，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为尚书左仆射、领军、持节、西戎校尉、录尚书事，雍州如故。时刘曜、殷凯、赵染数万众逼长安，允击破之，擒凯于阵。曜复攻北地，允为太都督、骠骑将军，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闻而转寇上郡，允军于灵武，以兵弱不敢进。曜后复围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

骑赴之。去城数十里，群贼绕城放火，烟尘蔽天，纵反间诈允曰：“郡城已陷，焚烧向尽，无及矣。”允信之，众惧而溃。后数日，麴昌突围赴长安，北地遂陷。

允性仁厚，无威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然诸将骄恣，恩不及下，人情颇离，由是羌胡因此跋扈，关中淆乱，刘曜复攻长安，百姓饥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将出降，叹曰：“误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阳，为刘聪所幽辱，允伏地号哭不能起。聪大怒，幽之于狱，允发愤自杀。聪嘉其忠烈，赠车骑将军，谥节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众据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难于嵩，嵩素侮允，曰：“须允困，当救之。”及京都败，嵩亦寻为寇所灭。

贾浑，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为介休令。及刘元海作乱，遣其将乔晞攻陷之。浑抗节不降，曰：“吾为晋守，不能全之，岂苟求生以事贼虏，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哉！”晞怒，执将杀之，晞将尹崧曰：“将军舍之，以劝事君。”晞不听，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歔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

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身长八尺余，须长三尺，容貌绝异，音声动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为立别宅，分之资业，育受之无愧色。然行己任性，颇不偶俗。妻丧，吊之者不过四五人，然皆乡闾名士。太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鹞乎？”育执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蚀耳，小县令敢轻辱吾君！汝谓吾刀钝邪，敢如是乎！”前将杀之。宣惧，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浑辟为掾，除南武阳令。为政清约，宿盗逃奔他郡。迁并州督护。成都王颖在邺，又以育为振武将军。刘元海之为北单于，育说颖曰：“元海今去，育请为殿下促之，不然，惧不至也。”颖然之，以育为破虏将军。元海遂拘之，其后以为太傅。

韦忠字子节，平阳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好学博通，性不虚诺。闭门修己，不交当世，每至吉凶，亲表赠遗，一无所受。年十二，丧父，哀慕毁悴，杖而后起。司空裴秀吊之，匍匐号诉，哀恻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长大必为佳器。”归而命子颀造焉。服阕，遂庐于墓所。颀慕而造之，皆托行不见。家贫，藜藿不充，人不堪其忧，而忠不改其乐。颀为仆射，数言之于司空张华，华辟之，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吾茨檐贱士，本无宦情。且茂先华而不实，裴颀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若此，岂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涛荡岳，余波见漂，况可临尾闾

而窥沃焦哉！”太守陈楚迫为功曹。会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贼射之，中三创。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韦忠愿以身代君，乞诸君哀之。”亦遭五矢。贼相谓曰：“义士也！”舍之。忠于是负楚以归。后仕刘聪，为镇西大将军，平羌校尉，讨叛羌，矢尽，不屈节而死。

辛勉，字伯力，陇西狄道人也。父洪，左卫将军。勉博学，有贞固之操。怀帝世，累迁为侍中。及洛阳陷，随帝至平阳。刘聪将署为光禄大夫，勉固辞不受。聪遣其黄门侍郎乔度赍药酒逼之，勉曰：“大丈夫岂以数年之命而亏高节，事二姓，下见武皇帝哉！”引药将饮，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试耳，君真高士也！”叹息而去。聪嘉其贞节，深敬异之，为筑室于平阳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辞而不受。年八十，卒。

勉族弟宾，愍帝时为尚书郎。及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使帝行酒洗爵，欲观晋臣在朝者意。宾起而抱帝大哭，聪曰：“前杀庾珉辈，故不足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刘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厉己修学，不以险难改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永嘉之乱，自齐西奔。同县管平年七十余，随敏元而西，行及荥阳，为盗所劫。敏元已免，乃还谓贼曰：“此公孤老，余年无几，敏元请以身代，愿诸君舍之。”贼曰：“此公于君何亲？”敏元曰：“同邑人也。穷窳无子，依敏元为命。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

使，若欲食之，复不如敏元，乞诸君哀也。”有一贼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忧不得汝乎！”敏元奋剑曰：“吾岂望生邪！当杀汝而后死。此公穷老，神祇尚当哀矜之。吾亲非骨肉，义非师友，但以见投之故，乞以身代。诸大夫慈惠，皆有听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发斯言！”顾谓诸盗长曰：“夫仁义何常，宁可失诸君子！上当为高皇、光武之事，下岂失为陈项乎！当取之由道，使所过称咏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损盛美！当为诸君除此人，以成诸君霸王之业。”前将斩之。盗长遽止之，而相谓曰：“义士也！害之犯义。”乃俱免之。后仕刘曜，为中书侍郎、太尉长史。

周该，天门人也。性果烈，以义勇称。虽不好学，而率由名教。叔父级为宜都内史，亦忠节士也。闻谯王承立义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举，而书檄不至，级谓该曰：“吾尝疾王敦挟陵上之心，今称兵构逆，有危社稷之势。谯王宗室之望，据方州之重，建旗誓众，图袭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马器械当今为盛，闻与谯王剋期举义，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时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谯王乎？”该欣然奉命，潜至湘州，与承相见，口陈至诚。承大悦。会王敦遣其将魏父围承甚急，该乃与湘州从事周崎间出反命，俱为父所见，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级由是获免王敦之难。

桓雄，长沙人也。少仕州郡。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命为主簿。王敦之逆，承为敦将魏又所执，佐吏奔散，雄与西曹韩阶，从事武延并毁服为僮竖，随承向武昌。父见雄姿貌长

者，进退有礼，知非凡人，有畏惮之色，因害之。

韩阶，长沙人也。性廉谨笃慎，为闾里所敬爱。刺史、谯王承辟为议曹祭酒，转西曹书佐。及承为魏父所执，送武昌，阶与武延等同心随从，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后，二人执志愈固。及承遇祸，阶、延亲营殡敛，送柩还都，朝夕哭奠，俱葬毕乃还。

周崎，邵陵人也。为湘州从事。王敦之难，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与周该俱为魏父侦人所执，父责崎辞情，临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耳。”又谓崎曰：“汝为我语城中，称大将军已破刘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阳，无复异议，三江州郡，万里肃清，外援理绝。如是者，我当活汝。”崎伪许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军败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父于是数而杀之。

易雄，字兴长，长沙浏阳人也。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仕郡，为主簿。张昌之乱也，执太守万嗣，将斩之，雄与贼争论曲直。贼怒，叱使牵雄斩之，雄趋出自若。贼又呼问之，雄对如初。如此者三，贼乃舍之。嗣由是获免，雄遂知名。举孝廉，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后为舂陵令。

刺史、谯王承既距王敦，将谋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驰

檄远近，列敦罪恶，宣募县境，数日之中，有众千人，负粮荷戈而从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残荒之后，城池不完，兵资又阙。敦遣魏父、李恒攻之，雄勉厉所统，捍御累旬，士卒死伤者相枕。力屈城陷，为父所虏，意气慷慨，神无惧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数之。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王室如毁。雄安用生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愿也。”敦惮其辞正，释之。众人皆贺，雄笑曰：“昨夜梦乘车，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车傍有斤，吾其戮乎！”寻而敦遣杀之。当时见者，莫不伤惋。

乐道融，丹阳人也。少有大志，好学不倦，与朋友信，每约己而务周给，有国士之风。为王敦参军。敦将图逆，谋害朝贤，以告甘卓。卓以为不可，迟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虽为敦佐，忿其逆节，因说卓曰：“主上躬统万机，非专任刘隗。今虑七国之祸，故割湘州以削诸侯，而王氏擅权日久，卒见分政，便谓被夺耳。王敦背恩肆逆，举兵伐主，国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岂不负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成宗党之耻邪！君当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敦众闻之，必不战自散，大勋可就矣。”卓大然之，乃与巴东监军柳纯等露檄陈敦过逆，率所统致讨，又遣赍表诣台。卓忤不果决，且年老多疑，遂待诸方同进，出军稽迟。至猪口，敦闻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时为敦参军，使印求和于卓，令其旋军。卓信之，将旋，主簿邓骞与道融劝卓曰：“将军起义兵而中废，为败军之将，窃为将军不取。今将军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还，恐不可得也。”卓不从。道融昼夜涕泣谏卓，忧愤而死。

虞悝，长沙人也。弟望，字子都。并有士操，孝悌廉信为乡党所称，而俱好臧否，以人伦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为治中、别驾。元帝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时人谓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应。

譙王承临州，知其名，檄悝为长史。未到，遭母丧。会王敦作逆，承往吊悝，因留与语曰：“吾前被诏，遣镇此州，正以王敦专擅，防其为祸。今敦果为逆谋，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领驰赴朝廷，而众少粮乏，且始到贵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翘俊，而智勇远闻，古人墨经即戎，况今鲸鲵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极之情，忘忠义之节乎！如今起事，将士器械可以济不？”悝、望对曰：“王敦居分陕之任，一旦构逆，图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驾访及，悝兄弟并受国恩，敢不自奋！今天朝中兴，人思晋德，大王以宗子之亲，奉信顺而诛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粮器空竭，舟舰寡少，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其势必分，然后图之，事可捷也。”承以为然，乃命悝为长史，望为司马，督护诸军。

湘东太守郑澹，敦之姊夫也，不顺承旨，遣望讨之。望率众一旅，直入郡斩澹，以徇四境。及魏父来攻，望每先登，力战而死。城破，悝复为父所执，将害之，子弟对之号泣，悝谓曰：“人生有死，阖门为忠义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赠悝襄阳太守，望荥阳太守，遣谒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劲，字世坚，吴兴武康人也。父充，与王敦构逆，众

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劭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劭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平北将军、司马刺史，将镇洛阳，上疏曰：“臣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虽义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非才不济。吴兴男子沈劭，清操著于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劭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劭父充昔虽得罪先朝，然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否？”诏听之。劭既应命，胡之以疾病解职。

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劭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劭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频以寡制众。而粮尽援绝，祐惧不能保全。会赃寇许昌，祐因以救许昌为名，兴宁三年，留劭以五百人守城，祐率众而东。会许昌已没，祐因奔崖坞。劭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寻为恪所攻，城陷，被执，神气自若。恪奇而将宥之，其中军将军慕容虔曰：“劭虽奇士，观其态度，终不为人用。今若赦之，必为后患。”遂遇害。恪还，从容言于慕容晞曰：“前平广固，不能济辟闾，今定洛阳而杀沈劭，实有愧于四海。”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子赤黔为大长秋。赤黔子叔任，义熙中为益州刺史。

吉挹，字祖冲，冯翊莲芍人也。祖朗，愍帝时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叹曰：“吾智不能谋，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乃自杀。挹少有志节。孝武帝初，苻坚

陷梁益，桓豁表掇为魏兴太守，寻加轻车将军，领晋昌太守。以距坚之功，拜员外散骑侍郎。苻坚将韦钟攻魏兴，掇遣众距之，斩七百余级，加督五郡军事。钟率众欲趣襄阳，掇又邀击，斩五千余级。钟怒，回军围之，掇又屡挫其锐。其后贼众继至，掇力不能抗，城将陷、引刃欲自杀，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计，为计不立，死未晚也。”掇不从，友人逼夺其刀。会贼执之，掇闭口不言，不食而死。

车骑将军桓冲上言曰：“故轻车将军、魏兴太守吉掇祖朗，西台倾覆，陨身守节。掇世笃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阳，军次灞水，掇携将二弟，单马来奔，录其此诚，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转在魏兴。久处兵任，委以边戍，疆场归怀，著称所莅。前年狡氏纵逸，浮河而下，掇孤城独立，众无一旅，外摧凶锐，内固津要，虏贼舟船，俘馘千计，而贼并力功围，经历时月，会襄阳失守，边情沮丧，加众寡势殊，以至陷设。掇辞气慷慨，志在不辱，杖刀推戈，期之以陨，将吏持守，用不即毙，遂乃杜口无言，绝粒而死。掇参军史颖，近于贼中得还，赍掇临终手疏，并具说意状。掇之忠志，犹在可录。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则荣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赠益州刺史。

王谅，字幼成，丹阳人也。少有干略，为王敦所擢，参其府事，稍迁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硕专威交土，迎立陶咸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机为刺史，硕发兵距机，自领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永兴三年，敦以谅为交州刺史。谅将之任，敦谓曰：“修湛、梁硕皆国贼也，卿

至，便收斩之。”谅既到境，湛退还九真。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诣谅所，谅敕从人不得入阁，既前，执之。硕时在坐，曰：“湛故州将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杀也。”谅曰：“是君义故，无豫我事。”即斩之。硕怒而出。谅阴谋诛硕，使客刺之，弗克，遂率众围谅于龙编。陶侃遣军救之，未至而谅败。硕逼谅夺其节，谅固执不与，遂断谅右臂。谅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断何有！”十余日，愤恚而卒。硕据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为何军所灭，传首京都。

宋矩，字处规，敦煌人也。慷慨有志节。张重华据凉州地，以矩为宛成都尉。石季龙遣将麻秋攻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未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致矩。矩既至，谓秋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与义；苟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背主覆宗，偷生于世。”先杀妻子，自刎而死。秋曰：“义士也！”命葬之。重华嘉其诚节，赠振威将军。

车济，字万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张重华以为金城令，为石季龙将麻秋所陷，济不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临之以兵。济辞色不挠，曰：“吾虽才非庞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杀，志不可移。”乃伏剑而死。秋叹其忠节，以礼葬之。后重华迎致其丧，亲临恸哭，赠宣禾都尉。

丁穆，字彦远，谯国人也。积功劳，封真定侯，累迁为顺阳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将军、梁州刺史。受诏未发，会苻坚遣众寇顺阳，穆战败，被执至长安，称疾不仕伪朝。坚

又倾国南寇，穆与关中人士唱义，谋袭长安，事泄，遇害，临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后周得至京师，诣阙上之。孝武帝下诏曰：“故顺阳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诚节弥固，直亮壮劲，义贯古烈。其丧柩始反，言寻伤悼，可赠龙骧将军、雍州刺史，赙赐一依周虓故事。为立屋宅，并给其妻衣食，以终厥身。”

辛恭靖，陇西狄道人也。少有器于，才量过人。隆安中，为河南太守。会姚兴来寇，恭靖固守百余日，以无救而陷，被执至长安。兴谓之曰：“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可乎？”恭靖厉色曰：“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兴怒，幽之别室。经三年，至元兴中，诳守者，乃逾垣而遁，归于江东，安帝嘉之。桓玄请为谏议参军，置之朝首。寻而病卒。

罗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艺。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补临汝令，刺史王凝之请为别驾。殷仲堪之镇江陵，引为功曹。累迁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为谏议参军。仲堪多疑少决，企生深忧之，谓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断，事必无成。成败，天也，吾当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无送者，唯企生从焉。路经家门，遵生曰：“作如此分离，何可不执手！”企生回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牵下之，谓曰：“家有老母，将欲何之？”企生挥泪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养不失子道，一门之中有忠与孝，亦复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愿少见待。”仲堪见企生无脱理，策马而

去。

玄至荆州，人士无不诣者，企生独不往，而营理仲堪家。或谓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诚节，若遂不诣，祸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见遇以国士，为弟以力见制，遂不我从，不能共殄丑逆，致此奔败，亦何面目复就桓求生乎！”玄闻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谓曰：“若谢我，当释汝。”企生曰：“为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颜复谢！”玄即收企生，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文帝杀嵇康，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玄许之。又引企生于前，谓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见负？今者死矣！”企生对曰：“使君既兴晋阳之甲，军次寻阳，并奉王命，各还所镇，升坛盟誓，口血未干，而生奸计。自伤力劣，不能翦灭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时年三十七，众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遗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张祎，吴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为琅邪王，以祎为郎中令。及帝践阼，刘裕以祎帝之故吏，素所亲信，封药酒一罍付祎密令鸩帝。祎既受命而叹曰：“鸩君而求生，何面目视息世间哉，不如死也！”因自饮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肤受见诛，王仪以抗言获戾，时皆可谓死非其罪也。伟元耻臣晋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虽同，所趣之途即异，而并见称当世，垂芳竹帛，岂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者乎！且袁独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绍兼济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谓兰桂异质而齐芳，《韶》

《武》殊音而并美。或有论绍者以死难获讥，扬榷言之，未为笃论。夫君，天也，天可仇乎！安既享其荣，危乃违其锅，进退无据，何以立人！嵇生之陨身全节，用此道也。

赞曰：重义轻生，亡躯殉节。劲松方操，严霜比烈。白刃可陵，贞心难折。道光振古，芳流来哲。

卷九十

列传第六十

良吏 鲁芝 胡威 杜轸 窦允

王宏 曹摅 潘京范晷 丁绍

乔智明 邓攸吴隐之

汉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则长吏之官，实为抚导之本。是以东里相郑，西门宰邴，颍川黄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怀其惠，或教移齐鲁，或政务宽和，斯并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为准的。

有晋肇兹王业，光启霸图，授方任能，经文纬武。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委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

为贵，流遁忘反，寢以为常。刘毅抗卖官之言，当时以为矫枉，察其风俗，岂虚也哉！爰及惠怀，中州鼎沸，逮于江左，晋政多门，元帝比少康之隆，处仲为梗，海西微晶邑之罪，元子乱常，既权逼是忧，故羈縻成俗。莅职者为身择利，铨综者为人择官，下僚多英俊之才，势位必高门之胄，遂使良能之绩仅有存焉。虽复茂弘以明允赞经纶，安石以时宗镇雅俗，然外虞孔炽，内难方殷，而匡救弥缝，方免倾覆，弘风革弊，彼则未遑。今采其政绩可称者，以为《良吏传》。

鲁芝，字世英，扶风郿人也。世有名德，为西州豪族。父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离，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坟籍。郡举上计吏，州辟别驾。魏车骑将军郭淮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举孝廉，除郎中。会蜀相诸葛亮侵陇右，淮复请芝为别驾。事平，荐于公府，辟大司马曹真掾，转临淄侯文学。郑袤荐于司空王朗，朗即加礼命。后拜骑都尉、参军事、行安南太守，迁尚书郎。曹真出督关右，又参大司马军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参骠骑军事，转天水太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迁广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阙献书，乞留芝。魏明帝许焉，仍策书嘉叹，勉以黄霸之美，加讨寇将军。

曹爽辅政，引为司马。芝屡有说言嘉谋，爽弗能纳。及宣帝起兵诛爽，芝率余众犯门斩关，驰出赴爽，劝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见黜，虽欲牵黄犬，复可得乎！若挟天子保许昌，杖大威以羽檄征四方兵，孰敢不从！舍此而去，

欲就东市，岂不痛哉！”爽懦弱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狱，当死，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俄而起为使持节、领护匈奴中郎将、振威将军、并州刺史。以绥缉有方，迁大鸿胪。

高贵乡公即位，赐爵关内侯，邑二百户。毋丘俭平，随例增邑二百户，拜扬武将军、邢州刺史。诸葛诞以寿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征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诞平，进爵武进亭侯，又增邑九百户。迁大尚书，掌刑理。常道乡公即位，进爵潁城乡侯，又增邑八百户，迁监青州诸军事、振武将军、青州刺史，转平东将军。五等建，封阴平伯。

武帝践阼，转镇东将军，进爵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芝以年及悬车，告老逊位，章表十余上，于是征为光禄大夫，位特进，给吏卒，门施行马。羊祜为车骑将军，乃以位让芝，曰：“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华发，以礼终始，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从。其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为举哀，赕赠有加，谥曰贞，赐莹田百亩。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寿春人也。父质，以忠清著称，少与乡人蒋济、宋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魏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威早厉志尚。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每至客舍，躬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侣进道。既至，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父赐绢一匹为装。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质帐

下都督先威未发，请假还家，阴资装于百余里，要威为伴，每事佐助。行数百里，威疑而诱问之，既知，乃取所赐绢与都督，谢而遣之。后因他信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著闻。拜侍御史，历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勤于政术，风化大行。

后入朝，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孰与父清？”对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胜耶？”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累迁监豫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入为尚书，加奉车都尉。

威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拜前将军、监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赠使持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余如故，谥曰烈。子奕嗣。

奕字次孙，仕至平东将军。威弟黑，字季象，亦有干用，仕至益州刺史、安东将军。

杜轸，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绵竹令。轸师事谯周，博涉经书。州辟不就，为郡功尊史。时邓艾至成都，轸白太守曰：“今大军来征，必除旧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参军牵弘自之郡，弘问轸前守所在，轸正色对曰：“前守达去就之机，辄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复为功曹，轸固辞。察孝廉，除建宁令，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满将归，群蛮追送，赂遗甚多，

軫一无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阳令，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为立祠，得罪者无怨言。累迁尚书郎。軫博闻广涉，奏议驳论多见施用。时涪人李骧亦为尚书郎，与軫齐名，每有论议，朝廷莫能逾之，号蜀有二郎。軫后拜犍为太守，甚有声誉。当迁，会病卒，年五十一。子毗。

毗字长基。州举秀才，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迁尚书郎，参太傅军事。及洛阳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为益州刺史，将与宜都太守柳纯共固白帝。杜弢遣军要毗，遂遇害。

毗弟秀，字彦颖，为罗尚主簿。州没，为氏贼李骧所得，欲用为司马。秀不受，见害。毗次子歆，举秀才。

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历平康、安阳令，所居有异绩，迁衡阳太守。闻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诏转犍为太守，蜀土荣之。后迁湘东太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病卒。

烈弟良，举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补州大中正，卒。

窦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门，清尚自修。少仕县，稍迁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长。勤于为政，劝课田蚕，平均调役，百姓赖之。迁谒者。泰始中，诏曰：“当官者能洁身修己，然后在公之节乃全。身善有章，虽贱必赏，此兴化立教之务也。谒者窦允前为浩亶长，以修勤清白见称河右。是辈当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劝。主者详复参访，有以旌表之。”拜临水令。克己厉俗，改修政事，士庶悦服，咸歌咏之。迁钜鹿太守，甚有政绩。卒于官。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从孙也。魏时辟公府，累迁尚书郎，历给事中。泰始初，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惧天时水旱之运，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损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将行其赏罚，以明沮劝。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比年普饥，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矣。其赐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俄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绩，听以赎罪论。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于是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绣。帝常遣左右微行，观察风俗，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衿服，至褻发于路。论者以为暮年谬妄，由是获讥于世，复坐免官。后起为尚书。太康五年卒，追赠太常。

曹摅，字颜远，谯国谯人也。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鞠，寡妇不胜苦楚，乃

自诬。狱当决，适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辩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狱有死囚，岁夕，攄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攄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攄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夫行马，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门士，众官咸谓不然。攄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以病去官。复为洛阳令。

及齐王冏辅政，攄与左思俱为记室督。冏尝从容问攄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今入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于卿意如何？”攄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窃预下回，敢不尽情。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脂车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攄等幸甚。”冏不纳。寻转中书侍郎。长沙王乂以为骠骑司马。乂败，免官。因丁母忧。惠帝末，起为襄城太守。

永嘉二年，高密王简镇襄阳，以攄为征南司马。其年流人王逖等聚众屯冠军，寇掠城邑。简遣参军崔旷讨之，令攄督护旷。旷，奸凶人也，谄攄前战，期为后继，既而不至。攄独与逖战于郦县，军败死之。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赵廞甚器之，尝问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出，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曰陵，于是名焉。”为州所辟，因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京曰：“辟士为不孝邪？”京举版答曰：“今为忠臣，不得复为孝子。”其机辩皆此类。后太庙立，州郡皆遣使贺，京白太守曰：“夫太庙立，移神主，应问讯，不应贺。”遂遣京作文，使诣京师，以为永式。京仍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京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历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术，路不拾遗。迁桂林太守，不就，归家，年五十卒。

范晔，字彦长，南阳顺阳人也。少游学清河，遂徙家侨居。郡命为五官掾，历河内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荐为侍御史。调补上谷太守，遭丧，不之官。后为司徒左长史，转冯翊太守，甚有政能，善于绥抚，百姓爱悦之。征拜少府，出为凉州刺史，转雍州。于时西土荒毁，氏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晔倾心化导，劝以农桑，所部甚赖之。元康中，加左将军，卒于官。二子：广、稚。

广字仲将。举孝廉，除灵寿令，不之官。姊适孙氏，早亡，有孙名迈，广负以南奔，虽盗贼艰急，终不弃之。元帝承制，以为堂邑令。丞刘荣坐事当死，郡劾以付县。荣即县人，家有老母，至节，广辄听暂还，荣亦如期而反。县堂为野火所及，荣脱械救火，事毕，还自著械。后大旱，米贵，广散私谷振饥人，至数千斛，远近流离归投之，户口十倍。卒于官。

稚少知名，辟大将军掾，早卒。子汪，别有传。

丁绍，字叔伦，谯国人也。少开朗公正，早历清官，为广平太守，政平讼理，道化大行。于时河北骚扰，靡有完邑，而广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悦其法而从其令。及临漳被围，南阳王模窘急，绍率郡兵赴之，模赖以获全。模感绍恩，生为立碑。迁徐州刺史，士庶恋慕，攀附如归。未之官，复转荆州刺史。从车千乘，南渡河至许。时南阳王模为都督，留绍，启转为冀州刺史。到镇，率州兵讨破汲桑有功，加宁北将军、假节、监冀州诸军事。时境内羯贼为患，绍捕而诛之，号为严肃，河北人畏而爱之。绍自以为才足为物雄，当官莅政，每事克举，视天下之事若运于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时王浚盛于幽州，荀晞盛于青州，然绍视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临终叹曰：“此乃天亡冀州，岂吾命哉！”怀帝策赠车骑将军。

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少丧二亲，哀毁过礼，长而以德行著称。成都王颖辟为辅国将军。颖之败赵王伦也，表智明为殄寇将军、隆虑、共二县令。二县爱之，号为“神

君”。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人有劝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纵吾得免，作何面目视息世间！”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代邺也，颖以智明为折冲将军、参丞相前锋军事。智明劝颖奉迎乘舆，颖大怒曰：“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寻属永嘉之乱，仕于刘曜。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强正。钟会伐蜀，奇其才，自龟池令召为主簿。贾充伐吴，请殷为长史。后授皇太子《诗》，为淮南太守。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盘囊。占者以为水边有女，汝字也，断盘囊者，新兽头代故兽头也，不作汝阴，当汝南也。果迁汝阴太守。后为中庶子。

攸七岁丧父，寻丧母及祖母，居丧九年，以孝致称。清和平简，贞正寡欲。少孤，与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赐官，敕攸受之。后太守劝攸去王官，欲举为孝廉，攸曰：“先人所赐，不可改也。”尝诣镇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历太子洗马、东海王越参军。越钦其为人，转为世子文学、吏部郎。越弟腾为东中郎将，请攸为长史。出为河东太守。

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诸官长二千石，闻攸在营，驰召，将杀之。攸至门，门干乃攸为郎时干，识攸，攸求纸

笔作辞。干候勒和悦，致之。勒重其辞，乃勿杀。勒让史张宾先与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称攸于勒。勒召至幕下，与语，悦之，以为参军，给车马。勒每东西，置攸车营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与胡邻轂，胡夜失火烧车。吏按问，胡乃诬攸。攸度不可与争，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缚诣勒以明攸，而阴遗攸马驴，诸胡莫不叹息宗敬之。石勒过泗水，攸乃研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

至新郑，投李矩。三年，将去，而矩不听。荀组以为陈郡、汝南太守，愍帝征为尚书左丞、长水校尉，皆不果就。后密舍矩去，投荀组于许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属还攸。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货，未报，乃辄开仓救之。台遣散骑常侍桓彝、虞骢慰劳饥人，观听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诏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吴人歌之曰：“纣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百姓诣台乞留一岁，不听。拜侍中。岁余，转吏部尚书。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谦和，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而颇敬媚权贵。

永昌中，代周颙为护军将军。太字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谋起兵，乃迁攸为会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后，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攸已出在家，不复知护军事，有恶攸者，诬攸尚白敦兵数。帝闻而未之信，转攸为太常。时帝南郊，攸病不能从。车驾过攸问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进退，无喜愠之色。久之，迁尚书右仆射。咸和元年卒，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祠以少年。

攸弃子之后，妻子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畜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弟子绶服攸丧三年。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魏侍中质六世孙也。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而介立，有请操，虽日晏歆菽，不飧非其粟，儋石无储，不取非其道。年十余，丁父忧，每号泣，行人为之流涕。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家贫，无人鸣鼓，每至哭临之时，恒有双鹤警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俱集，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至。尝食咸菹，以其味旨，掇而弃之。

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贤明妇人也，每闻隐之哭声，辍餐投箸，为之悲泣。既而谓康伯曰：“汝若居铨衡，当举如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遂阶清级，解褐辅国功曹，转参征虏军事。兄坦之为袁真功曹，真败，将及祸，隐之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释之。遂为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累迁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入

为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右卫率，转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孝武帝欲用为黄门郎，以隐之貌类简文帝，乃止。寻守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领著作如故，迁左卫将军。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贫庶。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窳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黠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元兴初，诏曰：“夫孝行笃于闺门，清节厉乎风霜，实立人之所难，而君子之美致也。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菲己洁素，俭愈鱼飧。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飧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及卢循寇南海，隐之率厉将士，固守弥时，长子旷之战没。循攻击百有余日，逾城放火，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城遂陷。隐之携家累出，欲奔还都，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诏不许。刘裕与循书，令遣隐之还，方得反。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及至，数亩小宅，

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刘裕赐车牛，更为起宅，固辞。寻拜度支尚书、太常，以竹篷为屏风，坐无毡席。后迁中领军，清俭不革，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粮，其余悉分振亲族，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

义熙八年，请老致事，优诏许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钱十万、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事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

初，隐之为奉朝清，谢石请为卫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遣女必当率薄，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沈香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

子延之复厉溶操，为鄱阳太守。延之弟及子为郡县春，常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

史臣曰：鲁芝等建旆剖竹，布政宣条，存树威恩，没留遗爱，咸见知明主，流誉当年。若伯武之洁己克勤，颜远之申冤缓狱，邓攸赢粮以述职，吴隐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而攸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世英尽节曹氏，犯门斩关，宣帝收雷霆之威，奖忠贞之烈，岂非既已在我，欲其骂人者欤！

赞曰：猗欤良宰，嗣美前贤。威同御黠，静若烹鲜。唯

尝吴水，但挹贪泉。人风既偃，俗化斯迁。

卷九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儒林 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 刘兆 汜毓
徐苗 崔游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续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韦謏 范弘之 王欢

昔周德既衰，诸侯力政，礼经废缺，雅颂陵夷。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于是乃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载籍逸而复存，风雅变而还正。其后卜商、卫赐、田、吴、孙、孟之俦，或亲禀微言，或传闻大义，犹能强晋存鲁，藩魏却秦，既抗礼于邦君，亦驰声于海内。及嬴氏惨虐，弃德任刑，炀坟籍于埃尘，填儒林于坑阱，严是古之法，抵挟书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子遗。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于是傍求蠹简，博访遗书，创甲乙之科，擢贤良之举，莫不纡青拖紫，服冕乘轩，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晋绅之士，靡然向风，余芳遗烈，焕乎可纪者也。洎当涂草创，深务兵权，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鸿儒硕学，无乏于时。

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

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乂安，群公草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纒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在，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余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其先铎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孙晞初，谢病还家，敦悦儒学。吴平，太康中，频征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

三子：爽、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

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平，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诏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前济在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故吾善夫人也。”时西域献马，帝问立：“马何如？”对曰：“乞问太仆。”帝善之。迁卫尉。咸宁末，卒。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

陈邵，字节良，东海襄贲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累迁燕王师。撰《周礼评》，甚有条贯，行于世。泰始中，诏曰：“燕王师陈邵清贞洁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可为给事中。”卒于官。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有军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施輿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索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

喜专心经传，兼览讖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弟豫，自有传。

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

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未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客去，已出门，兆欲留之，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既去，兆令人视葬家，不见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脐。

汜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贫有志业。父终，居于墓所三十余载，至晦朔，躬扫坟垅，循行封树，还家则不出门庭。或荐之武帝，召补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并不就。于时青士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时有好古墓德者谘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是述造七万余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曾祖华，有至行。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为魏尚书郎，以廉直见称。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抗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痈，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槨，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己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征，并不就。武惠時計吏至台，帝辄访其安不。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

崔游，字子相，上党人也。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靖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语及财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氏池长，甚有惠政。以病免，遂为废疾。泰始初，武帝祿叙文帝故府僚属，就家拜郎中。年七十余，犹敦学不倦，撰《丧服图》，行于世。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卒于家，时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雁门人。父方，魏雁门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哀号之声，感恻行路。单孤无缙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

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颇习秘历阴阳之学，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故弥不复出仕。与上党朱纪友善，尝共纪游山，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父老曰：“二公何为在此？”隆等拜之，仰视则不见。后与纪依于刘元海，元海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隆死于刘聪之世，聪赠太师。

杜夷，字行齐，庐江灈人也。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窶，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颖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时三察孝廉，州命别驾，永嘉初，公车征拜博士，太傅、东海王越辟，并不就。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乃上疏曰：“臣闻有唐畴咨，元凯时登；汉武钦贤，俊彦响应，故能允协时雍，敷崇盛化。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卢江杜夷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循宰二县，皆有名绩，备僚东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与俗异轨，考槃空谷，肥遁匿迹。盖经国之良宝，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诏公车，承对册问，必有忠说良谏，弘益政道矣。”敦于是逼夷赴洛。夷遁于寿阳。镇东将军周馥，倾心礼接，引为参军，夷辞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诣夷，为起宅宇，供其医药。馥败，夷归旧居，道遇兵寇。刺史刘陶告卢江郡曰：“昔魏文侯轼干木之间，齐相曹参尊崇盖公，皆所以优贤表德，敦励末俗。征士社君德懋行洁，高尚其志，顷

流离道路，闻其顿蹶，刺史忝任，不能崇饰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艰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县五吏，恒营恤之，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廩，勿令阙乏。”寻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导遣吏周贍之。元帝为丞相，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处士杜夷栖情遗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夷为祭酒。”夷辞疾，未尝朝会。帝常欲诣夷，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与夷书曰：“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又除国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恒就夷諮访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诏曰：“先王之道将坠于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杨。搢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太宁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大鸿胪，谥曰贞子。夷临终，遗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羈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于世。

晏仕至苍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节。惠帝时，俗多浮伪，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潜，右卫将军。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

《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南。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

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之于公。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赠仪同三司。

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帝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所言秽杂，邈每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是时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

故时议以此多邈。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仍崇进谢石为尚书令，玄为徐州。邈转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皆有证据。

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使假还，讯问宫长得失。邈与宁书曰：

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广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辞讼，足下听断允塞，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入听不惑，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由历试；如有所毁，必以著明。托社之鼠，政之其害。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

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土，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迁中书侍郎，专掌纶诏，帝甚亲昵之。

初，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宁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为王国宝所谗，出守远郡。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强族，乃为自安之计。会帝颇疏会稽王道子，邈欲和

协之，因从容言于帝曰：“昔淮南、齐王，汉晋成戒。会稽王虽有酣牒之累，而奉上纯一，宜加弘贷，消散纷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焉。邈尝诣东府，遇众宾沈湎，引满喧哗。道子曰：“君时有畅不？”邈对曰：“邈陋巷书生，惟以节俭清修为畅耳。”道子以邈业尚道素，笑而不以为忤也。道子将用为吏部郎，邈以波竞成俗，非己所能节制，苦辞乃止。

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后。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邈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阙，劬劳左右。帝嘉其谨密，方之于金霍，有托重之意，将进显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骁骑将军。隆安元年，遭父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识者悲之。

邈莅官简惠，达于从政，论议精密，当时多谘禀之，触类辩释，问则有对。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

邈长子豁，有父风，以孝闻，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豁弟浩，散骑侍郎。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为功曹，出补西阳太守，与无忌俱为卢循所害。邈弟广，别有传。

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祖文，魏

大鸿胪。父毓，征南军司。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中兴初，与庾亮俱补中书郎。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王敦专权，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扬才俊，询谋时政，以广圣聪。”敦闻而恶之，乃启出衍为广陵郡。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石勒尝骑至山阳，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视职期月，以太兴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

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

子启，卢陵太守。

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学不及衍，涉世声誉过之。元帝以为主簿，转参军，稍迁侍中，徙太子左卫率，卒，追赠太仆。

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庾爰之

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优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

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著《礼》《易论难》皆行于世。

子辑，历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自免归，亦以讲授为事。义熙中，连征不至。

韦謏，字宪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著《伏林》三千余言，遂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

至冉闵，又署为先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

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五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

谗性不严重，好徇己之功，论者亦以是少之。尝谓伯阳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为我对，正值恶抵。”伯阳曰：“伯阳之不肖，诚如尊教，尊亦正值软抵耳。”谗惭无言。时人传之，以为嗤笑。

范弘之，字长文，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弘之议曰：

石阶藉门荫，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金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议，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黷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殫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糜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

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

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汉文袭弋绋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

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

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余杭令。将行，与会稽王道子笺曰：

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尽。常以谢石黷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

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异，而并传后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后人用舍，参差不同，各

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硜硜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说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按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珣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珣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辞。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

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又与王珣书曰：

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于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嶮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贞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后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于君臣之阶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

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

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恒不自保，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忤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

弘之词虽亮直，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余杭令，年四十七。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慕容暉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受经。迁祭酒。及暉为苻坚所灭，欢死于长安。

史臣曰：范平等学府儒宗，誉隆望重，或质疑是属，或师范攸归，虽为未及古人，故亦一时之俊。若仲宁之清贞守道，抗志柴门；行齐之居室屡空，栖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铲迹销声；宣子之乐道安贫，弘风阐教；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协和主相，刊削繁辞，可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舒元入参机务，明主赏其博闻；出莅边隅，犷狄钦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论，不避朝权，贬石抵温，斯为当矣，遂乃厄三怨，以至陵迟，悲夫！

赞曰：郁郁周文，洋洋汉典。炙轂流誉，解颐飞辩。雅诰弗沦，微言复显。爰及晋代，斯风逾阐。

卷九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文苑 应贞 成公绥 左思
 赵至 邹湛 枣据 褚陶
 王沉 张翰 庾阐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罗含
 顾恺之 郭澄之

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洎姬历云季，歌颂滋繁，荀宋之流，导源自远，总金羁而齐骛，扬玉轡而并驰，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自时已降，轨躅同趋，西都贾马，耀灵蛇于掌握，东汉班张，发雕龙于绀縠，俱标称首，咸推雄伯。逮乎当涂基命，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

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今撰其鸿笔之彦，著之《文苑》云。

应贞，字吉甫，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举高第，频历显位。武帝为抚军大将军，以为参军。及践阼，迁给事中。帝于华林园宴射，贞赋诗最美。其辞曰：

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极肇建，彝伦攸敷。五德更运，应录受符。陶唐既谢，天历在虞。于时上帝，乃顾惟眷。光我晋祚，应期纳禪。位以龙飞，文以豹变。玄泽滂流，仁风潜扇。区内宅心，方隅回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凤鸣朝阳，龙翔景云。嘉禾重颖，蓂莢载芬。率土咸宁，人胥悦欣。

恢恢皇度，穆穆圣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视斯明。在听斯聪。登庸以德，明试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显。无义不经，无理不践。行舍其华，言去其辩。游心至虚，同规易简。六府孔修，九有来践。泽罔不被，化莫不加。声教南暨，西渐流沙。幽人肆险，远国忘遐；越常重译，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内和五品，外威四宾。顺时贡职，入觐天人。备言锡命，羽盖朱轮。

贻宴好会，不常厥数。神心所授，不言而喻。于时

肆射，弓矢斯具。发彼互的，有酒斯饫。文武之道，厥猷未坠。在昔先王，射御兹器。示武惧荒，过则有失。凡厥群后，无懈于位。

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贞与护军长史孔恂俱为之。后迁散骑常侍，以儒学与太尉荀颀撰定新礼，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于世。

弟纯。纯子绍，永嘉中，至黄门郎，为东海王越所害。纯弟秀，秀子詹，自有传。

成公绥，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也。幼而聪敏，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闲默自守，不求闻达。时有孝乌，每集其庐舍，绥谓有反哺之德，以为祥禽，乃作赋美之，文多不载。又以“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历观古人未之有赋，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曰：

惟自然之初载兮，道虚无而玄清，太素纷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茫昧兮，廓开辟而著形。尔乃清浊剖分，玄黄判离。太极既殊，是生两仪，星辰焕列，日月重规，天动以尊，地静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亏，阴阳协气而代谢，寒暑随时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异位，千变万化，繁育庶类，授之以形，裹之以气。色表文采，声有音律，覆载无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润以庆云，八风翱翔，六气氤氲。蛟行蠕动，方聚类分，鳞殊族别，羽毛异群，各含精而熔冶，咸受范于陶钧，何

滋育之罔极兮，伟造化之至神！

若天悬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烛耀，五纬重光，河汉委蛇而带天，虹蜺偃蹇于昊苍，望舒弥节于九道，义和正辔于中黄，众星回而环极，招摇运而指方，白兽峙据于参伐，青龙垂尾于心房，玄龟匿首于女虚，朱鸟奋翼于注张，帝皇正坐于紫宫，辅臣列位于文昌，垣屏骆驿而珠连，三台差池而雁翔，轩辕华布而曲列，摄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征瑞表祥，灾变呈异，交会薄蚀，抱晕带珥，流逆犯历，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黄而国吉祥，彗孛发而世所忌。

尔乃旁观四极，俯察地理，川渎浩汗而分流，山岳磊落而罗峙，沧海沆漭而四周，悬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于南极，烛龙曜于北址，扶桑高于万仞，寻木长于千里，昆仑镇于阴隅，赤县据于辰巳。于是八十一域，区分方别；风乖俗异，险断阻绝，万国罗布，九州并列。青冀白壤，荆衡涂泥，海岱赤埴，华梁青黎，兗带河洛，扬有江淮。辩方正土，经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国一同，连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达五通。东至阳谷，西极泰濛，南暨丹炮，北尽空同。遐方外区，绝域殊邻，人首蛇躯，鸟翼龙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鳞，栖林浮水，若兽若人，居于大荒之外，处于巨海之滨。

于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结体而括囊，浑元运流而无穷，阴阳循度而率常，回动纠纷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强。统群生而载育，人托命于所系，尊太一于上皇，奉万神于五帝，故万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

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东南俄其既倾，西北豁而中裂，断鳌足而续毁，炼玉石而补缺。岂斯事之有征，将言者之虚设？何阴阳之难测，伟二仪之寥阔！

坤厚德以载物，乾资始而至大，俯尽鉴于有形，仰蔽视于所盖，游万物而极思，故一言于天外。

绥雅好音律，尝当暑承风而啸，冷然成曲，因为《啸赋》曰：

逸群公子，体奇好异，敖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时曜灵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燁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征，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余遗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沈，清澈切于竽笙，优润和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引唱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慷慨，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鹜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扑而抗首，

嘈长引而寥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右澎湃而奔壮。横郁鸣而滔湏，咧嘹眺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飏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回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拂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兽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飏振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霭之溷浊，变阴阳于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娟，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筳若箫；礧礧震隐，訇磕啾嘈。发徵则隆冬熙烝，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曜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

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尼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舞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张华雅重綏，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征为博士。历秘书郎，转丞，迁中书郎。每与华受诏并为诗赋，

又与贾充等参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小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金

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祇增烦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

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缙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能荣养，使者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邺，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太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嗣宗迁江夏相，随到潁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辽西而占户焉。

初，至与康兄子蕃友善，及将远适，乃与蕃书叙离，并

陈其志曰：

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后，离群独逝，背荣宴，辞伦好，经迥路，造沙漠。鸡鸣戒旦，则飘尔晨征；日薄西山，则马首靡托。寻历曲阻，则沈思纡结；登高远眺，则山川攸隔。或乃回风狂厉，白日寝光，徙倚交错，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颠，进无所由，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啸咏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至若兰芷倾顿，桂林移殖，根萌未树而牙浅弦急，每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此所以怵惕于长衢也。又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今将殖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修陵，表龙章于裸壤，奏《韶》《武》于聋俗，固难以取贵矣。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飘飘远游之士，托身无人之乡，总辔遐路，则有前言之难；悬鞍陋宇，则有后虑之戒；朝霞启晖，则身疲而遑征；太阳戢曜，则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则寥廓而无睹；极听修原，则掩寂而无闻。吁其悲矣！心伤瘁矣！然后知步骤之士不足为贵也。

顾景中原，愤中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啸大野，兽睇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叶华崖，飞

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渚，仰荫游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畴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裏，从容顾眄，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曹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去矣嵇生，远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纸意结，知复何云。

至身長七尺四寸，论议精辩，有从横才气。辽西举郡计吏，到洛，与父相遇。时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归，至乃还辽西。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欧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邹湛，字润甫，南阳新野人也。父轨，魏左将军。湛少以才学知名，仕魏历通事郎、太学博士。泰始初，转尚书郎、廷尉平、征南从事中郎，深为羊祜所器重。入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骑常侍，出补渤海太守，转太傅杨骏长史，迁侍中。骏诛，以僚佐免官。寻起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诗及论事议二十五首，为时所重。

初，湛尝梦见一人，自称甄舒仲，余无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积土败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检之，果然，厚加敛葬。葬毕，遂

梦此人来谢。

子捷，字太应，亦有文才。永康中，为散骑侍郎。及赵王伦篡逆，捷与陆机等俱作禅文。伦诛，坐下廷尉，遇赦免。后为太傅参军。永嘉末，卒。

枣据，字道彦，颍川长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祗，魏钜鹿太守。据美容貌，善文辞。弱冠，辟大将军府，出为山阳令，有政绩。迁尚书郎，转右丞。贾充伐吴，请为从事中郎。军还，徙黄门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时年五十余。所著诗赋论四十五首，遇乱多亡失。

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显。永嘉中为襄城太守。弟嵩，字台产，才艺尤美，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为石勒所杀。

褚陶，字季雅，吴郡钱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聪慧，清淡闲默，以坟典自娱。年十三，作《鸥鸟》、《水碓》二赋，见者奇之。陶尝谓所亲曰：“圣贤备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补尚书郎。张华见之，谓陆机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机曰：“公但未睹不鸣不跃者耳。”华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岳之宝不匮矣。”迁九真太守，转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沈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其辞曰：

东野丈人观时以居，隐耕污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

出自沍寒之谷，过而问涂。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阴之乡。”“奚适？”曰：“欲适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诸热，无得热之方。”冰子瞿然曰：“胡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热之士，其得炉冶之门者，惟挟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闻宗庙之器不要华林之木，四门之宾何必冠盖之族。前贤有解韦索而佩朱黻，舍徒担而乘丹毂。由此言之，何恤而无禄！惟先生告我涂之速也。”

丈人曰：“呜呼！子闻得之若是，不知时之在彼。吾将释子。夫道有安危，时有险易，才有所应，行有所适。英奇奋于从横之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当厄难则骋权谲以良图，值制作则展儒道以畅摅，是则袞龙出于缁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后舒。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上圣下明，时隆道宁，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佇。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子，皆为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至乃空器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枪枪，膺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倭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韞蠹者以色厚为笃诚，腌焚者以博纳为通济，眊眊者以难入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誉，嗛闪者得清剿之声，呛哼怯畏于谦让，闾茸勇敢于鬻诤。

斯皆寒素之死病，荣达之嘉名。凡兹流也，视其用心，察其所安，责人必急，于己恒宽。德无厚而自贵，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向而远视，鼻齾齾而刺天。忌恶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慑吁权门。心以利倾，智以势昏，姻党相扇，毁誉交纷。当局迷于所受，听采惑于所闻。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历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今以子孤寒，怀真抱素，志陵云霄，偶景独步，直顺常道，关津难渡，欲聘韩卢，时无狡兔，众涂圯塞，投足何错！”

于是冰子释然乃悟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仆少长于孔颜之门，久处于清寒之路，不谓热势自共遮锢。敬承明诲，服我初素，弹琴咏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节可慕。丹毂灭族，吕霍哀吟，朝荣夕灭，旦飞暮沈。聃周道师，巢由德林。丰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积罚难任，三郤尸晋，宋华咎深，投局正幅，实获我心。”

是时王政陵迟，官才失实，君子多退而穷处，遂终于里闾。

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字叔开，有才名，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读之者莫不叹息焉。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也。父俨，吴大鸿胪。翰有清

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著《首丘赋》，文多不载。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然府以其辄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性至孝，遭母忧，哀毁过礼。年五十七卒。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

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赅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阐好学，九岁能属文。少随舅孙氏过江。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在项城。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乡亲称之。州举秀才，元帝为晋王，辟之，皆不行。后为太宰、西阳王羣掾，累迁尚书郎。苏峻之难，阐出奔郗鉴，为司空参军。峻平，以功赐爵吉阳县男，拜彭城内史。鉴复请为从事中郎。寻召为散骑侍郎，领大著作。顷之，出补零陵太守，入湘川，吊贾谊。其辞曰：

中兴二十三载，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过洞庭，涉湘川而观汨水，临贾生投书之川，慨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

伟哉兰生而芳，玉产而洁，阳葩熙冰，寒松负雪，莫邪挺锷，天骥汗血，苟云其隼，谁与比杰！是以高明倬茂，独发奇秀，道率天真，不议世疾，焕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矫乎若翔鸾拊翼而逸宇宙也。飞荣洛汭，擢颖山东，质清浮磬，声若孤桐，琅琅其璞，岩岩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为公，方驾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张高弘悲，声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虽有惠音，莫过《韶》《濩》；虽有腾鳞，终仆一壑。呜呼！大庭既邈，玄风悠缅，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显。三五亲誉，其辄可仰而标；霸功虽逸，其涂可翼而阐，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怀宝如玉，而生运之浅！

昔咎繇谟虞，吕尚归昌，德协充符，乃应帝王。夷吾相桓，汉登萧张；草庐三顾，臭若兰芳。是以道隐则蠖屈，数感则凤睹，若栖不择木，翔非九五，虽曰玉折，隼才何补！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托神用，故能全生。奈何兰膏，扬芳汉庭，摧景飚风，独丧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来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见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淶水。

后以疾，征拜给事中，复领著作。吴国内史虞潭为太伯立碑，阐制其文。又作《扬都赋》，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谥曰贞，所著诗赋铭颂十卷行于世。

子肃之，亦有文藻著称，历给事中、相府记室、湘东太

守。太元中卒。

曹毗，字辅佐，谯国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马。父识，右军将军。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举为佐著作郎。父忧去职。服阕，迁句章令，征拜太学博士。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其辞曰：

或问曹子曰：“夫宝以含珍为贵，士以藏器为峻，麟以绝迹标奇，松以负霜称隼，是以兰生幽涧，玉辉于仞。故子州浮沧澜而龙蟠，吴季忽万乘以解印，虞公潜崇岩以颐神，梁生适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养和，夷迹洞润，陵冬扬芳，披雪独振也。

“今少子晞冥风，弱挺秀容，奇以幼龄，翰披孺童。吐辞则藻落杨班，抗心则志拟高鸿，味道则理贯庄肆，研妙则颖夺豪锋。固以腾广莫而萋茜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礼为己任，申韩为宏通！既登东观，染史笔；又据太学，理儒功。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洞，养采幽翳，晦明蒙笼。不追林栖之迹，不希抱鳞之龙，不营练真之术，不慕内听之聪。而处泛位以核物，扇尘教以自濛，负盐车以显能，饰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园之场，出不躐曾城之冲，游不践绰约之室，赳不希驂骝之踪；徒以区区之怀而整名目之典，覆蕘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检名实于俄顷之间，定得失乎一管之锋。

“子若谓我果是邪？则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则俗非不可以苟从。俗我纷以交争，利害浑而弥重，何异执朽轡以御逸骝，承劲风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劳府，对群物以耦怨双者乎？子不闻乎终军之颖，贾生之才，拔奇山东，玉映汉台，可谓响播六合，声骇婴孩，而见毁絳灌之口，身离狼狽之灾。由此言之，名为实宾，福萌祸胎，朝敷荣华，夕归尘埃，未若澄虚心于玄圃，荫瑶林于蓬莱，绝世事而隼黄绮，鼓沧川而浪龙鳃者矣。蒙窃惑焉。”

主人焕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两仪既辟，阴阳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纷扰，万类云云，孰测其兆！故不登阊风，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观恢廓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矫，岂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阳草！故大人达观，任化昏晓，出不极劳，处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运屈则紆其清晖，时申则散其龙藻，此盖员动之用舍，非寻常之所宝也。

“今三明互照，二气载宣，玄教夕凝，朗风晨鲜，道以才畅，化随理全。故五典克明于百揆，虞音齐响于五弦，安期解褐于秀林，渔父摆钩于长川。如斯则化无不融，道无不延，风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将舞黄虬于庆云，招仪凤于灵山，流玉醴乎华閤，秀朱草于庭前。何有违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辩其说而未测其源，明朝菌不可逾晦朔，螭蛄无以观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对以终篇。”

累迁至光禄勋，卒。凡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尝著《学箴》，称：

《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李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载之遗风，则非圣不立。然则圣人之在世，吐言则为训辞，莅事则为物轨，运通则与时隆，理丧则与世弊矣。是以大为之论以标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责于圣人而遗累乎陈迹也。故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鲜，不覩千仞之门而遂适物之迹，逐迹逾笃，离本逾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惧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略言所怀，以补其阙。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义之违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辞曰：

芒芒太初，悠悠鸿荒，蚩蚩万类，与道兼忘。圣迹未显，贤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资生既广，群涂思通，暗实师明，匪予求蒙，遗己济物而天下为公。大庭唱基，义农宏赞，六位时成，离晖大观，泽洽雨濡，化流风散，比屋同尘而人罔僭乱。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质文代作，礼统迭兴，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动非性扰，静岂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废，乃损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于德衰，三辟兴乎叔世，既敦既诱，乃矫乃厉。敦亦既备，矫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扬成音，群能骋技，众巧竭心，野无陆马，山无散林。风罔不动，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礼，不知希竞之为病，违彼夷涂而遵此险径。狡兔陵冈，游鱼遁川，至蹟深妙，大象幽玄，弃饵收置而责功蹄筌，先统丧归而寄旨忘言。政异征辞，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寻响穷年，刻意离性而失其自然。世有险夷，运有通圯，损益适时，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以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力行犹惧不逮，希企邈以远矣。室有善言，应在千里，况乎行止复礼克己。风人司箴，敬贻君子。

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县令，遭母忧。服阕，为大著作郎。

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累迁中书侍郎，卒官。充注《尚

书》及《周易旨》六篇、《释庄论》上下二篇、诗赋表颂等杂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

子颢，亦有文义，多所述作，郡举孝廉。

充从兄式，以平隐著称，善楷隶。中兴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谭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不敢显之耳。”温疑不实，乃曰：“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后为《三国名臣颂》曰：

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历代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虽遭罹不同，迹有优劣，至于体分冥固，道契不坠，风美所扇，训革千载，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吕用而汤武宁，三贤进而小白兴，五臣显而重耳霸。中古陵迟，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员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故蘧宁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相体，若合符契，则燕昭、乐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时值龙颜，则当年控三杰，汉之得贤，于斯为贵。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群下得尽其忠；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业。静乱庇人，抑亦其次。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患遭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夫万岁一期，有生之通涂；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

文若怀独见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人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图霸朝，豫谋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人亡而后显；筹画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

董卓之乱，神器迁逼，公达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谭，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谓。所以存亡殊致，始终不同，将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义不可不明，时宗举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达识摄其契。相与弘道，岂不远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进玺，君臣易位，则崔生所以不与，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岂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人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受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

公瑾卓尔，逸志不群，总角料主，则素契于伯符；晚节曜奇，则三分于赤壁。惜其龄促，志未可量。

子布佐策，致延誉之美，辍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岂徒謦谕而已哉！然杜门不用，登坛受讥。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况沈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

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纪德显功，虽大指同归，所托或乖。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复缀序所怀，以

为之赞曰：

火德既微，运缠大过。洪飏扇海，二溟扬波。虬兽虽惊，风云未和。潜鱼择川，高鸟候柯。赫赫三雄，并回乾轴。竞收杞梓，争采松竹。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兰，岭无停菊。

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应变知微，颐奇赏要。日月在躬，隐之弥曜。文明睎心，赞之愈妙。沧海横流，玉石俱碎。达人兼善，废己存爱。谋解时纷，功济宇内。始救生灵，终明风概。

公达潜朗，思同蓍蔡。运用无方，动摄群会。爰初发迹，遽此颠沛。神情玄定，处之弥泰。悒悒幕裹，算无不经。亶亶通韵，迹不暂停。虽怀尺璧，顾晒连城。智能极物，愚足全生。

郎中温雅，器识纯素。贞而不谅，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轨度。志成弱冠，道敷岁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履尾，神气恬然。行不修饰，名节无愆。操不激切，素风愈鲜。

邈哉崔生，体正心直。天骨疏朗，墙岸高疑。忠存轨迹，义形风色。思树芳兰，剪除荆棘。人恶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节。虽遇尘务，犹震霜雪。运极道消，碎此明月。

景山恢诞，韵与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纳。和而不同，通而不杂。遇醉忘辞，在醒贻答。

长文通雅，义格终始。思戴元首，拟伊同耻。人未知德，惧若在己。嘉谋肆庭，谗言盈耳。玉生虽丽，光

不逾把。德积虽微，道暎天下。

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直，迹沔必伪。处死匪难，理存则易。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容身靡寄。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礼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存。

玄伯刚简，大存名体。志在高构，增堂及陛。端委兽门，正言弥启。临危致命，尽其心礼。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灵，独稟先觉。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初九龙盘，雅志弥确。百六道丧，干戈选用。苟非命世，孰扫雰雰！宗子思宁，薄言解控。释褐中林，郁为时栋。

士元弘长，雅性内融。崇善爱物，观始知终。丧乱备矣。胜涂未隆。先生标之，振起清风。绸缪哲后，无妄惟时。夙夜匪懈，义在缉熙。三略既陈，霸业已基。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岂曰模拟，实在雅性。亦既羁勒，负荷时命。推贤恭己，久而可敬。

公衡冲达，秉志渊塞。媚兹一人，临难不惑。畴昔不造，假翮邻国。进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纷纭，人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眄。

公瑾英达，朗心独见。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恃战忘敌。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

子布擅名，遭世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吴魏同宝。遂赞宏谟，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

业未纯。把臂托孤，惟贤与亲。轰哭止哀，临难忘身。成此南面，实由老臣。才为世生，世亦须才。得而能任，贵在无猜。

昂昂子敬，拔迹草莱。荷檐吐奇，乃构云台。

子瑜都长，体性纯懿。谏而不犯，正而不毅。将命公庭，退忘私位。岂无鹖鹇，固慎名器。

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献替。谋宁社稷，妥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

元叹邈远，神和形检。如彼白珪，质无尘点。立行以恒，匡主以渐。清不增洁，浊不加染。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叹过孙阳，放同贾屈。

莘莘众贤，千载一遇。整辔高衢，骧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时务。名节殊涂，雅致同趣。日月丽天，瞻之坠。仁义在躬，用之不匮。尚想遐风，载揖载味。后生击节，懦夫增气。

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读其《北征赋》，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实恟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答曰：“感不绝于余心，愬流风而独写。”珣诵味久之，谓滔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性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与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为“袁伏”。宏心耻之，每叹曰：“公之厚恩未优国士，而与滔比肩，何辱之甚。”

谢安常赏其机对辩速。后安为扬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

宏见汉时傅毅作《显宗颂》，辞甚典雅，乃作颂九章，颂简文之德，上之于孝武。

太元初，卒于东阳，时年四十九。撰《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

三子：长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风，最知名，官至临贺太守。

伏滔，字玄度，平易安丘人也。有才学，少知名。州举秀才，辟别驾，皆不就。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深加礼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从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

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与地。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县，是为九江。刘项之际，号曰东楚。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试商较而论之。

夫悬象著明，而休征表于列宿；山河衿带，而地险彰于丘陵；治乱推移，而兴亡见于人事。由此而观，则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东南而弱楚以亡，飞孛横于天汉而刘安诛绝，近则火星晨见而王凌首谋，长彗宵暎而毋丘袭乱。斯则表乎天时也。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乎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

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屡迁其都，外迫强秦之威，内遭阳申之祸，逃死劫杀，三世而灭。黥布以三雄之选，功成垓下，淮阴既囚，梁越受戮，嫌结震主之威，虑生同体之祸，遂谋图全之计，庶几后亡之福，众溃于一战，身脂于汉斧。刘长支庶，奄王大国，承丧乱之余，御新化之俗，无德而宠，欲极祸发。王安内怀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说，招引宾客，沈溺数术，藉二世之资，恃戈甲之盛，屈强江淮之上，西向而图宗国，言未绝口，身嗣俱灭。李宪因亡新之余，袁术当衰汉之末，负力幸乱，遂生僭逆之计，建号九江，称制下邑，狼狈奔亡，倾城受戮。及至彥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

非所议，相系祸败。祖约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乱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则懦弱昏迷，以至绝灭，亡楚当之。恃强畏逼，遂谋叛乱，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宠之之过也。公路僭伪，乘衅之盗也。二将以图功首难，士少以骄矜乐祸。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宠盛祸淫，福过灾生，而制之不渐，积之有由也。

其下篇曰：

昔高祖之诛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驰赦过之书，乘人主之威以除逆节之虏，然犹决战陈都，暴尸横野，仅乃克之，害亦深矣！长安之谋，虽兵未交于山东，祸未遍于天下，而驰说之士与阖境之人幽囚诛放者，亦已众矣。光武连兵于肥舒，魏祖驰马于蕲苦，而庐九之间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凌面缚，得之于斫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后觉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发疾，岂不勤哉！文皇挟万乘之威，杖伊周之权，内举京畿之众，外征四海之锐，云合雨集，推锋以临淮浦，而诞欽晏然，方婴城自固，凭轼以观王师。于是筑长围，起焚橰，高壁连堑，负戈击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后始知亡焉。然则屠城之祸，其可极言乎？约之出奔，淮左为墟，悲夫！

信哉鲁哀之言，夫生乎深宫，长于膏粱，忧惧不切于身，荣辱不交于前，则其仁义之本浅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险之居，养以众强之盛，而无德以临之，无制以节之，则厌溢乐祸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资坚城，伪令行于封内，邪惠结于人

心，乘间幸济之说日交于侧，猾诈錙铢之群各驰于前，见利如归，安在其不为乱乎！况乘旧宠，挟前功，畏逼惧亡，以谋图身之举者，望其俯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称“履霜坚冰，驯致之道，”盖言渐也。呜呼！斯所以乱臣贼子亡国覆家累世而不绝者欤！

昔先生之宰天下也，选于有德，访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级，画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无僭差之嫌，四人安业，无并兼之国。三载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迹，九伐时修，刑赏无所谬其实。令之有渐，轨之有度，宠之有节，权不外授，威不下黜，所以杜其萌际，重其名器，深根固本，传之百世。虽时有盛衰，弱者无所惧其亡；道有兴废，强者不得资其弊。夫如是，将使天下从风，穆然轨道，庆自一人，惠流万国，安有向时之患哉！

寿阳平，以功封闻喜县侯，除永世令。温薨，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领华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尝会于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先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迁游击将军，著作如故。卒官。

子系之，亦有文才，历黄门郎、侍中、尚书、光禄大夫。

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曾祖彦，临海太守。父绥，荥阳太守。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

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羨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羨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羨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俄迁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征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仍转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于世。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恺之好

谐谑，人多爱狎之。后为殷仲堪参军，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败。恺之与仲堪笺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还至荆州，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状。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语。恺之先曰：“火烧平原无遗燎。”玄曰：“白布缠根树旒旒。”仲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临深池。”仲堪眇目，惊曰：“此太逼人！”因罢。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每写起人形，妙绝于时。尝图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象，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辞。恺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仲堪乃从之。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给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

愷之矜伐过实，少年因相称誉以为戏弄。又为吟咏，自谓得先贤风制。或请其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义熙初，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瞻每遥赞之，愷之弥自力忘倦。瞻将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止。尤信小术，以为求之必得。桓玄尝以一柳叶给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愷之喜，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见己也，甚以珍之。

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愷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矇记》行于世。

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也。少有才思，机敏兼人。调补尚书郎，出为南康相。值卢循作逆，流离仅得还都。刘裕引为相国参军。从裕北伐，既克长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属议之，多不同。次问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诵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裕便意定，谓澄之曰：“当与卿共登霸陵岸耳。”因还。

澄之位至裕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所著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至于应贞宴射之文，极形言之美，华林群藻罕或畴之。子安幼标明敏，少蓄清思，怀天地之寥廓，赋辞人之所遗，特构新情，岂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历载，以赋《三都》，士安见而称善，平原睹而韬翰，匪

惟高步当年，故以腾华终古。邹湛之持论，枣据之缘情，实南阳之人杰，盖颍川之时秀。季雅摛属遒迈，夙备成德，称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尘，而屈乎卑位，《释时》宏论，亦足见其志耳。季鹰纵诞一时，不邀名爵，《黄花》之什，浚发神府。仲初之文，风流可尚，擢秀士林，《扬都》之美，尤重时彦。曹毗沈研秘籍，跼足下僚，绮靡降神之歌，朗畅《对儒》之论。李充之《学箴》，信清壮也。袁宏《东征》、《名臣》之作，抑潘陆之亚。玄度学艺优瞻，笔削擅奇，降帝问于西堂，故其荣观也。君章耀湘中之宝，挺荆楚之材，梦鸟发乎精诚，岂独日者之蛟凤！长康矜能过实，谭谐取容，而才多逸气，故有三绝之目。仲静机思通敏，延誉清流，德輿西伐之计，取定于微指者矣。

赞曰：爻彖垂法，宫征流音。美哉群彦，扬蕤翰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子安、太冲，遒文绮烂。袁、庾、充、恺，缙藻霞焕。架彼辞人，共超清贯。

卷九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外戚 羊琇 王恂 杨文宗
 羊玄之 虞豫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准 王濛 王遐 王蕴 褚爽

详观往诰，逖听前闻，阶缘外戚以致显荣者，其所由来

尚矣。而多至祸败，鲜克令终者，何哉？岂不由禄以恩升，位非德举；识惭明哲。材谢经通；假椒房之宠灵，总军国之枢要。或威权震主，或势力倾朝；居安而不虑危，务进而不知退；骄奢既至，衅隙随之者乎！是以吕霍之家，诛夷于西汉，梁邓之族，剿绝于东都，其余干纪乱常、害时蠹政者，不可胜载。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窦广国之弟兄，阴兴之守约戒奢，史丹之掩恶扬善，斯并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观之，干时纵溢者必以凶终，守道谦冲者永保贞吉，古人所谓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欤！

逮于晋难，始自宫掖。杨骏藉武帝之宠私，叨窃非据，贾谧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厉阶，遂使悼后遇云林之灾，愍怀滥湖城之酷。天人道尽，丧乱弘多，宗庙以之颠覆，黎庶于焉殄瘁。《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此之谓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车。庾亮世族羽仪，王恭高门领袖，既而职兼出纳，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规几于败国，岂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权，王叔仁之固求出镇，用能全身远害，有可称焉。贾充、杨骏、庾亮、王献之、王恭等已入列传，其余既叙其成败，以为《外戚篇》云。

羊琇，字稚舒，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书右仆射。琇少举郡计，参镇西钟会军事，从平蜀。及会谋反，琇正言苦谏，还，赐爵关内侯。琇涉学有智算，少与武帝通门，甚相亲狎，每接筵同席，尝谓帝曰：“若富贵见用，任领护各十年。”帝戏而许之。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

策，甚有匡救。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及帝为抚军，命琇参军事。帝即王位后，擢琇为左卫将军，封甘露亭侯。帝践阼，累迁中护军，加散骑常侍。琇在职十三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

初，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琇与裴楷后至，曰：“杜元凯乃复以连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琇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又喜游燕，以夜续昼，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时人讥之。然党慕胜己，其所推举，便尽心无二。穷窳之徒，特能振恤。选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尽铨次之理。将士有冒官位者，为其致节，不惜躯命。然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至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及齐王攸出镇也，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拜特进，加散骑常侍，还第，卒。帝手诏曰：“琇与朕有先后之亲，少小之恩，历位外内，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赠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威。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肃，魏兰陵侯。恂文义通博，在朝忠正，累迁河南尹，建立二学，崇明《五经》。鬲令袁毅尝馈以骏马，恂不受。及毅败，受货者皆被废黜焉。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

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践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宁四年卒，赠车骑将军。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干见称，累迁卫尉，封安寿亭侯，拜平东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征为光禄勋，转尚书，卒。子士文嗣，历右卫将军、南中郎将，镇许昌，为刘聪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历位清显，虽无细行，有在公之称。以讨杨骏勋，封山都县公，邑千八百户。迁龙骧将军，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寻坐事免官。起为射声校尉，久之，转后将军。愷既世族国戚，性复奢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与愷将为鸩毒之事，司隶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论正重罪，诏特原之。由是众人益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及卒，谥曰丑。

杨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汉，四世为三公。文宗为魏通事郎，袭封莠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赠车骑将军，谥曰穆。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书右仆射瑾之子也。玄之初为尚书郎，以后父，拜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更封兴晋侯。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为公。成都王颖之攻长沙王乂也，以讨玄之为名，遂忧惧而卒。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称，州郡礼辟，并不就。拜

南阳王文学。早卒。明帝即位，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山县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骑常侍，迁步兵校尉。太宁末，追赠豫官，以胤袭侯爵，转右卫将军。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阴谋发觉，事连胤，帝隐忍不问，徙胤为宗正卿，加散骑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诛，左迁胤为桂阳太守，秩中二千石。频徙琅邪、卢陵太守。咸康元所卒，追赠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子洪袭爵。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褒，在《孝友传》。琛永嘉初为建威将军，过江，为会稽太守，征为丞相军谘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赠左将军，妻卞丘氏追封乡君，子亮陈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诏追赠琛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亮又辞焉。亮在列传。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镇南将军预孙，尚书左丞锡之子也。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王羲之见而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卫玠神清，杜乂形清。”袭封当阳侯，辟公府掾，为丹阳丞。早卒，无男，生后而父终，妻裴氏嫠居养后，以礼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穆。封裴氏为高安乡君，邑五百户。至孝武帝时，崇进为广德县君。裴氏寿考，百姓号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尝言于朝曰：“恨诸君不见杜乂也。”其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献皇后父也。祖磐，有局量，以千用称。尝为县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磐曰：“物各有所施，榱桷之材不合以为藩落也，愿明府垂察。”乃舍之。家贫，辞吏。年垂五十，镇南将军羊祜与磐有旧，言于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东将军。父洽，武昌太守。

裒少有简贵之风，与京兆杜父俱有盛名，冠于中兴。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谢安亦雅重之，恒云：“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初辟而阳王掾、吴王文学。苏峻之构逆也，车骑将军郗鉴以裒为参军。峻平，以功封都乡亭侯，稍迁司徒从事中郎，除给事黄门侍郎。康帝为琅邪王时，将纳妃，妙选素望，诏聘裒女为妃，于是出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征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在官清约，虽居方伯，恒使私童樵采。顷之，征为卫将军，领中书令。裒以中书铨管诏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让，诏以为左将卦、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镇金城，又领琅邪内史。

初，裒总角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骇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验。”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献皇太后临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议加不臣之礼，拜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曰：“臣以虚鄙，才不周用，过蒙国恩，累忝非据。无劳受宠，负愧实深，岂可复加殊特之命，显号重叠！臣有何勋可以克堪？何颜可以冒进？委身圣世，岂复遗力，实

惧颠坠，所误者大。今王略未振，万机至殷，陛下宜委诚宰辅，一遵先帝任贤之道，虚己受成，坦平心于天下，无宜内示私亲之举，朝野失望，所损岂少！”于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扬州之晋陵吴国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

永和初，复征袁，将以为扬州、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说袁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袁长史王胡之亦劝焉，于是固辞归藩，朝野咸叹服之。进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辞开府。袁又以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贤任能，升敬旧齿，乃荐前光禄大夫顾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为尚书令，浩为扬州刺史。

及石季龙死，袁上表请伐之，即日戒严，直指泗口。朝议以袁事任贵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师。袁重陈前所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示以威信，后遣督护麋嶷进军下邳，贼即奔溃，嶷率所领据其城池，今宜速发，以成声势，于是除征讨大都督青、扬、徐、兖、豫五州诸军事。袁率众三万径进彭城，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袁抚纳之，甚得其欢心。先遣督护徐龁伐沛，获伪相支重，郡中二千余人归降。鲁郡山有五百余家，亦建义请援，袁遣龁领锐卒三千迎之。龁违袁节度，军次代陂，为石遵将李菟所败，死伤太半，龁执节不挠，为贼所害。袁以《春秋》责帅，授任失所，威略亏损，上疏自贬，以征北将军行事，求留镇广陵。诏以偏帅之责，不应引咎，逋寇未殄，方镇任重，不宜贬降，使还镇京口，解征讨都督。

时石季龙新死，其国大乱，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

乞师救援。会袁已旋，威势不接，莫能自拔，皆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死亡咸尽。袁以远图不就，忧慨发病。及至京口，闻哭声甚众，袁问：“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袁益惭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赠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谥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学行知名，历散骑常侍、秘书监。

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为骠骑将军，劝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灭骠骑？”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征拜散骑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封晋兴县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洁，表让不受。三子：放、惔、澄。

放继充。

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阳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书。

澄字季玄，起家秘书郎，转丞，清正有器望，累迁秘书监、太常、中护军。孝武帝深爱之，以为冠军将军、吴国内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选师傅，征拜尚书，领琅邪王师。安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典选、王师如故。时澄脚疾，固让，特听不朝，坐家视事。又领本州大中正。及桓玄执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赠金紫光禄大夫。长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为大司农。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历位尚书。祖佑，北军中候。父讷，新淦令。濛少时放纵不羁，不为乡曲所齿，晚节始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事诸母甚谨，奉禄资产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于色，不修小洁，而以清约见称。善隶书。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姬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与沛国刘惔齐名友善，惔常称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濛每云：“刘君知我，胜我自知。”时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

司徒王导辟为掾。导复引匡术弟孝，濛致笺于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杖德义以尹天下，方将澄清彝伦，崇重名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以允答具瞻，仪形海内！”导不答。后出补长山令，复为司徒左西属。濛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徙中书郎。

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而濛性和畅，能言理，辞简而有会。”及简文帝辅政，益贵幸之，与刘惔号为入室之宾。转司徒左长史。晚求为东阳，不许。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闻之曰：“人言会稽王痴，竟痴也！”疾渐笃，于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临殡，刘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恸绝久之。谢安亦常称濛云：“王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有二子：修、蕴。

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称，善隶书，号曰流奕清举。年十二，作《贤全论》。濛以示刘惔曰：“敬仁此论，便足以参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学，转中军司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临终，叹曰：“无愧古人，年与之齐矣。”

王遐，字桓子，简顺皇后父，骠骑将军述之从叔也。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宁康初，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谥曰靖。

长子恪，领军将军，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欢之，广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卫尉。

王蕴，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长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迁尚书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务存进达，各随其方，故不得者无怨焉。补吴兴太守，甚有德政。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贍恤。主簿执谏，请先列表上待报，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饥馑，若表上须报，何以救将死之命乎！专辄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义而败，无所恨也。”于是大振贷之，赖蕴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违科免蕴官，士庶诣阙讼之，诏特左降晋陵太守。复有惠化，百姓歌之。

定后立，以后父，迁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本州大中正，封建昌县侯。蕴以恩泽赐爵，非三代令典，固辞不受。朝廷敦劝，终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诸军事、左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复固让。谢安谓蕴曰：“卿居后父之重，不应妄自

菲薄，以亏时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贵权于事不事耳。可暂临此任，以纾国姻之重。’于是乃受命，镇于京口。顷之，征拜尚书左仆射，将军如故，迁丹阳尹，即本军号加散骑常侍。蕴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常侍如故。

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会稽，略少醒日，然犹以和简为百姓所悦。时王悦来拜墓，蕴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余日方还。蕴问其故，恭曰：“与阿太语，蝉连不得归。”蕴曰：“恐阿太非尔之友。”阿太，悦小字也。后竟乖初好，时以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长子华，早卒。次恭，在列传。恭弟爽，字季明，强正有志力，历给事黄门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国宝夜欲开门入为遗诏，爽距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乃止。爽尝与会稽王道子饮，道子醉呼爽为小子，爽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及国宝执权，免爽官。后兄恭再起事，并以爽为宁朔将军，参预军事。恭败，被诛。

褚爽，字弘茂，小字斯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有令称，谢安甚重之，尝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矣。”为义兴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义熙中，并历大官。

史臣曰：羊琇托肺腑之亲，处多闻之益，遭逢潜跃之际，

预参经始之谋，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凭宠灵而逞欲，恃势位而骄陵，屡犯宪章，频干国纪，幸逢宽政，得免刑书。王恺地即渭阳，家承世禄，曾弗闻于恭俭，但崇纵于奢淫，竞爽于季伦，争先于武子，既尘清论，有敦王猷，虽复议行易名，未足惩恶劝善。弘理仪形外朗，季野神鉴内融，仲祖温润风流，幼道清虚寡欲，皆擅名江表，见重当时，岂惟后族之英华，抑亦搢绅之令望者也。

赞曰：托属丹掖，承辉紫宸。地既权宠，任惟执钧。约乃寡失，骄则陵人。覆车遗戒，谅足书绅。

卷九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隐逸	孙登	董京	夏统
朱冲	范粲	鲁胜	董养
霍原	郭琦	伍朝	鲁褒
汜腾	任旭	郭文	龚壮
孟陋	韩绩	譙秀	翟汤
郭翻	辛谧	刘麟之	索袭
杨轲	公孙凤	公孙永	
张忠	石垣	宋纤	郭荷
郭瑀	祈嘉	瞿硎先生	
谢敷	戴逵	龚玄之	

陶淡 陶潜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系》探幽，贞遁以成其象。故有避于言色，其道闻乎孔公；骄乎富贵，厥义详于孙子。是以处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玉辉冰洁，川渟岳峙，修至乐之道，固无疆之休，长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无闷，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诗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至于体天作制之后，讼息刑清之时，尚乃仄席幽贞以康神化，征聘之礼贲于岩穴，玉帛之贄委于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斯之谓欤！

自典午运开，旁求隐逸，谯元彦之杜绝人事，江思悛之啸咏林薮，峻其贞白之轨，成其出尘之迹，虽不应其嘉招，亦足激其贪竞。今美其高尚之德，缀集于篇。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喜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

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

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也。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缁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或见推排骂辱，曾无怒色。孙楚时为著作郎，数就社中与语，遂载与俱归，京不肯坐。楚乃贻之书，劝以今尧舜之世，胡为怀道迷邦。京答之以诗曰：“周道敎兮颂声没，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顾望而逝，洋洋乎满目，而作者七。岂不乐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时之不可与，对之以独处。无娱我以为欢，清流可饮，至道可餐，何为栖栖，自使疲单？鱼悬兽槛，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灵，缁袍不能令暖，轩冕不能令荣；动如川之流，静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滨浮磬，众人所玩，岂合物情！玄鸟纒幕，而不被害？鸛隼远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鱼，逡巡倒尾，沈吟不决，忽焉失水。嗟呼！鱼鸟相与，万世而不悟；以我观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达人，深穆其度，亦将窥我，颦颥而去。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为狭，静以环堵为大。”后数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寝处惟有一石竹子及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

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统，字仲御，会稽永兴人也。幼孤贫，养亲以孝闻，睦于兄弟，每采杞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蜃蠃以资养。雅善谈论。宗族劝之仕，谓之曰：“卿清亮质直，可作郡纲纪，与府朝接，自当显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毕性命于海滨也！”统悖然作色曰：“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统属太平之时，当与元凯评议出处，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间，自当耦耕沮溺，岂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间乎！闻君之谈，不觉寒毛尽戴，白汗四匝，颜如渥丹，心热如炭，舌缩口张，两耳壁塞也。”言者大惭。统自此遂不与宗族相见。

会母疾，统侍医药，宗亲因得见之。其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难统，于是共诒之曰：“从父间疾病得瘳，大小以为喜庆，欲因其祭祀，并往贺之，卿可俱行乎？”统从之。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徊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拌，酬酢翩翩。统惊愕而走，不由门，破藩直出。归责诸人曰：“昔淫乱之俗兴，卫文公为之悲惋；蜎蜎之气见，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纳齐女，仲尼载驰而退；子路见夏南，愤恚而忼忼。吾常恨不得顿叔向之头，陷华父之眼。奈何诸君迎此妖物，夜与游戏，放傲逸之情，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何也？”遂隐床上，被发而卧，不复言。众亲蹊蹠，即退遣丹、

珠，各各分散。

后其母病笃，乃诣洛市药。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太尉贾充怪而问之，统初不应，重问，乃徐答曰：“会稽夏仲御也。”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大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又问“卿居海滨，颇能随水戏乎？”答曰：“可。”统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鲛鰓跃，后作鲋鰭引，飞鸂首，掇兽尾，夺长梢而船直逝者三焉。于是风波振骇，云雾杳冥，俄而白鱼跳入船者有八九。观者皆悚遽，充心尤异之，乃更就船与语，其应如响，欲使之仕，即俯而不答。充又谓曰：“昔尧亦歌，舜亦歌，子与人歌而善，必反而后和之，明先圣前哲无不尽歌。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统曰：“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户，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众人僉曰：“善。”统于是以足叩船，引声喉嚨，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叱咤欢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诸人顾相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是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

簿，凯其来观，因而谢之，遂命建朱旗，举幡校，分羽骑为队，军伍肃然。须臾，鼓吹乱作，胡葭长鸣，车乘纷错，纵横驰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绕其船三匝。统危坐如故，若无所闻。充等各散曰：“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统归会稽，竟不知所终。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邻人失犊，认冲犊以归，后得犊于林下，大惭，以犊还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屡持刍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复为暴。咸宁四年，诏补博士，冲称疾不应。寻又诏曰：“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时人以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卒以寿终。

范粲，字承明，陈留外黄人，汉莱芜长丹之孙也。粲高亮贞正，有丹风，而博涉强记，学皆可师，远近请益者甚众，性不矜庄，而见之皆肃如也。魏时州府交辟，皆无所就。久之，乃应命为治中，转别驾，辟太尉掾、尚书郎，出为征西司马，所历职皆有声称。及宣帝辅政，迁武威太守。到郡，选良吏，立学校，劝农桑。是时戎夷颇侵疆场，粲明设防备，敌不敢犯，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实，珍玩充积，粲检制之，息其华侈。以母老罢官。郡既接近寇戎，粲又重镇辄去职，朝廷尤之，左迁乐涇令。

顷之，转太宰从事中郎。遭母忧，以至孝称。服阙，复为太宰中郎。齐王芳被废，迁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恻左右。时景帝辅政，召群官会议，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时望，优容之。粲又称疾，阖门不出。于是特诏为侍中，持节使于雍州。粲因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辄密谘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武帝践阼，泰始中，粲同郡孙和时为太子中庶子，表荐粲，称其操行高洁，久婴疾病，可使郡县輿致京师，加以圣恩，赐其医药，若遂瘳除，必有益于政。乃诏郡县给医药，又以二千石禄养病，岁以为常，加赐帛百匹。子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诏不许。以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载，终于所寝之车。长子乔。

乔字伯孙。年二岁时，祖髻临终，抚乔首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涕泣。九岁请学，在同辈之中，言无媿辞。弱冠，受业于乐安蒋国明。济阴刘公荣有知人之鉴，见乔，深相器重。友人刘彦秋夙有声誉，尝谓人曰：“范伯孙体应纯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错其一事而终不能。”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杨雄才学优于刘向，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正群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刘杨优劣论》，文多不载。

乔好学不倦。父粲阳狂不言，乔与二弟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隶校尉刘毅尝抗论于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笃，是为伯夷、叔齐复存于今。如其信笃，益是圣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

加叙用，深为朝廷惜遗贤之讥也。”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覆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箴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乔供养衡门，至于白首，于是除乐安令。辞疾不拜。乔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

初，乔邑人腊夕盗斫其树，人有告者，乔阳不闻，邑人愧而归之。乔往喻曰：“卿节日取柴，欲与父母相欢娱耳，何以愧为！”其通物善导，皆此类也。外黄令高颍叹曰：“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孙恂恂率道，名讳未尝经于官曹，士之贵异，于今而见。大道废而有仁义，信矣！”其行身不秽，为物所叹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鲁胜，字叔时，代郡人也。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元康初，迁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论》云：“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论。“若臣言合理，当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纪。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以彰虚妄之罪。”事遂不报。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中书令张华遣子劝其更仕，再征博士，举中书郎，皆不就。

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

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
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
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
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
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
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
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
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
《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
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
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
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董养，字仲道，陈留浚仪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
禄求荣。及杨后废，养因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
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
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
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因著《无化论》以非之。
永嘉中，洛城东北步广里中地陷，有二鹅出焉，其苍者飞去，
白者不能飞。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即此地也。今
有二鹅，苍者胡象，白者国家之象，其可尽言乎！顾谓谢鲲、
阮孚曰：“《易》称知机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
担入蜀，莫知所终。

霍原，字休明，燕国广阳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备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刘岱将举之，未果而病笃，临终，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后必荐之。”后归乡里。高阳许猛素服其名，会为幽州刺史，将诣之，主簿当车谏不可出界，猛叹恨而止。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燕王月致羊酒。及刘沈为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乃上表理之。诏下司徒参论，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诏可。元康末，原与王褒等俱以贤良征，累下州郡，以礼发遣，皆不到。后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衔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悬其首。诸生悲哭，夜窃尸共埋殡之。远近骇愕，莫不冤痛之。

郭琦，字公伟，太原晋阳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武帝欲以琦为佐著作郎，问琦族人尚书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识”。帝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为郎矣。”遂决意用之。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容复为今世吏。”终身处于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汉寿人也。少有雅操，闲居乐道，不

修世事。性好学，以博士征，不就。刺史刘弘荐朝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选例，不听。尚书郎胡济奏曰：“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余运，承百王之遗弊，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故令敦褒之化亏，退让之风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诚江南之奇才，丘园之逸老也。不加饰进，何以劝善！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宜听光显，以奖风尚。”奏可，而朝不就，终于家。

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其略曰：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独。”

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赢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

况有实；赢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我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

汜腾，字无忌，敦煌人也。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太守张闾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之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病两月余而卒。

任旭，字次龙，临海章安人也。父访，吴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儿童时勤于学。及长，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郡将蒋秀嘉其名，请为功曹。秀居官贪秽，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谏。秀既不纳，旭谢去，闭门讲习，养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狈营送，秀慨然叹曰：“任功曹真人也。吾违其说言，以至于此，复何言哉！”寻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举为郡中正，固辞归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

节俊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隐遁，辞疾不行。寻天下大乱，陈敏作逆，江东名豪并见羁縻，惟旭与贺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

元帝初镇江东，闻其名，召为参军，手书与旭，欲使必到，旭固辞以疾。后帝进位镇东大将军，复召之；及为左丞相，辟为祭酒，并不就。中兴建，公车征，会遭母忧。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之士，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事未行，会有王敦之难，寻而帝崩，事遂寝。明帝即位，又征拜给事中，旭称疾笃，经年不到，尚书以稽留除名，仆射荀崧议以为不可。太宁末，明帝复下诏备礼征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冯怀上疏谓宜赠九列值苏峻作乱，事竟不行。

子琚，位至大宗正，终于家。

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人或酬下价者，亦即与之。后人识文，不复贱酬。食有余谷，辄恤穷匮。人有臻遗，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兽杀大麋鹿于庵侧，文以语人，人取卖之，分钱与文。文曰：“我若须此，自当卖之。所以相语，正以不须故也。”闻

者皆嗟叹之。尝有猛兽忽张口向文，文视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兽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猎者时往寄宿，文夜为担水而无倦色。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文不纳，辞归山中。飏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无言，韦衣乃至烂于户内，竟不服用。

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车，荷担徒行。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踦踞，傍若无人。温峤尝问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是以来也。”又问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乎？”文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曰：“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则为乌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乎！”又问曰：“猛兽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独不畏邪？”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曰：“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导尝众客共集，丝竹并奏，试使呼之。文瞪眸不转，跨蹠华堂如行林野。于时坐者咸有钩深味远之言，文常称不达来语。天机铿宏，莫有窥其门者。温峤尝称曰：“文有贤人之性，而无贤人之才，柳下、梁跖之亚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导遗药，文曰：“命在天，不在药也。夭寿长短，时也。”

居导园七年，未尝出入。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后逃归临安，结庐舍于山中。临安令万宠迎置县中。及苏峻反，破

余杭，而临安独全，人皆异之，以为知机。自后不复语，但举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还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殡葬，宠不听。不食二十余日，亦不瘦。宠问曰：“先生复可得几日？”文三举手，果以十五日终。宠葬之于所居之处而祭哭之，葛洪、庾阐并为作传，赞颂其美云。

龚壮，字子玮，巴西人也。洁己自守，与乡人譙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戍汉中，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欲假寿以报，乃说寿曰：“节下若能并有西土，称藩于晋，人必乐从。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寿然之，遂率众讨期，果克之。寿犹袭伪号，欲官之，壮誓不仕，赂遗一无所取。会天久雨，百姓饥垫，壮上书说寿以归顺，允天心，应人望，永为国藩，福流子孙。寿省书内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壮又谏之，寿又不纳。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即假寿杀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聋，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至李势时卒。

初，壮每叹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难，无复学徒，乃著《迈德论》，文多不载。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吴司空宗之曾孙也。兄嘉，桓温征西长史。陋少而贞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时或弋钓，孤兴独往，虽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亲族迭谓之曰：“少孤！谁无父母？谁有父母！圣人制礼，

令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毁性无嗣，更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后从吉。由是名著海内。简文帝辅政，命为参军，称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谓温曰：“孟陋高行，学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叹曰：“会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拟议也。”陋闻之曰：“桓公正当以我不往故耳。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由是名称益重。博学多通，长于《三礼》。注《论语》，行于世。卒以寿终。

韩绩，字兴齐，广陵人也。其先避乱，居于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司徒王导闻其名，辟以为掾，不就。咸康末，会稽内史孔愉上疏荐之，诏以安车束帛征之。尚书令诸葛恢奏绩名望犹轻，未宜备礼，于是召拜博士。称老病不起，卒于家。

于时高密刘鲋字长鱼、城阳邴郁字弘文，并有高名。鲋幼不慕俗，长而希古，笃学历行，化流邦邑。郁，魏征士原之曾孙，少有原风，敕身谨洁，口不妄说，耳不妄听，端拱恂恂，举动有礼。咸康中，成帝博求异行之士，鲋、郁并被公卿荐举，于是依绩及翟汤等例，以博士征之。郁辞以疾，鲋随使者到京师，自陈年老，不拜。各以寿终。

谯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学著称，显明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

据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骧、骧子寿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征之，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龚壮常叹服焉。桓温灭蜀，上疏荐之，朝廷以秀年在笃老，兼道远，故不征，遣使敕所在四时存问。寻而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年九十余卒。

翟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饷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乞，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征汤，固辞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子庄，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及长，不复猎。或问：“渔猎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庄曰：“猎自我，钓自物，未能顿尽，故先节其甚者。且夫贪饵吞钩，岂我哉！”时人以为知言。晚节亦不复钓，端居篳门，歠菽饮水。州府礼命，及公车征，并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矫，亦有

高操，屡辞辟命。矫子法赐，孝武帝以散骑郎征，亦不至。世有隐行云。

郭翻，字长翔，武昌人也。伯父讷，广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县令闻而诘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尝以车猎，去家百余里，道中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归。其渔猎所得，或从买者，便与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贵焉。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征，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暂归武昌省坟墓，安西将军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以其船小狭，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终日而去。尝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沈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沈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卒于家。

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称冠族。谧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为时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征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及长安陷没于刘聪，聪拜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又历石勒、季

龙之世，并不应辟命。虽处丧乱之中，颓然高迈，视荣利蔑如也。及冉闵僭号，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曰：“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期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于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谧闻物极则变，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处之，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享松乔之寿，永为世辅，岂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刘骥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骥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闭，一困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骥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骥之固辞不受。冲尝到其家，骥之于树条桑，使者致命，骥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闻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骥之，然后方还，拂短褐与冲言话。父使骥之于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冲敕人代骥之斟酌，父辞曰：“若使从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骥之虽冠冕之族，信义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骥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骥之家

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骘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殓送之。其仁爱隐恻若此。卒以寿终。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张茂时，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经日忘反，出而叹曰：“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谘大义。”澹欲行乡射之礼，请袭为三老，曰：“今四表辑宁，将行乡射之礼，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时，养老之义，实系儒贤。既树非梧桐，而希鸾凤降翼；器谢曹公，而冀盖公枉驾，诚非所谓也。然夫子至圣，有召赴焉；孟轲大德，无聘不至，盖欲弘阐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会病卒，时年七十九。澹素服会葬，赠钱二万。澹曰：“世人之所有余者，富贵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恍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虽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乃谥曰玄居先生。

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昨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

刘曜僭号，征拜太常，轲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隐于陇山。曜后为石勒所擒，秦人东徙，轲留长安。及石季龙嗣伪位。备玄纁束帛安车征之，轲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轲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不从，下书任轲所尚。轲在永昌，季龙每有馈饩，辄口授弟子，使为表谢，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季龙欲观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动之，轲萧然不顾。又使人将其弟子尽行，遣魁壮羯士衣甲持刀，临之以兵，并窃其所赐衣服而去，轲视而不信，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僦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季龙送以安车蒲轮，蠲十户供之。自归秦州，仍教授不绝。其后秦人西奔凉州，轲弟子以牛负之，为戍军追擒，并为所害。

公孙凤，字子鸾，上谷人也。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处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异之，莫能测也。慕容暉以安车征至邺，及见暉，不言不拜，衣食举动如在九城。宾客造请，鲜得与言。数年病卒。

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年余九十，操尚不亏。与公孙凤俱被容暉征至邺，及

见晔，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与言，虽经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岁余，诈狂，晔送之平郭。后苻坚又将备礼征之，难其年耆路远，乃遣使者致问。未至而永亡，坚深悼之，谥曰崇虚先生。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缁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好事少年颇或问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阴阳之事非穷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诸外物，皆此类也。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苻坚遣使征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谓弟子曰：“吾余年无几，不可以逆时主之意。”浴讫就车。及至长安，坚赐以冠衣，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从之。及见，坚谓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余，兼济之功未也。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忠曰：“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属尧舜之世，思一奉圣颜。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窃拟。山栖之性，情存岩岫，乞还余齿，归死岱宗。坚以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使者驰驿白之，坚遣黄门郎韦华持节策吊，祀以太牢，褒赐命服，谥曰安道先生。

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或有遗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丧葬，辄杖策吊之。路无远近，时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时，咸皆见焉。又能暗中取物，如昼无差。姚萇之乱，莫知所终。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颺、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濂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后遣使者张兴备礼征为太子友，兴逼喻甚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取稽停明命！”遂随兴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寻迁太子太傅。顷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土。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遂不食而卒，时年八十二，谥曰玄虚先生。

郭荷，字承休，略阳人也。六世祖整，汉安顺之世，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还，祚许之，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年八十四卒，谥曰玄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

张天赐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征之，遗瑀书曰：“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岂知苍生倒悬，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时运，负荷大业，思与贤明同赞帝道。昔传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为狄场，二都尽为戎穴，天子僻陋江东，名教沦于左衽，创毒之甚，开避未闻。先生怀济世之才，坐观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窃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绥，鹤企先生，乃眷下国。”公明至山，瑀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公明拘其门人，瑀叹曰：“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及至姑臧，值天赐母卒，瑀括发入吊，三踊而出，

还于南山。

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

穆惑于谗间，西伐索嘏，瑀谏曰：“昔汉定天下，然后诛功臣。今事业未建而诛之，立见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从。瑀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与疾而归，旦夕祈死。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还酒泉南山赤崖阁，饮气而卒。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年二十余，夜忽窗中有声呼曰：“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天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于山中。

谢敷，字庆绪，会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镇军郗愔召为主簿，台征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处士星，占者以陷士当之。谯国戴逵有美才，人或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

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

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顰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可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暗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迷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斯，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载，可不慎欤！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

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疏奏，帝许之，逵复还剡。

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

长子勃，有父风。义熙初，以散骑侍郎征，不起，寻卒。

龚玄之，字道玄，武陵汉寿人也。父登，历长沙相、散骑常侍。玄之好学潜默，安于陋巷。州举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诏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扬幽隐，故空谷流絜维之咏，丘园旅束帛之观。谯国戴逵、武陵龚玄之并高尚其操，依仁游艺，洁己贞鲜，学弘儒业，朕虚怀久矣。二三君子，岂其戢贤于怀抱哉！思挹雅言，虚诚讽议，可并以为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指下所在备礼发遣，不得循常，以稽侧席之望。”郡县敦逼，苦辞疾笃，不行。寻卒，时年五十八。

弟子元寿，亦有德操，高尚不仕，举秀才及州辟召，并称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学博士、散骑侍郎、给事中累征，遂不起。卒于家。

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

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其辞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

仆来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而流憩，时翹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暮，将有事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

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蓝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羨于华轩也。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贍。

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显晦之谓也。出则允釐庶政，以道济时；处则振拔嚣埃，以卑自牧。详求厥义，其来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编草，诚叔夜而凝神鉴；威辇之处丛祠，衣无全帛，对子荆而陈贞则：并灭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亚。夏统远迩称其孝友，宗党高其谅直，歌《小海》之曲。则伍胥犹存；固贞石之心，则公闾尤愧，时幸洛滨之观，信乎兹言。宋纤幼怀远操，清规映拔，杨宣颂其画像，马岌叹其人龙，玄虚之号，实期为美。余之数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论而矫俗，或箕踞而对时人，或弋钓而栖衡泌，含和隐璞，乘道匿辉，不屈其志，激清风于来叶者矣。

赞曰：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